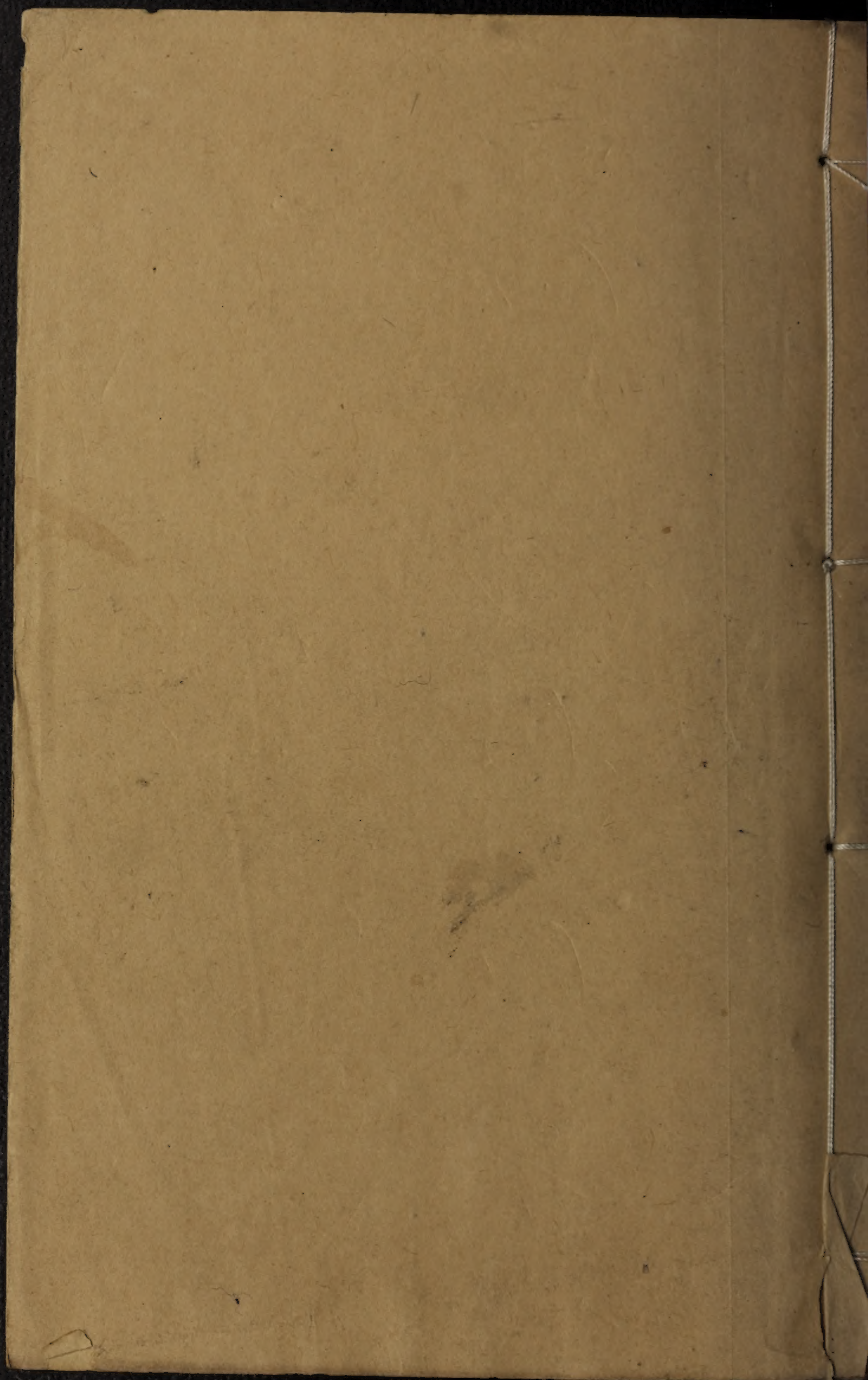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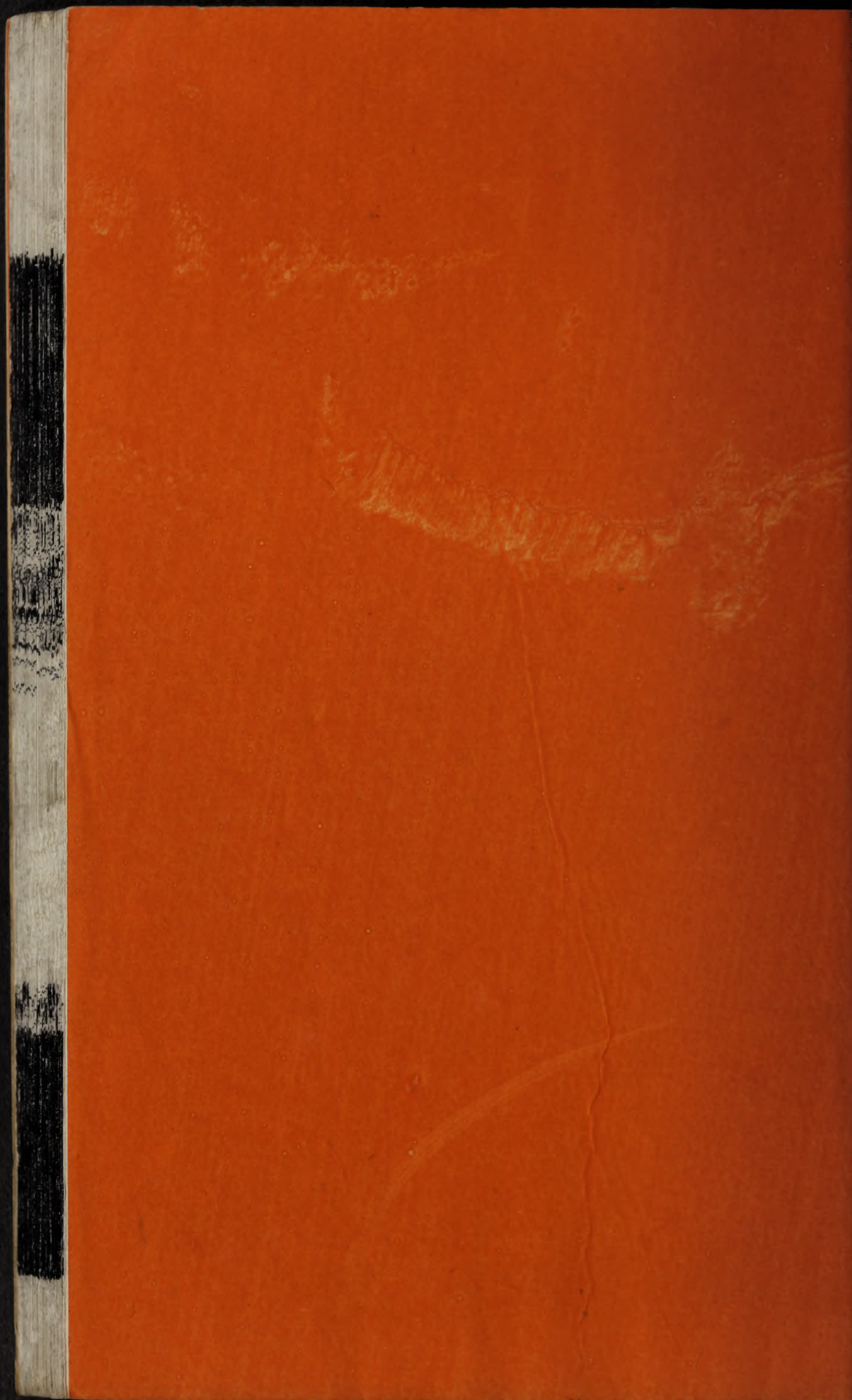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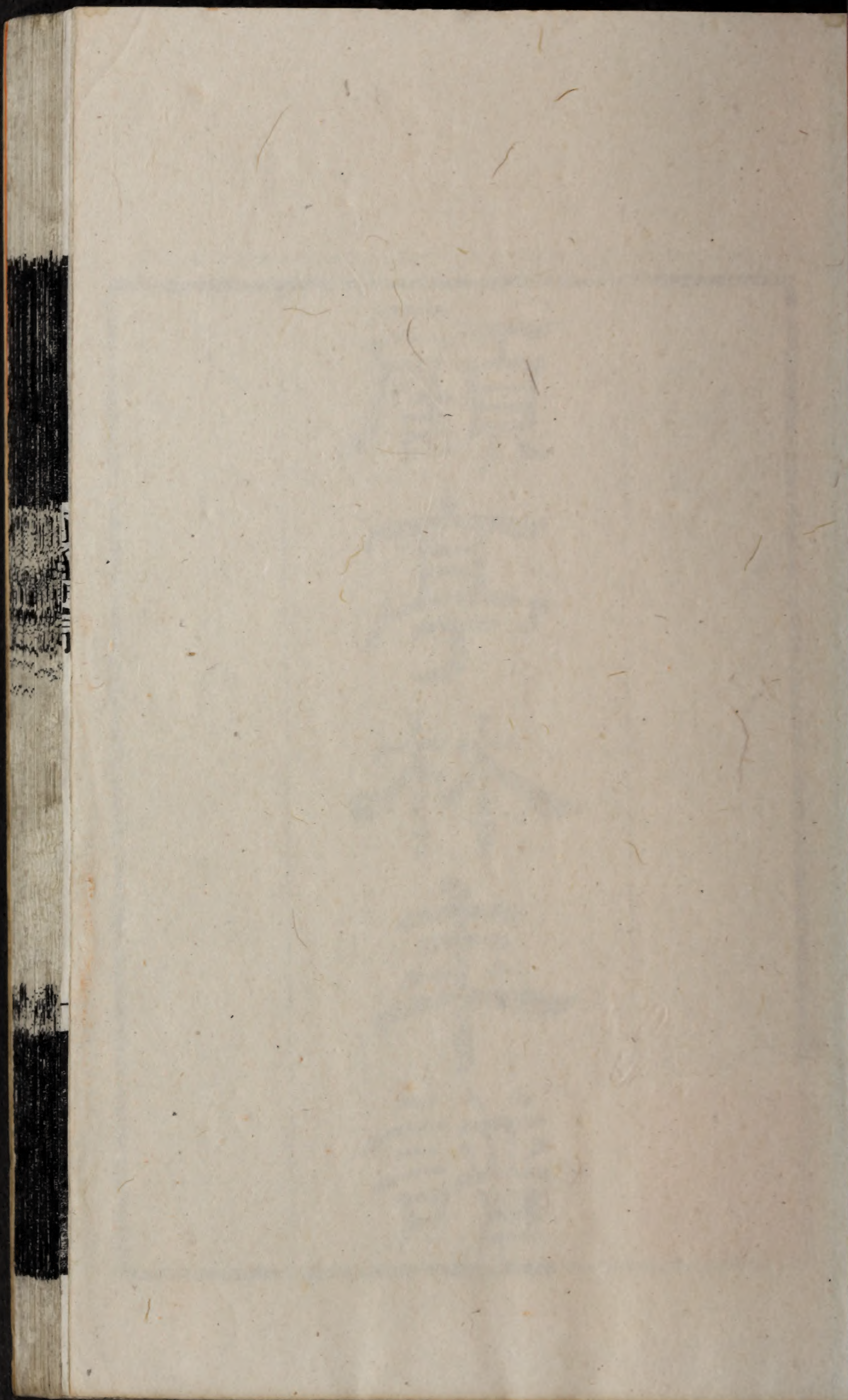






顧亭林年譜



顧亭林年譜



謹案 本朝學業之盛亭林先生實牖啓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學識晐貫卒亦無能及先生之大者聞桐城胡雒君虔嘗爲先生撰次年譜惜未之見大興徐丈松鉤稽各書依年排纂已爲有定本會何太史紹基自金陵來攜有上元車明經守謙號秋舲所輯譜互用勘校車氏差詳蓋車氏本之崑山吳廣文映奎號銀帆而吳氏又本之先生撫子衍生也徐丈欲更事釐訂以出守榆林未遑穆乃不自揆度比而敘之綜兩譜之異同究大賢之本末世之景行先生者倘其有攷於斯道光二十三年

五月朔日平定後學張穆記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

後學平定張穆編

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先生初名絳更名繼紳後仍名絳字忠清元譜穆案復社姓氏崑山弟六人顧絳字忠清乙酉後更名炎武徐譜閻百詩與劉超宗書作炎午穆案山東通志采先生文亦作炎午字甯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元譜華亭東南三十五里有顧亭林湖其南有顧亭林陳顧野王嘗居此修輿地志因以為名其地今為寶雲寺　穆案輿地紀勝嘉興府古蹟有顧亭湖在華亭縣南三十五里舊經云黃門侍郎顧野王居此無林字又海鹽縣東有顧林亭有陳顧野王讀書堆東坡顧林亭詩云平林豈舊物歲晚室扶疏云云唐詢詩云平林標

大道曾是野王居云云宋煇詩云昔時高士宅今日梵王居云云林亭字凡兩見皆不作亭林然據下所引東坡詩云平林豈舊物唐詢詩云平林標大道似平華亭海鹽兩縣境內皆有一亭因野王納稱瀕水則曰顧亭湖傍樹則曰顧亭林傳鈔誤倒作林亭爾近志於湖上並增林字亦誤也至宋煇梵王居云云則又與華亭之寶雲寺其事適同不知煇即指華亭故蹟而象之誤繫之海鹽下否　又案宋嘉祐六年法雲寺重修大殿記弟一行題云大宋秀州華亭縣顧亭林法雲寺重修大殿記此顧亭林三字之見於石刻者

又嘗稱名曰圭年元譜康熙中題吳縣李灌溪侍御詩署名曰圭年謙案欽孝廉程易疇瑤田云嘗見萬年少自跋所作秋江別思圖送先生由淮陰渡江歸唐市謂顧子名圭年自云余再轉注而得此名

亦或署蔣山傭元譜謙案蔣山即鍾山後更名神烈山先生嘗僑居山下也　穆案江藩漢學師承記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變姓名爲蔣山傭又鄒平縣志前

列修志姓氏有顧偁字甯人崑山人同時顧氏系出較編疑偁即備字之譌亦或單署曰備也

吳郡五代之際徙滁州南宋時有名變者自滁徙海門之姚劉沙見先生顧氏譜系攷姚劉沙自注今崇明縣又鈔書自序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慶次子伯善又徙崑山遂爲崑山縣人世居縣之花蒲保譜系攷崑山縣之二十四保地名花蒲自注今太倉州六都後徙千墩元譜崑山縣之千墩人謙案崑新合志千墩在城東南三十六里淞川鄉徐譜先生家與徐健庵比鄰見憺園集舅母朱孺人詩序穆案蘇州府志崑山縣第宅園林內載妙喜園在西關外金童橋北初爲嚴氏園徐坦齋營爲別墅荷池竹圃踞西郊之勝徐乾學宅在半山橋西堂曰冠山堂復構傳是樓聚書其中宅後有園曰憺園又有遂園在馬鞍山北麓徐秉義第在富春橋西有培林堂徐元文宅在半山橋東

塘丙有含經堂園中有古樟一株因名得樹園蓋徐
氏鼎貴後爻子兄弟各營第宅不復與顧氏爲鄰矣
歐後健庵兄弟欲迎先生南歸
以別業居之殆指金童園亭歟 **自慶而下十二世至**
明正德間曰南京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
溱 譜系攷溱字梁卿號小涇正德庚午舉人辛已進士 **刑科給事中濟** 譜系攷濟字舟
卿號思軒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科
給事中　何紹基案顧姓登科攷於顧溱注崑山縣
人顧濟顧章志顧紹芳皆注太倉州人　穆案鈔書
自序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又衍生繕寫書
目有思軒公諫垣疏一卷又蘇州府志給事中顧濟第在崑山縣尚書浦西蔣涇 **刑科生兵**
部侍郎章志 譜系攷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歷官行人行人司副行
人司正刑部員外郎中江西饒州府知府湖廣廣西
按察司副使貴州布政司參政貴州山東按察司按

察使南京光祿寺卿應天府尹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徐譜南京朝天宮後有侍郎公祠又日知錄云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蓋在侍郎公時又浯溪碑歌序云萬歷元年先曾祖官廣西按察副使　穆按衍生繕寫書目有觀海公船政疏一卷又車譜云章志字行之據譜系攷作子行當是車誤又鈔書自序嘉靖間家道中落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歷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歷方鎭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

侍郎生左贊善紹芳　譜系攷紹芳字實甫號學海萬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簡討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制誥贈左春坊左庶子　車譜紹芳選庶吉士移疾歸起補檢討父喪服除進經筵日講官遷左贊善後移疾歸不兩年卒年四十七　穆案鈔書自序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衍生繕寫書目有學海公寶庵集十二卷靜志居

詩話實甫工於五律不露新穎矜鍊以出之頗有近於孟襄陽高蘇門者又王世貞作紀遠近交游四十詠紹芳其一也蘇州府志崑山縣有遺清堂在柴巷內宮贊顧紹芳所居

及國子生紹芾

譜系攷紹芾字德甫號鑫源生員增例入國子監車譜紹芾天才俊逸工詩古文奇奥秀拔在太白長吉間尤善書法爲董香光稱許詳見崑新合志 穆案紹芾又號夢庵見憺園集又先生三朝紀事闕文序臣祖生於饒州官舍隨臣曾祖之官廣西山東南京一切典故悉諳而當日門戶與攻門戶之人兩黨之魁皆與之游臣祖年七十餘矣足不出戶猶日夜念廟堂不置閱邸報輒手錄成帙細字草書一紙至二千餘字自萬歷四十八年至崇禎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帙又鈔書自序先祖書法葢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

贊善生官廕生同應

譜系攷紹芳子二長曰同德生員次曰同應字仲從廩生萬歷乙卯戊午副榜恩廕入國子監 穆案同應又

字賓瑤見憺園集曰公清修篤學負東南重望蘇州府志文苑門同應生十歲而孤哀毀如成人長而穎敏好學精舉子業工詩文爲諸生七試不售兩中副榜卒年四十二性闊達家雖貧好施與卒之日戚友哭之幾於罷市所著有藥房秋嘯等集明詩綜引王平仲語云仲從詩詞澹意遠有白雲自出山泉泠然之致

娶何氏穆案憺園集先妣顧太夫人行述曰母何夫人淹洽書史爲女工師舅母朱孺人壽序曰何夫人性嚴重嘗竟日不言獨愛讀書又曰自外祖賓瑤公未仕捐館外祖母以未亡人支持門戶茶苦百端家兄孚若詩集序外王母何夫人知書有識鑒

同應之子五先生其仲也穆案同應五子長曰紳字退篆次即先生次曰紓字子嚴次曰纘字子叟次不知其名字子武先生一女兄一女弟皆嬪於徐女兄生履忱女弟生健庵兄弟又一女兄嫁陳皇士濟生健庵寄皇士太僕詩注太僕夫人余從母也是也然元譜稱健庵太夫人爲先生弟五妹又有仲姊適馬氏則女兄弟之可考

者亦四人也紹芾生同吉早卒元譜謙案同吉字仲逢崑新合志謂其早卒無子產頗饒聘王氏未婚守節撫先生爲嗣徐譜貞孝之歸顧當在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其年貞孝十六歲　車譜貞孝太僕寺卿宇孫女諸生𨚗女事載明史本傳及餘集先妣王碩人行狀

四十三年乙卯三歲

先生患痘頗危及脫痂左目爲眇元譜謙案全謝山神道表謂先生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不言眇也或有雲翳未可知弟元譜係衍生所作不應有譌故仍之

是年本生父賓瑤公中式副榜元譜知縣陳君祖苞拜於貞孝之廬穆據行狀補　進士履歷便覽祖苞字令威海鹽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

順天巡撫明史附顏繼祖傳

四十四年丙辰四歲

七月先生第五妹生穆補憺園集先妣行述吾母生於萬歷丙辰七月二十八日未時

四十六年戊午六歲

春白氣亘天自東而北元譜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自臣母授臣大學之年而東方兵起白氣亘天明年三月覆軍殺將夏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七月克清河堡徐譜

貞孝以大學授先生元譜賓瑤公鄉試又中副榜徐譜

冬十一月鑑源公配李碩人卒元譜繆案碩人有兄名箕見先生所作先妣行狀

四十七年己未七歲

二月經略楊鎬誓師於遼陽總兵官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分道出塞三月甲申杜松遇

大淸兵於吉林崖戰死乙酉馬林兵敗於斐芬山兵備僉事潘宗顏戰死庚寅劉綎深入阿布達里岡戰死六月

大淸兵克開原馬林敗沒徐譜

先生就塾元譜徐譜日知錄云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

四十八年庚申八歲

秋七月神宗崩光宗立甫一月崩熹宗立時朝議欲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左光斗請以七月以前爲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從之元譜

本生母弟紓子嚴生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紓字子嚴同應弟三子少負經濟才明亡後絕意仕進隱居千墩舊廬居喪哭過哀目遂盲秉性耿介兄炎武講學秦晉閒屢徵不赴紓寓書益相砥礪甥徐乾學兄弟勢望方隆紓獨養高自重華陰王宏撰稱其闇修於不見不聞之地不媿隱君子

天啟元年辛酉九歲

三月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徐譜

先生讀周易元譜　季弟纘子変生徐譜案子変妻朱氏健庵育舅母朱孺人壽序

二年壬戌十歲

正月

大清兵破西平堡取廣寧徐譜

蠡源公命先生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國策史記元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天啟初元遼陽陷奢崇明安邦彥並反其明年

廣寧陷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

先生程正夫詩序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徐譜

三年癸亥十一歲

蠡源公以資治通鑑授先生元譜穆案鈔書自序先祖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

穆案先生所作先妣行狀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

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

數歲時即舉以教

四年甲子十二歲

始習科舉文字元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臣祖故所與往來老人謂臣祖曰此兒頗慧何不令習帖括乃爲是闊遠者乎於是令習科舉文字已遂得爲諸生

五年乙丑十三歲

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蠡源公以先生天資穎異合早取科名遂爲先生應例元譜　謙案明時寄學亦經提學考取歲試後準作附生

六年丙寅十四歲

讀通鑑畢讀書詩春秋　麻城周提學學邦基取入本

學二十二名庠名繼紳元譜先生入學在十三歲謙案先生撰寇公墓志謂天啟六年寇公爲蘇州知府某年十四以童子見公破一言之弊云云則入學當是十四

入復社有名徐譜常熟王峻次山作先生傳年十四爲諸生入復社有名松案吳應箕所編復社姓氏目錄前卷崑山縣入社者十八人先生名在弟六先生乙卯歲孫徵君葬詩引云適吳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意遂見乎詞　穆案靜志居詩話甯人早年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

賓瑤公卒

先生居降服憂元譜

先生荅徐公肅書云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徐譜

崇禎元年戊辰十六歲

陝西饑流賊大起徐譜

歲試惠安陳提學保泰未發落即告病去祇取賞卷

蔡復襄以下十二人先生未與元譜

先生與潘次耕書云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會寓目

徐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爲中

興更化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又當先帝頒孝經

小學釐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

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爲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興革之故不可不熟究

三年庚午十八歲

六月流賊陷府谷徐譜

六月科試上虞李提學懋芳拔先生卷列一等二十名元譜

是年先生當應鄉試日知錄載是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徐譜

穆案是年先生弟五妹歸同邑太僕少卿徐君應聘

之孫開法應聘萬歷癸未進士翰林院檢討開法字茲念號坦齋恩貢生時年十七

四年辛未十九歲

八月

大清兵圍大淩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徐譜

二月歲試李提學連任先生卷列一等十一名仍更名絳　元配太倉王孺人來歸元譜

是年甥徐乾學生徐譜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官至刑部尚書

五年壬申二十歲

正月孔有德陷登州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徐譜

三月歲試鄰水甘提學學潤拔先生卷列一等十四

名元譜

六年癸酉二十一歲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

大清兵取旅順十一月流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徐譜

正月科試甘提學連任先生名列三等元譜　本生母兄緗遐篆中式順天舉人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緗天才俊逸世傳其兩京賦埒平子時務策比長沙年未四十卒　徐譜緗以天下多故好言兵事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見健庵舅母

朱孺人壽序緗有同年長沙陶汝鼐見先生楚僧元瑛談三十年來事詩注 穆案靜志居詩話陶汝鼐字仲調壯歲好游自吳入越晚際仳離出監軍事捍禦鄉邦有力

是年甥徐秉義生 徐譜秉義字彥和號果亭官至內閣學士

七年甲戌二十二歲

正月賊自鄖陽渡漢連陷紫陽平利二月陷夔州六月賊降復叛陷所過州縣七月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徐譜

巡按御史祁君彪佳表於貞孝之門 穆據行狀補彪佳字宏吉浙

江山陰人
明史有傳
是年甥徐元文生徐譜元文字公肅號立齋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八年乙亥二十三歲
正月賊陷鳳陽六月賊復走陝西七月賊復東犯十一月賊陷陝州攻洛陽徐譜
六月歲試上虞倪提學元珙置先生卷二等元譜
九年丙子二十四歲
五月賊復入陝七月
大清兵入塞八月東歸徐譜

六月科試倪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元譜
是年先生當應鄉試日知錄載是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先生譏其以公孫彊比陳啓新曹伯陽比思陵非所宜言大不敬徐譜
巡按御史王君一鶚具題貞孝事狀奏旌其門報可元譜謙案貞孝受旌在九年見先生康熙十八年與史館諸公書縣志亦同元譜列入十年誤
穆案先生所作先妣行狀貞孝請旌之歲已齒文會知名且十年
十一年戊寅二十六歲

九月

大清兵入塞 徐譜

二月歲試濰亓提學煒置先生卷三等　十二月科試亓提學連任仍置三等 元譜

穆案是年冬蘇州府承天寺浚井得宋鄭所南所藏心史鐵函巡撫張國維刻其書又爲所南立祠堂詳見先生所作井中心史歌序 閻潛邱日有僞書出近代佐證分明苟一言及輒譁然起詖以大不韙之名且以甯可信其有者莫過史彬之致身錄鄭所南之心史一爲史兆斗所撰一爲姚士粦所撰前說余徵諸牧齋後說聞諸曹秋岳云 又與公肅甥書憶昔時

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十二年己卯二十七歲

正月

大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二月

大清兵北歸徐譜

七月城固張提學鳳翮覆試科舉先生取遺才二等元譜

先生撰肇域志始於是年見自序又郡國利病書序云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徐譜

十三年庚辰二十八歲

九月張獻忠陷劍州徐譜

四月邑中修葺文廟先生與葉秀才弈荃歸秀才莊重新兩廡木主而正其位次元譜謙案崑新合志弈荃字元暉一字水修由諸生入太學性剛直好義工詩古文詞師事劉宗周徐石麒陳龍正講求性命之學尤究心邑政利弊乙酉夏以父榷杭州關遇國變藝星往省還至嘉善爲亂民所戕覓其尸不得以衣冠葬之莊字元恭爲諸生博涉羣書乙酉後亡命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後乃廬金潼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　穆案先生書孔廟兩廡位次攷後歸生名莊更名祚明工草隸爲東吳高士

十二月歲試張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

元譜

先生荅徐公肅書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宗宏羊之論屢見於封章徐譜

十四年辛巳二十九歲

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遂犯汝州城陷知州錢祚徵不屈死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徐譜是年大旱元譜

二月蠡源公卒先生居承重憂元譜穆宗三朝紀事闕文序臣祖父某年五十一而始抱臣炎武為孫先妣行狀貞孝請旌之歲先王父年七十有四則蠡源公之卒也年七十九矣

十月葬蠡源公及元配周碩人繼配李碩人於司馬賜塋之穆位元譜將葬既祖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得息徐譜按健庵作舅母朱孺人壽序述此事云家難復作室廬失火被焚

十五年壬午三十歲

二月

大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十一月

大淸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徐譜

兄遐篆卒弟子叟生子洪善嗣遐篆後元譜記遐篆卒於順治十一年甲午穆案遐篆中式崇禎六年癸酉舉人健庵稱遐篆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歸元恭送先生北游序稱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揖館健庵爲顧氏甥元恭與先生總角至交皆不當有誤又崑新合志稱遐篆年未四十卒若卒於甲午則先生之年且四十有二矣推尋其故元譜葢譌歲壬午爲歲甲午耳今爲刪正郎以子叟生子洪善之年爲遐篆溘逝之年與各書所言乃一一符合也　謙案洪善字達夫號柏亭康熙丙辰進士官中書年未四十卒

十六年癸未三十一歲

正月李自成陷承天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八月陷湖南

諸郡十月李自成破潼關遂陷西安延安諸郡徐譜

夏釋承重服循例入成均元譜案例貢自萬歷間始子旻生次

子洪泰元譜穆案健庵舅母朱孺人壽序叙二子達夫來白皆有聲鄉校來白當即洪泰之字蓋亦諸生矣

先生譎觚序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徐譜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

大清順治元年三十二歲

正月張獻忠寇四川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眞定李自成陷寧武關三月陷京師徐譜十九日明

莊烈帝崩於宮中萬壽山巾帽局元譜謙案陳濟生再生紀略謂在山之紅閣御元色鑲邊白緜綢半臂紅閣蓋建以復內操者四月二十九日李賊西走五月三日

王師入睿親王攝政元譜恭案世祖章皇帝時甫七齡駐蹕盛京九月入關十月朔御極定鼎京師是月初一日明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立嗣福王由崧於南都仍稱崇禎十七年以明年乙酉爲宏光元年元譜

四月先生挈家入侍母遷居常熟之唐市元譜謙案常昭合志唐市舊名尤涇在雙鳳鄉去縣東南三十里又東南則崑山界十月歸千墩被劫十

二月復遷居常熟之語濂涇元譜謙案常昭合志語濂涇濂涇黃涇東北入尤涇

穆案先生撰先妣行狀兵人南京炎武奉母僑居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間又從叔父穆庵行狀語濂涇去千墩八十餘里又瞻圖集兄子若詩集序男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村兄往依之朝夕討論故詩曰益工　又案望雲樓帖刻先生手札云醻德無何忽云改歲兄今其脫然愈乎弟則馬學士所云百憂熏心三冬少暇往日之舉犯而不校逆獸已無所用其煦然今乃黑夜合人縱火焚佃屋一所弟既蕩無一椽僕輩亦瞻烏靡集夫行強雖武士之恆談火攻則兵家之下策況於臨池之畏實爲扇熖之謀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公寓之火先告於寺人陵門之戟首誅乎元濟燎原之惡已盈自焚之禍行及布諸左右憑楮愴然元恭仁兄足下弟絳頓首所云黑夜縱火不知卽指千墩被劫事否時尚未更名炎武則與葉方恆構釁一案無涉也未得其實附記於此

崑山令楊君永言應南

都詔列薦先生名於行朝詔用為兵部司務元譜永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崑城破後走陳墓詗事爾月知不可為復入黃浦依吳帥吳敗祝髮珠涇萬壽庵中釋名嬾雲旋入中峯後入金華歸滇卒勝朝殉節錄稱其殉乙酉之難追謚忠節誤

先生編年詩起是年有大行哀詩一首感事詩六首

徐譜按感事詩云日角膺符早天枝主邑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謂南都擁立福王之事其年四月乙酉魏國公徐宏基等迎福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王素服角帶哭五月庚寅王行告天禮升殿徐宏基跪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大赦戊戌羣臣勸進箋三上王許之壬寅即皇帝位改元宏光先生詩所謂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流也詩又云上宰承王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陝寄周邦又云登壇推大將國士定無雙謂史可法以東閣大學士督師揚

州又云聽律音非吉焚旗火作紅自注云六月壬午督師標下兵與浙江兵鬪於鎮江西門外焚民居數百家標下兵者先生聖安皇帝本紀所云標下總兵官于永綬等兵也

二年乙酉南都宏光元年三十三歲

五月初九日

王師渡江初十日夜宏光帝出走十五日

王師入南都明亡元譜

春膺楊永言之薦至京口　四月偕從叔父穆庵赴南京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穆庵名蘭服字國馨紹芳業永歷稱號南中遣使授冠帶辭疾不赴遁跡田野以醫濟人先生餘集有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寓

朝天宮因拜先兵部侍郎公祠元譜謙案詩集誤編拜祠詩入辛卯年穆案此年拜祠事有金陵襍詩記得尚書巷一首足證辛卯年再至金陵而再拜之何云誤也　拜祠畢即歸語濂涇八字穆臆補　是年貞孝年六十五月朔同邑歸莊嘉定吳其沆及從叔父穆庵姊子徐履忱持觴登堂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旦日別去徐譜事見吳同初行狀　穆案行狀貞孝誕辰爲六月二十六日而稱觴乃在五月朔者蓋即生日不受賀之義先生所終身秉承者也其沆字同初少先生七歲履忱字若先生伯姊之子生於崇禎二年時年十七與健庵爲再從兄弟　將復詣闕未旬日而南都陷先生從軍至蘇州元譜　徐譜時　大清兵已定江浙大軍駐金陵一軍駐蘇一軍駐杭一軍駐沿海吳松等處有明江南

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允彝門人也頓兵海上又有十將官者屯兵陳湖中與湖旁諸生陸世鑰等各有衆千餘閏六月十日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徐孚遠章簡聞南都不守起兵松江與陳湖兵合允彝又入志葵軍爲之馳書檄聯絡士大夫華亭則總督兵部侍郎沈猶龍下江監軍道荊本徹中書舍人李待問嘉定則左通政司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總兵蔣若來崑山則鄖陽撫臺僉都御史王永祚編修朱天麟吳江則職方吳易總兵王蜚太倉則總兵張士儀宜興則行人盧象觀等互爲聲援先生與楊永言吳其沆歸莊皆佐王永祚軍諸軍謀以松江兵攻杭嘉定太倉兵攻沿海宜興兵趨南京約伏艦江中獨吳志葵先進向蘇州俟蘇州捷音至剋日同發先生詩云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即赴吳時事也志葵既薄蘇州參將魯之璵以三百人先登斬胥門而入　大清兵匿騎於學宮俟其退擊之殲焉既而松江破陳子龍走嘉定陷侯峒曾死先生遂歸而崑山兵起死者四萬人吳其沆

與焉楊永言遁之蘭谿惟先生與歸莊得脫 **六月仍歸語濂涇** 元譜按先生餘集有云吳中諸縣並起義兵自守而余以母在獨屏居水鄉不出自六月至於閏月無夜不與陳君露坐水邊樹下仰視月食遙聞火礮云云是崑邑守城事先生一不與謀故後得免於難 **閏六月十五日崑山士民閉城拒守** 元譜先是五月初七日以後居民聞王師已入南都紛紛移遁四鄉而張浦菉葭安亭諸村鎮奸民乘機劫掠縣令楊永言以二十二日盡放獄囚至月杪郡中大吏及守令皆先期遁六月初七日豫親王方駐金陵遣刑部侍郎李延齡巡撫王國寶統兵涖蘇新郡守土鑛發安民榜至崑並取圖籍永言棄印潛逃於泗橋陳宏動家水利縣丞閻茂才偕邑紳耆老於初八日赴胥門納款十二日院遣郡人周荃來崑安撫十八日以茂才知縣事閏六月十一日薙髮令下十三日茂才出示薙髮且親持名刺謁紳城中大譁焚縣治殺茂才十五日貢生陳大任等議推薦狠

山總兵王佐才爲士師十七日楊永言及陳宏勳等亦以所募兵數百人入城永言遂爲監紀仍知縣事偕城中紳士裹糧移檄爲久守計七月初二日王師東下越二日縣西眞義村兵出迎戰敗績初五日黎明王師渡濠

十六日丙申月食既星流竟夕元譜見日知錄星隕如雨注而系以甲申年閏六月按甲申無閏當是記憶偶誤耳

明靖虜伯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唐王聿鍵如閩黃道周張肎堂等奉聿鍵稱監國六月丁未卽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元譜魯王以海亦稱監國於紹興徐譜

七月初六日巳刻　王師下崑山城元譜先生生母何太孺人被游騎斫右臂折弟子曳子武並遭難子曳

妻朱氏引刀自刺其喉僵臥瓦礫中得免穆補　憺園集舅母朱太孺人壽序歲在乙酉　王師南下衆議登陴守禦紛紛挈家避去何夫人曰老嫠婦必死於此子叟子武兩舅與舅母俱不敢去未幾城破兩舅並遭難舅母朱夫人知事急引刀刺其喉氣息纔屬僵臥瓦礫中死者纍纍何夫人守婦尸不去俄游騎過斫何夫人右臂損折久之朱夫人得甦起覓其姑悲不自勝手裂舊襦爲姑裹纏重傷復自塞其頸相抱匿廡下破屋以免越日扶掖登舟出城外外祖母常稱曰孝婦孝婦云

越九日　王師復下常熟貞孝於十四日聞變卽絶食至三十日乃終遺命先生勿更出仕元譜　穆案先生撰先妣行狀七月乙卯崑山陷癸亥常熟陷吾母聞之遂不食絶粒者十有五日至己卯晦而吾母卒八月庚辰朔大斂又明日而兵至矣遺言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

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穆案元譜九日作二日以行狀乙卯至癸亥推之知二字誤十四日作二十四日以行狀癸亥至己卯推之知二字衍也

唐王遥授先生兵部職方司主事元譜　九月至嘉定過吳其沆家徐譜據同初行狀先生凡三過其居戊子年寄薛寀詩云只有延陵心尚挂姑蘇樹亦謂其沆也　十二月十九日權厝貞孝柩於司馬塋東偏元譜

是年詩有京口即事二首徐譜案是年史可法駐揚州高傑移屯瓜州宏光命可法諭四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剋期進師可法檄諸鎮出兵高傑首奉命渡泗水所部王之綱前驅薄睢陽可法進次河上先生京口即事詩云白羽出揚州黃旗下石頭又云大將臨江日中

原望捷時皆是年正月事京闕篇一首金陵雜詩四首徐譜先生金陵雜詩云重聞百五日遙祭十三陵謂是年三月癸巳遙祭諸陵也又正殿虛椒寢一首蓋謂宏光自去年命選淑女至此年四月又選於元輝殿規諷之意深矣千里一首元譜各詩皆五月以前作秋山二首表哀詩一首奉先妣稾葬詩一首

是年作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

三年丙戌三十四歲

三月唐王督師黃道周舉兵至徽州戰敗被執不屈死

唐王將入贛州鄭芝龍使軍民遮留不得行乃駐於延

平十月明兩江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立桂

王於肇慶府以明年爲永歷元年徐譜十一月　王師下建寧延平等府唐王走汀州執而殺之元譜明大學士蘇觀生又立唐王弟聿鐭於廣州改元紹武十二月　王師入廣州殺聿鐭徐譜

五月先生祖庶母黃氏卒　十月十二日命家人趙和等遷居元譜未詳遷居何地　將往閩中赴職方之召以母喪未葬不果行元譜

是年詩有延平使至一首海上四首不去三首穆案池北偶談有論落日江頭送伍員員字用韻有據一條　老鶴萬里心一首

作吳同初行狀

四年丁亥三十五歲

秋至海上　十月十日命家人趙和迎祖庶母黃氏柩葬於司馬公域外之西偏元譜　穆案先生荅王山史書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亡也葬之域外　二十日亥時葬貞孝王太安人於賜塋東仲逢府君之兆元譜案少司馬葬時用歲丁亥月辛亥日丁亥時辛亥貞孝之葬干支悉同　二十一日具弔奠禮　十二月二十一日移家語濂涇先生廬墓元譜　送歸莊往吳興徐譜元恭時赴吳興覓兄德清教諭繼登骨　哀執友松江陳太僕子龍同邑顧推官

咸正吳縣楊主事廷樞及推官二子天遴天逵先後死難各以詩弔之元謨子龍字臥子青浦人崇禎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受魯王部院職銜與松江提督吳勝兆通謀是年夏勝兆反事泄逮子龍并逮藏匿子龍之嘉定侯岐曾及同邑顧天遴天逵子龍乘間赴水死岐曾等同被殺於松江咸正字端木天啟甲子舉人咸安府推官丙戌四月自關中歸知弟錢塘令咸建舉人咸受先已殉節閩唐王立於閩草密疏附寄舟山黃斌卿屬其轉達爲邏卒所獲以告提督吳勝兆勝兆祕之及是年六月勝兆反密疏遂發逮至金陵爲洪承疇所殺後二子之死僅一月廷樞字維斗崇禎庚午南京解元福王時薦授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馬阮當國抑不能用罷歸至是年四月遁居山隖當事搜索得之絕食五日不死作絕命詞十二首裂衣帛血書之終以不屈被殺於蘆墟村中

是年詩有贈顧推官一首徐譜案張秉貞之挾潞王出降顧咸建棄官去追及之於吳江閏六月殺之詩中呆鄉血云云蓋述此事又先生之從軍於吳咸正必同行故有句吳古下國難與秦風齊之句其後與咸正詩曰及乎上郡還始結同盟契崎嶇戎馬間周旋止一歲所謂崎嶇周旋者卽指從軍耳大漢行義士行秦皇行各一首墟里一首塞下曲二首海上行一首徐譜詩云大海天之東其處有黃金之宮上界帝子居其中又云或言有巨魚身如十洲長幾化爲龍不可當一旦失水愁旁皇蓋謂魯王之入海徒以海水爲金湯舟楫爲宮殿終於淪亡也又云但見鯨魚出沒鑿齒磨牙先生知鄭芝龍之負恩喪國其子成功始則闌繼則附粵終不爲魯王用而舟山非可以圖存故又云東浮大海難復難不如歸去持漁竿以明決不宜往之意神道表以爲幾豫吳勝兆之禍欲赴海

上道梗不前者似未知先生之意也穆案據元譜
則先生實曾至海上謝山云道梗不前仍非實錄
但詩編於塞下曲後塞下曲云郎今三月鶯花滿
此詩當作于春末夏初時尚未赴海上耳明年戊
子將遠行詩云去秋闕東
溟尤實至海上之顯證
哭楊主事一首推官二子被執一首淄川行一首
元譜爲孫之獬作也之
獬淄川人天啟壬戌進
士媚奄得官侍講名在逆案中入國朝爲禮部
侍郎順治二年六月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招撫
江西後乞歸里中是年九月土賊丁可澤句引叛
賊謝遷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結云取汝一頭
謝元元當由之
獬嬰衆怒耳
哭顧推官一首
徐譜咸正至江寧
總督洪承疇問曰
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荅曰汝知洪承疇
死乎不死乎洪默然遂殺之詩云檻車赴白門忠
孝詞色厲竟作戎首論
李踐捐生誓謂此也
哭陳太僕一首奉先妣葬

於侍郎公墓左一首墓後結廬三楹一首精衛一
首吳興行一首
作王時沐墓志
五年戊子三十六歲
秋至湖上元譜　徐譜案將遠行詩云去秋闖東溟今年泛五湖偶來詩云偶來湖上已三秋蓋自秋迄冬泛五湖也　冬抵京口　是年語濂涇家中又被
劫元譜
是年詩有越鳥巢南枝一首江介多悲風一首擬
唐人五言八韻六首穆案六詩皆非泛擬乞師悲往事也擊筑投筆明素志也

渡瀘開雞以不忘恢復望諸公也歸里則知時之不可爲而倦飛思還也云擬唐人者曾隮唐王之詔受其冠帶也

常熟縣耿侯水利書一首 元譜謙案常昭合志耿橘字蘭錫獻縣進士萬歷三十二年以調繁至講求水利東浚橫浦橫溪李墓鹽鐵塘北浚福山塘西浚奚浦三丈浦凡土田高低宜蓄宜泄尺寸不遺而其開浚之法區畫周至約束嚴明具載所著水利全書其立說以水利用湖不用江尤不易之論穆案耿侯水利書郡國利病書采之頗備

偶來一首 語溪碑歌一首 辭開封宋一首 元譜謙案略見人心錄辭名宋亂後歸釋謂去冠故去巛去髮故去丿因姓米氏自號米堆山 將遠行一首 京口一首

六年己丑三十七歲

春登靈巖山　清明封墓樹　秋至吳江過八尺

納妾韓氏 元譜

是年詩有石射堋山一首 先生自注吳郡志靈巖山在城西三十里一名石射堋山 春半一首 元譜中有云洪州七月闔糧盡力亦彈指江西金聲桓事聲桓以去年戊子七月據南昌叛是年正月爲官兵所破聲桓中二矢投水死仍磔屍示衆 懷人一首 秋鷹一首 八尺一首 穆案元譜有至吳江過八尺一節然此八尺孤帆一葉舟云云八尺二字似非地名所未詳也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一首 穆案梅字鼎和餘集有常熟陳君墓志 瞿公子元錩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一首 元譜元錩常熟人父式耜爲廣西巡撫南都陷與丁魁楚等立永明王由

榔於梧州式耜爲文淵閣大學士留守桂林王師破桂林與總督張同敞俱被難

七年庚寅三十八歲

正月五日韓氏生子林元名之曰詒穀元譜諱棻崑山張元賡者卮言謂先生無子蓋天奄也殊誕時怨家有欲傾陷之者乃變衣冠僞作商賈游金壇登顧龍山元譜山在縣南五里再至鎭江登北固樓已復往嘉興

是年詩有顧龍山高皇帝題詞一首元譜元末丁酉十一月明太祖駐蹕此山題詞云望東南隱隱神壇獨跨征車信步登山煙寺迂迂雲林鬱鬱風竹珊珊塵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間他日偸閒花鳥娛情山水相關重至京口一首

榜人曲二首流轉一首秀州一首徐譜案流轉詩云云蓋先生自乙酉以後展轉江浙之境於今五年至此乃欲北至中原故鈔書自序云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亦以此年爲始也　穆案秀州詩云將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蓋至此而北游之志決矣

八年辛卯三十九歲

至金陵初謁孝陵元譜拜侍郎公祠穆案此句元譜本有車君删去非也辯見乙酉下

八月十四日至淮安與山陽王起田略徐州萬年少壽祺定交元譜文集有王起田墓志壽祺字年少崇禎庚午舉人工詩文書畫又工寫美人他若琴棋刀劍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粗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風流豪宕傾動一時滄桑後罷公車僧冠僧服自名明志道人沙門慧壽痛飲食肉如故邳徐之亂移家公路浦著有隰西

堂集抵淸江浦元譜

是年詩有恭謁孝陵一首穆案郡國利病書孝陵在南都外城內鍾山之陽懿文陵附於其側拜先曾王父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一首贈萬舉人壽祺一首淮東一首元譜爲劉澤淸作也澤淸爲福王時四鎭之一開府淮東頗事聲色順治二年五月福王出走七月澤淸率所部納降又三年戊子陰與曹縣叛寇通許以內應遂作亂陷曹縣十月英親王討平之詰其由知出澤淸乃族誅之詩中云地下逢黃侯謂靖國公黃得功也得功先於乙酉六月 王師據江口時迎戰中流矢死贈入一首

九年壬辰四十歲

入郡城奠姊婿陳皇士之父文莊公祠元譜文莊名仁錫字明卿號芝臺天啟壬戌探花南京國子監祭酒福王時贈詹事諡文莊宏光元年子濟生濟禎奏請建祠於臥龍街關廟之右濟生字皇士以蔭歷官至太僕寺丞穆案靜志居詩話皇士經亂歸田緝啟禎兩朝遺詩又命工傳寫明三百年來忠臣義士像褒以爲册可稱好事矣至吳縣之橫山展拜遠祖黃門公墓元譜墓在橫山東越來溪上盧襄石湖志云墓上有一巨石橫臥可二丈許石上古松如蓋湖上望見之即知爲野王墓也先生時尚如故遇路舍人澤溥於虎邱元譜舍人時攜家奉母寄居湖上徐譜按先生去歲贈萬壽祺詩云會待進水平清秋發吳榜又贈人詩云路旁多行人一南一以北南北遂分手去去焉所極盡所送之人北行而先生仍南歸矣故拜黃門墓而路澤溥詩亦云相逢金閶西邂穆案先生有送書小帖云路安卿名澤溥幽廁人敵總

督晧月公之長子又廣師篇云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注互見詩下自唐市仍返千墩　至淸江浦渡河抵王家營　是年六月弟子嚴得子洪慎元譜作十九日謙案崑新合志洪慎字汝嘉試成均得州倅以親老亂歸從父炎武卒於嘗走三千里扶櫬葬祖塋承遺命以子宏佐爲炎武殤子詒穀後性愛客就所居西偏疏泉壘石與故人嘯詠以終穆案據衍生元譜先生卒於曲沃從弟巖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歸不云洪慎也衍生又云以遺書致之立齋兩表兄及汝嘉兄則洪愼時在都中未嘗至晉甚明當是志誤從叔父穆庵得子巖元譜崑新合志巖字大雲好學工詩少游太學嘗作落花詩百首傳誦輩下先生有世僕陸恩叛投里豪葉方恆元譜方恆字嵋初崇禎壬午舉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山東濟寧道僉事穆案順治戊戌進士履歷便覽葉方恆字敬默父

重華戊辰進士太常少卿望雲樓刻歸元恭與
葉嵋初手札陸恩作陸欽後刻集仍改作陸恩
案鈔書自序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徐譜）

是年詩有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一首贈路舍人澤溥一首

元譜澤溥父振飛字見白天啟乙丑進士涇陽知縣崇禎中屢遷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爲闖賊節度使來代振飛癸未進士涇陽武愫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振飛擊擒二人竿弼周於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徇諸市鞭八十檻車獻諸南朝伏誅故詩中云揎魁獻行朝逆黨皆讋慴又云天子呼恩官干戈對王使者唐王聿鍵曾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上疏緊寬罪宗得釋乙酉南京破聿鍵自立於福州趣召振飛制書有朕有守困恩官路振飛云云既至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官一子職方員外郎又録守淮功廕錦衣世千戸順治三年王師攻克仙霞關津鍵走汀州振飛追赴不及汀州破走居海島明年將赴永明王乃以悲憤成疾而卒粤中賜諡文貞 清江

浦二首丈夫一首王家營一首傳聞三首 元譜是歲永明王在肇慶李定國攻陷廣西王遣使召定國入衛蓋王爲其下孫可望所制間關奔竄故也

爲常熟楊子彝作祠堂記 元譜謙案汪琬楊顧兩先生傳云萬歷之季士之爲文者喜倡新說畔違傳注彝與太倉顧夢麟力明先儒之說天下翕然從風稱楊顧學以歲貢爲松江訓導作興人材甚廣居五載擢知都昌縣以道阻弗克赴任明亡遂不出晚歲目盲猶令人讀書其側爲諸生講說無少倦年七十九卒

十年癸巳年四十一歲

三月魯王去監國號不知所終徐譜

春至金陵二月再謁孝陵並謁太祖御容於靈谷寺元譜謙案靈谷寺梁天監十三年爲寶誌公建塔於鍾山玩珠峯前名開善精舍後爲開善寺宋改名太平興國寺後名蔣山寺明初改寺於舊基之東五里而舊基遂爲孝陵太祖帝后御容今攝山優曇庵中亦有摹本不知即孝陵中藏本否 十月三謁孝陵并作圖 詒穀殤

更納戴氏元譜謙案歸元恭集戲贈先生納姬詩云同心初綰在秦淮孤負清江音問乖雖異九秋婕妤怨已如一月太常齋占熊從此歡無既弋鴈何妨老自偕不待王郎去迎接西風今送入君懷自注謂甯人於金陵納姬置之清江浦至是姬得南歸云云今則不辨所納何氏以時事案之或是戴也

松棻先生去年自王家營仍歸洞庭山是年有路舍

入家詩路居於洞庭東山也由洞庭山至江寧復自江寧歸吳贈楊永言詩序云今復來吳下感舊有贈又贈郝將軍詩序云今爲醫於吳之上津橋言及舊事感而有贈贈劉敎諭詩亦云棲遲十載五湖湄皆在吳之蹟也徐譜 穆案此段可補元譜二月後至九月之闕

是年詩有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歷一首元譜舍人父文貞公在閩時特請製新歷再謁孝陵一首恭謁高皇帝御容一首贈朱監紀四輔一首監紀示游粵詩一首贈鄔處士繼思一首徐譜先生此數年中往來無定而金陵揚州市井皆屢至故贈鄔繼

思詩云年年尋杜甫一過浣花溪鄖賣藥揚州市先生頻過之昔有一首楊明府丞言復來吳下一首送歸高士之淮上一首贈劉教諭丞錫一首

元譜案丞錫字欽爾號臍庵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癸未謁選長洲縣教諭邑令遂寄李實廉知其貧欲以吏事謝不應已署上海令事與妻子日食蔬粥居三月還長洲乙酉之變率妻栗氏及童僕二十餘人隱居相城大吏遣人說之丞錫拔劍欲自裁乃止謂其妻曰彼再至我與若立自決矣皆裂尺帛握之會海上兵起乃罷丞錫有女許字未嫁亂後恐詒父母憂絕粒而死其母哭之成疾亦死後大水乏食家童相繼死埋骨道旁丞錫遣子臨與婦歸魏臨既歸思父不置假貸得百金欲馳以獻父星夜南下馬驚墮地被傷死初丞錫長八九尺容貌甚偉至是毀形骨立見者哀之久之成疾漸劇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時甲午秋也同時有齊丈人者

撫其喪葬於閶門外半塘以妻女祔之　穆案靜志居詩話永錫有洹水遺詩又曰洹水至性之士兵後隱居相城有大吏强之仕袒裼疾視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欲見辱邪取壁上所挂劍欲自剄門下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女妻相繼餓死子爲盜所傷亦死久之洹水歿其弟子徐晟陳三島等經紀其喪葬之虎邱山塘

贈郝將軍太極一首孝陵圖一首十廟一首　元譜謙案洪武二年立十廟於雞鳴山又增功臣廟祀徐達以下二十一人爲十一後又增四廟今已半就圮廢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二

後學平定張穆編

十一年甲午四十二歲

春至金陵卜居神烈山下元譜 穆案神道表先生僑居神烈山下徧游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 由儀眞歷太平登采石磯東抵蕪湖

秋游燕子磯留宿僧院至冬始還元譜 是年長甥乾學以選貢入成均穆據憺園集補 弟三甥元文鄉試中式舉人元譜

先生此數年未歸崑山觀松江別友人詩言十載違

鄉縣三年旅舊都可知矣徐譜

是年詩有金山一首僑居神烈山下一首古隱士

二首眞州一首太平一首蝗磯一首元譜磯江上

一首久留燕子磯院中一首徐譜詩云寄食淸江院從秋又涉冬蓋冬

盡又歸神烈僑居故明年元旦得在陵下范文正公祠一首錢生肅潤

之父出示所輯方書一首元譜肅潤字楚日無錫人著有南忠錄諸書

十二年乙未四十三歲

二月初五日午刻江南地震六月初八日地又震元譜

元旦四謁孝陵穆補 春自金陵還崑山 五月十三

日擒叛奴陸恩數其罪沈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官移獄松江元譜　先生贈路光祿詩序云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縶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為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神道表獄日急有為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也乃自書一刺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甯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識兵備使者乃為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　穆案為先生求救者歸高士元恭某公者謂錢謙益也　謙案歸元恭集與葉嵋初書弟到郡時知甯人兄窘於事勢將有不測輿論亦多以兄為已甚故弟語稍激切然論其究竟愛甯人亦所以愛兄

也已而崑老輩委曲相勸兄亦動惻隱之心要於兄之自爲計亦大便而弟輩則羣而誦兄之高義咋在西郊文初子佩諸君及二三遠方友人問及弟公言於衆曰此事誤在顧而葉能不終訟可謂仁人君子人皆服兄爲有量及歸寓忽聞有變局爲之大驚兄嘗謂甯人城府深密機械滿腹兄前已諾和議而忽出最難之題目迫之以必不能從之事是名雖曰和實欲戰也兄豈亦有城府機械邪崑老極和平之人亦以兄爲太甚今將去矣弟亦卽日同國馨去矣但思兄若不肎就和卽和而必欲云云甯人計無復之必自經溝瀆無疑也陸恩人奴也尙不可殺而迫其主以取償甯人非尋常無聞之人又事無死法而一旦迫之致死於兄便乎不便乎甯人無親子弟料死後必無與申冤者卽有兄自當有以待之固知殺甯人萬萬無害獨不畏淸議乎甯人腹笥之富文筆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卽灌老諸公皆擊節稱賞四方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愛慕兄能殺甯人之身能并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使天下後世讀其

詩古文者以爲如此文人而殺之者乃葉嵋初也此名美乎不美乎自古文人之受禍者如子蘭殺屈原姚賈殺韓非後世讀離騷及三公子之書無不唾罵之子蘭姚賈陳同甫爲小人搆陷入獄每讀其傳爲之髮指背裂以兄平日自待之高明何苦而爲此事邪想兄之意以爲甯人卽死於牢獄死於桎梏不得謂嵋初殺之吾誰欺當世士大夫有口亦可畏也凡此之言皆所謂愛甯人卽以愛兄也云云核其語意松江之獄所由來歟　徐譜先生乙未年答原一公肅兩甥書云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謂此事也

是年詩有元旦陵下作一首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荅之一首贈路光祿太平一首　穆案錢飲光明末野史永歷紀事上規模闊大好仿佛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募能召至者賞

銀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共
子太平爲鄉　又案餘集王國翰墓志稱太平嘗
奉桂王命徵兵於外
至樂昌國翰往依之
訓王生仍一首永夜一首訓
陳生芳績一首穆案芳績字亮工常熟人處士鼎
和之子先生避難語濂涇時與鼎
和比鄰亮工時猶少也著有歷代地理沿革表四
十七卷道光十三年其鄉人張觀察大鏞爲刊行
之贈路舍人一首錢行人邦寅一首

十三年丙申四十四歲

春獄解回崑山　三月本生母何太孺人卒　閏五
月至鍾山舊居獄解後葉氏憾不釋遣刺客偵所往
至是追及於金陵太平門外擊之傷首遇救得免

是月初十日五謁孝陵　冬在鍾山度歲元譜

是年詩有松江別張處士慤王處士煒諸友人一首贈潘節士檉章一首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稼堂之兄恭謁孝陵一首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一首穆案處士即下同游栅洪橋之王潢乙卯年閏五月十日詩有云更憶王符老飄零恨不同自注王徵君潢昔日同詣孝陵行香今年七十七矣桃葉歌一首黃侍中祠一首先生自注在南京三山門外栅洪橋謙案栅洪橋祠今已無迹可尋城中金陵閘之祠蓋續建也王徵君潢貝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栅洪橋下一首謙案潢字元倬上元人父之藩慷慨好義潢能色養崇禎丙子舉於鄉先是戶部郎中倪

篤之薦於朝以賢良徵不就念世亂舰老賦南陔詩以見志著有南陔集見江寧府志及上元縣志　穆案明詩綜引顧甯人論元倬詩云先生詩攝深以婉和而摯不失三百篇溫柔惇厚之旨

山一首賈倉部必選說易一首　穆案江寧府志儒林賈必選字徙南上元人萬歷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筦西新倉時巨璫總理兩部復遣其黨分伺六倉必選盡黜陋規無所染璫爲稍歛會同官倪篤之以屯豆下獄必選知其冤據事陳辨謫九江幕俄遷桂林司理升南工部虞衡司未任丁艱歸郎杜門不出以講學著書爲事卒年八十七著松蔭堂學易行世

旅中一首訓王處士九日見懷一首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一首　穆案道光二十年新修江陰縣志藝文門采先生此詩而應鼎之名字翳如然則山人信能卉布荷衣鴻冥塵外者矣

和陳生芳績追痛兩尊

人之作二首

作方月斯詩序 謙案月斯佚其名穀城人明輔臣岳貢之子甲申後貢卜吳門夏節愍完淳集有贈方穀城遺孤流落郡中詩先生序謂與方子訂交自單闕之歲今且六年矣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雲間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間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時時相過慰藉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草云余讀之云云以時事攷之當在是歲無疑

十四年丁酉四十五歲

元旦六謁孝陵 徐譜案元日詩云晨興自江上踰嶺走鍾山又云流轉雖不居咫尺猶天顏蓋先生是時雖寓金陵而非神烈山之居矣 春自金陵仍返崑山 避讎 將北游同人餞之歸元恭爲文以贈其行 元譜序曰余與甯人

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甯人之北行也而不能無感慨焉甯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繇蝟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公子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逢國變公子者素倚其父與伯父之勢陵奪里中其產逼鄰甯人居見顧氏世衰本蓄意吞之而甯人自母亡後絕迹不至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爲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甯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鉤致之令誣甯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甯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奔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甯人訟執甯人囚諸奴家脅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甯人比刑官以獄上甯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間守坐甯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客狀甯人甯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

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甯人家盡其屬世之傳以去甯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而同人之知甯人者攜尊榼送之酒半作而言曰甯人之出也其將爲伍員之奔吳乎范睢之入秦乎吾輩所以望甯人者不在此夫宣尼大聖猶且遭魋畏匡文王之仁不殄厥愠甯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誰復知甯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歷聘六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甯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於是同人咸曰善請歌以壯其行而歸予爲之序

至萊州與掖趙汝彥士完任子良唐臣定交 元譜士完字汝彥崇禎壬午舉人遭亂後棄家而南鶴栖廢寺弟士寬官鎮江太守物色得之强之歸士完故萊之巨族從兄士喆入復社有名同懷兄士元士亮士寬弟士冕並以才稱唐臣字子良貢生弟虞臣亦以學問著

從唐臣假吳才老韻譜讀而校之

過即墨游勞山　由青州至濟南與徐東癡夜張稷若爾岐定交

元譜東癡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字東癡號嵇庵濟南新城人束髮能詩年二十九遭難母死遂棄諸生南游江浙西游宛鄧歸遂不出舉博學鴻詞以老病辭爲文章原本經史王漁洋嘗索其稿但遜謝而已後往江西渡潯陽稿盡沒於水漁洋爲摭拾遺詩二百餘首付之梓稷若名爾岐號蒿庵濟陽諸生先生與汪鈍庵書云張君稷若所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使朱子見之當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又與鈍庵論師道書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日知錄於喪禮停喪二條內備載稷若之說穆案稷若生於萬歷四十年壬子長先生一歲稷若歿先生以詩哭之云歷山東望正悽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書懸劍後貽來什襲絕韋前衡門月冷巢巂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此詩亭林集不錄附見蒿庵集末

是年詩有元旦一首萊州一首安平君祠一首不其山一首勞山歌一首徐譜案詩云春日會鼓聲逢逢則游勞山猶在春時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一首穆案進士履歷便覽允掄字慈叔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戶部主事丙子升員外丁丑升郎中戊寅升饒州知府　徐譜此詩亦作於游勞山時也淮北大雨一首濟南一首秋柳一首訓徐處士元善一首徐譜夜亦有九日得顧甯人書約游黃山詩云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餘涕淚風雨罷登臨又以書勸先生爲昌平承天之行則先生後此之謁天壽山處士啟之也

作汝州知州錢君行狀元譜公子大受字伯衡歲貢生官博興訓導以詩名

勞山圖志序穆案池北偶談引先生勞山說注日顧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辯勞山三則

又與前說不同儀禮鄭注句讀序齊四王冢記

十五年戊戌四十六歲

春至泰安登泰山元譜　穆案金石文字記岱岳觀造像下曰碑下爲積土所壅予來游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之乃得其全文又宋董元康題名下云右小石刻在岱岳觀余既錄唐碑往還數四道士謂予曰昨發地得二石請觀之云云據元譜先生凡至泰安者三記中云云未得其年謹志於初游旋赴兗州至曲阜謁孔林往鄒縣謁周公廟孟廟過鄒平游張氏萬斛園元譜故明兵部尚書張延登所居與邑人馬宛斯驌訪碑郊外穆補　金石文字記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

爲誰予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乃謝而去閒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雖剝落者十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云云又謫觚云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名驌視訪其碑而錄之者　池北偶談馬驌字驄御一字宛斯順治己亥進士仕爲淮安府推官終靈璧令生而清羸博雅耆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著繹史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始開闢原始迄古今人表其書最爲精博時人稱爲馬三代崑山顧亭林尤服之

抵章邱訪張隱君元明元譜隱君名光啟世居章邱白雲湖上少爲名諸生崇禎庚辰年四十遂棄舉子業闢一園曰省園以種樹藝花自樂亂後足不履城市年八十餘卒有張仲集詩若干篇漁洋爲刪存百餘篇傳之

至長山主劉隱君果庵家元譜隱君名孔懷號果庵長山人精於考覈先生主其家與之辯析疑義所著有四書字徵詩經辯韻五經字徵范文正公流寓長山攷諸書

復至濟南元譜訪徐東癡

穆補案東癡有顧甯人見過草堂得張元明手書詩云江南有客來荒陂手持一緘兼致辭我聞整衣拜且展巾有故人書及詩云云 再赴萊州之濰縣 入以元譜校之必此年事也

都至薊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謁夷齊廟

是年先生從子熊登武科進士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熊字非熊又字爾策性耽文史不樂仕進嘗輯其先世自上海遷崑宗譜簡覈有體爲從父炎武所稱

是年詩有登岱一首謁夫子廟一首七十二弟子一首謁周公廟一首謁孟子廟一首萬斛園小集一首仙隱祠二首濟南一首自笑一首訓韭溪草堂聯句見懷一首濰縣一首衡王府一首膠元一

首京師一首薊州一首玉田道中一首永平一首

謁夷齊廟一首

十六年己亥四十七歲

出山海關返至永平之昌黎著營平二州史事六卷

元譜先生在永平適永平府志成求先生作序因著此書作序應之

至昌平州初謁

天壽山元譜穆案昌平山水記天壽山在州北一十八里永樂五年七月皇后徐氏崩上命禮部尚書趙羾等往擇地得吉壤於昌平縣東黃土山及車駕臨視封其山爲天壽山以七年五月己卯作長陵自是列聖因之皆兆於長陵之左右而同爲一域焉

出居庸關仍返山東

元譜

抵鄒平訂其縣志穆據鄒平縣志補志序是時北部張奉之請　施尚白縣告家

居藏書多善本博采勤蒐進士馬宛斯詩核詳實而吳門顧甯人自上谷來悉授以校之書遂成凡八卷順治歲次已亥九月督學使者施閏章書尚白宣城人號愚山晩號矩齋順治已丑進士由江西參議召試鴻博授侍講

逕長清訪碑靈巖山寺穆補金石文字記靈巖寺宋李迪詩下云右小石刻在長清縣靈巖山寺中其山距府九十里自前代稱爲勝境宋金元人題字最多余至則當兵火之後從橫偃踣委之荊棘瓦礫之中然猶得唐一宋金元合四十餘以後不能悉數

南歸次揚州旋復北上至天津度歲徐譜案秋雨詩云秋雨合淮泗一望無高深顧與治詩序云余行三歲乃歸揚州而與治卒又與江南諸子別詩云雲生岱北天多雨水決淮壖地有魚蓋秋水之時先生正南下旋復北行至天津也

平　特詔再行會試穆補**甥元文登進士一甲一名**　**是年八月以雲南**

元譜　穆案順治己亥進士履歷便覽徐元文榜姓陸庚子奉　旨復姓又立齋序歷代宅京記曰曩者大廷對策謬荷先帝國士之知先生勗曰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攷古論今　同里葉方藹一甲三名 徐譜方藹字子吉號訒庵穆案訒庵方恆之胞弟也

是年詩有寄弟紓及友人江南三首山海關一首望夫石一首昌黎一首三屯營一首恭謁十三陵一首 穆案十三陵者成祖永樂長陵仁宗洪熙獻陵宣宗宣德景陵英宗正統裕陵憲宗成化茂陵孝宗宏治泰陵武宗正德康陵世宗嘉靖永陵穆宗隆慶昭陵神宗萬歷定陵光宗泰昌慶陵熹宗天啟德陵凡十二陵合懷宗思陵爲十三也　王太監墓一首 穆案昌平山水

記大行皇帝欑宮門外右爲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祔焉　劉諫議祠一首自注在昌平舊縣今廢諫案諫議名蕡字去華昌平人元時以昌平驛官宮祺奏請始爲之立祠元史泰定二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者此也　居庸關二首重登靈巖一首秋雨一首與江南諸子別一首天津一首舊滄州一首

作叟梯郎君祠記

十七年庚子四十八歲

二月至昌平再謁天壽山入都　六月仍赴山東

秋南歸過六合穆案車君以過六合爲明年由浙回蘇後事誤　抵金陵七謁

孝陵元譜　徐譜神道表云旣謁長陵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作詩云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是也穆案先生實七謁孝陵表云六謁誤是年長甥乾學中式順天舉人元譜女甥壻申穟舉南省鄉試第一穆據憺園集補穟字叔旆號梅江吳縣人明大學士時行曾孫也先生又有姪女嫁太倉王昊弇州山人之裔也字維夏號碩園前明諸生善詩歌古文吳梅村歎其才爲天下無雙已未膺大科薦力疾入試報罷旋卒　詔授中書顧張思雪亭筆記曰碩園娶亭林姪女少受業於亭林故學有根柢云先生是時寓居淮上案書吳潘二子事云潘子刻國史攷異三卷寄余於淮上卽謂是年也贈黃師正詩揚州九月中煨芋試新酎又顧與冶詩序云冬余過

六合沈子遷出與冶詩一編皆先生此年南歸後行蹤也（徐譜）

是年詩有再謁天壽山陵一首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一首（元譜自注生舊在金侍郎聲幕府案金正希聲於順治乙酉募鄉勇起義徽州十月大兵破之殉難績谿）荅徐甥乾學一首白下一首重謁孝陵一首贈林處士古度一首（元譜古度字茂之一字那子福清人時年已八十一亂後僑寓金陵著有茂之詩選）贈黃職方師正一首（元譜自注建陽人案職方生平無攷繹詩意當亦受唐王職既敗而遁於金陵者）

作顧與治詩序（元譜謙案與治字夢游江寧貢生河南副使璟之曾孫嘗選官棄去

王倬今世說述其軼事頗詳　穆案車君以與治詩序爲明年辛丑作案云此過六合作顧詩序一則元譜未載今攷車君蓋誤以歸次揚州爲今年事故誤以序中明年字屬之辛丑也

十八年辛丑四十九歲

是年爲明桂王永歷十五年七月緬酋殺由榔從官十二月獻由榔於　大軍明年四月殺於雲南徐譜

回蘇至杭州渡江謁禹陵弔宋六陵　閏七月仍返山東　十二月立春日輯山東攷古錄成元譜　穆案四庫書提要存目載此書云王士禎居易錄記炎武嘗預修山東通志或是時所遺稿本未可知也案居易錄明言通志修於癸丑是爲康熙十二年也提要誤　是年申檖成進士穆補檖由內

閣中書改禮部主事進郎
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

是年適越往來皆由吳江之江村書潘吳二子事云余往越州兩至其廬蓋至吳江即訪潘力田也徐譜

是年詩有杭州二首元譜指潞王監國時事禹陵一首宋六陵一首顏神山中見橘一首元譜山在益都許瀚案今爲博山縣

爲餘姚呂裁之章成作呂氏千字文序元譜謙案餘姚縣志章成字裁之號秋臯大學士本曾孫與陳函煇張明弼楊體元爲意氣交函煇從事紹興薦章成爲翰林待詔章成日悍將驕兵日事寇抄越城中顛躓狼狽救死不遑豈復可爲之日邪卒辭不赴函煇死章成走哭於台州意有所觸則惘惘獨行欲得異人而友之訪戴易於鄧尉遇顧炎武於昌平

山慷慨賦詩歷吳齊燕粵無所遇乃歸名其藏書之室曰蓼園曰予集於蓼誰謂荼苦者病中自燬其著述曰此無用之虛談也所存有浴日樓集八卷秋崖詞據志載識先生於昌平山先生自己亥庚子壬寅甲辰己酉丁巳先後凡六至昌平此作序時已再至當是與章成相遇後矣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歲

正月由山東入都　三月至昌平三謁天壽山十九日謁懷宗欑宮 元譜 昌平山水記大行皇帝御宇之日未卜山陵田妃薨葬悼陵之下南距西山口一里餘遣工部右侍郎陳必謙等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宮至昌平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移田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椁爲帝椁斬蓬藋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無陛兩廡各三間有周垣而規制狹小昔宋之南渡會稽諸

陵皆曰欑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出古北口往薊州仍至昌平　五月二十八日先生誕辰有致饋者作書辭之　至眞定之新樂**元譜日知錄木刀溝條自注余過新樂林君華晥見示所修縣志云云　穆案順治十八年縉紳新樂知縣林華晥凝山福建莆田人拔貢**抵曲陽謁北嶽恆山**元譜复詩下云右詩在眞定府曲陽縣北　穆案金石文字記北嶽廟李嶽廟中廟有唐時大碑五其上層爲積土所蓋而余至時倉卒求梯不可得止就下方讀之云云**至井陘　十月至大同之渾源州　度汾河至平陽府**

元譜**是年公肅甥以江南奏銷案罣誤諸官鑾儀衞**

經歷穆據有懷堂集補

是年詩有有事攢宮時聞緬國之報一首古北口一首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首元譜日知錄生日條下自注余昔年薊門生口自致餽者荅以書北嶽廟一首井陘一首一鴈一首徐譜先生之西征也以初冬就道故井陘詩云壑冰當路白一鴈詩云一鴈渡汾河河邊積雪多也堯廟一首元譜案臨汾志堯陵在城東七十里有廟有金泰和二年碑記先生於日知錄帝王陵條詳載諸說頗以臨汾志爲疑是時先生經游其地故有此作

有謁攢宮文郡國利病書序北嶽辨

二年癸卯五十一歲

正月自平陽登霍山元譜謙案詩有春雪覆杉松句故知當在正月也　穆案金石文字記霍山廟建文碑下云右小石刻在霍山中鎮廟西壁上余行天下見洪武永樂以來祭告岳瀆之文及它碑記甚多獨未有建文年者乃此文雜存於數十百碑之中而字畫完好無缺故亟錄之

女媧廟元譜在趙城縣東八里

至太原訪傅處士青主元譜傅名山字青主初字青竹號嗇廬別號公之它陽曲人少受知於袁臨侯繼咸崇禎中臨侯總督九江軍務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職納橐饘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爲道士裘以醫爲業工詩文書畫入逸品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不應授中書舍人復不就　穆案臨侯於崇禎七年由主客員外郎擢山西提學僉事巡按御史張孫振因請屬不應誣劾之其總督九江軍務則在崇禎十五年元譜敘述殊舛　又案青主生於萬歷三十四年丙午長先生七歲潛邱劄記老友山右傅青主先

生顧甯人極稱其識字先生廣師篇云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潘耒遂初堂集出太原郡城東行可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捎雲嶷日見之四十里外浮浮若旌幢焉其下爲松莊傅隱君先生所居也　十七史商榷昔顧甯人宿傅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芒矣甯人怪而問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甯人亦不覺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戲之穆案天呼若汀雖本之陳第毛詩古音攷然實誤與先生之論音不合也青主一時戲言故先生亦不復置辯

至代州游五臺與富平李子因篤遇遂訂交字天生李元譜更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邃於經學著有受祺堂集康熙己未試鴻博授檢討以母老辭不許表三上乃允　徐譜案先生於康熙己未與子德書云弟行年四十九是子德生於崇禎四年辛未少先生十八歲而先生作子德之父墓志云崇禎七年因篤方三歲三蓋四字之譌也　穆案受祺堂集酬杜

讓水詩注曹司農秋岳觀察大同陳使君祺公分藩雁門予留此凡八年又王山史山志天生從陳祺公於塞上日事博綜九經諸史靡不淹通祺公視爲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天生以是無內顧憂而益肆力於學及祺公備兵雁平擕以入代復爲具橐資游圭組之英蓬蓽之彥俱與交歡傅靑主顧甯人朱錫鬯輩尤以古道相底厲　陝西通志顧炎武嘗集杜句題贈因篤云文章來國士忠厚與鄉人　鶴徵錄富孫案子德先生少孤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受業其門吾鄉曹倦翁觀察三晉先生以故人子相從因善代州馮觀察雲驤雅愛其風土人物居句注夏屋間者十年穆案倦翁名溶字潔躬又字秋岳秀水人崇禎丁丑進士順治初由戶部侍郎出爲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裁缺候用旋丁母憂歸不復出雲驤字訥生代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就大同教授官至四川提學僉事

在汾州聞執友

吳赤溟炎潘力田檉章遭湖州莊氏私史之難遙祭

於旅舍元譜先生書吳潘二子事云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欲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邱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袟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為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為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袟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詞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

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　謙案潘力田與吳赤溟同草明史以實錄爲綱領凡志乘文集墓銘家傳有關史事者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實爲國史攷異一書頗有稱許之者所著又有松陵文獻若干卷

由汾州歷聞喜縣之裴村拜晉公祠

徐譜

取道蒲州入潼關游西嶽太華過訪王山史宏撰於華陰

元譜山史名宏撰字無異華陰人明諸生康熙戊午以鴻博徵不赴耆學好古收藏法書名畫金石最富居於華下有讀易廬撰易象圖述及山志砥齋集　穆案廣師云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先生又有送韻譜小帖手蹟云王無異名宏撰一字文修號山史住華陰縣西嶽廟南小堡

內故少司馬公之子關中聲氣之領袖也至西安元譜穆案長安詩云積雨作開褒淒其秋己半是先生以八月至西安也游富平館李子德家徐譜見寄劉大來詩注又西至乾州徐譜十月過訪李處士中孚於盩厔遂訂交元譜處士名容字中孚盩厔人少孤力學經明行修事寡母彭尤以孝著康熙戊午以鴻博徵不赴當事強迫之舁至近郊操刀欲自戕始得謝病歸　穆案處士生於天啟七年丁卯少先生十四歲二曲集處士年譜云癸卯十月朔東吳顧甯人來訪甯人博物宏通上下古今靡不辨定旣而歎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人當務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鶩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間正昔人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也甯人為之憮然又廣師云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往驪山訪明宗室存杠元譜存杠字伯常朱子斗詮泮之子存杠命

子烈及甥王太和受業徐譜案先生後有寄伯常並二門人詩穆案王山史山志青門七子皆宗室之賢而篤於學者也各有詩文集卓然成家余所及與之游者子斗翁而已亂後數往省之翁亦喜余嘗對人有松柏之譽翁子伯嘗存杠年長於余以翁與余善而待余以執友之禮甚恭然余固尊事翁不敢以鴈行進也嘗與顧亭林言及亭林入青門特訪其家時翁已歿見伯嘗索翁著作讀之因為之序今伯嘗亦歿其子孫昌楊氏蓋從翁之母姓也出關至太原元譜

先生荅汪苕文書云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又與人書云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絶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

十餘卷徐譜苕文號鈍翁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主事召試鴻博授編修著有堯峯詩文鈔穆案苕文生於天啟四年甲子少先生十一歲

是年詩有元旦一首霍山一首女媧廟一首晉王府一首贈傅處士山一首詶傅處士一首陸來復述代許曦草疏攻鄭鄤事一首詠史一首李克用墓一首五臺山一首詶李處士因篤一首送申公子涵光一首穆案送韻譜小帖云申鳧盟名涵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庶常隨叔之兄也太僕公甲申殉國難案太僕公名佳允諡節愍隨叔名涵盼順治辛丑進士鳧孟著有聰山集詶史庶常可程一首元譜可程字赤豹大興籍祥符人崇禎癸未進士附

部可法同祖弟京師陷可程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福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寓南京後寓宜興閱四十年乃卒　穆案容視王致可法書所云入關破賊識介弟於淸班者謂可程也

祭吳潘二節士一首寄節士之弟耒一首元譜耒字次耕號稼堂康熙己未以布衣試鴻博授檢討受業於先生又得王錫闡及兄檉章之傳凡詩古文歷算聲音之學罔不窮極根源著有遂初堂集　穆案次耕生於順治三年丙戌少先生三十三歲王官谷一首蒲州西門外鐵牛一首潼關一首華山一首驪山行一首長安一首乾陵一首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一首

作五臺山記裴村記復庵記貞烈堂記朱子斗詩

序穆案靜志居詩話誼泭秦愍王九世孫有集才情橫溢極爲富平李孔德所稱覽其祀竈千一百二十字雖未悉工而浩瀚不可及也

三年甲辰五十二歲

正月五日至蒲州之榮河游后土祠適汾州元譜 穆案金石文字記今汾陽有大相小相二村相里氏之後尚有數十家因攷北齊寺碑題名多相里氏至今千有餘年而裔孫猶居於此不獨晉俗淳樸而山谷之險猶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遷若山東河南則兵火之餘人民散亡欲求元時遺族已寥寥不可見矣

自大同至西口入都　七月至昌平四謁天壽山貿懷宗欑宮　至河南輝縣訪孫夏峯先生元譜 穆案先生丙午年年送韻譜小帖云孫徵君名奇逢字啟泰容城人

今任輝縣萬歷庚子舉人今年八十三河北學者之宗師也　元譜夏峯先生年十七領鄉薦嘗參高陽孫承宗督師關門軍事與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相善天啟末三公忤逆奄相繼逮繫先生拮据調護供槖饘遣弟奇彥同鹿監軍善繼子馳書督師求援督師因上疏以邊事請陛見都門喧傳興兵至闕逆奄聞之繞御牀泣督師方抵通州降旨勒回諸公遂不免崇禎丙子容城被圍設方略拒守城賴以全事聞特詔褒嘉寇氛漸逼移家五峯順治初復移家輝縣之夏峯生平讀書談道務為聖賢之學兩朝徵聘凡十一次輒堅謝不出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

返至泰安州度歲　元譜

是年詩有后土祠一首龍門一首自大同至西口四首有事欑宮一首贈孫徵君一首

有謁欑宮文

四年乙巳五十三歲

由泰安至德州復回濟南置田舍於章邱之大桑家莊元譜先是章邱人謝長吉世泰負先生貲若干至是以田產償焉謙案靜志居詩話謂先生兵後盡鬻其產寄居章邱別治田舍久而爲士人攘奪者此也又先生甲寅年有刈禾長白山下詩案長白山在章邱長山二縣之交刈禾處卽桑家莊產業也

秋至曲阜再謁孔林游闕里元譜與顏修來光敏訂交穆據手蹟補札見丙午修來一字遜甫曲阜人康熙丁未進士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著有樂圃集

是年詩有訓程工部先貞一首元譜先貞字正夫德州人明工部侍郎紹孫以祖廕歷官工部員外郎濟南府志工部告病歸家居二十年以扶風敎崇簡樸相勗勉里

中節義之事搜采成秩年六十七豫製一棺題曰穆休息庵所著有燕山游稿蔥庵詩草若干卷案復社姓氏先貞名列德州弟一

有與修來手札云詩本音二冊送上中有駁正者乃備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鈔錄只將坊刻詩經一本圈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乞教正爲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穆案此札以丙年札推之知當在此年蓋與修來初識面時也衞太史名既齊字爾錫猗氏人康熙甲辰進士又案手蹟向藏修來先生家頃歸湖北荆宜施道陶君樑所穆於戊戌春獲觀錄副存之後凡言手蹟及手札者皆同

五年丙午五十四歲

春由大桑家莊過兗州穆據手蹟補至廣平之曲周游

太原時秀水朱錫鬯彝尊客晉藩署過訪先生於東郊因與訂交元譜謙案彝尊字錫鬯號竹垞以布衣試鴻博授簡討　徐譜案竹垞年譜康熙四年秋至太原五年春客山西布政王公顯祚幕其年二月游晉祠三月游風峪先生贈詩言殊域送良辰又云草沒靑驄晚霜浮白墮春則相見必於春也穆案竹垞生於崇禎二年已巳少先生十六歲黃節云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　南海屈大均亦自關中來會元譜曝書亭集注屈五少爲番禺諸生名紹隆謙案屈字介子一字翁山爲僧名今種字靈一後加冠巾池北偶談屈介子適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爲友作華岳百韻固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女妻之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游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　徐譜健庵有懷舅氏詩云自別維亭二載餘風塵驅走近何如健庵曾游太原　出鴈門元譜穆疑是時與先生相遇也維亭俟考

案重至代州詩云雁門春草碧且復過滹沱蓋在三月杪也　適應州　重過大同　遇故代府中尉俊晰訪李子德於代州牧陳祺公上年署元譜上年字祺公清苑人順治己丑進士與子德輩二十餘人匄貲墾荒於雁門之北元譜案先生與潘次耕書有云近稍貸貲本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闢草萊披荆榛而立室廬又云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遺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貲以耕者又云北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畜牧之獲饒於耕耨云云　穆案據王山史山志則子德卽以是年返秦　入京師復往山東游泰山謁天慶宮

十月著韻補正成　至兗州守署度歲元譜　穆案兗州志此年知府爲彭繩祖貢生黃安人　是年公肅甥復原官未任以父

憂歸穆據有懷堂集補

是年詩有寄劉處士大來一首元譜處士無攷玩詩中云云蓋山左人而嘗客代州牧幕者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一首

屈山人自關中至一首重過代州贈李處士一首

出雁門關一首應州二首重至大同一首元譜日知錄九族一條自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州中尉俊嘶年近五十攷其世次於孝宗爲昆季云云案先生游代州在丙午年丁未則未嘗至代編年詩集系此詩於丙午原自符合或日知錄誤寫作丁未耳

得伯常中尉書卻寄一首

作聖慈天慶宮記韻補正序

是年先生有寄顏修來手蹟云去秋得接光塵恨首路匆匆未獲信宿之留以聆微言而商大業至於四方同人遙相問訊無不仰贊宏才以爲今代復有知十之姿庶幾之品也仲春偶過兗署未得親詣闕里再侍雅譚專伻齎所刻韻譜呈正大方至前日所留詩本音稿係未改定之書其中有舛誤者粘寫二條附上閱過粘卷內付還它日當攜全書奉觀更求指誨耳率爾未盡　徐譜以此札系之四年乙巳去秋得接光塵下附案云前札云卽過兗州又云諸容面悉必修來於去秋自一關中歸兗與先生晤也穆案先生以韻譜寄人是一時事據送書小帖云孫徵君今年八十三知必是丙午云去秋得接光塵者先生於乙巳秋謁孔林游闕里與修來相晤也蓋前札雖云卽過兗郡而實於泰安度歲未卽踐言耳

又一通云捧讀大筆清新嫵逸逼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舊刻二册乃五

六年前作中有誤韻幸爲藏之河北關中書共六書馳上姓氏居址別開一紙煩照單分致

又一通云匪柱顧以主人不在牽爾慢去殊深不安統侯文旌東過面頌并求惠示西征大作耳長路關山濁涇清渭千維珍重且起作書數千字恐使人來取匆匆遂不能詳

又一通云魯公書家廟碑多寶塔碑爭坐位帖俱在西安府學俗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敬之家廟碑在布政司内奉使蔡州題字并石刻像在同州藏懷恪碑在三原縣碑洞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錢即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郃陽曹全碑極佳其他若麟游之九成宮碑長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見惠最感　穆案以上三札當在修來假裘西征之時

又一通云弟以六月至鴈門時李君天生自關中來言修來社翁在方伯署中不多會客初秋入

都而敝鄉沈繹老亦自關中來交相推許計太華
終南之勝二崤函谷之阻周秦漢唐之蹟並已收
載之行笈矣山史兄楊王兩敝門人並得一見一否
石珍社翁想閉戶著書臥遊五岳胸中當別具一
邱壑而鴻文大製日新富有則兩君固並驅中原
矣弟頃至岱下俟主人之歸即過兗郡先此奉候
并問秦中諸子消息所問詩本音乞付下一已大加
刪改將以新本就正也諸容面悉不旣百一　穆
案徐譜以此札系之三年甲辰以元譜證之蓋前
札在春末此札在冬仲也所云六月至鴈門乃重
至大同時事所云楊王兩門人者據送韻譜小帖
云楊伯常名謙故王孫也住西安府南八里大塔
堡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或駕在藩司署中則求
於到日即遣人致之又云共書六封各送韻譜一
本伯常則二本故有七本案楊氏何以爲故王孫
以字伯常及住大塔堡攷之蓋楊謙即朱存杠鼎
革後變其名氏也大塔即前與存杠別處獨寄韻
譜二本者存杠之子烈甥王太和皆受業於先生

所謂楊王兩門人也沈繹老者沈埜字貞甤號繹堂華亭人順治壬辰翰林　又案頃借得王山史山志有云伯嘗殁其子孫冒楊氏

喜臆測之不爽也詳見癸卯下

又一通云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爲集中弟一思悲翁戰城南亦有白傅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將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槀返上略商數字識以浮票未知有當否諸容晤悉　穆

案此上二札當在西征既還之後

又有不得其年與事者三通附載於此一通云仙舟一晤良豁積懷王程靡及不獲攀畱信宿以罄願言猶爲耿耿耳所寄書版乞付去伻家訓如命斟正容於秋仲入都面奉率此附候不悉

又一通云昨出抵暮始歸承駕左顧失迓爲罪家訓勘畢送上并用硃筆以便一覽卽得幸爲另鈔一本仍乞原本見賜感感

又一通云弟纔至城中尚未拜呈老社翁須兩三日以未申二時過我則得晤矣大才何藉弟筆想未見刻啟耳附上一紙不盡

六年丁未五十五歲

春留兗李署刪訂近儒名論甲集穆補先生與修來手牘云弟向日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兗李劉年翁延弟至署刪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因此淹留尚有旬月如貴地友人家有鄴架之藏欲一就觀且得以晤言講習尤幸事也日下欲借唐荆川稗編第一套鈔錄幾首未知可轉覓否大小阮才名已達之當事如便中至郡可投一刺極相企慕也　新詩并乞惠示以便奉揚休譽燭下草此附啓不盡　穆案兗州府志同知表劉澤遠恩貢安化人康熙八年任所謂兗李疑即其人八年或六年之譌或先題署後實任未能臆決也修來即以此年成

進士足證編書爲正二月間事　徐譜大小阮才名耆修來與叔伯珣俱有時名也陰案伯珣字季相明河間府知府允紹次子以陪祀特授壽州州判同修復芍陂之利工詩古文著有祇芳園集

南歸

至山陽主王起田家　開雕音學五書於淮上張力臣弨父子任校寫之役　元譜力臣山陽諸生號亟齋學貧而耆古多集金石文字有昭陵六駿圖贊焦山瘞鶴銘攷傳於世許瀚案又有濟寧學宮漢碑釋文濟寧潘氏嘗刻之而所傳不廣　穆案五書後序若夫本說文正字體酌古今之間而手書之則張君弨與其二子叶增叶箕又廣師云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　健庵有題張力臣小像七絕二首其次章曰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先家法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歎灑淚風前誦渭陽自注力臣方爲舅氏亭林校刻音學五書　受祺堂集有寄力臣詩曰一代儒宗同所向卭須金石正皇初自注謂甯人先生

時所著書多屬君校刻潛邱劄記甯人著有字書五種託力臣繕寫授梓力臣曾寄一樣本來果博且精不可及也**北行抵曲周拜路文貞公祠入都從孫思仁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之薪水紙筆傳寫以歸**元譜詳見鈔書自序　穆案先生有手札云弟爲一二相知所留似須秋杪方可行昨諭鈔書者能爲弟覓二人否又一通云弟以校讎之忙不及親叩專經走送別有一函求投入理署合叔先生幷希致知己之言不敢忘惟努力讀書以庶幾無負相期之意也二札疑皆在是時**東還主德州程工部正夫李刑部紫瀾家**元譜李名濤號述齋芮城令李霖瞻浹弟康熙丙辰翰林官至刑部侍郎

是年詩有淮上別王生略一首徐譜案王略因先生之故以女妻潘

未是年未來至山陽成昏於王氏見稼堂撰亡妻王孺人壙誌特先生別王賂時稼堂尚未至淮上耳

贈蕭文學企昭一首

穆案企昭字文超漢陽人順治丁酉副榜貢生四庫書存目收企昭性理譜五卷云其書大旨在於拜伸程朱而闢陸王與熊賜履閑道錄所見同

路文貞墓一首過程工部一首過蘇祿國王墓一首

謙案蘇祿國在東洋海中地近浡泥闍婆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相傳其國分爲東西峒三王而以東王爲尊明永樂十五年三王並率其妻子來朝貢因並封爲國王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其東王次德州卒於館遂留葬乃遣使封其長子爲蘇祿國王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母遣使貢大珠一重七兩有奇二十一二年復入貢自後不復至本朝雍正五年始通貢乾隆十九年請三年一貢奉旨五年一貢由福建巡撫代題自厦門入境達京師

作音學五書序程正夫詩序王山史山志李子德嘗得

是年六月陳祺公重刻廣韻於淮上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鋟木淮陰此唐人所用之韻也　徐譜案潘稼堂重刻古本廣韻序云先師顧亭林先生深明音學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穆案先生蓋誤以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爲廣韻足本故疑此本已經刪削也稼堂竹垞亦同此見四庫總目提要辯之最覈

七年戊申五十六歲

春在都寓慈仁寺徐譜慈仁寺在廣甯門大街額曰大報國慈仁寺　穆案受祺堂集奉荅先生贈詩五十韻有云憶折前津柳同炊古寺羹自注前年與先生同客慈仁寺予先別去撥鄴此

年春事蓋子德旣去之後先生始聞黃培獄亭東行也道光二十三年夏何太史紹基旬貲爲先生建祠堂於寺西偏隙地一區架屋三楹几筵禮器悉備歲春秋致饗祀焉二十四年落成二月十四日辛亥公祭穆撰文曰先生當叔季業貫漢唐學堪爲王者師志非以名山老身甘荒遯慰九原貞孝之心時際雲靄灑六謁園陵之淚北征初賦策二馬以來游東道旣通饋十賚而恐後咨民生之利病邑乘必援究阨塞之險夷邊亭親歷采山鍊冶喻半生尚論之精勤訂韻諧聲發萬古同文之要盼況乎志存淑世婁構書堂雅慕伏波屬精田牧臯比不擁繼東林復社之末流墨突未黔棄濂涇桑莊如儆屣惟慈仁之古寺曾作寓公計偉節之遄行適在明日誦孔德炊羹之句下榻何頻緬無異築室之謀顧廬宛在荆榛作啟觴豆初覼規陋雲臺典同石室所覬雲車風馬肸蠁來臨庶幾學海儒林精神不朽尚饗又五月二十八日祭文先生行成忠孝學洞古今懲末造之蹈虛進吾徒以考實凡今代文苑儒林之彥敬佩遺書合

天下東脩尚友之懷思隆美報專祠式啟吉祀祗飭
敢因載誕之辰奉薦迎神之曲雖薊門卻饋痛援往
例於靈均而石室修儀展效拜經
於榮緒尙其陟降鑒此悃忱尙饗
聞萊州黃培詩獄牽連即星馳赴鞫三月下濟南府獄

元譜 先生手蹟云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即出都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爲不識面之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即墨縣故兵部尚書黃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瓚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翰林以養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黃培見任浦江縣黃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一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奉 旨發督撫親審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時稟稱有忠節錄即啟禎集一書云衡如醜壞禎集節錄字樣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甯人到黃家搜輯發刻者咨行原籍逮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蹤之鄉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以爲坦父

不曾剃頭之證有顧推官疏傳一篇有云晚與甯人
游有云有甯人所爲狀在以爲甯人搜輯此書之證
不知此傳何人授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
得之何方而就此握髮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
年黃御史之不剃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甯
人之即顧甯人又即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
書已於六年二月會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
敝郡有陳明卿先生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
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二十種行世
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棍施明者從海
外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偽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
名而羅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爲挾害之具
又偽造原任閣輔吳甡一序以騙詐其子見任中書
吳元萊奉　旨圈議部議書內有名之人共七百名
內有寫序寫詩譏傷　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
究奉　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逃走之施明未來之
吳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
騙詐雖稱逆詩從海外帶來茫無憑據又云編詩之

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內帶詩之施明又經逃走此等奸棍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大干法紀爾部即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俱著嚴行緝拿獲日也著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稱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奉　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四人於閏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吳石林緝拿未獲今元衡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葉與沈天甫之三百一十六葉者雖刪去頗多而詩即啟禎之詩傳即此詩之　傳編造之人即陳濟生其爲一書不問可知也恭繹　明旨不直曰陳濟生而加以又云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　聖明猶燭其誣罔而元衡欲以此牽事外之人而翻久定之案其南北通逆一稟云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係故明廢臣與招羣懷貳之輩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讟大則

悖逆職係史臣宜明目張膽秉筆誅逆故敢昧死陳揭逆刻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削我　廟號仍存明號且感憤乎鴟張虎豹乎王侯南人之書以我朝爲東國爲虎穴以僞王爲福京爲行在北人之書目輔虜首嶱虜詰砌郛入汾陽子王儀彷蹄蚧薪嶄賂綑斫綴語擁胡姬征鐵嶺間裏詰詩韓鉉嶺頭金殺金徵又有思漢威儀紀漢春秋南人之書有黃御史握髮一傳又有起義有舉事有勸衡王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上益王等事又有吳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平敵將軍有懸高皇帝像慟哭及入閩入海等事北人之書有含章館詩集文晉軒詩集夕霏亭詩郭汾陽王考傳南人之書有啟禎集即忠節錄歲寒詩東山詩史倣文信國集子美句百八十章其北人則黃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人其南人則啟禎集所載姓名籍貫俱在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陷黃坦陷顧甯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也不知元衡與已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何故何以得此海內帶來之書而前唱後和如出一

門其與不識面之顧甯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讎何隙而必欲與黃氏之十二君者一網而盡殺之推其本意自知以奴告主之罪律所不赦欲别起一大獄以陷人而爲自脫之計遂蹈於明旨所謂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天道神明不僭不濫今於三月四日束身詣院投到伏聽審鞫至敎唆陷害別有其人尚容續布統惟詳察江南布衣顧甯人頓首稟移案進士履歷便覽黃元衡字元璿即墨縣籍膠州人順治己丑科會試十八名欽授内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辛卯升宏文院編修曾祖繼節祖寬父瓚又黃貞麟字振在即墨人順治戊戌會試二百八名戸部觀政庚子授江南鳳陽府推官曾祖兼善廩生祖宗曉潞安衛經歷父墀庠生

又手札云在都時極荷惓惓之愛今姜元衡叛及弟名具題請旨弟已赴濟南投到矣先有一札致譚年翁業詳此事始末念知已聞之必倍懸切謹此布啟前沈天甫所指造陳濟生逆書有序有目有詩有傳原狀稱共三百一十六葉今元衡所首之書無

序無目無詩止傳一百餘葉知卻中原書已燬删去
天甫狀中已經摘出者稱另是一書據元衡南北通
逆情由一揭欲借此書另起大獄而羅書內有名之
三百餘人於其中以翻主僕名分之案不知就此百
餘葉中篇篇有濟生名則卽此一書之明證也奉
旨爲沈天甫指造之書卽以故之陳濟生何嘗誣罔
而況餘人乎弟敢不惜微軀出而剖白此事尤望大
君子主持公論此札仍乞傳與譚年翁一觀幷以告
諸吳越之同聲氣者廣韻晋程宅候取不盡 又一
通云前有一函想已徹覽弟不遵明哲之訓果有此
累今江夏之驕吝足以致敗而與之同事余何余何
南冠而縶竟不得出一切詳之舟老書中惟知己爲何
之壯拯懸切懸切餘語去价能道不悉 又一通云
弟來此區區之意尚未得少申爲歉廿四日出都前
往歷下如有札寄示乞寫德州北李宅家報付報房
封遞三四日可達李老先生諱源字星來原任河津
令與弟交頗密卽爲專人齎至省城也事畢再容趨
至九頓報至德州先到蕭宅次卽傳至李宅有二李

故稱北以別之又一通云來諭惓惓深感愛厚所云屢有言相致者止於舟札見之宅皆未到即賦梅者止竹一札無兩札也所云但當力辯有無勿牽別事敬如台旨筍中之書昨至德州點簡二日悉取而焚之矣并復此中之事大抵上有求而下不應弟遂無保出之法黄氏絶不照管債主斷絶日用艱難莊田之麥俱爲劉棍割去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何以能支欲乞一問南夏諸公若天生至晉可爲弟作書促之人京持禁下一二商至歷下必當有所濟弟已別有字往關中矣一切統希垂照不宜舟書可互觀之穆案子德荅先生贈詩有云客返關中路書傳一歷下城自注客秋有鄉人至自濟南拜先生書　又一通云五月十九日院審先取有同案中年老者四五人保識黄御史曾已剃頭口供次辯啟禎集中有甯人字無顧姓又不在黄御史一篇傳內并審出章邱地土情由催問姜要顧甯人輯書實證無詞以對又扳即墨老諸生杜廷交礼讞醶爲證又展轉推出所從得書之人爲萊陽縣孫榮之乃積年走空之人今

赴院畫供想有題結之望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蹈者皆知已扶持之力當世世尸祝不敢以楮墨宣矣前具近詩六章曾徹覽否屢有札與舟公托其致感而未見一報豈其移寓或石頭之沉浮邪今有一函乞致之近況詳之函中可共覽也旅食無依暫寄徐玉老署中不謂有延安之陞則此中別無主人矣萬老先生書已投似蒙注念院批取保一宿便發也弟候　命下結案即詣都中叩謝如尚遲則俟舍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墀今來者玉老之僕屬其三日後走領回書沍寒不莊幸宥長至日弟名正具　穆案徐玉老者濟南府志有徐眞修遷安人康熙中由拔貢官濟南通判旋升延安同知蓋即其人

是年詩有赴東六首 徐譜詩有云花蒔四五日乃至攀髯時是訟繫時當三月十九日也　穆案子德荅先生贈詩有云節至通蘋藻自注先生在難不廢時祭　李子德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

覩於其行也作詩贈之一首穆案子德春懷詩之第五章有云歷下東湖青濵州歷山東望白雲樓深知鄒子繫非罪敢謂魯連排衆謀欲陟岱宗俟宅日將觀滄海難久覊詠此年赴東馳救及因疾先還事也

歸元恭文鈔有與先生書云戊申春夏之交聞兄以山左縉紳相讎之事連及時適有海陵之行無從問得確耗秋間還從令甥處知兄遂不免犴獄私心憂之未幾而得所寄書及六詩讀之深歎兄之善處憂患張元節之亡命雖幸免禍君子譏之兄乃自詣獄不惟舉動光明揆之事理亦自宜爾蓋兩姓交惡而委罪於兄兄身出則事白事白則身全兄之慷慨就獄乃精於脫禍者也但不知出獄之後復栖遲何所弟前書中戲請三窟後察之亦不甚確惟濟上一窟是實而聞又爲人所賣邏邏毚兔幸脫於羅將仍依此窟抑復別尋窟乎一笑六詩已和得否覽其中迂怪不悛及江南樂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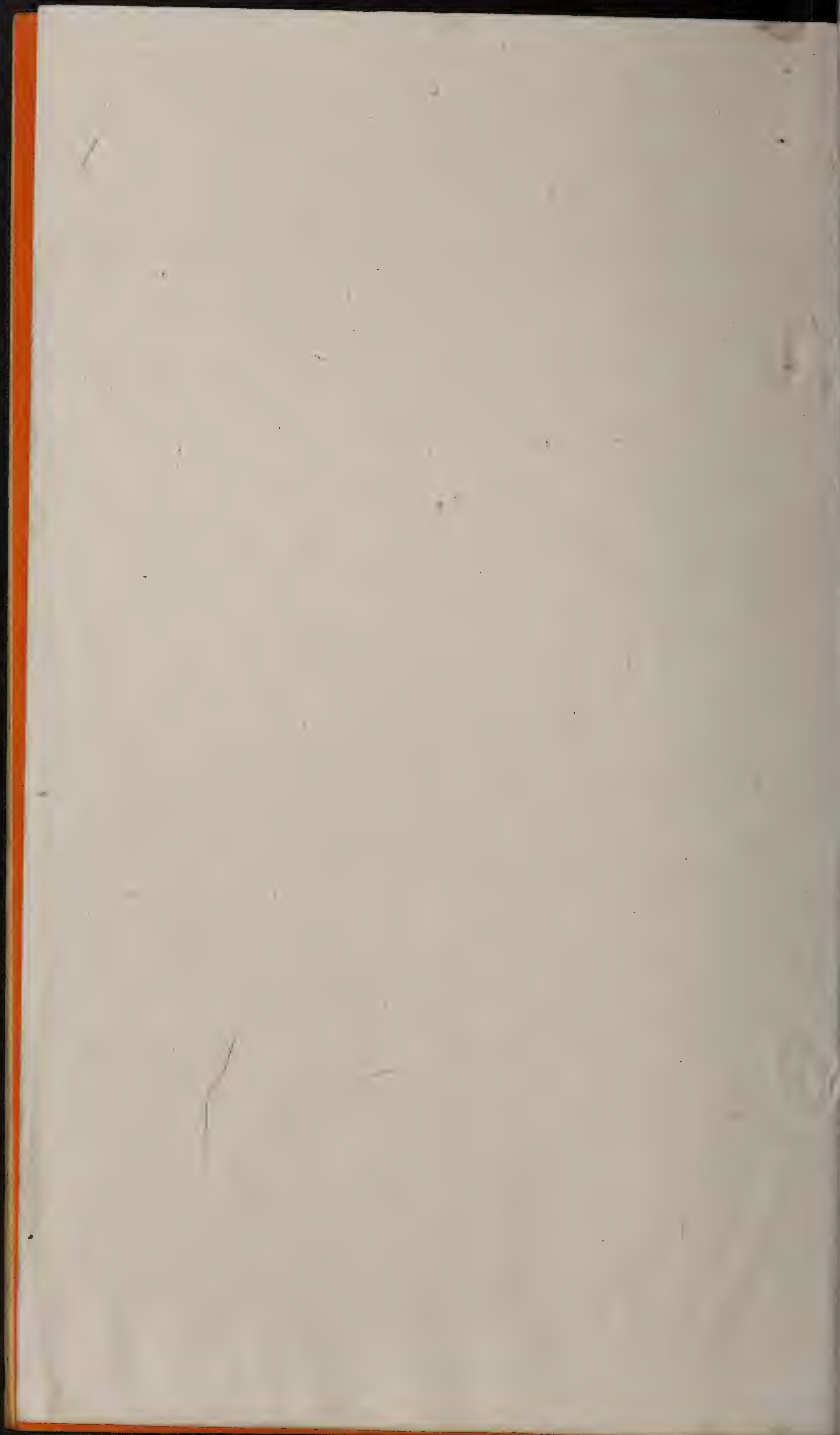
等語初非因此事而發蓋別有爲前書自言精於音韻之學著書已成弟未見及但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此語大駭人聽許翰案語似駭人實無可駭傳語者不得其旨卿未免鑿人耳先生於此道復好有所謂僻也歸君意深可惑共於韻學弟亦未精因此度兄學益博則僻益甚將不獨音韻爲然其它議論倘或類此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郤子語迂單子知其不免兄又加之以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憂之願兄抑賢知之過以就中庸也向讀所寄山陵詩忠義感激使人泣下顧兄之去墳墓十餘年矣初因避讎勢非得已歲月既久怨讎已釋且今年讎家已盡室赴任更無所慮柳子厚竄南方惟以不得上邱墓爲恨謂其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猶得享歲時之祭彼以得罪不能歸兄今欲歸其孰禦之獨無邱墓之思乎此又平生故人所懇懇於懷者也和詩不免局於短篇未能盡達所懷故復及之令子定已長成曾再索三索否弟則屢抱山簡之痛方深伯道之悲也年來筆耕僅能餬口雖不閑戶亦難遠遊

惟去歲爲先太僕遺集事與季侍御相商一渡長江耳詩古文以乏人繕寫不能遠寄刻文一首呈覽立齋太史北上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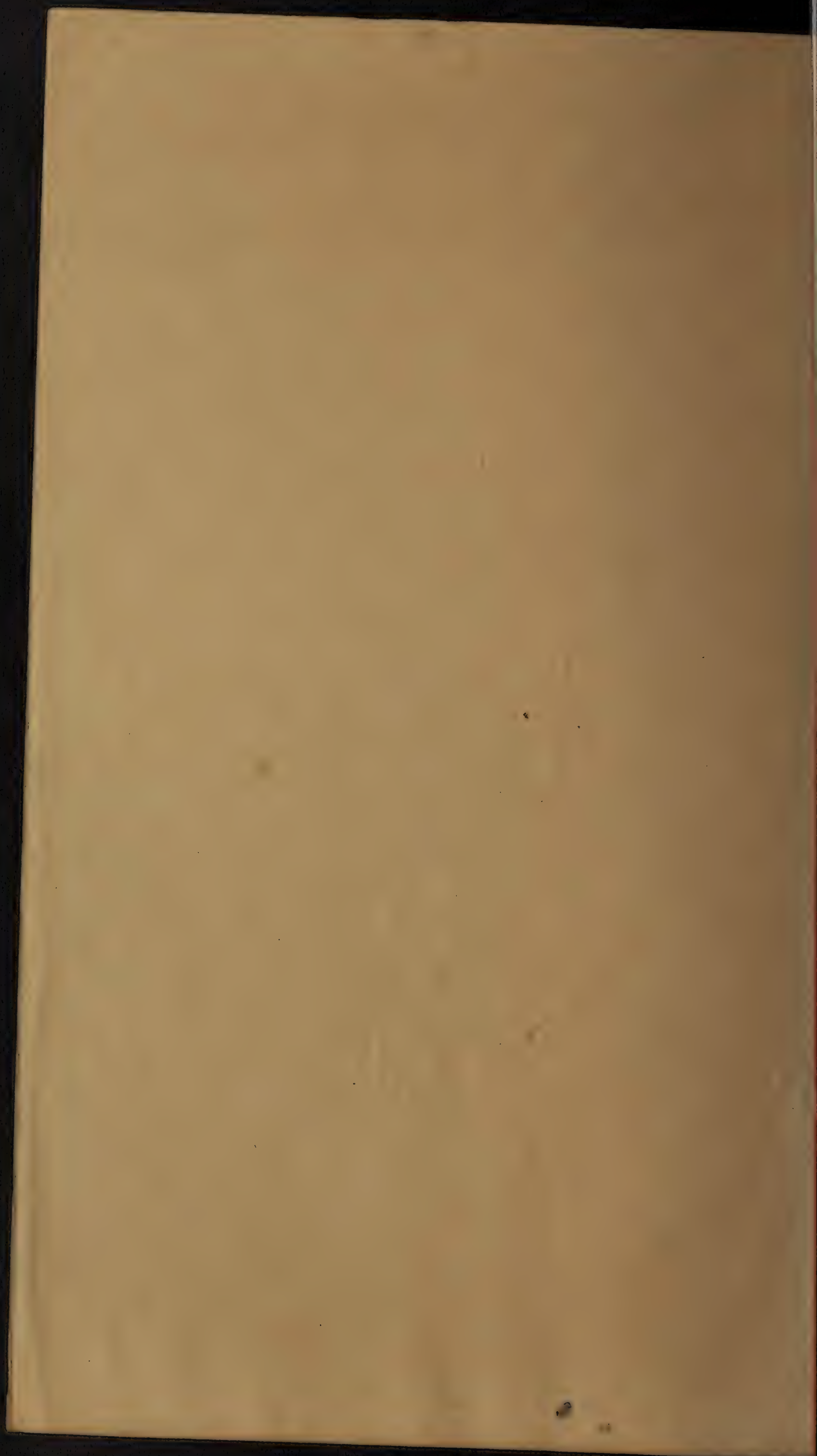
附候便羽幸惠德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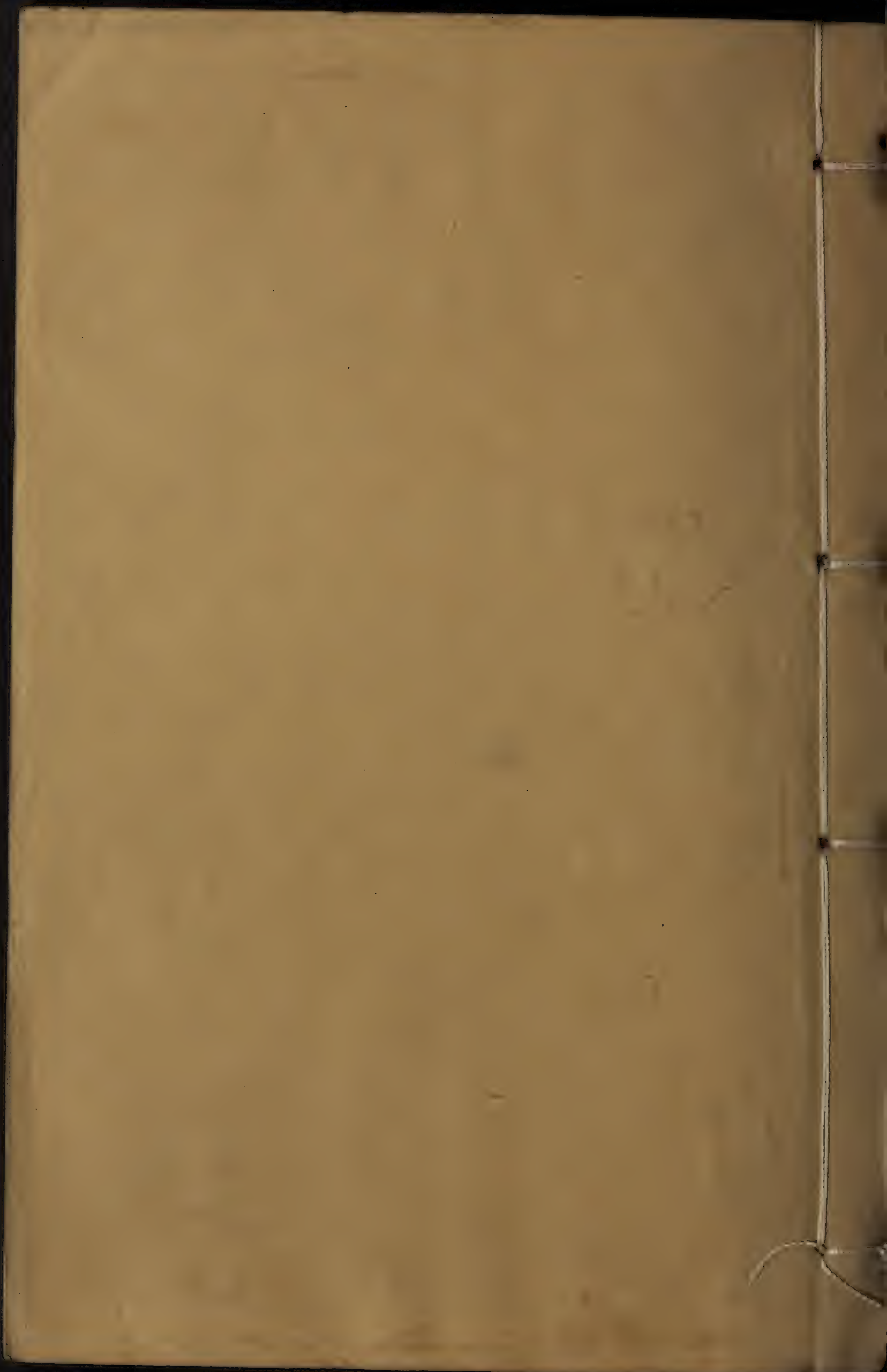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三

後學平定張穆編

八年己酉五十七歲

春入都寓七聖庵旋往山東已復入都寓文昌閣

三月往昌平五謁天壽山及懷宗欑宮是行也與李子德偕以無妄繫濟南走書報我觸暑馳視苦疾作辭還先生寄贈行三十韻詩春日晤保州重會薊門奉荅前詩廣五十韻一首詩有云甫定他鄉榻俄從上日觥自注先生以二月朔至又云每詢邛邑樹誰薦寢園櫻自注時在淸明是先生此年與子德會合及謁陵之時日也二月朔至保定一節譜亦失載元譜 穆案受祺堂詩集有雋年甯人先生又案江藩宋學淵源記謂天生於甲申乙酉間與先

生昌鋒刃間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是幷先生詩文集亦未之見也同都移寓公肅甥邸舍元譜穆案時公肅起補國史院修撰旋進祕書院侍講秋典試陝西四月出都至順德歷邯鄲返章邱與謝長吉對簿案始結元譜先生有與顏修來手札云夏初匆匆出都歉然之懷難以筆道想道履彌勝大業彌增令叔先生今在都門亦當聽鵲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弟久滯安德仰藉洪庇章邱一案已得小結雖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轉蓬恩息倦鳥知還九仞之功非仗婁侯不能終此一簣敢乞鼎致其詳在札中未緘以舟老正値文場不敢瀆札幷乞於試畢日道念小价王登往莊故另遣潘一廉其人謹愿望示回諭詳文於二十日後到廳更懇家報中速聞之至禱至禱赴大名歸途保定冬抵平原潘次耕來受學穆補　案遂初堂集補遺有己酉冬自淮陰抵

平京呈亭林先生六十韻詩詩末云汝野黃雲凍沂
山白草枯隻身經雨雪遠道涉崎嶇先生荅詩云蕭
蕭行李鴈飛秋是次耕以
冬初謁先生於平原也

十一月至都主申叔旆

又主謝方山重輝元譜方山名未詳穆案方山名重
輝德州人以父陞蔭官至刑部郎
中陞字伊晉萬歷丁未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
國初徵爲左柱國內院大學士卒謚清義宋牧仲李
湘北田山薑集中均有與方山酬倡之作趙飴山談
龍錄舉本朝詩人山左有九皆各有所就了無扶持
依傍而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詩其一漁洋詩話稱
其過鐃佛寺詩池北偶談又述方山言銀瓦寺古鏡
事又嘗序其所著杏村集曰去膚存骨去枝葉存老
幹眞賞甚稀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枉清碧其人定
相賞於弦指之外可謂推獎不遺餘力而臨淸汪灝
送方山告歸詩云眞得意時惟嘯咏不如人處是功
名蓋亦恬於進取者又案鶴徵錄潘次耕之試鴻博
也由左諭德盧琦及刑部主事謝重輝薦舉然則方

山學行亦約畧可見矣　先生有與顏修來札云老年臺既晉秩寅清而令兄復駿蜚東國凡在知己莫不欣忭弟有訟事未了尚缺叩賀兹有德州方山謝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爲內院濤義公之冢嗣嗣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儔匹屬以蔭職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昕夕對譚心所歸依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提命貴鄉才俊可爲後勁不佞弟言之畢也冬杪圖晤不悉　巾㦧穆案札云晉秩寅清者修來以中書舍人恭逢　聖祖臨雍加恩四氏遷禮部儀制司主事也云令兄駿蜚東國者修來兄光猷以是年秋領本省鄉薦也　是年次甥秉義中式順天舉人　執友王起田王思齡歿　元譜思齡里居出處無攷

是年詩有樓桑廟一首有事於欑宮一首贈李貢

士嘉一首邯鄲一首邢州一首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一首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受學一首徐譜案是年潘耒將讀書於婦翁王略家六月略卒十一月耒妻亦卒故耒去山陽適平原也時當已冬盡矣

有謁櫕宮文王起田墓志

九年庚戌五十八歲

四月往德州六月程正夫李紫瀾延先生於家講易至九月初講畢即以是月入都九日與朱錫鬯及嘉定陸翼王元輔在北平孫氏研山齋詳定所藏古碑

刻元譜謙案元輔號鞠隱經學湛深陶庵弟子學術志行不愧師門曝書亭集跋李龍眠九歌圖卷康熙庚戌九月九日偕崑山顧炎武甯人嘉定陸元輔翼王永平申涵光鳧孟嘉興譚吉璁舟石觀於宛平孫氏研山齋是年竹垞又有同紀處士映鍾杜太史鎮譚舍人兄吉璁集孫侍郎研山齋四律其弟三首尾句云齊東同首望最憶虎頭癡自注謂顧子炎武蓋研山一集之後即出都竹垞復有宴集而憶及之也

出都至曲周訪路安卿　歷河南至山西復回山東度歲　是年初刻日知錄八卷元譜徐譜案初刻八卷本有七七一條今刻本無見全謝山經史問答今刻本弟六卷有一條有錄無書是錄爲先生自定書則經後人刪潤也

長甥乾學登進士一甲三名元譜穆案是年公肅擢國子監祭酒　憺園集書錢糧論後曰舅氏亭林先生學博而識精於天文河渠禮樂兵農錢穀之故上下古

今洞悉原委數往來畿輔齊魯秦晉間旰衡時事間有所作錢糧論二篇至爲痛切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之儔匹也某昨歲對策謂須得公忠强幹之臣權萬物之有無計百姓之贏絀而爲之變通蓋寔本於先生之論 紹基按健庵對策云漢唐三代以帛爲租宋始用錢金章宗鑄銀曰承安寶貨公私迄今用之礦脈久閉海船已停民間之銀日耗而不生而上供者必以常額宋齊邱有言錢非耕桑所得以錢收稅是教民棄本逐末也此寔本於錢糧論

是年詩有述古一首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一首輓殷公子岳一首 元譜岳字伯巖一字宗山雞澤人有留耕草堂詩集 穆案池北偶談殷岳工五言古詩平生不解爲近體常爲睢寧令輒自罷歸

是年程正夫有贈先生序云東吳顧亭林先生今之大儒於書無所不讀習熟國家典制以至人情

物理淹貫會通折衷而守之卓乎爲經濟之學者也而失意於時君子惜之以故北游上國歷燕趙之墟上太行渡黃河出塞入關極秦晉之鄙折而留滯於齊魯間皆得周覽其名山將以擬太史公之故事乃每過吾州輒見訪如僑札之歡皋梁之托也爲余談說經史不憚娓娓或留信宿或浹月之經時然後乃去因見其著述之富汗牛充棟要皆崇正黜邪一軌於聖賢之微旨抽關啟鑰盡見其全其辯詳以覈其論典以要其思平寔以遠其義純粹以精本於經而不泥於昔聞原於史而不拘於成說多前賢所未明一旦自我發之者自漢唐以來諸賢林立觀其意思略與鄭康成王文中輩相彷彿皆能深造理窟立追大雅以斯文爲已任者也以視今之作者不啻奏黃鐘大呂於秋蟲響荅之前其鉅細不侔矣假使先生得時而駕爲當代柱石功業所至不過封侯而止其於闡先王之道以津逮將來爲天下後世之利且孰得孰失乎今年結夏於此與二三同人講易復得發其日

知錄一書觀之多攷古論世之學而其大旨在於
明經術扶王道爲之三歎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
此自亭林友峯蔓壑余老病荒忽書數語其後附
以不朽必欲東觀大海盡十洲三島之奇則有先
生所著之全書在非一朝一夕所得而卒業者矣
余不佞倘如豫之五爻疾而不死請得讀書養氣
十年之後文思少進爲先
生細論之康熙九年八月

是年爲路安鄉之舅氏王君國翰撰墓志銘

十五年辛亥五十九歲

從子洪善洪愼來省先生於都門　入都主原一甥
家　夏熊靑岳閣學欲薦先生佐修明史力辭之元譜
謙案靑岳名賜履字敬修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謚
文端又戊午荅潘次耕書云辛亥之夏孝感特簡相

招欲吾佐之修史吾荅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座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云云

出都歷忻州之靜樂平定州之盂縣至太原

元譜　穆案是年太原知府爲延津周令樹曝書亭集辛亥年春有送周郡丞令樹遷太原守詩是也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往崑山顧炎武爲令樹言唐宋人題名及詩多刻之古碑陰碑陰既滿往往闌入行間此獨以御製御書唐人無敢刻一字至宋始有題名碑陰及兩旁者而正文特完好云云按記作於明年壬子端午後三日所謂往者即此年事也令樹字計百順治乙未進士

爲太原守周計百令樹點定荀悅漢紀

穆補　遂初堂集代人作重刻漢紀序晉陽書肆之書漫不足觀民間又鮮藏本聞訪傳青主徵君於松莊案間見有荀氏書喜甚假以歸手自校讎往往與班書相出入蓋荀書雖據班書他所摭採尚多故頗存異同又有班書所未載者參得失廣異聞固覽本

志也後人每据班書以改此書而其誤彌甚宋槧嚴李氏已言印本多譌此本為明黃姬水所刻舛錯不少適顧亭林先生來為點定一過刊誤存疑遂為善本云云案次耕雙塔寺雅集詩序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里松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太守延津計百周君歲之初吉率子若壻屏騶從挈壺觴躬造於廬是訪青主者為郡守周令樹也又次耕太原守周令樹墓志云余布衣時嘗讀書太原署中則此敘即代周作也又九日同惠元龍家雙南兄登瑞光寺塔詩注辛亥九日同閻古古傅青主飲太原新寺是次耕以此年客太原周假書顧校書潘代作書序皆一時事也

十月交城令趙恆夫天羽邀與華亭陸集生慶臻上海蔡竹濤湘剪燭賦詩元譜謙案恆夫名天羽號古士休寧人人籍錢唐順治辛卯舉人由知縣丙陞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著有續表忠記音韻正譌寄園寄所寄萬青閣全集集生名慶臻金山衛人崇禎壬午舉人順

治八年揀選推官不赴游秦晉間晚始歸里著薺庵詩稿貧甚不克葬其親泣曰得墓田一笏營葬足矣故又號笏田竹濤名湘竹垞阮亭均與倡和後客死交城

是年詩有寄張文學弨時淮上有築隄之役一首

元譜案是年奏於淮揚界築翟家壩至十八年七月蔵功山陽寶應高郵江都四州縣河西諸湖涸出者招民佃之雙鴈一首夏日二首秋風行一首靜樂一首寄王高士錫闡一首

錫闡字寅旭一字昭冥號餘不亦號曉庵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精於歷算著有大歷統西歷啟蒙丁未歷稿推步交食測日小記三晨晷志圖解曉庵新法歷說歷策左右旋問荅諸書　穆案廣師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又案廣師所列不如之人十而見於詩文集者九獨與吳任臣交游之蹟無可攷見附識於此廣師云博聞強

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浙江仁和廩生福建莆田人已未試鴻博二等授檢討著有周禮大義禮通十國春秋山海經廣注等書魏冰叔稱當世著作有不可少之書三十國春秋其一也王偉今世說云吳志伊志行端慤博學深思兼精天官奇壬之術又精樂律嘗於市上見編鐘一枚曰此大呂鐘也後滌視款識果然 孟縣北藏山一首

十一年壬子六十歲

由山西至京主公肅甥從兄平庵甥徐履忱來省元譜

平庵名孝宏以貢選泰興縣訓導即武孝廉爾策之父 五月至濟南 八月入都仍主公肅甥 十月往德州元譜云舍甥 先生手蹟 昨奉叩未晤今擬於初四日扳駕一談俾弟亦得侍聆誨言至感至感弟在初旬內亦欲出都矣又一通

云五日前曾走叩未晤既台命諄諄不敢固强舍甥容另卜日奉候但弟日下即擬出都不得追陪一敘奈何奈何尚容趨別未悉又一通云前走叩未得面弟以十二三出都往德州此刻擬一造別并問貴鄉有旅伴可同行否退谷先生常問起居附及

穆案此三札以元譜推尋情事當在是時

由河南至山西元譜**與閻百詩若璩相遇於太原**徐譜案尚書古文疏證有壬子冬客太原與顧甯人論朱謀㙔水經注箋事

穆案潛研堂集閻先生傳康熙元年始游京師旋改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　又潛邱劄記有與先生論幽并營在禹貢九州外一條云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云云又曰吾與君所共游者非石嶺關以南乎潛邱生於崇禎九年丙子少先生二十三歲　松案潛邱補正日知錄凡四十一條復糾肇域志言晉穆侯至晉境不得至界休之非又言四遷不止於三江西三僅知其二說具載所著劄記

中然與劉超宗書言先生之書精且博與戴唐器書言讀顧氏音學五書心花怒生背汗浹出又言此地縉紳有如馬宛斯其人者文學中有如傅青主顧甯人其人者使後生小子感奮興起紹明古學直追金華嘉定諸先生之遺風其服膺先生至矣

度歲於靜樂　東和敏德來學元譜所載未詳其人　寓書潘次耕議撫吳江族子衍生為嗣　是年從子洪善鄉試中式舉人元譜　原一主順天鄉試韓元少出其門　有摭其取副榜不及漢軍者坐降級歸穆據有懷堂集補

潘稼堂贈先生六十壽序云吾師亭林先生負名世之資學貫天人而遭罹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顛沛岸

獄之下瀕危者數矣卒自全客游二十歲窮邊絕塞靡險不經而筋力不怠今六十矣精明彊固無減壯年徐譜

是年詩有讀李處士襄城紀事一首寄楊高士瑀一首謙案瑀字雪臣武進人著有飛樓集一百二十卷年七十餘卒　穆案虞師云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健庵雪臣七十壽序先生少日好立奇節既而厚自刻厲卒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歷律兵農之書出則與惲遜初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餘三十年齊祭器行一首題李先生矩亭一首謙案惠太史周惕李君墓表君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授河律令有能稱罷歸爲人和易恬退好

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尤精云云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自號植花竹購圖書崑山顧處士炎武聞源談易數歎曰今之管輅也　穆案此即先生戊申赴東手蹟所謂北李家也

瓠一首土門旅宿一首

謙案先生是年有與李武曾書云弟夏五出都仲秋復入年來蹤跡大抵在此將讀退谷先生之藏書如好音一見惠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錄已刻成樣本特寄上一部天末萬山中冀覽此如覿面也率爾不宣據手書墨蹟補入

穆案望雲樓帖又載與潘次耕手札云昨退翁見召午後趨往而太史公已行不得一晤幸致意明日有便酌可於晡時過我昏後遣騎送回此啟次耕賢弟炎武頓首以時攷之當在此年八月復入都門時也　又案周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云時同游者有炎武之弟子吳江潘耒記作於此年

端午後三日意次耕由太原入都冬乃南歸也故有與議立族子衍生之書

十二年癸丑六十一歲

正月由靜樂南歸至揚州元譜作由山西之山東據手札正說見後入都主公肅甥　四月至德州訂州志　返章邱桑家莊

八月游濟南元譜寓通志局穆據居易錄及手蹟補居易錄山東通志修於癸丑當事旣視爲具文秉筆者又鹵莽滅裂不諳掌故人物一門竟將曹縣李襄敏秉單縣秦襄毅紘沂州王恭簡景三鉅公姓名事實削去不存一字其餘可槩見矣時方伯施泰瞻天裔主其事聘吳郡顧炎武在局而不一是正可惜也　先生有與顏修來手札云弟今年寓跡半在歷下半在章邱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若貴省之志山川古跡稍爲删改其餘槪未經目雖拖素餐

之譏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令叔先生則眞魯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汝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爲良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東書西行爲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庵右銘一通並音學五書而葉呈敎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韋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爲之推廣其敎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率此附候不宣 穆案通志之役張稷若亦在局中見所作李織齋文鈔序李織齋者即先生譎觚十事所云樂安李象先也 十月自章邱至德州哭程正夫工部又聞從叔父穆庵及歸元恭訃設祭於桑家莊 入都得滇南報元譜是年朝議撤三藩兵衞 寄潘次耕書令族子衍生北上 在京度歲元譜 是年次甥秉義登進士一甲三名穆補 韓菼榜菼字元少號慕盧長洲人

是年詩有贈錢編修秉鐙一首元譜秉鐙字幼光後改名澄之字飲光宏光時客嘉善錢吏部仲馭家馬阮方興大獄逮捕諸清流飲光名亦在捕中乃變姓名逸去南都失守飲光走粵東妻孥盡死於震澤乃爲僧褏釋名西頑七年後始返故里編修蓋唐藩遙授者

穆案譜謂編修爲唐王遙授大誤穆嘗鈔得飲光所撰明末野史其永歷紀事篇載云永歷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義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秉鐙名在一弟二又一條云庚寅冬蒙臨軒特典改授庶吉士予出山陰嚴公起恆門公在上前極稱予有制誥才請改編修管制誥上頷之然則飲光乃桂王間關從龍之彥矣故先生詩曰斷煙愁竹泣蒼梧禿筆悽文來張海也　松案飲光於壬子冬入都館龔尚書鼎孳家見憺園集　謙案飲光嘗問易於漳浦黃先生撰田間易學又撰田間詩學以小序首句爲主采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於

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得　先妣忌日
香山劍南之神有藏山閣稿田間集
一首自章邱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一
首有歎一首哭歸高士四首　穆案微雲堂雜記顧
同里開元恭守鄉曲而甯人出游四方所至墾田
自給元恭嘗邀同社諸君子會於影園余以病不
果往元恭旋殁余以詩哭之又爲文祭之曰先王
道喪士習懦愞孔子有言必也狂狷歸奇顧怪翔
𧿹於一時之選漁獵子史貫穿經傳志高氣盛雄
傑魁岸翩游四方燕寒秦甸君獨閉門枯守筆硯
跅弛不羈俗人笑嫺抱太僕文
蒐羅拾攟胡忽隕亡逝如飛電
有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是年先生有荅李武曾書云黔中數千里所刻之
書幷十行之牘乃不久而達又得手報至方山所

而寄我於樓煩鴈門之間若頻陽至近天生至密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穆案受典堂集予德於壬子癸丑兩年俱在湖北發夏有得甯人先生書憾戴一韻人事之不齊有如此者可爲喟然一歎此書中有二條未得高明駁正輒乃自行簡舉容改後再呈且續錄又得六卷未必來者之不勝於今日也交城縣刻弟所正之七經誤字附上一紙比客維揚一頻能攝疾遠承注問拜謝附李來書云客春黔陽一緘春候想入記室自後驅車關塞不覺蹤年朔氣愁人每憶江鄉景物恨不能奮飛與先生共話鶯黃柳碧間也邇來道體何似肺病想不復作甚念之弟新正入都爲諸公所留遂下司動之榻屈指邗江繫纜又在來春爲耿耿耳所攜台札一一致到阮亭匆匆屬筆前貽錫邑物面致久矣君館於東撫君甚善也好風南來時惠遠音以慰翹切謙案武曾秋錦山房集序辛亥春從曹澹餘侍郎入黔朱竹垞江湖載酒集亦有寄武曾在貴竹金縷曲詞中有上己浮杯匆匆別句則武曾之往貴州是辛亥三月

茲書首云客春黔陽一札當指到黔之次年壬子而此書之發蓋在癸丑歲也兼得兩先生手翰故於今年並補錄之第以是年朱李兩家蹤跡就竹垞年譜證之與李書所云多不相符而元譜於先生今年亦未有揚州養痾之事其中如何舛迕未敢臆斷存之以俟續攷 穆案據元譜辛亥十月在交城令所此云交城縣所刻七經誤字知必在辛亥之後據此年寄修來札云又成日知錄八卷此云續錄又得六卷知必在此年之前先生上年於靜樂度歲故云寄我於樓煩鴈門之間比客維揚則作復書之地也然則此札必在癸丑春首竟由靜樂南征元譜誤云之山東耳若是年一札則與先生書前後俱不相應知者先生既以著書相寄不容更無一語相復又漁洋以壬子夏典試四川差旋遂奉母夫人諱家居此有阮亭匆匆屬筆之語札必不作於癸丑更無疑也此札或前或後不敢遽定然考健庵李分虎詩集序曰長水李斯年武曾分虎三兄弟俱淵雅負雋才俱好遠游六

七年前斯年游粤東武曾游黔中而分虎尤越在萬里外在五溪六詔間旣念家有老母日南大末不可以久居則由金齒歷貴筑從其仲兄武曾閒關跋涉以歸蓋歸甫踰時而西南之變作矣吳逆以十三年正月反而先生丙辰冬有與分虎詩曰李生符自南中歸檇李三年矣則武曾之歸當在此年冬盡札首又有此後驅車關塞不覺蹤年朔氣愁人云云似是自黔歸後又作西北之游意此札亦當在乙卯丙辰間也車君因先生書有比客維揚語李書有邗江繫纜語遂誤仞爲來書耳曹澹餘侍郎者安邱曹申吉也康熙十年由兵部侍郎授貴州巡撫吳三桂反申吉從賊後不知所終或云三桂疑而殲之矣　又案頭借得良年秋錦山房集共子淵借讀云云是編卽以行止出處爲卷次蓋仍然編年也癸丑歲九友詩其弟二首爲懷崑山顧甯人炎武尾句云昨者日知錄寄我楚南峯確係歲壬子也春杪有聞斯年兄從嶺南歸營草堂於長水東村相見當在今臘詩又二月中得

分虎自滇中寄詩有云約東琴書好歸去莫令又
過菊花時歸遂與分虎舟中夜坐共話家園詩有
云武陵烟霞照江濱人家茅屋秋雲裏則於晚秋
道出湖南也此年蹤跡合之健庵詩序無不一一
符合次年甲寅家居有家讌及同人游宴諸作次
年乙卯歷游邗上滁州懷遠龍山諸人處所謂自後
驅車關塞不覺踰年也此後或家居或暫出游以
未遠涉故詩亦不詳其借健庵宮坊集錢遵王述
古堂及立齋園居落成招飲諸作則丁巳後徐氏
兄弟居憂時事然則此札必在戊午則應詔北上後
無疑時漁洋已服闋改官翰林竹垞亦被薦入都
與札中云云又一一符合也據知客春云者特回
憶往事非孤指作札之前一年而先生之札及貽
竹垞物何由得艮年攜來此間情事則不可臆推
矣艮年初襲虞姓名兆潢又名法遠後復姓名李
艮年字武曾號秋錦嘉興人生於崇禎六年癸酉
少先生
二十歲

十三年甲寅六十二歲

正月出京由易州往汾州　四月至德州回濟南

度歲於桑家莊 元譜

是年詩有廣昌道中二首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

一首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一首 元譜謙案庭字季子汾陽人青主弟子　穆案戴東原修汾州志庭父名遇春崇禎戊辰進士由聊城知縣擢戶部主事庭自李自成之亂遂與弟同並隱居講學庭於易詩春秋論語大學孟子皆有論著又曰顧炎武其學上繼漢唐攷核之儒其金石文字記所載大相里齊天保三年相里寺碑郭社村唐乾封二年郭君碑文侯村唐上元三年任君碑小相里唐相里瑞碑一承晉天福五年相里金碑皆身至其地摹拓者詠史

二首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徂謝一首過矩亭一首潘次耕南歸寄示一首子房一首刈禾長白山下一首歲暮一首

十四年乙卯六十三歲

從子洪善來省於章邱　赴濟陽訪張稷若　往德州送程工部葬　八月自山東歷河南抵山西之祁縣主戴楓仲廷栻家元譜楓仲名廷栻祁縣人家多藏書及法書名畫著有半可集與傳青主王漁洋友善謙案竹南漫錄楓仲博學好古所居丹楓閣上圖書鼎彝羅列左右人方之倪迂清閟楓仲爲築室祁之南山穆據受祺堂集答戴楓仲見懷詩注補詩云漢室聞

遺老君爲築草亭自注顧亭林將起山堂祁之南山戴力任之先生因之置書堂焉穆據蒿庵集及竹垞詩話補蒿庵自敘墓志所著有儀禮鄭注句讀遇崑山顧甯人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靜志居詩話甯人於山西營書院一區盡取家中所藏十四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實錄一插籤於架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　穆案先生又嘗欲作書堂於西河之介休聚天下之書藏之以貽後之學者見健庵兄弟徵書啓

十月六日張帝臣某及張又南雲翼過訪元譜帝臣無玹又南名雲翼咸寧人靖逆侯甘肅提督勇之長子以父廕官大理寺卿是年春平涼王輔臣反三月輔臣函大將軍符劄招勇勇斬其使命長子雲翼赴京首奏勇得晉侯爵閏五月大破賊於鞏昌收復寗州等衛之陷賊者亂遂平勇喜與賢士大夫延接同里若李中孚王山史李子德咸與之爲忘分交謙案先生

著左傳杜解補正三卷又南捐貲刻之　穆案衍生嘗寫歷代宅京記一部贈靖逆侯其時又有已襲爵矣

納妾於靜樂元譜先生辛亥在太原遇傅靑主診先生脈云尚可得子至是因納妾

是年公肅改翰林院學士原一復元官穆補彥和時官中允

是年詩有兒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松江之役一首元譜案康熙十年二月江蘇巡撫馬祐奏濬劉家河五千一百八十丈十二月委蘇松常道參議韓佐周及蘇松二府同知通判師佐王永熙周祚昌等董濬吳淞江一萬四百九十一丈各於海口置閘其經費則奏准留蘇松常三府漕折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充費同藩司慕天顏檄行所屬督理是年九月崑山知縣董正位申詳開濬瓦浦凡三十

六里是月興工至十二年五月訖工邑諸生朱青以歲旱請於巡撫浚注浦自刁家橋東出吳淞民賴其利改注浦曰朱浦詩中有云那聞父老復愁兵秦關楚塞方酣戰者是歲以耿吳二逆之故天下騷然所在多不靖云

閏五月十日二首

還張貢士爾岐一首

送程工部葬一首

寄路舍人三首

孫徵君葬於夏峯時僑寓太原不獲執紼一首

元譜案李徵君年譜乙卯冬顧甯人書來甯人自癸卯盩厔別後雖足迹遍天下而音問時寄是時徵君流寓富平寄書畧云先生龍德而隱確乎不拔眞吾道所倚爲長城同人所望爲山斗者也今講學之士其篤信而深造者推先生異日九疇之訪丹書之受必有可以贊後王而啟來學者𠜾聞卜築平陽管幼安復見於茲弟將策蹇渭上一敘渴悰也

是年撰陳鼎和墓志

十五年丙辰六十四歲

正月自山西之山東　二月入都主原一甥元譜穆案原一時官右贊善餘集有與潘次耕札云原一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趨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免　三月回山東　五月入都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原一具酒稱祝　秋至薊州仍入都　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弟五妹徐太夫人訃到二十七日成服越二日設奠　命撫子衍生北上並寓書湖州沈允

斌三曾沈度汪涵昆季附其家眷舟至京元譜謙案沈度汪名涵一字心齋歸安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閣學一統志稱其督學福建時試士公明雖勛貴請託弗許所拔皆名宿以朱子分年讀書法課士士習爲之丕變秩滿去閩人搆淸若書院祀之允斌未攷　穆案康熙丙辰進士履歷便覽沈三曾允斌丙午年生歸安籍烏程人壬子十二名會試三十六名二甲二名欽選淸書庶吉士戊午授編修沈涵度汪丁酉年生歸安人乙卯五名會試十七名二甲三名欽選淸書庶吉士戊午授編修三代同蓋胞兄弟也以生年核之度汪是年二十歲允斌若生於丙午纔十一歲耳丙子殆甲子之誤是時年二十三也然試年多不足據如下顧洪善生於崇禎壬午而履歷作戊子則減六歲也　又案康熙十八年己未會試允斌度汪皆充同考

在京度歲　是年

從子洪善成進士元譜改中書穆補康熙丙辰進士履歷便覽顧洪善字達夫

戊子年正月十六日生崑山人壬子十四名舉人會試十二名二甲十六名　先生有手札云歲云莫矣衍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商訂風雅否此間殊覺總總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姪寓中度節肇域記想已閱畢幸付下此啓以元譜敘之知必在是時蓋因徐氏居憂故於成服之日卽移至達夫寓中也

從子洪愼得子於崑命名世樞字之曰榮緒後更名宏佐字復呂立爲殤子詒穀後元譜崑新合志宏佐年十三補松江府庠生長洲何焯跋其文勉以繩武年未二十病瘵卒　健庵立孫議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愼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禰也先生卽有子而殤殤不立後盍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予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

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庵公繼禰之宗也夢庵公有子未昏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衰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庵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璐公之子於賓璐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璐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唯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荀氏潁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爲宗緒不絕若昆弟以緣者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爲礙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

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庾純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無改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庾純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寤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予故詳論之以告吾毋黨云甥徐乾學謹議　謙案先生與李霖瞻書猶子衍生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巖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云云所抱者即洪愼之子宏佐本先生立爲殤子詒穀之後先生之治命也而衍生立爲子亦先生初意且相隨五六年並爲之授室以至於視含飯恩義亦非泛常乃稽其家譜立爲先生後者別名洪端又不詳洪瑞之所出豈先生旣歿家人乃斥退衍生復爲立洪瑞邪抑

洪瑞即衍生之改名邪均不可攷矣穆案洪瑞蓋衍生之譜名歷代宅京記後有衍生跋云先府君著書俱有自序茲編告成最晚甫脫稿府君捐館徐相國遣人取去自念雲泥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後始獲檢還不肖衍生泣血誌案立齋以康熙二十九年九月致仕歸里距先生之歿已九年又元和顧廣圻家藏先生著書目錄衍生手蹟也跋云歲丙子不肖衍生於舊簏中檢得此本讀之泫然因追想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云云丙子爲康熙三十五年丁亥爲康熙四十六年距先生之歿二十六年矣康熙壬戌衍生年十七至康熙丁亥衍生年四十有三矣抱業稱孤曾無異說豈有家人斥退之理得此二證

卓君之疑可渙然釋矣

是年詩有漢三君詩三首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四首簷下雀一首元譜蓋居徐氏寓邸時作

薊門送子德歸關中一首徐譜子德蓋自先生詩獄事畢至此年重至京師

寄李生符一首徐譜符字分虎良年之弟

作日知錄自序與戴耘野書徐譜戴笠初名鼎立字則之更名笠字耘野又字曼公吳江人潘稼堂之師

先生是年有與黃太沖書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迹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兩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

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恆自改竄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備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謙案此書不載集中茲從黎洲所著思舊錄中補入　穆案梨洲生於萬歷三十八年庚戌長先生三歲　陳萬兩君者陳介眉錫嘏定海人以是年成進士入翰林萬謂季野先生時客健庵尚書家　又車君於辛丑下案云先生丙辰歲與黃太沖書是年曾至武林並未渡江而元譜乃謂抵紹興謁禹陵未知何據然先生實有謁禹陵宋六陵諸詩又似親履其地者不敢强解闕疑可也許瀚案娥江在紹興東嵊縣未渡娥

江非未渡錢塘江固無害其抵紹興謁禹陵也此言一至武林者猶言一至浙江耳卽東至紹興仍可說一至武林也

十六年丁巳六十五歲

正月與甥原一彥和公肅話別於天甯寺元譜穆案寺在廣甯門外 二月至昌平六謁天壽山及懷宗欑宮是行也與王山史偕 四月出都十三日至德州見撫子衍生及衍生之師李旣足雲霑於張簡可家元譜先三日衍生及師李旣足附沈度汪家眷至德州將入都先生預留書張簡可家止之至是相見行父子禮謙案張簡可未攷穆案自此以下皆衍生所親見故記述頗詳 訪李霖瞻浹李星

來源元譜霖瞻名浹號陶庵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延慶知州芮城知縣潘次耕陶庵詩序先生雅慕靖節爲人築一室曰陶庵日哦其中　是月二十一日自德州至鄭家口二十四日抵曲周主路安卿家祀先於旅寓　五月七日移寓曲周之增福廟元譜主僧名晏如時當塗令賀宣三應旌亦寓廟中延旣足暫留課子卽去之山西道汾州之介休霍州之靈石　九月入陜主王山史家穆補訂王山史山志丁巳秋九月初三日亭林人關主於予家將同作買山之計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曰聞顧甯人先生已抵山居甯人命世宿儒道篤儼然非無所期而至止關學不振已久斯其爲大興之日邪予復之曰弟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甯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厲駑鈍收效桑榆云云　受祺堂集有承問甯人先生中

秋抵華下阻雨尙稽省視悵然有作四首又詣華陰時甯人先生未至一宿而行二首元譜記先生冬入陝十一月始訪山史於華陰以王李所記核之知譜誤也蓋衍生雖南來尙留德州未隨行故所記稍差耳

訪李中孚於富平東南軍砦之北元譜李徵君年譜甯人自山右來訪密邇徵君時至臥室盤桓語必達旦案徵君年譜系此則於丙辰冬攷衍生元譜丙辰年未嘗入秦其至富平實系丁巳當時衍生已隨侍往來應無誤記李譜或偶譌耳**李子德來迎因過所居月明山下登堂拜母**徐譜山在富平縣東北七十五里子德居於山下　穆案受祺堂集邑里絕句詩注頻山亦名月明山　**十一月游太華重訪山史於華陰**穆訂**復回山西度歲於太原之祁縣**　**是歲從子洪愼舉次子先生名之曰世棠字曰思召**元譜

此下日卽寄書從弟子嚴欲立世樞爲殤子詒穀後並屬達夫致詞　謙案崑新合志世棠以諸生入太學喜蒐羅先世手澤以長子炯詩爲宏佐後構遺清堂貯從祖炎武遺書俾世守焉

嫁妾於李又泉

元譜先生規友人書云於靜樂買一妾立嗣議定卽出而嫁之李又泉無攷　穆案餘集有與潘次耕札云去秋已遺祁縣之妾以時考之去秋卽指此年或靜樂所買之妾乃祁縣之妾祁縣人邪日知錄月食條下有云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疑又泉卽鱸之字矣

是年詩有有事於欑宮一首贈貫太監宗一首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一首郭林宗墓一首介休一首介之推祠一首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一首河上一首　案丙辰年叛將王輔臣踞陝西之龍駒砦斷商雒南

路旋復引川寇犯通渭是年輔臣爲大將軍圖海所敗　朝命招撫乃卒衆降而賊黨吳之茂寇秦州十二月　朝命建輝將軍吳丹畧地華商副都統佟舒運敗賊於峻嶺復山陽縣故詩有去年方鬬爭掘濠守　朝那云云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一首過李子德四首**徐譜案鶴徵錄云天生與亭林竹垞暨而長於亘年二歲雖在客所及私寓無或亂者故詩云及門初拜母讓齒忝爲兄穆案受祺堂集有甯人先生肎訪山村畱宿見贈四詩用韻奉答四首　**阜帽一首朵芝一首寄李生雲霑一首**

有莕會庭聞書元譜庭聞名畹初名傳燈字都舉人弟名傳燦字青藜皆駿雄自命有雙丁之目　**作華陰王氏宗祠記**

十七年六十六歲

春由太原入關中富平令郭九芝傳芳元譜大同人穆案陝西人通志令長名宦郭傳芳字九芝大同威遠衛人由選貢授咸寧縣佐攝郃陽長安篆俱有聲遷富平知縣滇逆之變涼寇竊發傳芳偵賊將入境乘霧擣巢斬獲有功時軍書旁午傳芳轉輸有法民不告勞又受祺堂集與九芝詩至多九芝之一字獻素明年升任達州迎先生於二十里外元譜

穆案餘集先生有與潘次耕書曰頻陽令郭公既迎中孚而僑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而天生遂欲爲我買田結婚之計雖未可必然中心願之矣又受祺堂集有陳情歸賦雲中曲呈郭明府詩曰晨起呼童秣吾馬爲公親介初度觴前年是日杯相屬左有東吳右二曲自注謂甯人先生中孚家兄正此年秋事又云今此二妙跡稍遠太原徵君聲光續自注時迎青主傳先生至案明年先生出

游嵩少冬仲始旋關中故云跡稍遠而九芝又迴青主入關信乎好賢之篤矣　閏三月遣子德家人至曲周接衍生及既足期會於富平軍砦李中孚家　四月朔九芝邀先生至署寓南庵旋移寓朱公子樹滋齋中元譜樹滋字長源故宜府巡撫都御史之馮子長齋繡佛以終其身與既足次弟故友遺詩元譜　穆案尚書古文疏證卷八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甯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

時　朝議以纂修明史特開博學宏儒科徵舉海內名儒官為資送以是年冬齊集都門候試先生同邑葉訒庵閣學及長洲韓慕廬侍講欲以先生名應薦

已而知先生志不可屈乃已於是先生絶迹不至都中元譜　穆案已未詞科錄賈崧按葉訒庵侍郎欲舉亭林亭林固辭致書者三遂不列薦剡常熟吳龍錫有詩云終南山下草連天种放猶慚古史筌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惟有顧圭年

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來聘往蘭州堅辭之元譜張靖逆時提督蘭州潼商道胡淯庵戴仁來訪欲聘至署亦辭不往元譜何淯庵未詳穆案何乃胡譌陝西通志分巡潼商道有胡戴仁北直容城人康熙十四年以參議任過同州之華陰達華州止吏目王二華爾謙署元譜爾謙常熟人

是年詩有春雨一首寄同時二三處士被薦者一

首井中心史歌一首夏日一首元譜時秦隴苦旱 梓潼篇一首和王山史燕中對菊一首關中雜詩五首過朝邑王處士建常一首元譜建常字仲復郃州長武人居河渭之間早棄帖括以著述自娛著有律呂圖說二卷

有荅潘次耕書與李湘北書元譜湘北名天馥合肥籍永城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定著有容齋集 徐譜湘北時官內閣學士子德之舉鴻博是湘北所薦故先生為子德致書與李星來書荅李紫瀾書與友人辭往教書荅李子德書與友人書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四

後學平定張穆編

十八年己未六十七歲

正月往延安抵同官縣拜寇公墓元譜 穆案寇公名愼字永修同官人墓在縣東南義興原餘集有寇公墓志曰天啟六年寇公爲蘇州知府炎武年十四以童子試見公被一言之獎於今五十有四年而始得至同官拜公於墓下**旋攜衍生移寓華下山史所構新齋**元譜案先生關中雜詩弟五首自注云山史新構小齋將延余往 又元譜是年二月攜衍生往華陰主王山史家而先生與從子書則謂新正已移至華下據正 穆案受祺堂集有題無異先生顧廬二首序曰無異先生初輯是廬學易其中因以顏之顧亭林先生至華下借居之亭林

先生既放山翁改署今名李生見而哀之且多山翁之敎夙好也爲詩紀寔云爾然則所構新齋卽山史之讀易廬矣

先是山史以朱子於淳熙乙巳嘗祿華州雲臺觀欲爲建祠堂兼營書院以居先生因邀入山史家

元譜　先生與從子書云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寔與他省不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　餘集有與潘次耕札曰朱子祠堂山史但能割地耳經營之事吾將一身任之穆棻祠堂於辛酉夏始落成書院則當因山史南游故未竟其業故先生與李中孚書曰不欲再起書院蓋不欲借祠堂之名自營菟裘也受祺堂集有奉先生詩曰會論徽祀虛籩豆許傍新宮自築堂自注先生有約居雲臺觀朱子祠內　徐譜是年李子德

自京師還潞稼堂贈詩有云吾師顧亭林名德今第一停車華山陽與君等膠漆又云吾師築書堂髣髴近前梧雲蓋紫陽祠氣象甚宏豁見君樂難支管席諒不割謂先生在華陰時事也　三月出關作嵩少之游　元譜　穆案金石文字記開母廟石闗記今在嵩山啟母廟南歲層維協洽暮春余親至廟下視此石闕云云又有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云在登封縣中岳廟南百餘步又有少室神道石闕銘云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里　四月至曲周旋由河南抵汾州　馬右實嗣光挈甘肅道欲挈姊氏赴任時右實已患病止之弗聽　元譜嗣光無攷　穆案順治丙戌進士履歷便覽馬嗣光榜名剛字右實睢州人工部觀政授北直廣平知縣丁亥調湖廣辰溪知縣戊子本省同考庚寅考察己亥補江南懷寧知縣戊申升吏部驗封司主事庚戌會試同考本年升稽勳司員外郎奉

旨改名又庚戌同考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馬剛裕三河南籍山東臨朐人又順治十八年縉紳懷寍知縣馬剛孚朐河南睢州人又受祺堂集有送馬右實吏部分巡肅州詩時子德應鴻博試在京師也

長洲毛錦銜今鳳來受業　奠王式吾及平陽王九如（元譜二人俱無攷）　十一月回華陰　十二月二十七日張又南廷尉夜半造訪　是年葉訒庵閣學充明史館總裁欲招先生入史局復力御之（元譜）　公肅甥二月　召監修明史九月赴闕（穆補）

是年詩有寄子嚴一首寄次耕一首次耕書來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一首雲臺觀一首西鵶

路一首維陽一首嵩山會善寺一首少林寺一首嵩山一首測景臺一首謙案潘耒游中嶽記告城鎮卽古之陽城也周公卜洛立表測景以此爲地中今有測景臺存焉臺高五丈縱廣三丈形體正方而缺其北面十之二三以懸壺滴漏當缺處鋪平石一行於地其長視臺之高廣可二丈許刻水道其上以承壺漏視水所至以定時俗謂之量天尺規制古樸思理精微非周公不能作臺南一石高丈許上立一表其長八尺是謂土圭此唐儀鳳中所立見杜氏通典卓太傅祠一首梁園一首海上一首五嶽一首贈張力臣一首元譜時力臣北游子德西歸省吾於汾州天甯寺一首穆案汾州志李因篤與崑山顧炎武太原閻若璩皆以博古精考核爲學者推重其至汾陽因顧炎武游汾時取道而來也寄

次耕四首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一首

作寇公墓志銘爲吳江朱處士明德作廣宋遺民錄序 元譜明德字不遠隱居爛溪之濱少治經義有聲別著句吳外史編記鼎革時事甚悉

書太虛山人象象譚後與潘次耕書與公肅甥書與葉訒庵書與史館諸君書荅湯荆峴書 元譜案文正謝病里居時先生曾以書通問既開局修明史文正分編太祖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以書來詢荅之如此謙案湯子遺書內載有荅先生書一通穆案受祺堂集有與湯荆峴詩云東吳披裘翁足跡天下徧掉臂淩遠皋惟公接游燕

與人書二十二 元譜案崇禎宮在登封縣北嵩

陽書院之旁井叔氏葉名封武昌人順治丁亥進士康熙中授延平推官改知登封舉鴻博報罷入爲兵馬指揮介石氏耿名介順治壬辰進士登封人康熙十八年以兵備副使家居講學時登封令爲長洲張塤此書疑張於未竟工時以書相質故荅之如此其明年工竣湯文正公爲作嵩陽書院記

十九年庚申六十八歲

元旦作一聯云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以明神宗光宗俱崩於萬歷庚申也

正月至富平　二月先生仲姊訃至問二日成服設祭　三月山西醝使曾章山寅致餽元譜穆案寅江西清江

人康熙癸丑翰林　四月山史有諸母卒爲議服及葬祭之禮　五月送馬右實喪出關既足附之南歸　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富平令郭九芝將親來致祝力止之

華陰令遲屛萬維城造訪因與謀建朱子祠堂事遲欣然捐俸爲倡元譜　穆案屛萬又字閶生受祺堂集有贈華陰遲明府屛萬詩云雲臺樹接紫陽祠適館陶潛附一枝隔代虛傳提舉祿新宮兼致草堂貲正謂此事次句自注謂甯人先生又寄荅孟謀嶽麓詩注朱祠倡於遲明府成於董明府董號裕庵　又陝西通志遲維城廣甯人康熙十九年任華陰令歷任五載嚴禁刁風獎拔善類建朱子祠堂春秋奉祀　十月攜衍生往汾州之陽城里訪前中尉朱敏泘元譜　穆案汾州志有朱敏藩字龍

澤慶成府鎮國將軍李自成之亂罵賊死敏汧當即其兄弟行志既錄先生詩於藝文乃不詳敏汧出處何也陽城里在縣東南十里

汾州守周西水于漆延請入署 元譜 穆案汾州志于漆江浦拔貢 十一月元配王安人卒於崑山訃至次日出署十一日成服設祭逢七祭奠焚帛如常儀 虔蔵於王位沖德元中翰家 元譜 穆案汾州志王德元汾陽人由貢官兵部職方司主事 是年公請擢左都御史原一以贊善充明史館總裁 穆補

是年詩有送康文學乃心歸郃陽一首 元譜乃心字太乙郃陽人漁洋奉使祭告西岳游慈恩寺見太乙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亟稱之康以此得名學使陸儼庭

德元拔之充貢是科以第五人冠其經長安語云關中二李不如一康著有莘野集友人來

座中口占二絕二首送李生雲霑南歸寄戴笠王

錫闓二高士二首訓族子湄一首元譜湄字伊人太倉人著有水鄉集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傳一首元譜鶴齡字長孺吳江諸生甲申後自號愚庵絕意仕進專心經學以朱子掊擊小序太過乃集諸家說疏通序義為毛詩通義以蔡氏釋書未精撰尚書埤傳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左日鈔自注詩文曰愚庵小集又注杜工部李義山詩與先生及同里陳啟源相友善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一首元譜侍御字子木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東莞知縣行取遷河南道御史華下有懷顧推

官一首華陰古蹟二首悼亡五首穆案詩有云送汝黃泉六歲孫謂世樞也世樞以丙辰生至明年送殯入葬六歲矣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

中尉敏浮家祭畢而飲三首

有音學五書後序荅王山史書荅王仲復書穆案王山史山志王仲復司寇心一公之從子也其學一以考亭爲師持躬處物悉有矩矱昔司寇爲逆黨誣害追贓仲復先君舉橐助之故仲復長而家貧遭亂棄諸生潑迹渭濱教授生徒足不入城市關西高蹈當推獨步庚申春予治先君側室張氏之喪雖其出也微念至孝苦節五十六年意不忍薄爲之加禮緦以從事時亭林已在予家仲復貽書亭林謂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爲時予事已舉未之能從然不敢忘好友之規也元譜謙嘗以此事質之李中孚太史兆洛太史曰王山

史幼嗣叔父其本生父母俱存共父攜之入都詳見山史集中兩書未具原始幾若山史爲撫於張氏者如此則有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之服豈僅以祖免從事乎後人有以此義駁先生者然書稱諸母固非慈母比也特以少申數語致啟羣疑耳

與友人辭祝書與王山史書元譜案是時山史客游於外先生從山右寄書復張又南書與毛錦銜書與公肅甥書與王虹友書元譜虹友名攄號汲園廩監生太常時敏第七子荅公肅甥書元譜以上三書疑皆庚申在華陰時作時三藩扇動秦隴間轍輪旁午故於公肅書中詳及時事

二十年辛酉六十九歲

二月望先生去汾州元譜去汾州日別劉學使梅汾州太守周西水于漆州司馬黃

伯華貢驥　穆案劉梅字訓夫故城人順治戊戌進士貢驥福建龍溪生員時官汾州通判往曲沃至解州運城元譜　穆案運城在鹽池北路郵鹽運使黃菉園斐來會元譜　穆案斐浙江鄞縣人康熙庚戌翰林與健庵同年憺園集有送黃菉園視鹽河東詩晦日往蒼郎延先生入署　四月五日菉園丁內艱先生入弔畢旋出署攜衍生入關至華陰訪山史山史先生於二月南游吳越遂出菉園之餽濟成朱子祠堂　七月既足自南來　八月二日自華陰假褒至山西由運城抵曲沃縣縣令熊耐徒僎聞先生至命輿至候馬驛相迎入城寓元帝廟元譜　穆案曲沃志熊僎江西新淦

人進士康熙十八年任進士履歷便覽僎字匪莪清江人順治己亥進士侯馬驛在縣西南三十里

十一日先生患歐瀉十八日既足得其父母凶問星夜馳歸　九月移寓上坡韓氏鏡家十月又移寓下坡韓村韓旬公宣之宜園元譜　穆案進士履歷便覽韓宣又字裕齋康熙己未進士曲沃志韓村在縣南五里之韓河里許齊燕韓旬公傳曰吾師顧甯人先生江左大儒千里造訪挾圖書子僕館之宜園顧歿先生視含斂撫幼子收其四方遺貲走書告其家并維持還里穆又聞曲沃人云先生館于宜園之白石樓望後病稍減元譜　穆案受祺堂集有亭林先生寓曲沃臥病小愈走書相問即遣使起居奉詩五首為衍生議婚靳氏元譜　穆案曲沃靳氏為漢靳彊之裔代有名人世居縣東北二十五里之曲村媒四人廣東道仇君昌

祚義學師衛處士蒿縣令熊君僎貳尹徐君嘉霖譜元

穆案曲沃志呂祚字振先朔賢里人初以恩貢授郎陽通判遷潮州府同知將抵潮聞總兵劉進忠叛急返程鄉爲邏者所獲逼受僞職昌祚引錐自刺餓十二日賊遣黨來視終不發一言以痞報賊意少解羈賊巢者三年潮平得旨從優議敘授惠潮兵備道旋以艱歸蒿字匪莪初名麟貞字端鳴以居母喪易今名字與汾陽曹良直太原傅山友善晚年闢絳山書院教授其中人稱絳山先生嘉霖嘉興人

是年詩有寄題貞孝墓後四柿一首贈衛處士蒿一首訓李子德一首

穆案訓子德詩據子德哭先生詩注當在明年正月易簀之日集本於寄題貞孝墓後四柿題下已注云重光作噩此題下復注歲陽歲名知是誤也因贈毛錦銜一首未知當在何時故仍類次於此

贈毛錦銜一首

有朱子祠堂上梁文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歲

正月四日旬公設宴會賓友八日先生早起將答賀熊令及諸官紳上馬失足墜地疾作竟日夜歐瀉不止初九日丑刻捐館韓熊仇衞徐郭諸君爲經紀棺斂并典邑人秦氏之室停柩其中元譜云一不肖衍生煢煢孑立侍奉而已年雖十七目未經此大事賴韓熊仇衞徐郭諸公經紀棺椁含斂並典秦氏之室停柩而不肖廬焉穆案郭名未詳

三月先生從弟巖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歸元譜　穆案王山史山志辛酉秋予至嘉興訪曹秋岳司農相見即致悼亭林之歿爲文獻之惜予

日亭林無恙尚在予家予來時亭林亦有山西之行秋岳且驚且喜逾年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閻百詩手札云亭林於初春殁於曲沃予爲位而哭之慟秋予西歸取道揚州將往崑山過淮安見張力臣云亭林之柩尚未歸不知何以淹滯於彼深以不獲撫柩一哭爲憾又怪亭林未殁江南何以遽有此問儼管偶記謬下沾徐

葬於司馬賜塋東偏嗣父仲遂府君之昭位元譜終七後不肯入關取向所寄各姓處書籍嗣人雲叔於三月望前抵曲沃簡閱遺書文稿二十四日衍從關中旋沃同居喪次所有遺書文夯皆攜往都中致之健庵立齋兩表兄及汝嘉兄衍泰爲之後曾不得一寓目焉慟哉惜哉　謙案塋在崑山六保尚書浦爲五圖嗚字圩計三十八畝三分六釐

門人潘耒爲之表元譜　穆案此文遂初堂集不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奉

旨顧炎武准其入祀崑山鄉賢祠禮部謹題為題請入祀鄉賢事禮科抄

出江蘇巡撫會同江蘇學政疏稱崑山縣先儒顧炎武砥礪廉隅匡扶名教題請入祀鄉賢祠造具事實冊結具題請　旨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議得定例各省舉報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詳覈於歲底彙題又崇祀名宦鄉賢應確核事蹟倘名實不能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並無實跡者即行指駁等語今查該省送事實冊內開已故江蘇崑山縣先儒顧炎武植躬清峻砥行端方講求經世之學歷覽天下府州縣志及歷代奏疏文集復周流西北偏行邊塞得之目驗成一百二十卷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有一百卷曰肇域志又著有音學五書考古功深斟酌允當其餘所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五經同異三冊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石經考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求古錄一卷吳才老韻補正一卷二十一史表十卷歷代宅京記二十卷昌平

山水記二卷十九陵圖志六卷萬歲山考一卷岱岳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茀錄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其他雜著不可枚舉所有顧炎武題請入祀鄉賢之處係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鄉賢祠再此本向歸彙題台併聲明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穆案先生著書之可攷者曰知錄三十二卷衍生云潘稼堂先生攜至閩中同汪晦庵先生刻 四庫書收入子部雜家類三有提要一篇 案坊間有大小二版本又有嘉定黃汝成集釋本云曾得潘次耕刪飾元袟許瀚案吳縣王亮生藏一抄本黃曾借校其本乃未經清刪者耳瀚親見之 補遺四卷有袖珍本 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統名音學五

書衍生云五書刻於淮上後爲張力臣鬻於安溪李公　案潘稼堂有訪顧亭林先生遺書不得詩序言音學五書刻於淮浦張力臣家力臣亡其子以板質於人不可復問則以爲力臣鬻之者誣也　四庫書收入經部小學類三有提要五篇**五經同異三卷**本有常熟蔣氏刻衍生書目無**左傳杜解補正三卷**衍生云爾憲張又南先生捐貲刻四庫書收入經部春秋類四有提要一篇**九經誤字一卷**四庫書收入經部五經總義類有提要一篇**五經攷一卷**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二有提要一篇**求古錄一卷**衍生書目無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三有提要一篇彭文勤知聖道齋集有跋尾**金石文字記六卷**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二有提要二篇竹垞有辯金石文字記一條見徐健庵日下舊聞攷序**韻補正一卷**衍生書目作二卷　四庫全書收入經部小學類三有提要一篇**昌平山水**

記二卷文集六卷養新錄顧甯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甯人手鈔之意欲採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仞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則次耕已覺其謬矣詩集五卷衍生云已上七種潘稼堂先生捐貲刻譎觚一卷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有提要一篇顧氏譜系攷一卷衍生云已上二種潘稼堂刻譜系攷作顧氏譜略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有四川龍氏聚珍版本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一有提要一篇歷代宅京記二十卷四庫書目歷代下有帝王二字收入史部地理類十一蘇州府志云一作歷代都城宮闕攷二十一卷九陵圖志六卷徐譜案潘稼堂先生詩注云有昌平山水等圖當即此書萬歲山攷一卷肇域記一百卷記一作志嚴杰云肇域志手稾今存仁和許周士土

政家蠅頭小楷一筆不苟蘇州府志曰今存山東二冊岱嶽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四庫總目又有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收入史部地理類三有提要一篇弗錄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救文格論一卷蘇州府志又有襍錄一卷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菰中隨筆三卷有曲阜孔氏刻本徐譜案拜經樓詩話載詩律蒙告一條注云見菰中隨筆今刻本無官田始末考一卷京東考古錄一卷此書吳震方說鈴中收之四庫書存目謂其文皆見炎武所撰日知錄及昌平山水記殆震方勦取別行偽立此名也案衍生書目本有此名提要殊武斷蓋先生所著書其精華無不采入日知錄者不但此一書也山東考古錄一卷此及京東考古錄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各有提要

一篇熹廟諒闇記一卷聖朝記事一卷又近有一續志案說一書乃襍纂方輿紀要中總論合爲一編坊賈不知其爲宛溪題曰顧亭林原本其妄蓋不待辯也松案先生勘定之書有西安府儒學碑目見先生文集有勘定家訓近儒名論甲集見先生手蹟有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見答汪苕文書有纂錄南都時事近坊刻有聖安皇帝本紀二卷題先生撰疑即此書見與戴耘野書有點定荀悅漢紀見潘稼堂重刻漢紀序有區言五十卷治河事一袟見何義門菰中隨筆序有備錄見江左十

五子詩選注案詩選徐昂發關索詩注引顧亭林備錄又嘗欲編輯姓氏書健庵有與先生論姓氏書見日知錄徐訮王山史山志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游爲隱者也丰姿不揚而留心經術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筆爲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講明音韻克傳絕緒他所爲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諸書卷袟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是致怨弗顧也居恒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

四方之游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
萬字如一每見予輩或宴飲終日輒爲攢眉客退必
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
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
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聞強記或尚有人而精
詳不苟未見其倫也山志又載先生論假借轉注一條論極乖剌與先生平日之說正相反蓋係山史誤記故不取也
又曰博稽詳研發前人所未發爲不朽之業者首顧亭
林之於音韻梅定九之於歷數顧景范之於地理也

又曰劉太室居母喪三十六月除服顧亭林馳書論之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秦俗以是日謂之三周親友送䘏吉之儀至有稱賀者亭林曰君子有終身之喪祭曰之謂也哀之不暇而何賀焉或有言以次日畢者亭林比之朝祥莫歌之類斯不易之言也

又曰予嘗作三案論獨是移宮而於梃擊紅丸不盡同東林諸君子之意亭林頗然之

閻百詩南雷黃氏哀詞當髮未燥時即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

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曰顧亭林處士也及先生而三先生云亡上距牧齋薨已三十有三年即亭林歿亦且十四五年穆案南雷卒於康熙乙亥距先生之亡實十三年蓋至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

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云十二聖人首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汪苕文朱錫鬯顧梁汾顧甯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更增喻嘉言黃龍士凡十四人謂之聖人乃唐人以蕭統爲聖人之聖非周孔也

李文貞顧甯人小傳自幼博涉強識好爲蒐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徵文碎義無不攷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頹阻有古碑版遺蹟必披榛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余始官庶吉士曾相遇爲半日話又七年復來京師則甯人歿矣聞其書已成亟求觀之甯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旣刻厚自寶

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獨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經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潘次耕日知錄序崑山顧甯人先生生長世族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

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致
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絶人無它耆
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
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復參攷必
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
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
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
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
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

又贈先生六十壽序先生之學邃于經術而又洞達
當世之故其言覈而通大而有體要上自經籍圖史
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
後學不在康成下
湯孔伯有答先生書云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
交游名賢即曰吳郡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
邑掌故天文歷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
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眞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
晤甫草元禮計東字甫草舉人葉舒崇字元禮進士俱吳江人往往言與山

史同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
汪苕文荅從弟論師道書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
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甯人李子天生
朱錫鬯靜志居詩話論先生詩云詩無長語事必精
當詞必古雅抒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
幾似之
繆天自云天自名永謀一名泳又字于野嘉興人有苻溪集詩有俚語經顧
甯人筆輒典
無名氏隨筆記先生一日在京師酒次王漁洋問樂

府蝴蝶行能記否先生應口誦之不失一字蝴蝶行最詰屈難讀學者所不經意者也漁洋歎服事未得其年附記於此

王蘭泉昶與汪容甫書問顧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辯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

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

江藩漢學師承記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

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

跨鞍

程魚門晉芳正學論亭林棃洲博極羣書其於古今

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

為世世法

李子德哭顧亭林先生詩一百韻朝饑初零露浮雲

忽障天史無正月紀星脫少微躔一代擢梁木千春

恨杜鵑與刑今頓墜文獻爾俱全際剝哀吾道瞻卬失大賢渾思焚著述未忍沒周旋勁節堪追溯名家敢溢傳門詳吳郡後望庇武陵前畫省基藩牧彤毫珥御錮鍾靈簪紱第比美孝廉船先生曾大父自方伯陞侍郎大父贊善兄鄉舉閱閥窺考矩詞宗起卯年友兼鄉國盛聲掞俊廚駢少登復社勝地頻交軫畱都幾着鞭銜杯才最逸搦管賦誰先吐納蒼江麗招尋紫陌連同過遵石瀦獨步探香荃競睹潛修洽徐敎懿緒延遭時傷失路振翼爽乘權上客逍遙久佳人契約偏徒勞般密勿莫

與救迍邅海涸龍虛碎山頹鳳不還難求雛翮好漫惜頷珠圓剖血探危躅攀髯少並肩鼎湖仍問渡喬嶽遠懷仙信宿寒郊址恭圖寢廟堧爲孝陵圖裝潢勤更肅拂拭對增虔沐髮嘗辭舍備身偶就塵北來馳險阻北謁十三陵南禦灑潺湲壞邸詢遺迹荒圻拜故阡湯孫昭穆萃漢祖壁墉堅歷歷捫松檟兢兢執豆籩金楹澄有赫碧瓦秀含煙灑埽甘從事勳華恥讓鐫著昌平山水記特書森具體凡例發流泉古兆原分立斯文實創編班揚愁醜甚左馬色蒼然自此淹羈旅餘齡有

棄捐經搜墳典闕世譜佗提懸似欲超吟詠何曾叩

偓佺雄心灰弗已績學勵相宣遠夜隨燒燭長征亦

費研驅車攜竹笈入肆展霜籤疊案皆親注盈牀益

勉旃纖瑕攻琬琰所論多摘古人之誤細字炳丹鉛取誌惟徵

邑著利病書必欲盡考縣志遺聞迴匯川訏謨周利病往冊頼刪

詮屢易猶藏稿適行且待緣昌言昭日錄著日知錄暇力

正詩篇著音學五書轉叶音何陋葩騷韻累遷爰稽三頌

始盡洗六朝淤憒樂忘頭白遨遊任足穿觀恆趨裔

塞踐邅涉層淵磧雪貞珉皎厓藤側蔓纏謂宜輕權

欃翻喜跨聳轥到處逢迎備臨歧指顧羣公卿雖倒

屣華寶每安紱鄰架抽光數郇廚領味專（食不兼味）晴暾

裝澹澹素魄坐娟娟桂辣甯知老松疎那受憐刊垂

貲祖籍把贈解囊錢晚結菟裘計將除蘊藻田隰苓

聊近採闊阜儘高褰甸服羣推首邦衢舊象乾王風

晉黍稷伯略杳鷹鸇遂逆洪河浪因窮太華巔臺祠

洵曠舉（因朱文公曾主管雲臺觀倡為主祠）縣宰得循員（華陰令暹君任其事亭林歿遂陪享）

濁俗多崇罣豪耆半雜禪迷津煩拯助出谷仗

陶甄漸覺嚶鳴侈俄開霽景鮮盍簪要奮激傾蓋及

狂顛縞帶會貽晉先生初同曹司農公過雁門晤余於陳使君席上清觴[illegible]

集燕嗣飲龔宗伯公宅愚蒙沾善誘等列荷區銓謬許私盟

牒允期軼草元深恩鴻雁並暫別鯉魚聯卜宅推中

表寓表弟長源家披帷共醉眠頻眈亭水潔遲眺徑花妍匣

劒舒悲嘯堂琴寫靜便縱談衷曲盡遐寄物情蠲鬼

微喧飛檄神州滿控弦縈腸彌悵望叱馭復翩翩積

歲兵機穩中宵客慮煎匿形乖辟穀覘夢罷迴眸憶

昨登嵩少悽其俯澗瀍凌晨謀稅野決意謝歸舷抵

絳依重郭去秦居曲沃誅茅假數椽泣麟微旨在哀鳳託

終焉膱杪纔呼走遣使往訊起居冰巖薄餽綿報章驚絕筆晨起承報余詩二十四韻夕卒幽怨屈空拳耿介標孤性忠誠冠八埏未繇齎志展疇使抱疴痊彼網欣逋鶴維巢訝類蔦心休沿板蕩目視爲戈鋋恐逸陽秋撰須存卹次氊外甥俱雋哲謂三徐公司寇太史相國猶子已騰騫令姪中翰君洪善幸接旁陰茂當提主器孱聖逐湮豈斷儒術衆疑悛鏡具睽晕壑生芻布几筵輭旌悲浩漫墓樹想慈芊直擬歌黃鳥眞應駕白蓮招魂稱至德陟降蔣山邊

潘次耕已酉冬自淮陰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韻

者德何寥落人倫孰楷模斯文知未墜夫子實道儒
世德推江表高名冠海隅才猷鼎鼐重器略廟堂須
妙譽歸人傑英姿識鳳雛風雲遲絶足羽翼礙天衢
築版功名遠躬耕心事紆勞勞悲擊楫渺渺欲乘桴
廿載中原客單車萬里驅北游頻五岳作賦幾三都
漢塞雲隨鴈秦關月照榆胸中百郡志掌上列邊圖
先生有昌平山水等圖 結客傾豪俊論文盡顧廚襟懷小天地
聞見溢寰區學貫天人奧身苞造化樞大文經緯著
讜論古今臚賈馬儕方駕班揚敢竝趨才高道乃契

心小聖爲符雅痛微言絶深嗟學術殊幾年犁傳注
百代掃榛蕪精理通爻象鴻猷擴典謨禮堂尊講席
絳帳盛生徒小子深瞻仰通家自友于追陪憶往歲
侍從足歡娛嵇阮交原厚陳雷好不渝時時枉高駕
往往到菰蘆永漏杯同把明鐙筆共濡情深等膠漆
調叶比笙竽各矢青雲志秖愁白日徂龍蛇夢俄兆
鵩鳥讖堪吁向子聞鄰笛王公憶酒鑪遥知悲宿草
無處奠生芻落魄餘文舉伶仃有少孤素絃哀絶調
枯樹慘同株戢影依慈母含辛對阿奴向人言慷慨

伏枕淚模糊流浪來淮市飄零客射湖江闊淹歲月
蹤跡泥泥塗范叔綈袍盡相如四壁無三秋長旅食
牛刺只窮途詎敢題鸚鵡那堪聽鷓鴣壯懷感馬援
歧路畏楊朱愁到思投筆窮來未棄繻橋甯為枳變
蘭不效蕭敷把卷難窮牖編書亦絕葦三冬曼倩惜
一榻幼安俱汲古慚修綆攻文愧小巫孤生原謭劣
曲學兄牽拘窺豹非全目雕蟲豈壯夫夙懷期負笈
雅志有懸弧碩德惟劉董儒宗有鄭盧龍門雖自峻
蠡測肎辭愚問字侯芭去傳經服虔呼羸糧非早暮

命駕敢踟躕汝野黃雲凍沂山白草枯隻身經兩雪遠道涉崎嶇捧杖徼誠遂橫經鄙願輸駑駘還賴策蓬草或堪扶斧削資良匠陶鎔付大鑪垂恩無以報感激一微軀又呈亭林先生一首尼父志不達浩然動歸思羣材良斐然裁成將待誰迴車訂六籍制作通神祇三年致祥麟大道以不隳海內有先生人倫之宗師學惟天人貫道乃汙隆宜嚴冬霜雪集萬木爲之萎孤根獨巋然知天未喪斯周遊遍五岳歷覽環三垂天地有大文一一爲搜披成書藏名山故里

歸何遲下國寡良材斧斤諒難施區區圜苑意朝陽
甯見知何當裹糧去萬里相追隨泰岱峰崢嶸日觀
路險巇一覽小天下慰此平生期

王山史拜亭林先生墓詩三年客江東兩度撫君墓
野日滋宿草秋花淒雲露緬惟同心交明誓金石固
稽古啟愚昧斂衣祛冥悟惠然止吾廬一似形影附
同泣鹿馬石手攀神烈樹倏更四十春戚戚不忘故
疇昔夢雲闕白衣從玉輅連蜷下大荒偃蹇問天步
歎息桑榆景裴回崦嵫暮幽明事已非生死情一訴

灑淚歸山去長辭西州路又哭墓詩云與君長別九年矣白馬重來千里餘獨拜荒邱淒宿草更揮老淚問遺書爲憶神明恒若存莫將封禪比文園當年羊傅徒輕爵何似龍門有外孫葉封山志序曩余獲交於當世士多否少可獨亟稱華陰王山史先生已山史至京師余一見輒心儀之顧怱怱別去比亭林就居山史之家兩人皆好學惇行志相得也康熙壬戌歲莫余客揚州山史亦來則先是出游將二盈稔聞亭林之歿且周歲矣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棃洲先生世譜

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宋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吳嶴一居鳳凰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餘姚之竹橋柳道傳詩連延黃竹浦是也則棃洲先生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章廬歸而主教於鄉每令學者靜坐數日然

後得親函丈子三八德彰至順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
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
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墀與
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詩爲臣宜欲效全忠豈料
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
死失其世次第十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
西提學僉事翊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
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
懌也伯川字德洪號蓷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

主考陝西有竹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歷官南冢宰逆瑾勒令致仕卒謚文僖第十一世堂字勉敬號南浦宏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傳臚而卒鄉人至今稱爲探花也嘉燮字懋仁號鶴谿正德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履齋舉宏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不加雕繪有自然之色第十二世夔字子韶嘉靖乙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尙質號醒泉舉嘉靖己酉守

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第十五世琢字鳳署萬
歷庚戌進士譜縈不能盡書其著者棃洲之世自州
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
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杲廷杲生璽字廷璽兄伯震
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繕寫兄
之年貌籍貫爲零丁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
遇不懈益虔流轉襄漢間至道州入廁置傘路旁伯震
適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
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

疑駭塈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兄而歸廷塈生諒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十素菴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數十年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爲太僕寺卿對川生日中號鯤溟以易爲大師諸生歷試以文

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
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
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
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
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投以治生帖伍伯叩頭請死吏亦
從此不敢近伍伯口之逆案向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
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
惡如此鯤溟生忠端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啓閒
官御史劾魏忠賢客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

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葬謚忠端黎洲先生名宗羲字太沖號黎洲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者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述黃氏世譜冠於集端倣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國史儒林傳

顧炎武字甯人初名絳崑山人明贊善紹芳孫年十四爲諸生耿介絕俗不與人苟同惟與同里歸莊相善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其論學以博學有恥爲先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

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
下篤實莫若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
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
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賢于子
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
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
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
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

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之彌遠也又曰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論語而但資之語錄不知本矣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不以措筆故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

實救弊扶衰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考正得失而又廣交賢豪長者虛懷商榷不自滿假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穆案本集所舉十人皆稱其字此改稱名國史體也而楊雪臣名瑀路安卿名澤溥獨仍而不改何也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

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弨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炎武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

國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炎武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歷覽諸史圖經實錄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炎武精韻學撰音論三卷言古韻者自明陳第雖創闢

榛蕪猶未蠲至炎武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音十卷其書主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全不用補音之例但即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有遷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證精確又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炎武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歐趙洪王不及其精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炎武終身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凡

經史吏治財賦典禮藝文之類皆疏通考證之炎武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初炎武嗣母王氏未嫁守節嘗斷指療姑於崇禎十年被旌及聞明亡不食卒誡炎武勿出仕福王時崑山令楊永言薦炎武爲兵部司務旋以職方郎召皆未赴旣葬母遂出遊歷遭艱險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遍邊塞

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卽於坊肆中
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在華
陰與王宏撰等於雲臺觀側建朱子祠康熙間
詔舉博學鴻儒科又修明史大臣爭薦之竝辭未赴康
熙二十一年卒於華陰年六十九穆案先生年七十卒於曲沃此皆誤無
子門人以其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神道表　鄞全祖望鮚埼亭集

顧氏世為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穆案徐乃滁之譌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為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贊善生官廕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為之後先生字曰甯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生少落

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墨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

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

性喜金石之文到處卽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
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
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
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
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
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
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
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
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

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卽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尚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

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旣不克承言行
遁去其流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
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
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
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
江南顧其姿禀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
先生亦甚厭羃屣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
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旣抱故國之戚焦
原毒淚日無寗晷吾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

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即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曰急有爲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公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

剌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甯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楡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

死之先生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鴈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爲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先生所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爲告急於

有力者親至歷下解之獄始白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

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於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

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穆案先生之辭大科乃二徐之力謝山蓋誤以棃洲之事例先生也

癸亥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訒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之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强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輦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至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

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爭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旣負用

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界致千金故隨遇即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顯貴爲東南人士宗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玆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尙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誤無子徐尚書爲立從孫洪愼以承其祀穆案洪愼乃先生之從子先生旣立

吳江族子衍生爲嗣又立洪愼之子世樞爲殤子後此皆誤年六十九誤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千墩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穆案榕村集有顧甯人小傳稱爲吳之長洲人謝山蓋即指此徐尚書之冢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余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庵之言曰甯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

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怍

何紹基顧先生祠詩 甲辰五月 附

亭林先生祠小子始營繕緊惟城西偏慈仁森佛殿當時寺宇宏市集萃圖卷國初諸老儒買書乘暇宴先生結契廣僑寓置鑪扇至今雙松下彷彿見遺蹟承平二百載光陰若流箭古碣餘斷竈空梁墜飢燕我卜隙地寬謂可靈爽奠諸公聞此議合作相呼祚畚鍤猥見屬木甓自遴揀刪蕪出古樹明月夜來罥崇崇屋三楹爛爛秋一片落成奉遺像覽揆潔盥薦肅然道義容警我塵土賤車徐譜歲月張子重論譔江南大河北餘韻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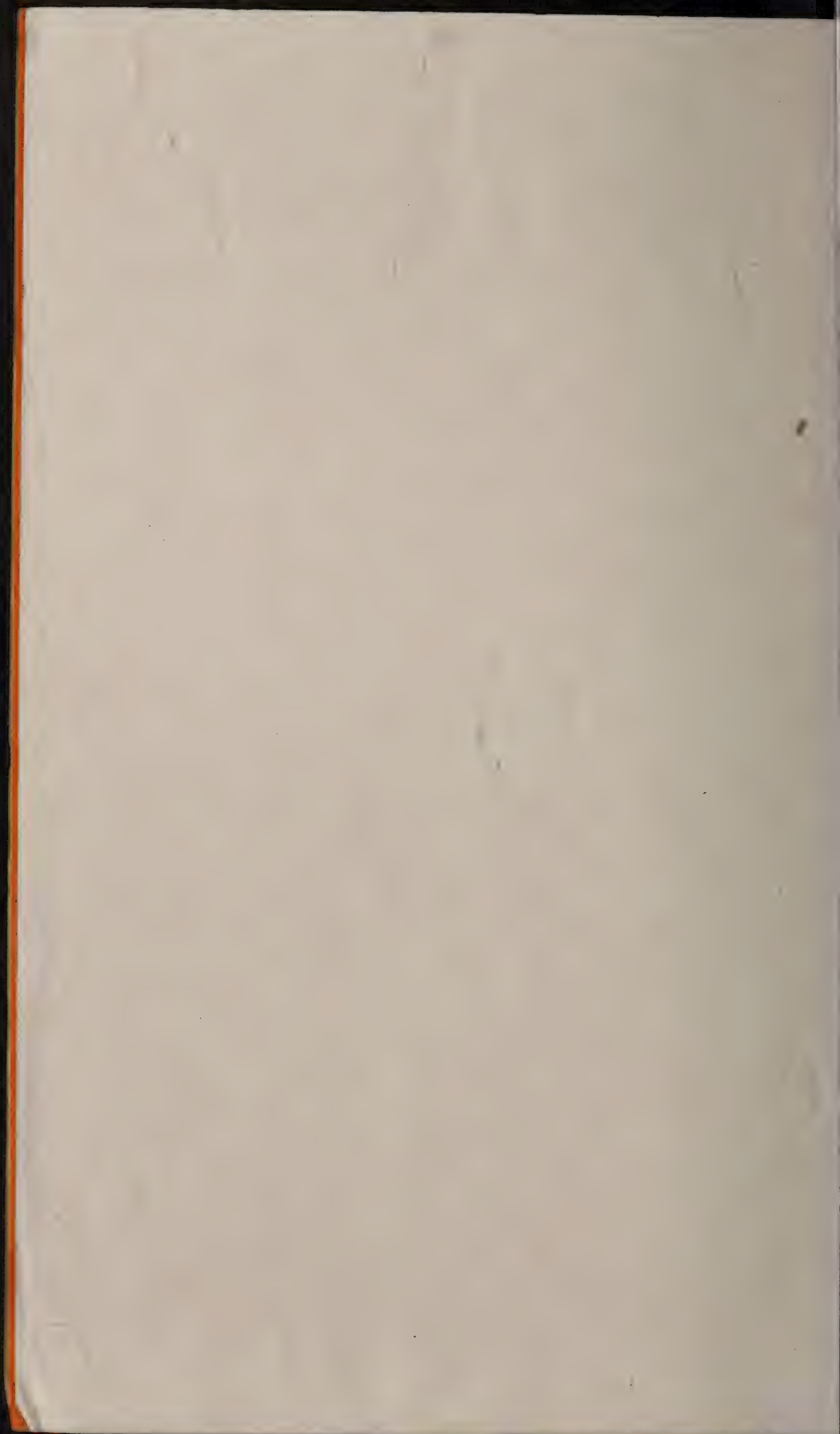
討偏張石州據車秋舲徐星翁所撰亭林年譜合爲定本增益辨正甚博且精攜稿至山東江南蒐得遺事詩文勒記待貞珉儀徵濡老硯阮相國師記文尚未寄到冬霙倏頻多

已飄春鷺復來囀次第皆識職初終矢無倦持衡

恩命被萬里指羅甸五月一日紹基奉命主試貴州登程復過祠仰止有餘眷溯惟明代末世苦龍蛇戰氣節誠乃隆兵將多不練小儒獨何爲俗學爭相煽語錄飾陋疏詞章鬭輕蒨先生任道堅千古係後先研窮經史通曠覽天人見蠻積忠孝懷慘澹時世變同時顧李閻騶靳隨蘄蘄餘子因人成鞭鐙亦相戀經心執聖權首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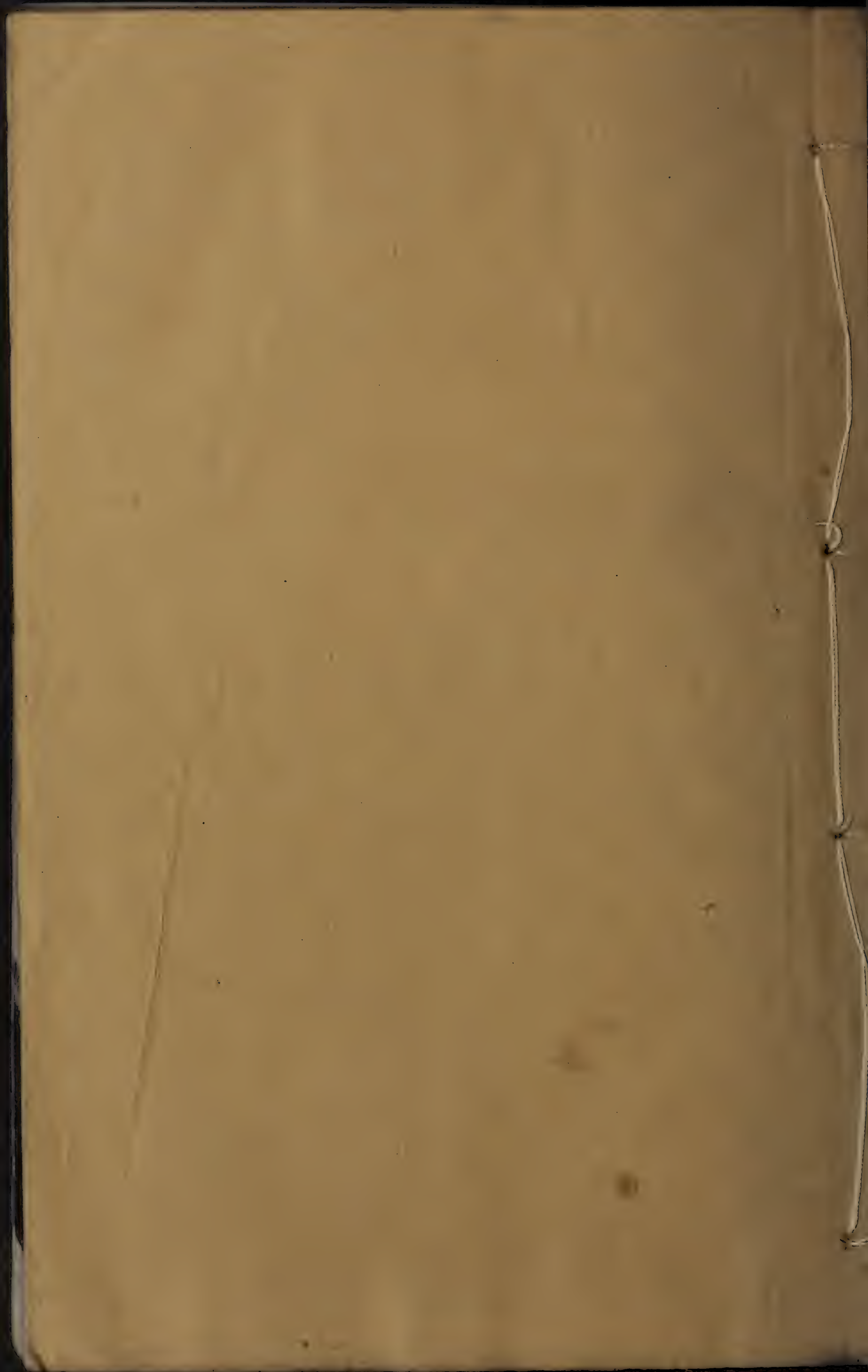
熙朝彥兵刑禮樂尊九數六書衍漢宋包羣流周孔[illegible]
一線精光爍日星果力策雷霆自非菰中人孰開衆目
眩欽惟
純廟年四庫盛編纂萬軸歸
文淵千士萃祕院儀徵實後至草創儒林傳論學采源
流全編有冕弁諸儒始相驚
乙覽大稱善阮師撰國史儒林傳以先生居首元氣入人心史筆非私
擅小子雖懵學遺書早窺晒洎與脩史職讀傳生欽羨
從來聖道大青史資爛絢微言察天地正路化荏捐功

名與文章因時見陶鍊惟茲下學事萬古有經神儒林道學分宋史妄矜術六藝天道樞班書儒林傳語意傳例重班掾先生冠儒林狂瀾植厓堰君親鑒吾身學行須戴笄願從實踐入敢恃虛談便且當語黔士庶弗規爲瑱再拜別先生歸來已寒霰









閻潛邱年譜



閻潛邱年譜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旣卒業念
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邱之精皆無倫比而潛邱尤北
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劄記疏
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邱年譜將以詔吾鄉後進興起
其嚮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粗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
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邱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
詩徵柘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茮雲學正見之
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爲詩凡
國初人集有與潛邱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洎

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彌罅又不下數十事於是壽陽祁尚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墨諸版與顧譜並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今尚多有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申所撰行述

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歸然俱在意潛邱之靈實默相焉爲之意慊者絫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蓋

自𠜂始以訖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罣漏仍不免然於潛邱東身力學之大綱約畧具矣學者倘能循潛邱讀書之法研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蹈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則區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尚書之意付之梓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平定張穆識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念
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邱之精皆無倫比而潛邱尤北
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劄記疏
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邱年譜將以詔吾鄉後進興起
其嚮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粗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
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邱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
詩徵柘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茮雲學正見之
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爲詩凡
國初人集有與潛邱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洎

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彌罅
又不下數十事於是壽陽祁尚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
墨諸版與顧譜並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
試者今尚多有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
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
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
復申所撰行述
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歸然俱在意潛邱之靈實默相
焉爲之意極者累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蓋

自刱始以訖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罣漏仍不免然於潛邱束身力學之大綱約畧具矣學者倘能循潛邱讀書之法研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蹈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則區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向書之意付之梓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平定張穆識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

郡後學平定張穆編

先生系閻氏名若璩字百詩別署潛邱居士

四庫書提要潛邱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邱元和郡縣志曰潛邱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書不忘本也　一統志潛邱在太原縣東八里　太原縣志潛邱相傳宋修惠明寺塔陶土爲瓦遂失其形疑卽今之瓦窯村　山陽丁儉卿晏嘗於淮安市上得潛邱居士小印珍弆之

歲甲辰入京師見穆爲先生所撰年譜遂以印相
贈譜中所采山陽詩徵栢塘
貽脞錄皆儉卿所手輯也
始祖仲寶元初自祁縣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
子詠撰潛邱行述始祖貞逸公諱仲寶　魏叔子
閻氏本支敘閻氏受姓相傳爲周昭王少子爲泰
伯曾孫爲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
自元初遷太原仲寶公始又曰元初自祁始遷太
原嘉節都西寨邨者曰第一代始祖仲寶公　四
書釋地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去吾家之西寨邨一

十八里

第四代祖岱

本支敘四世以下尚紀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

曰第四代祖岱公

第五代祖珍敖

本支敘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敖公　尚

書古文疏證下卷六　鉅鹿澤一在鉅鹿縣西北一在

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眞定府之隆平余

五代祖之弟實遷其地云

第六代祖人瑞

本支敘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又曰三晉方言稱某支爲某股

第七代祖居閶號西渠始由太原遷山陽

本支敘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又曰蓋自仲寳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渠公業鹽筴遷淮而後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又曰西渠公之遷淮也在正德初案杭大宗錢曉徵兩傳俱作五世祖始居淮安趙甑山撰墓志則曰六世祖蓋由先生之身而上溯之爲六世也　釋地吾家

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會窮歷之（案梨洲金石例古人例以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故先生沿俗稱則曰高高祖杭錢作傳則曰五世祖也）王山史賀牛叟先生壽序先生之先爲太原人以貲游於淮遂家焉居有廬耕有田蓺有圃　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自注梓勤居淮之竹巷狀元里　左汾近稾邱瓊山過山陽詩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西湖嘴在運河東岸距余家狀元里僅二百步余嘗笑此謂成宏時之西湖嘴耳

高祖翰號雙溪太醫院吏目

行述五世祖明將仕郎太醫院吏目雙溪公萬

歷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則祖翰吏目南雷

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

溪徙於淮右

曾祖國順字覺吾歲貢生南安府上猶縣訓導

太原縣志閻國順字覺吾有至性年十歲大父病

夜禱願以身代性甘淡泊而急於解紛鄉人有奇

冤以千金爲壽求居閒國順力卻而卒陰爲之所

訓子世科成名封如秩鄉人共舉入鄉賢祠　南

雷參議公神道碑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

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

也人淮安府志闈士望萬歷四年丙子山西中式舉太原縣縣志闈士望國順弟任陝西狄道知縣有惠政民立祠祀之康熙十六年入名宦祠

行述先高祖考封文林

郎浙江湖州府推官　劉記示孫學翼詩注高曾

墓在太原西山

祖世科字伯登號磻楚又號龍門萬歷庚子舉人甲

辰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

萬歷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科龍門詩四房行述吾家明朝俱以詩經中式國朝則皆治禮記己卯六月二十一日生案公生於隆慶庚午至萬歷甲辰年三十有五履歷減十歲則二十有五也太原籍南直山陽人庚子二十五名舉人會試一百名三甲二百二十三名兵部觀政乙巳授湖州府推官釋地餘論引朱文肅國禎湧幢小品論磁州水利事曰先參議起家湖州司李與朱交好朱亦嘗口述手書其事云己酉福建同考官劄記聞旌德令從兄聘試江寧詩楚材原待晉祖德自依孫自注參議公主試萬歷間於今六十餘年案後六十餘年當爲康熙八年己酉也釋地鍾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大受用人萬歷己

酉闘闈先參議以湖州司馬聘往頭房雷何思爲正考共事甚歡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實聞之錢謙益明詩人小傳雷思霈字何思夷陵州人萬厤辛丑進士何思好學問通禪理講經世出世之法其宗指在江陵內江之間己酉出典闈試所撰程策頗見大意惜其未試而殁何思集其門生鍾惺所論次

庚戌舉卓異辛亥升戶部主事壬子管象房艸場癸丑升郎中遼東管糧丙辰升河間知府仍晉遼東管糧丁巳升寧前參議戊午回籍是科總考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朱賡俞庭浙江山陰人戊辰進士嘉義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唐文獻抑所南直華亭人丙戌進士同考詩四房文林郎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誠宇陝西華亭人癸未進士 劄記弔方坦庵詩通家原孔李自注先參議出公叔父大理公之門

又送金道州詩孔李先朝籍最眞自注先參議出麗陽中丞公之門案若方若金蓋公鄉試座主

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公字伯登號磻礎登萬歷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劄記移寓雜興詩手霹萬人曾得活君說遺黎淚未乾自注先大父起家湖州司李與郡守陳公筠塘同時政最有聲首二句卽用直指

方公魯岳薦疏中語也　左汾近稿有送張龍占還湖州詩結句云棠梨閒尙在花發到孫枝自注先曾王父起家湖司李有治聲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戸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息而軍政易萁公顑然憂之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百五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囤之獘坐放如期築廒倉數十間分屯鹽二頭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

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明詩綜云出知河間府與履歷同此作開封誤而今河間府志郡官表明崇禎間知府亦無世科名則以題畱本部原未涖任也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畱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版棄官而

去自公去後疆埸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騈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剳記與趙秋谷書錢牧翁爲先參議作閣寀前畫像贊按有學集贊曰幅巾褒衣步雅視詳夷考其垂魚委佩濟濟蹌蹌斯公雅頌廊廟厲坊表函文章佩韋弦而修珩璜者耶披襟奮袂立栗趨翔旋觀其法冠豸服容容昂昂斯公之僇力邊疆敎背嵬環武岡犁虎穴而掃扶桑者耶金遼金甌渝闕金湯誰隳戎索誰壞堵牆急柞擣匈危柱促腸身已閒而憂愁口已含而視長嗜公遺像整容肅衣不自知其淸淚之漬裳也行述先曾祖考常熟錢宗伯爲像贊墓誌則漳浦黃詹事爲之按墓志今佚公歸整拂蘇蒲具陳花木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

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

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

王允成累登啟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錄計遼

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

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之

蛟龍溝北壟娶高氏蔡氏

劄記家君云過鶴江蔡公宗伯墓下爲水所齧公先儒人曾王父也時子孫蕆有存者一首言從尚書墓正屬蔡家親石馬蘇秋艸銀魚掩夜燐麥盤誰更薦桂醸久虛陳去去猶盈淚寒泉在夢頻首韻下自注司空曙贈外弟盧綸詩平生自有分況是外家親次韻下自注公官兼學士末句下自注陶淵明孟嘉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志又蔡公鶴江在詞館與新都楊升庵友善姓名字見升庵文集卷五十七云淮南蔡衡仲昂　淮安志禮部侍郎蔡昂墓在城南包家園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承祜舉人李藻先劄記有與李表弟郵詩諸生杜嗣皋

淮安府志閻世科仕蹟又除蕭山盜窟夙害頓去

山陽詩徵龍門先生家本晉人世居淮上官湖州司李時有疑獄屢讞不決夜夢人語之曰汝未舉子宜留意祥刑覺以告其母母曰獄中囚必有當平反者汝試求之及再錄果得因冤狀遂出之

人咸異焉其為遼東管糧戶部郎中及兵備寧前參議時皆有特勅一道蓋神宗之末東事孔亟故特異於他處也　明詩綜載世科詩一首楞伽臺垂老投簪穩憑高對酒問江楓梳白髮海霧冪青山目極秋天遠身依暮鳥還禹功遺跡在千載喜登攀劄記家大人追和先大父楞伽臺述懷并命璩作到此成三世居停總一僧神州悲易變祖武媿難繩小艇當春載高臺正晚登追隨愁不及江水捲層層

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淮安府學生淮安府志云明末貢生

趙飴山潛邱先生墓志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

生者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　魏叔子集修齡平生愼檢持以詩名　淮山肆雅崇禎乙亥倪宗師元琪浙江人壬戌進士歲試淮安修齡以商籍入學首題攝齊升堂次題坐而言不應　王山史牛叟先生壽序先生行誼甚高又淹通墳籍著為詩文清眞典雅可以式靡起哀　劄記乞言小奏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籍諸生先是參議公分校閩闈禱於九鯉湖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不凡性篤孝先大父母見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誠

信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於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終無閒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千駟弗視夌游不侵然諸常云欲學沒眘而不能蓋有為之談也嗜荔枝繢圖以寄遐抱陳其年迦陵詞洞仙歌證前生為閣牛叟賦注引牛叟兌閣遺徽序曰予生於閣故生平癖嗜尤在楓亭荔枝妻屢辦裝助予入閩啖荔以遠道逡巡未果也著有眘西堂詩文紅鷗亭詞行世　茶餘客話國初郡城園亭見於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余所知閣牛叟眘西堂在新城東門金石厩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庵影閣鷦巢鶴墩在平河橋又西

爲飲牛草堂案平河橋在淮安城南四十里劉記南五十里枕隄跨河郡落市肆兩相映帶田疇肥美帆檣絡繹亦淮甸之門戶也昔有橋今圮久矣或曰運河水至此而平故名　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牛叟先生七歲入小學塾師以丹山鳳屬對卽應聲曰碧海龍識者以爲偉器先生家世豪貴獨折節以讀書取友爲樂未弱冠爲督學御史倪元珙所賞拔復從漳浦黃公道周游甲申以後棄儒衣冠與同里張虞山靳茶坡諸先生爲世外交淮安府志張養重字斗瞻山陽人崇禎中諸生善詩文不求仕進子欽世從子鎮世一門高隱父子間自相倡和所著有一家

言靳應昇字璧星山陽人順治中歲貢生博學工文尤長於詩有渡河集　茶餘客話靳璧星號茶坡樵子張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椰冠道人閒若禪侶靜若處子去城西四十里小築一蒲庵朝夕行吟介然自守不趨流俗其詩高潔無烟火氣不減儲王著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閣諸集行世尤工花間草堂諸闋舊刻有清溪怨感青姬作也一時和者如雲余嘗見先生畫像一卷爲圖凡六初爲授書圖畫丱角童子學書於參議公側參議公高冠偉服望之肅然生敬次爲游泮圖方巾襴衫樹二金花

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黃蓋此爲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題者甚多惟張虞山七言古詩爲詳次爲焚冠圖聚儒衣冠而焚之繫漁舫於叢葦中將行遯也自題云甲乙之交學業頓廢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堯之巢父而不能別號飲牛叟始此嗚呼然後知先生前二圖之意皆爲此圖設也其志亦可悲矣又次爲改詩圖則四十時也有蒙叟河濱詩錢謙益別號蒙叟李楷字叔則號河濱朝邑人 國初官寶應知縣漁洋蠶尾集有李河濱書跋曰先生以文章起關中游宦淮南居廣陵最久比余至揚州而先

生歸秦數載矣然時時聞江淮士大夫言先生每
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素縣腕直書略不
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脇頃刻而罷擲筆引滿
旁若無人舉坐爲之奪氣名噪一時亦以此取忌
坎壈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得其骨髓云云
愚山有酬李叔則詩注云罷官居廣陵又一首注
云君歸關中明年而揚州難作蒙叟詩不在卷中又次爲東籬圖
則五十時也追和河濱三首又自題一絕云題詩
者甚多如杜蒼略名岕初名紹凱號些山茶邨之弟也程穆倩名邃號垢
區歙縣人流寓江寧鄧孝威名漢威號鉢叟泰州人著有過嶺集康熙己未召試以
年老授中書舍人嘗坐文選樓選詩爲詩觀初二三集別集蕭樓集紀伯紫名映鍾一字蘗
子號戇叟上元人劄記有慈峨言紀一丈伯紫亦未葬愴然同作一首輩皆一時聞

人此卷今歸吾鄉劉氏先生之孫甥也予就錄先生自題詩數首先生他著甚多今皆散佚失傳可惜也案圖凡六而所引山夫語止五詩徵尚載有斷莚圖自題絕句爲六十時作　行述先祖考所著有閻氏本支錄五思錄秋心詩一蒲庵詩名流老輩來訪下榻嘉樹軒或留止經年或數月　劄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幼時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語　柘塘脞錄先生滄桑後隱居白馬湖與同里茶坡虞山諸人結望社相唱和風雅之士一時翕集如黃岡杜茶村名濬字于皇初名紹先見復社姓氏

太原傅青主事蹟見顧譜南昌王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著有四照堂集寧都魏叔子名禧字冰叔號裕齋一號勺庭嘗集同志九人講學於易堂臨清倪天章名之煌淮安志劉漢中字勃安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選東流縣訓導臨清倪天章流寓淮安僦屋與漢中同居暴卒於馬陵經紀其喪銘其墓收其遺詩乞毛奇齡序而傳之　案劄記有答勃安詩徐州萬年少事蹟見顧譜閻古古名爾梅字用卿著有白耷山人集查初白有讀白耷山人詩三百首皆下榻相待飛觴拈韻爲南北詞流所宗不減玉山雅集之盛於世味泊如也

左汾近稿幼時見先大父藏弆壽承二字私印傳爲三橋手筆

母丁孺人諱仙珮字少姜淸河丁文恪公季孫

魏叔子閻母丁孺人墓表淮安閻君再彭修齡之

妻姓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

部侍郞贈禮部尙書父中憲大夫知姚安府諱有

般劄記丁舅兄爲其二子來乞名余名之曰醴源

與曰禾根以文恪公後人也幷繫以詩又案潛邱

又贈潘山補詩曰我母母之祖厥官曰中丞傳君

已六葉家法守還能中丞謂明都御史貝也及考

鈍翁類稿喬母潘孺人墓志石林母乃貝之元孫

女輩行差忒汪志疑誤　又案山補名夏字西河

山陽人順治中諸生淮安志稱其不事舉業專肆

力於詩性好酒家貧不能常得興至卽走向友人

家索飮醉則以一詩報之愛其詩者召飮無虛日

著有漱滄亭詩然則潛郎贈詩後二韻曰縱酒愁書亂離鄉畏病增高堂幸強飯勉矣就螢騰蓋規之也崇禎甲戌孺人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堂孺人內外家皆貴盛特柔謹孝事參議公自奉養朝夕至視疾喪葬無違禮遇二女公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庀匳具嫁之案參議公有女嫁杜嗣皋見前南雷墓碑生平於奴婢罕叱咤聲接內外姻婭無失色孺人諱仙翃字少姜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書明大體兼通琴弈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妙合音節事再彭恭奉再彭賓

客酒漿久必飭夫婦相歡得白首如年少人甲寅
八月孺人以微疾卒閻氏故世家自高曾以下生
忌日皆祭每歲十餘舉孺人直日必夙興潔觴豆
肴蒸僮婢立須再彭拜獻未卒前十日一祭愆期
日亭午孺人覺之恚曰吾爲閻氏婦奉烝嘗四十
年未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遽忘之豈死期至神不
守邪卒成禮又七日曾祖妣忌力疾整衣肅拜如
平時又三日歿孺人於家無專制鉅細必稟再彭
然遇事往往開陳義命再彭性褊每改容從之甲

申後勸再彭棄科舉學再彭遂以詩名予與再彭若璩皆有交請予表其墓門墓在吉家墾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偕孺人上先塋憩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云案丁孺人墓表牛叟先生初請邱邦士作之邦士不果作而卒叔子作邱維屏傳載其事曰己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藺一匹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藺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云云然則此藺應遂歸叔子矣

乞言小奏先母生戊午九月三日家君敬之稱爲濟陽君從郡望也陳其年定風波齊世家詞注引牛叟兌閣遺徽曰妻名仙窈字少姜女兄弟五

人幼者適子從兄自名其讀書處曰兌閣妻丁姓子恆呼之爲濟陽君孝慧柔愼尤曉大義事至不動聲色而就理御下仁恕藹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慟惜之一生善病勿藥垂危前三日猶禮拜先高妣忌辰吉祥而逝年僅五十有七　己未詞科錄徵君母丁自題讀書處曰兌閣以兌爲少女已於女兄弟中行最少云何秋濤案牛叟兌閣遺徵云妻女兄弟五人少者適予從兄此云最少誤　陳其年閣牛叟買花詞序自注牛叟向有悼亡之戚嘗爲賦兌閣遺徵詞十首案牛叟兌閣遺徵詞不傳其小序

俱載陳其年迦陵詞中但失其次耳又案西河亦有和作幷載牛叟原序浣溪紗遝下詞注引曰妻屢請納妾予不應閒置孔氏一妾三年遣之猶處女焉減字木蘭花佐家詞注引曰余世以鹽筴起家後中落妻極好語相慰祝英臺近維摩天女恰同參詞引曰妻屢勸予參訪耆宿究向上一著而以鈍根未果近慚龐媪遠負萊妻滿江紅琴弈雙淸詞注引曰妻善弈花下與諸女劇必招予予笑謝於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巧合自然卓牌兒聯吟詞注引曰余塡

詞成妻恆爲解頭偶製杏花天三闋妻索書奏贈

出入懷袖中月華清病榻閒情詞注引曰妻一生

鮮情容雖疢疾亦淡妝讀史子調曰提學未至女

秀才矻矻何爲每聰耳天閣日課童奴薙濯余以

丈夫當埽除天下爲言妻笑曰請從一室始泛清

波摘遍采菱詞注引曰妻種菱潮西常攜諸女扁

舟采摘當夕陽下春翠袖紅妝與清流碧沼相映

宛在畫圖寅秋尚期踐此約而竟不遂矣以上凡七事餘三事散見前後各條下

劉松帒雪坡詩話迦陵嘗爲牛叟

賦卓牌兒詞云云想見牛叟伉儷風致而百詩又
能以經學名世亦奇矣

明崇禎九年丙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

剳記有壽子仁詩曰吾聞堯元藏竹書歲丙子後幾
七十周實爲吾生始又生日展期啟今年下元前一
日爲吾六十　杭大宗道古堂集若璩生參議公酷
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
文人以光吾宗乎　行述府君生於明崇禎九年十
月十四日亥時

十年丁丑二歲

十一年戊寅三歲

十二年己卯四歲

十三年庚辰五歲

十四年辛巳六歲

道古堂集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閤記不敢出聲　劄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六歲時見家古古先生人劄記楊維垣成淮時畫明妃夢還漢宮圖屬題詠適同宗闇用卿先生自沛至日楊名

在逆案與漢宮可還則逆案可翻矣楊立取卷回後直指使者誣劾用卿楊與有力焉

十五年壬午七歲

二月參議公卒於家

十六年癸未八歲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

大清順治元年九歲

是年牛叟先生客金陵先生從母丁孺人避地吳越

迦陵詞賀新涼雙魚問爲閻牛叟賦注引兒閣遺徽

曰甲申予客金陵妻獨攜子女避地吳越常手書促

子歸爲輕薄子啟緘竊視歎箴勉得性情之正　釋
地年九歲讀孟子疑滕定公薨兩使然友往鄒問孟
子何緩不及事　疏證卷六上余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云云與釋地語意略同但不著少時爲幾歲耳
茶餘客話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
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散
財聚眾於長白山殺偽縣令　秋濤案此事在崇禎甲申闖賊所署縣令也
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
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

澤清怒令健兒二十八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唱酬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案漁洋文略有劉孔和傳

二年乙酉十歲

是年從兄洞以商籍入淮安學案劉記有寄從兄錦濤詩錦濤當卽洞之字也

三年丙戌十一歲

是年從兄若琛以商籍入學案若琛字紫琳與先生同曾祖祖世美父調元見戊戌進士履歷便覽是年與若琛同案入學又有閻若璵商籍亦先生從兄也

四年丁亥十二歲

茶餘客話蘄茶坡閣牛叟張虞山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興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秋濤案小有名長科世所傳仁品廣仁品皆其所輯

五年戊子十三歲

六年己丑十四歲

劄記初刻唐百家詩選序回憶五十載前曾遇閶中書賈持翻刻本正二十卷案此序作於康熙己卯

七年庚寅十五歲

道古堂集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凝憤發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行述此下有筆硯皆冰四字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宮爲弟子案據淮山肆雅入學實在明年名流如李宗伯太虛名明睿南昌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入　國朝官至禮部侍郎方處士爾止名文桐城人著有嵞山集梁商邱公狄案歸德府志職官表商邱知縣梁以棹崇禎間任魏季子集書梁公狄甲乙議後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公與其兄以栟悉志力拒之以殺賊功調商邱賊攻商邱陷公夫人張氏并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民救之三日後蘇逮刑部獄天子以爲無罪出之獄數日京師陷公冒死南下參史閣部軍題授兵部主事經理河南迨命下而事不可爲矣云云甲乙議者公狄前後所

上封事及平賊方略也鼎革後隱居高郵施愚山有贊湖答梁公狄詩云千里尋君逢臥病杖藜猶肯爲開門浮家不厭滄州僻抱膝誰知故老存白髮獻歌含涕淚殘尊風雨自寒溫扁舟歲晚歸人急信宿何年湖上郵孫夏峯集亦有覆公狄札及題韻寄懷之作　卣夔案以椁清苑人明崇禎己卯北直解元大興王潔王源之師也見恕谷後集王子傳

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

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　阮應韶筆訓云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

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麪餬黏几背既熟卽焚去終身不再讀一夕胸前膈下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視書一過目卽成誦戊午與吾父同薦鴻博爲世通儒秋濤案道古堂集不言潛邱十五歲時所事何師以筆訓考之是已從靳茶坡游也證以劄記之言知從茶坡亦五六年應詔字虞再山陽人穆案應詔父名晉字鶴緣吏垣牘略已未山陽薦舉鴻博赴部驗到者三人李鎧邱象隨張鴻烈未到者三人嵇宗孟張新標馬駿更無阮晉之名淮安志稱晉由諸生入國學鴻博科開律要多欲招致其門堅辭不附是其事也晉孫學浩學濬曾孫葵生芝之生皆成進士官顯於時芝生字紫坪先泗州府君丁丑進士同年也　沈儼劄記序先生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卽潛心鑽擘抉精

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梁公狄杜于皇李叔則王于一魏冰叔昆弟案冰叔從兄伯子際瑞弟季子禮所謂江西三魏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覈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八年辛卯十六歲

案淮山肆雅錄順治八年李提學嵩陽類考先生以商籍入淮安學首題伯夷叔齊至怨乎次題視天下悅而歸己清祕述聞李嵩陽字雲增河南封邱人前庚午舉人順治六年任案吳梅村有贈李嵗居御史督學江南詩荊注引程迓亭曰嵩陽字元佩號嵗居又董含蓴鄉贅筆封邱李公嵩陽起家乙

榜覛學江南翕然有公明之目

年十五補山陽學官弟子擘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爲深耻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案題柱語先生載之困學紀聞箋

是年毛西河避雠初出游淮上變姓名王彥字士方

九年壬辰十七歲

十年癸巳十八歲

十一年甲午十九歲

從兄若琛中式山西舉人

十二年乙未二十歲

錢傳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五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　墓志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閒牛出傅會遂著尚書古文疏證以申其說　行述著尚書古文疏證蓋自二十歲始而諸子史集亦自是縱學無不博覽　劄記題春秋左傳屬事余年二十前從同里靳茶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家　移寓雜興詩注霞舉紫嵐同余受業靳茶坡先生之門余年最

幼　疏證卷八同里友人石子華峙字紫嵐一字企齊與余善每著疏證成或面語或遣信送覽正唐人詩所謂爲文先見艸者淮安府志石岱峙字霞舉弟華峙字紫嵐大河衛人皆諸生文章行誼見重一時邑人交口稱二石先生又紫嵐嘗謂余子於考證之學洵可謂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余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釋地三續吾何修十二句引石子嵐說卽紫嵐也劄記多與紫嵐書及詩

十三年丙申二十一歲

十四年丁酉二十二歲

十五年戊戌二十三歲

三原孫豹人枝蔚溉堂前集戊戌年有懷閻百詩就醫京口詩苦憶淮陰閻伯子近來脾病太相磨少年最有登臨興異縣其如藥餌何能賦茂陵消渴甚苦吟昌谷嘔心多漫勞著作徒無益努力萊衣舞且歌

阮太傅廣陵詩事孫豹人本三原人至廣陵學賈三致千金頓自悔曰丈夫處世不能舞矟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齷齪學富家兒乃僦居董相祠旁名其居曰溉堂舉詞科時崑山大司寇徐公爲一時龍門四方之士鱗集仰流豹人獨不事干謁入試不終幅而出　上雅聞其名　命

賜銜以

寵其行

行述以病嘗就醫鎮江特延李寶應叔則

先生偕行偃仰金山楞伽臺日作詩倡和夜則乘月
浩歌達旦與江聲相應長洲金聖歎聞而訪焉語輒
詘遂巡別去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
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
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
乩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爲乩所憑下筆益機辯瀾
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
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見之曰此倡亂
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
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而
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
八年也初　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
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
瞠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翼日諸生羣哭於文廟

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訊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妻子遣戍云鮚埼亭集劉繼莊傳後跋曰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閒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有才耳學無根柢何所取而許可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不得不為別白也　案繼莊名獻廷吳人寄籍大興明史館一統志局繼莊皆與其事

是年從兄若琛成進士改兵部主事　若琛歷官至嘉興府知府制記贈李梅谷吏部詩自注國博兄同年昔與同官案梅谷名含春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國博蓋若琛別字也左汾近稿寄顧山容學士詩吾家所欣賞倍與阿咸親自注君出從父今嘉興守之門

十六年己亥二十四歲

十七年庚子二十五歲

劄記題邵文莊簡端錄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不暫捨此書開請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爲此自其恆狀越後二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沈酣尋味者彌旬以復先生先生喜曰吾當日若嗤子子未必服固知吾子必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 然則先生自此年至壬寅入京師以前皆從吳太易學也

困學紀聞箋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

本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案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古未有富而不貴者深甯叟之論允矣

釋地天時不如地利條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案後

四十二年爲康熙四十年辛巳墓木徒拱舊書莫遂恐有名字翳如之感爲識於此自注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秋濤案先生篤於師弟之誼若此烏有始學終倍如顧江諸說者哉

李塨大學辨業題詞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塨字剛主蠡縣人自名其里曰恕谷康熙庚午舉人通州學正案恕谷此書成

於康熙戊寅己卯過淮安與潛邱相見題詞當即作於此時儒林傳稿有評定古文百篇其師山陽吳一淸所手授續加闡發

是年從兄洞中式山西舉人　西河復出游自此年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

施愚山毛子傳出亡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姓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耆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姓倚醉加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不能去姓年四十餘尙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　案是年西河年三十八此傳當作於康熙三四年愚山比年皆以分守入覲歸路出淮上也朱禹錫字撰敘浙江山陰人順治間以選貢積分選山陽縣考淮安志職官表禹錫知山陽在順治十六年後康熙五年前而西河於四年乙巳已

與愚山講學白鷺洲然則禹錫賓
禮西河之歲月亦約略可知矣

十八年辛丑二十六歲

是年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淮安府志歷旌德長寧安溪三縣知縣剳記寄從兄錦濤詩曰官向青山下長吟小謝詩謂旌德也又疏證卷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七歲

孫豹人溉堂前集壬寅閻百詩自淮至邗上哭亡友王于一兼經營歸櫬感其古誼贈以詩詩曰太白於指南自謂重朋情禮服日扁哭營葬在鄂城高義照千載豈獨詞賦名我友昨客死杭人多哭聲魂寄古寺中尙聞鐘

鼓驚我遠不及赴垂淚徒縱橫貽笑李太白倫誼何太輕古道未淪喪乃復見閻生自淮過廣陵賻金恤其嬰日夜望柩至將送歸柴荆閻生擅詞場睥睨公與卿帥事但王子心虛眼自明還復奉父命孀孤勞經營世俱崇勢利遺子金滿籯爾翁獨不然舉事貴堅貞我身在江湖終日望歸程飄泊嵗漸暮何異水中萍身後貴自計焉敢累嚶鳴作詩兼示兒悽然涕沾纓　案于一卒于西湖昭慶僧舍**又有王寅送閻百詩返太原故里赴試詩**詩曰我住江都君淮上相思但聽棹聲響梅花開罷楊柳青君縱不來我能往惟愁病渴苦相如誰慮韓侯久釣魚匣裏豈無三尺劒笥中況有萬言書今晨別我太原去爲言先人有廬墓立馬朝看太行雲揮鞭夕指幷州樹我聞君祖大參公令譽猶播鄉里中立朝慷慨多奇績君今繼之稱豪雄歸來應笑淮陰市始識閻生天下士淮陰亦是攸公鄉君且著錦拜高堂**又有王寅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絕句**

詩曰桂樹何菁葱香飄八月中淮南看易厭好問廣寒宮案壬寅無鄉試潛邸蓋於是年始謀改歸本籍故豹人作詩云然實則壬寅冬先至京師次年癸卯始由京旋里應鄉試也

道古堂集

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案貳臣傳鼎孳於順治十三年由左都御史降補上林苑蕃育署丞十七年甄別京員復降三級調用罷署丞康熙元年詔以侍郎補用今據順治十八年搢紳鼎孳官國子監助教是罷署丞後所補官也又據大宗此傳知此年補侍郎乃得禮部也

行述龔大宗伯府君爻行也知最深

二年癸卯二十八歲

道古堂集旋以僑籍改歸餼於太原案據下蕭松齡條傅青主條核

之知改歸故籍當在此年　行述自遷淮以來高會以下類先就僑籍考試然後歸本籍故是年又附太原縣學隨補廩膳生案藤陰雜記稱於吏科庫見己未保舉鴻博奏疏潛邱係以監生膺薦槐廳載筆引吏垣牘畧同　釋地蕭松齡木公夫子爲衞君乎全章文云云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會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案與蕭木公會當在此年之春時尚未歸太原也後三十八年爲康熙三十九年

庚辰　劄記案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案全謝山傅先生事畧康熙戊午靑主年七十四則此年年五十九也　劄記訪馬長逸詩第三句囘首松莊稱韻學自注謂陽曲

傅青主二丈松莊其所居也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續鞫居乃狐射姑之族鞫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杜氏止注鞫居衛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邱縣下注云有鞠亭古鞠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衛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　又傅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謂此種

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闕厥功甚大畢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洽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厤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

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王鳴盛潛研堂金石跋尾敘傅青主問閻百詩金石文字足以證經史之譌而補其闕此學始於何代何人百詩考得七事以爲此外無先之者但王肅劉沓孟康所據皆無

文字則精確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銘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禮記祭統引孔悝鼎銘考工記㮚氏引嘉量銘此見於經者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寢銅器案其刻果然漢書郊祀志張敞案美陽鼎款識辨爲周鼎此見於史者也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始皇所立諸碑魏書衞操傳載操所立大邗城碑而柏人城西門碑闕駰且據以爲卽舜納於大麓之迹凡此皆百詩之所未及舉也然則金石之學自周漢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穆案金人銘出劉向說苑敬愼篇王肅勦襲之耳丹書銘非金非石不當舉始皇諸碑及衞操大邗城碑皆史官據實載之非後世搜獲軼聞此四事西莊所引皆誤　又移寓詩注金石文字足爲史傳正譌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其事又余嘗告子壽金石文字北方爲多裒梨文字南方爲

勝　又案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此條又見困學紀聞箋卷二十）困學紀聞箋（卷十三）謝承後漢書錢牧齋云方少師於史館攜去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卽有之永樂間揚州刻本初部陽曲全碑出會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案此事又見剳記移寓詩注及唐百家詩選跋）

惟詩注云曾見與前後語頗牴牾　又案潛邱於癸卯壬子兩訪靑主於松莊此數條未知定在何年類

記於此

是科山西闈題子路有聞一節萬物育焉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孫豹人集有癸卯清明日閻再彭攜歌童泛舟城北（按謂揚州城北也）取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為韻五言律十首

三年甲辰二十九歲

魏世傚昭士文集閻再彭七十壽序家大人曾與先生相見而先生令子同宿於清江浦上時傚甫十歲

耳輒知先生父子案世傚魏季子禮之次子也據序中丁巳歲傚年二十有三逆推之知當在此年

四年乙巳三十歲

劄記方坦庵先生自寧古塔歸遇家君誦余拙作甚多不知何從得之異日賦此志感幷以爲弔又注余乙巳始過維揚謁先生未値甲申傳信錄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司經局印闖城陷尙臥牀上引刀割髮未半爲家人抱持而止尋削髮報名以美婢賂賊將羅不加拷掠云云　案吳震方說鈴采拱乾所著絕域紀略成寧古塔時作也末有無衣曹序跋曰坦庵被罪謫徙捐貲得還本末總無可取但其所記有足備勸戒者云云案拱乾入　本朝仍官詹事順

治十四年因爲少子章鉞科場貣緣中式與吳漢槎
諸人同遣戍寧古塔但放還較早耳施愚山有聞方
坦庵先生及樓岡邵村諸君放還志喜詩在湖西到
官寄覲舊詩後案年譜愚山以順治十八年秋分守
湖西則坦庵放還在辛丑王寅之間矣樓岡邵村者
坦庵二子元成亨咸之別號也漁洋精華錄甲辰年
有將往金陵冒辟疆攜歌兒見過同方坦庵先生杜
于皇方邵村雀不離小集詩　大興劉寬夫侍御位
坦藏拱乾漢槎諸人所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墨蹟末
有跋曰拱乾曩曾發願書華嚴經望洋未敢就戊戌
冬入圖中偶吳孝廉蘭友言及蘇州半塘寺有宋景
濂學士三世共書華嚴經自敘其兩世爲僧一世爲
學士筆畫猶犁然未湮沒也因與同羅諸君子約以
己亥元日沐手揮毫不意出關期迫乃晝夜竭蹙以
竣厥事各隨心願所及腕力所成方拱乾書八卷方
亨咸書七卷姚其章書五卷陸鳴時書四卷方元成
書四卷查學詩書四卷張恂書三卷王樹德書三卷
趙瑞南書三卷張湛書三卷方章鉞書三卷郁之章

書二卷孫伯齡書二卷李倩書二卷吳蘭友書二卷錢威書二卷張明薦書二卷邵庚書二卷徐榮書二卷齊維岳書二卷吳光騫書二卷張天植書一卷諸豫書一卷丁彭書一卷李燧升書一卷黃鉞書一卷張文書一卷劉隱如書一卷孫暘書一卷莊允堡書一卷孫樾書一卷李夢先書一卷沈始然書一卷張賁書一卷公書一卷共八十一卷竟以是三十四人之一生代宋學士之三生嗟乎是三十四人者一生之升沈易險且堪代人百生不第三生矣裘潰費約五十餘金陳時斌及諸檀施外率諸君子隨所給及其舊朝裳繡衣而爲嚴飾讐校則惟李燧升齊維岳方以正月朔肇二月朔成成施廣濟寺寺有僧超文爲張司馬天植外弟兒目擊司馬之難而傷心薙染經原本因超文請之寺中故永供寺中也此書經時節因緣而拱乾爲之記己亥二月初一日方亨咸書

釋地父執杜于皇當三十五載前遇於維揚作長歌贈余中一段曰城南荒

草寓城北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未日出歸藏星白頭老子陡一驚今世乃復有閻生不貴子博觀貴子兼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臨歧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深有志焉而媿未逮也案世傳變雅堂集寥寥五言律七言絕句數十篇殊與詩名不稱近黃岡有搜刻于皇詩文者變雅堂集外別爲補遺二卷茶村詩鈔六卷而此作仍不在蓋軼者多矣此長歌作於何年無從臆定然以交集考之于皇於康熙癸卯客淮陰甲辰至丁未皆客揚州白雲樓記曰余客廣陵久是也潛邱於乙巳至揚當與于皇相值意卽于皇贈詩之年也時于皇年五十有五矣又于皇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文尾有潛邱評語意皆一時事後二十五載則康熙三十八九年己卯庚辰間也

是年西河客廬陵白鷺洲偕施愚山講學愚山年譜康熙二年癸卯分守湖西有鷺洲講會歌序曰西江講學之會吉州最盛中輟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修復舊事布衣野老皆許以客禮相見會者近千人已而去游淮西秋濤案西河是年由廬陵北游少室五年復還湖西居一載以愚山將移治辭之崇仁復之汝寧留三年凡所稱游淮西者謂汝寧也

五年丙午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試題爲政以德論劄記丙午丁未間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云云秋濤案皇朝通志康熙二年停止八股文體三年更定科場試題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

三場表一篇判五道四年三月仍復三場舊制是丙午丁未間已復用八股矣然策論猶重故先生云爾

穆案据濤祕述聞甲辰會試及此年鄉試首場皆作四書題論一篇通志之言疑有未覈剳記有修史郊祀經學守令經筵策五篇案郊祀策曰 世祖定合祀以來二十年間守令策曰國朝定鼎以來已二十餘年矣推知五策皆作於此數年中或即應試之作秋濤又案 皇朝通志順治元年定制每歲冬至大祀天于南郊夏至大祀地于北郊順治十七年四月己酉合祀天地百神于大亨殿十八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登極尋以諸臣詳議祀典請罷大享殿合祀從之

六年丁未三十二歲

是年九月牛叟先生年五十一丁孺人年五十先生爲二人稱觴

馬宛斯選授淮安府推官缺旋裁案潛邱與宛斯相識當即在此年不待癸丑自隴右東歸也移寓雜興詩內一首曰紛紛把筆學題詩未見揚劉傳極時却羨歸來堂畔客浩如煙海細如絲第三句自注謂鄒平馬公驄御其讀書處即宋趙明誠故莊

七年戊申三十三歲

疏證卷五上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閔二年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程鴻詔案釋地公孫揮條亦記王源崑繩語皆云讀左傳當是戊申一時之事 方苞四君子傳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言古文晚年與蠡縣李塨游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逾六十復往來金陵淮揚

閒客死山陽案崑繩康熙癸酉舉人父名世德兄洤字汲公年十二補弟子員明亡不復就試金壇蔣衡世所稱拙老人者汲公之壻也

是年西河游睢州已復歸淮西秋濤案西河至睢州爲湯文正公母夫人作崇祀祠記明年還浙九年復游淮西爲張仲誠作白龜圖記既而客息縣

八年己酉三十四歲

行述八年鄉試山西受知於前給事中交城縣知縣趙恆夫先生爲同考所忌不售府君感其知執弟子之禮終身恆夫事蹟詳顧譜　案是年闈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言而世爲天下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

吳薗次林蕙堂集謝閻牛叟貽唐伯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啟有鄙文未就雅貺先頒之語蓋爲索文而投贈者秋濤案此事不得其年薗次解官在康熙己酉其自傳云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是解官後卽歸也又云有索翁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費不數月成林因名曰種字林是歸里後以賣文爲活也薗次名綺江都人順治甲午拔貢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遷兵部主事郎中出知湖州府

九年庚戌三十五歲

十年辛亥三十六歲

孫豹人溉堂續集辛亥年七言律詩有黃大宗招同

范仲良張虞山馬圖求趙天醉張孟思閻百詩家姪獻于飲止園次天醉韻詩曰登筵忽使旅愁無染柳春風綠到蘆水鳥當階答易狎漁舟入夜不會孤同來勝友如金谷老去才名媿達夫何事招尋成汎愛久看樵牧可爲徒案魏叔子於辛亥三月遇山陽黃大宗於廣陵爲敘其庚戌登科集豹人詩有染柳春風之語蓋同時事據知潛邱此年曾作廣陵之游矣圖求名駿亦山陽人康熙己酉舉人晚薦博學鴻儒未及試而卒著有聽山堂集

是年西河復游淮安至癸丑冬始還蕭山秋濤案以西河所作袁監州七十序推之知此年復至淮安也十二年冬歸里十四年復客汝寧十六年游上海十七年應徵入京從淮城下過未信宿也西河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余避讐之淮安與淮之上下無不交閻君潛邱在其中暨之

梁之宋不能前復歸淮安則稍稍有言潛邱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登城東程將軍冢題名而去顧余變姓名獨於淮有識余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甡於是有毛甡與潛邱君游墓之題云云西河詩集有九月十九日登程將軍冢詩詩曰層雲蕩晴空涼風薄枯艸我登淮陰城秋衣振縹緲淮陰城東有高阜九日初過又重九閻君父子好探奇邀我登高共飲酒籬頭黃菊堆酒卮風前重把茱萸枝雙攜銀榼墜鷫鷞頻開鏤椀燒蟲蟭飄颻千里試一望射澤鹽陵滅秋漲煙浮蒼靄到海平日涌黃河至天上紫霄高闕陵貝宮霓裳羽節吹長風圯橋再見赤松下淮王自坐丹霞中前臨巨冢近千尺半倚城根半葦陌水落難知王氏墳道傍猶覩滕公宅閻君本屬唐相餘稱言此

是將軍墟神堯定鼎畫麟閣程氏高勳析珪爵曾留
淮海鎮徐方因釋金龜葬繁弱千秋甲胄掩黃土猶
捲旌旗走風雨介馬嘗隨龍虎號銜花近見牛羊舞
秋風酹酒瀉雨餅幽思還視飛鴻翎昭陵西望人寂
寞鼎湖南去愁清冥銅笙一曲倚鞦竹戲馬臺空散
黃鵠把酒頻看琥珀紅拂盡殘碑不堪讀　西河又
有集閒修齡若璩父子卽席詩東第邀羣彥　西園集
酒徒清缸開玉露畫槳待珠湖角綺梁王賦烹鮮陸
氏廚謳吟相間發不忍聽驪駒未注嘉讌曰珠湖卽
東湖時查伊璜同赴飲又題眷西堂詩并序閻氏自
山右來淮名其堂眷西不能忘舊乃從堂主人再彭
之請云耳甲第移家遠茅堂倚郭新久爲淮海客仍
是太原人荷蓋看留楚瓜生想去幽天涯多蕩子誰
得買君鄰鹽筴開鴻緒魚鶯念舊鄉人倫重東國彼
美念西方啼鳥聽幽谷流泉繞夕陽　千秋垂乃眷聊
以志斯堂數詩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又案錢謙益
亦有寄淮上閻再彭眷西草堂詩西向依風笑南枝
攖木謀艱難仍有步眷顧豈無頭策賜金天醉盤辭

渭水愁美人紆萬舞山隰思悠悠長淮南紀水滔蕩
汨窮塵故絳眞吾土陶唐自古民周詩太原什晉問
柳州文他日論都
賦東西定主賓

十一年壬子三十七歲

移寓雒興詩注家古古先生壬子春復遇之交城相
去三十餘年矣　疏證卷五上　壬子秋過陽曲松莊傅
山先生字靑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
子韈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旣脫屨復脫韈乎雖
杜注古者見君解韈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
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

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韈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爲劉炫趙汸所未

及余不敢當茲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案劄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云後四載讀陳祥道禮書後四載爲康熙十五年丙辰後十年則二十一年壬戌也　西河經問彭軏山東昌樂人乙丑進士問禘師聲子韤而登席云云若然則朝祭之跣起於後代劇不足據但軏曾客淮聞淮客有論宋菽之詩者云云秋濤案此淮客即指潛邱

錢傳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疏證卷六上壬子冬客太原顧甯人向余稱朱謀㙔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云云又卷七憶余晤甯人壬子冬嘗問古文尚書還當疑否曰否否云云

剳記顧甯人論幽幷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云云又南雷哀詞顧余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　疏證卷二　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

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實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隤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

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
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
吳文正公尚譔序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
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善夫歐陽永叔之言
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
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
閻若璩者爲是說矣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劄記有跋周郡守晉祠碑記二則　又曰愚既跋吾
師晉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

仲謙晉祠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爲之狂喜欲絕益歎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郎祠之建實始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甯禱應始宣和五年上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牽合傅會遂至此也元人弋㱿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

之譌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爲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爲眞水神也者嗚呼不知此似是而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之說且以爲他日作縣志者補焉案周郡守名令樹字計百延津人順治乙未進士由贛州推官遷大同同知卓異升太原知府竹垞集辛亥春有送計百赴太原任詩是也太原縣志載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行款署康熙壬子端午後三日

釋地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每游而忘歸誠如北齊王睎之所賦者旁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

子封曰汾東王余從艸閒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
姜仲謙謝雨文首云云喜得一典證屬有司當上聞
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
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閒有臺駘廟當補
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也
是年山西闈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足以有臨也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譚瑩玉生覆校

閣潛邱先生年譜卷二

郡後學平定張穆編

十二年癸丑三十八歲

道古堂集未幾出游豫昌與陳秀才子壽子壽名祺芳常熟人昭文新志祺芳有聲諸生中游牧齋芝麓之門客游徧天下所交皆一時勝流著有韶庵鷗波等集程地憶亡友陳祺芳子壽之言天下事莫難於讀書莫奇於用兵餘俱平且易耳又雜興詩注余知子壽詩自蔣子荊名從都門歸始案荊名名楷山陽人毛西河所稱杜陵蔣楷者即其人也馮山公康熙丁丑有和荊名七十醉吟詩據之一則荊名長潛邱八歲也　一夕共成七言絶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序　士宏

託素齋集士宏字媿曾序略曰癸丑臘盡趙子石寅自臯蘭渡河策蹇衝雪走一千五百里訪余於張掖記與石寅別於劒津已二十有二年相見道故舊慰問勞苦外曾不數語石寅即自稱於鞏昌陳階六少參所得交兩詩人一爲陳君子壽一爲閻君百詩子壽蒼髯道貌故錢虞山高弟百詩年甚少博極羣書逆數周秦如在眉睫兩君日坐老屋頹簷以詩角險眞若大將將十萬師分壇據壘無敢勝負壁觀者無不驚駭失魂魄當石寅述兩詩人時手揮色動髯戟張

余卽不識兩詩人而兩詩人精神意氣聽石宣言若或見之矣又云陳先生苦宦蕭然不足爲賓客謀權黃羊濁酒兩詩人何所愉快而終日擁被含毫眞若有萬不可已之事屬稿連篇至一二千言不止云云案繹序意知無一夕成絕句百首之事淮安府志陳台孫山陽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授富陽知縣調平湖入　國朝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轉福建糧餉道參議補陝西分守隴右道參議　秋濤案甘肅通志職官分巡隴右道陳台孫江南人不著在任年月其前二人亦無年月其前之第三人乃康熙十年任其後一人則康熙十四年任是陳之涖任正在十年之後十四年之前緣十三年經王輔臣之亂冊籍殘闕故通志亦不能詳也　穆案茶餘客話京城南舊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前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

徐電發菊莊詞載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塡詞此地亦名流屐齒所常到也云云據之則十一年六月階六尚在京師淤任鞏昌當在子丑之交也階六又號楚州酒人見杜于皇贈階六七十壽序及愚山酬陳黃門詩注劄記有得酒人消息詩起句云側身西望意甯只爲君來蓋在西游發軔之初也又案石寅名琳劄記與馮圖芝書亡友趙石寅善論詩尤好指摘以供談柄又釋地登泰山條亡友趙石寅誦其亡友滿之章巽元一絶云云石寅巽元俱萊州掖縣人穆於丙午春在子貞同年處晤掖人張士保畫師訊石寅有著作否士保曰有詩集未刻因屬爲寫其峒齋偶存諸帥來皆五七言律淺率不入格有入奏訪黎媿曾先生途中漫興七律十二首無與潛邨相闗之作也士保云家藏有潛邨手札巽日歸檢獲并以相贈又云炎老傳言潛邨曾至掖館於掖西門外滿巽元之淇園余案潛邨至掖更無可攷惟疏證卷六下有一條云質以余足之所蹈目之所擊今歷城縣

北有大小二淸河云云若僅南北孔道見大淸河不及見小淸河此或往來萊州時所經涉歟　秋濤案釋地引滿巽元解狐貉之厚以居卽居吾語女之居此潛邱與巽元曾經晤談之一證　案參議署有鷃笑堂移寓詩曰鷃笑堂開鎭日閒自注堂爲少參階六先生靜攝處　茶餘客話陳階六鷃笑齋在南市橋案此淮上之齋蓋卽用鞏昌署中舊名　有溫玉亭移寓詩曰溫玉孤亭更在東秦風留得楚人風自注亭爲京山李本甯宗伯出宦時所構又一首注曰亭別有額曰聽松余欲取杜老語易爲論松屬子壽書之又石霞舉時亦客少參所移寓詩曰故鄉人忽異鄉逢誰道鴻泥有定蹤坐久

晝移魚鑰動輸君獨聽曉天鐘自注謂霞舉所居西偏與僧寺近又一首注曰霞舉所居為子壽舊寓暇日同過見壁有畫石淋漓飛動　釋地余昔往來洪洞見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以為然　又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案此條又見劄記云余親歷其地方悟從前說盡錯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觀土人呼王官城距晉城五十里曾告之黃儀子鴻子鴻常熟人漢學師承記子鴻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

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 趙一清水經注釋參校諸本標目崑山黃子鴻曾依酈注每水各寫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劃正渭水篇胡渭禹貢錐指從之辨誤今是書歸於新城王氏池北書庫穆案子鴻所繪水經圖既不知沈歸何所陸清獻日記稱嘗借其所訂晉地里志閱之今亦未見傳本精神所萃必不遂歸泯滅呈露何日跂予望之　疏證卷六下

通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余嘗往來於平陽夏縣而悟通鑑二語具爲妙解　又余曾客朝

邑數日覺其治基頗高乃置諸彊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即荊山北麓　困學紀聞箋案鐫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　疏證卷六下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余所舊游處　又岍山在隴山西四十里余所舊游　移寓詩秦晉婚姻地亦連爲尋遺跡著吟鞭涇源佛峽皆天險望裏猶愁嶽頂蓮自注涇水源出六盤山金佛峽在華亭　疏證卷六下　元和志嶓冢山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

禹貢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嶺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峯岫延長連屬若邱冢問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嶷然雲表豈敝地所能作其兒孫乎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水纔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爲南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爲負薪能談王道　疏證卷六上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余曾親經其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貢

朱圉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卽指此又卷六下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最合又曰秦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十步余所曰觀禹貢雖指朱圉諸家互異說者遂謂縣西南錦纜石鼓木梅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志山在梧中聚夫一聚可容則其址不甚廣安有如上所云云者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疏證卷五上

畢陌在渭水之北癸丑秋曾經過其地劉記唐有永樂縣併入蒲州今爲永樂鎮讀漁洋山人集知李義山玉溪在焉慨然作一首自注余癸丑冬

欲游永樂鎭未果　疏證卷六下余嘗往來封邱原武陽武閒問其土人濟水何在曰亡矣案其故牒皆以爲大河旣決其湮也久矣　又余登濬縣東南二里大伾山臣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

劄記有贈倪六通詩題下注云海州人官儀封令

案繹詩意是親至儀封官署不同遥贈核以潛邱生平行蹤蓋亦癸丑東歸時事也詩末有擬尋九日醉高臺之句蓋回溯已事過儀封時已交冬令矣六通名長犀康熙戊戌進士海州志稱長犀官儀封時張伯行方居貧爲縣吏夜讀書科房中長犀聞而異之召與語奇其才乃館而敎之後官江南巡撫爲名臣人服其識

疏證卷八鄒平馬公驌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

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今刻本作己丑案靈璧縣志馬驌以康熙八年任池北偶談云宛斯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人皆爲制服然則宛斯卽以是年之冬卒官矣靈璧志又云驌博極羣書著作甚富公退卽張鐙升閣手校心維申旦不寐積勞成疾卒官士民痛之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尚書以來既至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余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射覆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冒蹙曰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歷數以至卷終孰爲今文孰爲古文無不立驗因

拊髀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等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倘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復再三慨歎余曰公著繹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案今行繹史本更無今文古文之別　秋濤案今繹史卷首李清序實作於康熙九年庚戌仲春其剞劂當亦在是時宛斯以八年任靈璧令蒞南宮邑令郎以付梓也中所引尚書惟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下注注云今文無此二十八字餘皆不注今文古文則此爲未改定之本無疑潛邱明言今本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分是改定之本潛邱嘗見之乃今日反罕覯者案分甘餘話云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驌

所著繹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是改定之本藏於內府所以不著也　疏證卷六下　磬石山今在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北七十里馬公驌云又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以劉昭葛嶧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證禹貢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十三年甲寅三十九歲

是年九月初六日母丁孺人卒　魏叔子閻氏本支敍修齡子若璩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旣

閔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
者又一年父諭之十反不肯去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自題斷弦圖詩云金徽欲拭
意先孤不待冰弦絕也無惆悵臨風雙撒手懷人只
爲賞音殊
十四年乙卯四十歲
劄記題詞愚年四十甫敢出臆見集衆聞用纂一帙
以示兒輩　夏成孟子自齊至魯初解
有贈趨宗丈詩五十高常侍君尤老十年案趨宗長

先生二十歲知系此年作

十五年丙辰四十一歲

生日展期敬憶先君子六十初度自注康熙丙辰時重陽後一日也

妻喪已除而予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

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聞之頻蹙進小子而命之

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

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

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哉越明年八月寧都魏叔

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

皆然爲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之義也在淮實自先君子始　劉記有聞楊公西狩督學秦中遂有此寄之作關中秋色滿君忽動華鑣士莫輕搊鏦文尤重射雕積兵連二岳麾羽隔三橋不乏貂褕贈何由慰寂寥清祕述聞陝甘提學道楊西狩字華觀江西進賢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十五年任

施愚山是年有寄闈牛叟詩詩曰山月多清暉江淮同照曜洵美思公子潔身棲海嶠長吟杖叔里時把任生釣歲晏涉橫流中原紛虎豹叢桂還青青重看八公笑　穆藏有愚山丙辰年詩手稿一冊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丙辰予屆六旬再和李河濱志感詩元注三首錄一耆齡無碩望德薄媿如何入世年空大傷心事漸多冰弦前歲斷塵鏡幾時磨恨少齊眉案莊盆不忍歌

十六年丁巳四十二歲

魏昭士閣再彭七十序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名江淮閒歲丁巳寧都魏世傚客京口再彭先生就吾仲父於廣陵未見傚手書扇面以寄斯時傚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所作文而謬以爲可學也心竊感焉

乞言小奏家君以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閽人毋納祝者詞璩時未敢遽請今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値初度璩先期進曰大人昨歲有成言今其時矣乞俯徇輿情以展菽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戚旣而輾然曰余何能違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爲二人稱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年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蕭蕭白髮其何以爲情況今之月猶昔之月也存沒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庶慽老懷璩退而自維家君之思璩之思也徽家君言璩詎

敢忘敬銜命拜懇先生願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訓以闡慈徽仁孝之感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概以告於下執事

陳其年集有壽閻再彭六十一序淮安閻再彭先生者吾友百詩徵士之府君也案先生時尚未膺鴻詞之薦徵士之稱蓋系後來刻集時追改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淮安閻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璩聞寗都魏禧來廣陵奉書幣乞言以佐觴又閻氏本支敘歲丁巳禧客揚州閻君再彭修齡自淮

安奉其本支錄謁禧爲敘又曰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惇敘二宗年六十寒暑考證繕寫不貰其勞　冬成孟子自齊葬魯後解剳記鏡月歸余以先朝典故數事送難於令兄映碧先生先生以爲聞所未聞有僑札之譽感賦一律敬寄垂白李昭陽經秋忽報章焚餘周石鼓劫後漢靈光道大甯從闕知深轉覺傷何年荀氏子御寵更登堂秋濤案興化李滢字鏡月文定公春芳四世孫也康熙乙酉舉人著惇好堂集映碧先生名淸崇禎辛未進士鄞縣知縣南都時官御史上疏請追卹建文時殉難諸臣得予祠謚福王敗歸里不仕順治九

年曾爲馬驄御序繹史康熙辛亥年七十魏叔子作壽序戊午八十朱錫鬯爲作壽詩湯潛庵集有贈李映碧先生詩則在戊午後矣疏證卷四論代宗即世宗嘗私諡明既有世宗矣而宏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意牧齋宗伯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詒書興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此當日出顧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懷如此洵有前輩風範云卽此詩本事也穆案此事又見劄記與陶紫司書不得其年以劄記書首有憶家居時云云故系之未應大科之前又案亭林餘集廟諡議臣聞當日南京新立邦禮繁多禮部尚書顧錫疇素不攷古一切諡號悉聽其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逞其胸臆目無旁人以至諡冊一頒天下用爲譏笑云云較李公之言尤備

是年邵提學嘉允浙江人乙未進士歲考閻詠入山陽學第

五名首題地道敏樹次題令人作見孺子將入於井非商籍矣

十七年戊午四十三歲

正月有

詔開博學鴻儒科中外官各舉所知徵詣

闕下十月

命人月給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劄記有與劉超宗書云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伊（詳顧譜）深快人意作字與季貞云安得將杜于皇濬閻古

古𩑺梅周茂三容 茂三亦作鄭山明諸生善書工畫著有春涵堂集黎洲弟子也中皃孟贈周太望先生序茂山曰吾父服貧積學知天下將亂抱道挈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嘖嘖於纓組田宅而余裂冠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人所匿笑實以承懽耳云云寧波府志容性跅弛不羈御史戴殿臣一見賞契由是著名後殿臣避跡天童海寇掠之去容即倉皇奔赴以身質之殿臣得返而容代受刑楷足爲之跛乖間竊歸乃從橫於詩古文詞

屈翁山大均 翁山事蹟詳顧[illegible]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寘羅浮山應屈大均之請

姜西溟宸英 西溟別號湛園慈谿人鮚埼亭集湛園先生墓表　聖祖仁皇帝留心文學先生之名早達　宸聽一日問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邪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會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

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與**彭躬庵士望**躬庵字公安寧都人著有恥躬堂集易堂九子之冠也**邱邦士維屏**寧都人亦易堂九子之一魏叔子姊夫也名與公安齊晚尤精太西算法茶餘客話叔子爲文非經邦士點定不敢以示人**顧景范祖禹**漢學師承記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鈞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人稱宛溪先生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魏叔子序曰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迹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疏證卷六下景范地志之學蓋出於家尊人耕石先生名柔謙字剛中著山居贅論**劉超宗某**案超宗名埕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官靑陽訓導劄記與超宗辯難之札最多又有酬超宗丈見贈詩結句云籍戎方共輩自注超宗正長余二十歲**顧甯人炎武嚴蓀友繩孫**蓀友

號蘋漁無錫人江南通志編孫以詩古文詞擅名早
棄諸生舉博學鴻儒試日賦一詩而出 聖祖
特命授檢討異數也在明史館纂隱逸傳
容與蘊籍多自道其志行著有秋水集 彭爰琴桂
溧陽人著有初蓉閣詩集京口耆舊集鴻博之薦爰
琴以母疾力辭 案國朝詩別裁集選桂夜飲閻再
彭席上聽孫艮侯鼓長
歌及荅懷閻再彭七律 顧梁汾貞觀梁汾一字華
峯無錫人明
吏部侍郎憲成曾孫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舍人著
有積書巖集顧震滄云貞觀幼有異才能詩尤工樂
府少與吳江吳兆騫齊名年二十餘游京師題詩寺
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鄉關何事不成眠魏柏鄉見
之卽日過訪
名遂大起 一輩數十人盡登啟事齊集金馬門眞
可賀野無遺賢矣
劄記有奉贈邱曙戒先生詩輕命嘗思倚北欄君虞

何地有彈冠雲山故國初傳信涕淚新知舊憶嘗瓊海謫來香案吏金臺徙處法曹官最憐詩律兼刑律慘淡能令豪髮安馮山公邱公曙戒傳公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用出判瓊州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案己未詞科錄鶴徵錄皆不載保薦潛邱之人以此詩推之潛邱蓋邱公所薦也是年潛邱仍回山西應鄉試故有雲山故國之句邱公爲大理多所平反故有結句

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闈題抑爲之不厭至不能學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疏證卷八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甯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案此蓋天生應薦至京述亭林之言如此天生事蹟詳顧譜劄記與李天生書十年仰止昨始得晤於傅舍親寓案傅謂青主先生行述十七年應鴻詞制科日與傅山人青主游處劄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曰昨座上客有云世傳關壯繆生於靈帝戊午日月時竝同案通鑑目錄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此札當在應制科時也而反覆辯論則李天生檢討汪鈍翁編修爲多劄記余戊午己未閒在京師見汪苕文繆封公墓志案封公爲修撰繆彤父慧隆字蘚書載及高祖謂之曰古人敘人家世皆

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間及高祖亦必其名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其名諱而已云云時菩文怒甚有代之荅菩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亦自曾祖敘起渠非元人邪後見三刻堯峰文鈔此篇削去高祖諱某某五字案文載續稿卷廿四曾祖憲祖天秩考國維無高祖一代此又當爲書祖文廣一例耳事又見與汪舟次書舟次名楫號悔齋休寧人已未召試一等授檢討官至福建布政使有悔齋集淮海英靈集悔齋以檢討奉命冊封琉球爲其國撰孔子廟碑有餽贐卻不受國人建卻金亭志之國學紀聞

箋後序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

入都時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弟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　王山史北行日札戊午十一月有答閻百詩書曰三王並封雖舉朝具疏然其中旋轉仍賴首相故北海上書文肅力爭之而其事終寢則文肅之力居多拙作所指蓋謂此耳非謂其上書天子且舉此者借一端以美馮氏亦非

論述當日並封事也不斐之文過蒙西意一語質定不厭再三足下有心人眞吾師矣梁山史賀馮易齋相國七十壽序有云萬歷時婁江王文肅以三王並封之議爲衆所不與有上書力爭者文肅引咎自陳云左庶子馮某告臣如此此卽公之從伯祖天下所稱爲北海先生者也云云 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寘太華山頂友人王宏撰司之 劄記又有與山史書論王紹徽黜將錄事當亦在此年 又與劉超宗書向見亡友張季望兄手錄欽定逆案云係先生家本家役多致意奉假尊本一錄舍下久有此書今亡之矣云云季望名新棟山陽人順治庚子副榜著有頤庵集

是年有贈何崑孚會稽詩 淮安志何源濬字崑孚山陽人由貢生授建寧府通判值耿逆背叛家屬盡陷賊中隻身赴浙江請兵陳恢復大計隨大兵進剿賊敗以功授紹興府知府後

改馬湖府陞浙江督糧參政按崑孚子而粟潛邱婿也耿精忠以康熙十三年叛十五年降十六年伏誅此詩當作於初授紹興知府時又第六句云暫對寒流旅思閒第八句曰聲華明日滿燕山則是十七年潛邱應薦入都時與崑孚同行也

有送張大理雲翼歸省及娶二首 竹垞有送張大理雲翼省親皋蘭結婚作編在明年己未案孫豹人戊午七言絕句有贈張又南廷尉兼送之歸娶詩六首亭林年譜是年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來聘往蘭州堅辭之則竹垞此詩乃誤編也 李子德受祺堂集有張廷尉又南省親畢迎娶還朝詩以紀之四首自注廷尉外舅爲寧夏提督趙將軍摯之

有贈舒漢雯舍人詩結句云倘得恩叨鳳池上明春恭和早朝詩 贈胡又弓學士詩疑亦此年作又弓名簡敬沭陽人順治乙未進士

有酬蔡子構南歸畱別諸同學見贈之作首句

云後先同作帝城游結句云笑爾枉將車笠約長才甯獨滯林邱覈其語意當是此年冬作子構名爾趾山陽人康熙中歲貢晚官祁門訓導西河集有奉贈蔡二爾趾七古及爲其母徐太君八十壽序又曰嶽嶽鯱經術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構

有送陳子度之任太原二首次首有句云半菽還先多士飢自注時待詔諸公議給食用按子度名楷時爲山西布政司經歷隴右道台孫之子復由舍人之外舅也

有贈陳解人詩莫笑巢由拜馬前今朝徵君尤可憐閩南候火接天起薊北聘書任壁懸羨子麻衣能感衆經時旋餉得稱賢一身往返萬餘里泣向慈仁老樹邊按解人亦

字解庵己未詞科錄陳學夔字解庵福建侯官人康熙己酉舉人龔煒巢林筆談解庵當耿逆變作抗節匿橋園三年不受逆職尋丁父艱少司寇任公克溥首薦應詔薦牘云昔長安賣賦洛陽之紙頓貴今全節罵賊睢陽之舌猶存時服未闋郡縣逼迫匍匐赴京籲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遷兵部主事　案此詩或作於己未春首

西河兒閣詞序云余游淮時閻子牛叟與丁少君㦗伉儷之好作兒閣十闋索余和余未有以應也閱十八年余赴
召至京牛叟年六十丁夫人已亡其嗣君百詩重貽書幷辭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以承尊人歡當稱

觴地也余始理其詞對使和去其十闋皆有題依題演義不自解工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秋濤案兌閣十闋乃牛叟先生悼亡之作此獨以爲悼伉儷之好之詞殊不可解然於衣萎一闋仍引牛叟原注味其語意其爲悼亡明甚西河著作往往於數行之間而自相矛盾類如此

十八年己未四十四歲

三月初一日

召試諸徵士於　太和殿璿璣玉衡賦幷四六序省耕排律二十韻

先生報罷仍寓京師　北行日札賀閻牛叟先生壽

序閻子百詩今之所謂博學君子也應
詔入都與余數相往來己未春乞予言爲其尊人牛叟
先生壽而以先生之命將於稱觴之日並追饗其母
丁孺人時先生年六十有三矣初度之辰在九月十
日先是友人魏君冰叔李君子德既各有作云云案子德作未見又與閻百詩札曰承命爲尊君先生壽文竊以
哀樂不並用古之訓也誠如此即有以得乎尊君之
心而恐難乎其爲吾子之色若漆園吏之說固不敢
爲尊君道而吾子孝思無已將欲爲終身之喪焉夫

固有太夫人之忌日在矣又書壽序後曰余爲賀生
叟先生壽序成寄之淮上先生曰休矣吾昔者有餘
哀將慰吾子稱觴之情而不忘吾偕老之盟故有是
舉也豈今復爾邪於是百詩札來告余以故余乃謝
曰此余之所謂得閒而有請者然而疏矣是余之過
也而先生之行則何其典而中乎昔余在淮上得交
萬年少邱如磐輩今於燕臺復識百詩質疑問難有
朋友之樂焉顧獨恨未獲從先生游也云云又與百
詩書曰前讀乞言引謂今復舉斯禮焉遂爾下筆今

接來札爽然自失如命復作數語書於後亦可見吾輩相與之誼其不敢苟如此　疏證卷二魯詩亡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己未在京師一徵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爲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俗亦傳閻妻驕扇注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句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

爻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攷案劄記與朱既庭書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尤者也云云與疏證所舉一一相符然則此徵君即既庭也劄記有宗安至自興化得既庭消息詩既庭名實穎號湘尹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老易軒讀書堂玉磬山房等集　又一徵君自誇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余曰世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氏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是如是否然則其僞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售僞者必假眞眞之不假僞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

疏證卷四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啟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卽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衞乃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語塞秋濤案天生平日必素持此論潛邱嘗云杜撰故事莫甚於李天生四庫書目提要云其所謂杜撰故事者今不可考姑存其說可矣竊謂潛邱所說當卽指此類事也

釋地己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采入集注似

可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　劄記題签智錄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營披閱一過惜未及刊其誤遠寄兒輩爲我置眘西堂潛邱老人記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

時年正四十己云爾矣又記案牛叟先生時尚存此語不可爲典要

與徐勝力書昨過談偶及李悼子未執政蓋死於武子手故經未書其卒先生盛氣欲辯已而中止弟不覺匿笑得毋見弟在失意中少寛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案此書蓋在大科報罷之後勝力名嘉炎號花隱秀水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

與陸翼王書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
上前以毀百四十三人者
上意寖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

異翼王事蹟見顧譜與徐電發書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澤趙汸之學云云又曰猶憶故山有來問五十人人物何如者弟荅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可稱雙絕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苕文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三案與勝力論黃趙之學又見疏證卷八五十人者大科入選之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也電發名釚號拙存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吳江人國學生召試二等授檢討著有南洲艸堂集續本事詩詞苑叢談菊莊詞

是年有王昊廬宮詹招飲話舊一首案李秋錦己未年有贈王昊廬宮詹詩知此亦同也詳詩意當在未試之前王山史北行日札己未年有答王昊廬太史東曰承手教

益感埀注之殷然宏撰衰病伏跡不能與於燕飲久矣敢固以辭案卽潛邨貢年賦詩話舊之會也　吳廬名澤宏字涓來黃岡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

有寄贈高澹人舍人詩　澹人名士奇號江村錢唐人以　御試鍾王書法直　南書房授中書舍人累官禮部侍郎諡文恪　隨輦集省耕詩序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　御試博學鴻詞科於太和殿命臣英臣士奇臣訥在大內南書房賦　案舍人於　明年庚申權官侍講此仍稱舍人則必己未年事也　柳南隨筆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今案潛邨詩云朝飲新豐酒未殘驚開捷徑五雲端正與西溟同意時潛邨蓋已報罷故有　聖主應教有夢難之句結句云一德由來契若蘭自注懋勤殿有秋蘭舍人獻賦焉案此賦載江邨經進文稿云寄贈者江邨於此年五月扈幸西山潭柘

寺潛邱贈詩當卯在此時也　有偶讀唐人李郢登第後爲妻作生日寄意詩戲簡穀文一首題下自注重陽前一日爲穀文內子初度穀文有詩寄內案穀文名鴻烈號涇源山陽人由廩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知系此年作　又有九日和張穀文郎席韻一首和穀文移寓待尊甫吏部公來京之作一首穀文尊甫名新標字鞠存順治己丑進士又題下注曰嵇杭州其外舅也亦將至案淮安志嵇宗孟字子震安東人崇禎丙子舉人國初官杭州府知府己未與鞠存吏部俱以鴻博徵故潛邱贈舒舍人詩有句云漸聽故人蒲轂轉自注謂嵇張兩公時兩公俱以老病辭不就試故至九月始來京也　又口占贈穀文一首結句云爾從家學擩染久射策金門

恩拜徧

竹垞集是年有酬閻某詩曰烈火燔帝竹秦鏡忽以淪番番濟南叟後死耄而勤腹笥傳少女齒落餘空齦掌故潁川來何由聽其眞所怪張歐陽疑義默不申金絲魯宮響蝌蚪蟠輪囷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捃摭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紉文從義艱晦體殊絕蹤塵孔書旣咸在讀誥恆鮮新何人正今僞去險歸温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幷州彥徙宅淸淮

㴊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摭餘剪刺古
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諸家援王吳百氏搜墨
荀幽室抉窔奧希音辨韶鈞雖爲見者駭猶勝徒呫
呻吾生嬾述作老矣潛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
綸況有紈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盈
旬春冰玉河裂艸暖波鄰鄰紅杏舒絮條翠嵐壓重
闉相期出郭游西山恣回巡竝馬驢劇談九皇八八
民醒卽坐松石醉卽臥花茵 疏證卷五上 錫鬯生平
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 又卷八上 錫鬯近撰經義

者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

十九年庚申四十五歲

錢傳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略見剳記六與陶紫司書及陸冰修書紫司名元淳字子師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廣東昌化縣知縣著有南崖集釋地有與紫司論太王翦商事秦蒼峴山人陶子師墓志君游京師徐健庵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名日以高而其同邑翁尚書者亦羨君名延之邸第然君性剛直每與尚書忤以是尚書轉銜之康熙己未開鴻詞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遣騎追君還復以病告戊辰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爲奇才以請滅蘇松浮糧語激直抑置二甲時徐公元文爲明史館總裁欲留君竟歸冰脩名嘉淑海寧人有辛齋遺稿

又與江辰六書承面問鈍翁長子筠卒以幼子㱿詒爲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云云辰六名闇歙縣人貴州貴陽籍康熙癸卯舉人吳蘭次之壻也官解州知州著有河汾集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案困學紀聞箋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余云云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唾餘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案健庵時以贊善領明史館總裁困學紀聞箋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徐

退而思得二事云云宮贊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先生曰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歎服案方望溪有與先生書云昨所論曾子問一篇乃母在時所講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即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案湘北時官內閣學士事蹟詳顧譜　劄記有承聞合肥相國以生平文筆非得閻某校定不免謬

談敬賦一首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庚申二月十二日顧種紙岑
二玉程叓東過脊西堂分賦花朝喜晴詩行春盡度
復南回爲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筇偏興健狂來縱
酒莫生哀郊原想已紅連樹庭砌從敎綠滿苔最喜
花朝晴兆稔稻花香勝百花開

二十年辛酉四十六歲

陸清獻日記辛酉七月初二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
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於徐健庵

家　穆案清獻蓋初聞宛溪之名故名字書目皆舛采此以著潛邱與宛溪聚合蹤蹟也　彭躬庵徐健庵春坊五十壽序庚申八月余在吳江崑山徐子藝初章仲二孝廉遣書使因顧子景范迎余居其家又云公旣延武林陸子拒石太倉顧子伊人與共晨夕欣賞析疑及四方士過從禮之無倦而虞山顧景范不求聞達落落人外惟潛心方輿紀要一書公禮而致之不煩以事聽自纂述更爲具脡饎筆札書史以相佽助案拒石名繁弨錢塘布衣伊人名湄亭林族子也

疏證卷五下　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松樹榆樹枝旣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顛之陰及黑松

林徧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

又有鳥曰海東青卽隼也予固請得一石砮以歸案此事潛邱當是聞之吳漢槎兆騫秋笳集長白山賦信亥步之太跡知禹栞之莫暨自注自山麓至半山皆黑松林亙三百餘里不見日月樹根相糾如網地皆深淖馬行七日乃止又賦云人蔓抗塹於椵椵陰夏楛挺笴於松陽自注入蔓生於椵樹之陰石崖外松林極目其閒環生楛矢卽肅愼氏矢也渡混同江詩云部餘石砮雄風在地是金源霸業開登西閣詩云半空長白雪極目大荒雲自注長白山在寧古之西高二百餘里夏有積雪與疏證所記語符合漁洋池北偶談亦記得石砮事曰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砮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愼之矢也又一條云余嘗見吳江吳孝廉漢槎自塞外攜來石砮形如礪石

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所記與疏證同但語互有詳略耳漢槎之東還也由健庵爲之納鍰當與潛邱同客碧山堂則其所遇爲漢槎無疑又與漢槎同時戍寧古塔而爲潛邱之執友者尚有方坦庵拱乾然坦庵放歸較早潛邱於乙巳過維揚訪之且劄記稱坦庵東還遇家君誦椒詩甚多不應於此事轉諱其名而坦庵所著絕域紀略亦無一語與疏證之言相應故決知非聞諸坦庵矣漢槎入關後客京師不久即南旋故查初白壬戌年有過漢槎禾城寓樓詩漁洋癸亥年有寄漢槎之作旋復化去故其子振臣秋笳集跋曰何圖乍入玉門遽捐館舍然則閻吳相遇即在辛酉之歲亦無疑也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七歲

行述二十一年客福建　疏證卷五上　余至福建會城

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綵帛纏其足由脛以
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縢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
幅之制秋濤案　皇朝文獻通考及會典荷蘭於順
治十三年始入貢道廣東期以八年一貢康熙三年以助剿金門廈門　詔賚國王以下銀
幣有差許令兩歲一貿易於粵閩二省五年停止兩
歲貿易仍於入貢之年准其互市六年違例由福建
入部議以後飭令由廣東入二十三年助平臺灣二
十五年入貢以粵海道近而險閩海道遠而穩乞仍
改由福建　詔可自後職貢維謹池北偶談云
荷蘭於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其王復
遣使入貢云云是臺灣平後貢使入賀自當即由福
建然是二十五年非二十一年也竊謂荷蘭貢道雖
於二十五年始改而中間互市助剿闌入之事多在
閩地時時弗絕類皆在海上惟入貢之年始得至會
城二十一年非貢期而潛邸於會城見之者蓋平臺

之前檄諭助剿其國必先有使臣至省垣也嘗舉一事證之康熙三年始檄夾剿金廈而張學禮使琉球記云二年四月抵閩閱視船隻詢舵工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隨往泊所視之云云然則夾剿雖由檄諭實因彼國先來請兵請兵之船至閩境實在夾剿之前一年以是知甲子平臺之役亦必荷蘭先來請兵始檄其夾剿故二十一年得有荷蘭人至會城也臺灣本荷蘭所據鄭氏攘而有之故荷蘭每欲請兵藉攄報復之忿於當日情事極合且平臺後帥臣有臺地必不可棄一疏亦因時議欲將臺地畀荷蘭而發則助剿爲荷蘭所自請斯又灼然可證者

王山史山志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閻百詩手札云亭林於春初歿於曲沃

淮山肄雅是年趙宗師崙山東人戊戌進士歲考淮安取閻

訓懿入學首題子之武城至而笑次題其事則齊桓晉文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八歲

行述客福建方歸司寇公來邀復至京師公家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府君逾常等　疏證一卷　按東坡紀年錄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勢甚危險起坐四顧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歎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余每歎古人之以著述免患難如此癸亥秋將

北上先四五月閒淨寫此疏證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舟忽覆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璞乎吾當邀東坡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告吾友陳玉璂賡明賡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記并記於此玉璂號椒峯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著有學文堂集王晫今世說椒峯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言之娓娓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爲偶有觸發爲詩文旬日之閒動至盈尺見者遜其才比之劉穆之云己未詞科錄秦瀛案先生家太湖之馬蹟山即夫椒山故以椒峯自號與

邵青門交善所居有嵒圃青門用少陵游何將軍山林韻十首寄題　疏證卷八有與武進周叟論召公書事未詳周叟何人　劄記有訂五歸述所見詩訂五鄒氏名祗謨號程村順治戊戌進士有遠志齋集亦武進人也　又疏證卷六下有舟過武進飲於一友人家論滕王閣序南昌故郡事未知所謂友人即椒峯否又有舟中讀干寶晉紀兒子詠在側一條越明年余得吳中水利全書一條均不得其年附識於此

陸清獻日記癸亥十一月三十日淮安閻百詩來會言顧甯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方在刊刻　清案獻於是年服除入京時選得靈壽將赴任也　疏證竹垞年譜亦記是年十一月陸公隴其來會

卷五　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厤其明上

志錄序曰於是問厤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

所課而正之癸亥三載於京師案蓋謂癸亥甲子乙丑此三載在京師也就吳任臣志伊學麻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論研窮之久之始得通其術阮太傅疇人傳若璩通時憲及授時法嘗據算術以證古文尚書之僞其它以步算攷證經義甚多論曰上古積年據史記則託始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於夏殷以前荒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攷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算班班可攷故可以近法推之若嗣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於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邪閻君經學名家其於步算蓋餘事耳　剳記有與戴唐器書曰昨同雲九兄游紫極宮登程知節墓慨想林靈素如昨日呂洞賓不可得遇求掩鶴井亦湮無迹爲之低回而不能去又有與雲九食蟹告以子瞻在揚州以此寄先龍圖公少游詩送雲九還錫山詩疇人傳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

書八冊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即一人否也穆案疏證卷六上稱雲九爲金壇蔡仲全弟子

疏證卷七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師案此閻胡會合之始　朏明名渭初名渭生號東樵德清人曾祖友信世所稱思泉先生也　釋地胡朏明客京師余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肎艸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不到者秋濤案此亦初會時事

劄記與劉超宗書晚疑俄羅斯國必非羅刹國混爲一者京師貴人不考故也今讀隋書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晚親見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在東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

二月日行屬南纔不屬東與北也至俄羅斯當另考

以聞　案俞君理初俄羅斯佐領考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熙二十二年以尼布綽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來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爲半箇佐領後二次又取來俄羅斯七十人遂編爲整佐領案伍朗格里宜番等皆自拔來歸者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刹殺斐雅喀居民畱嫚書而去七月甲申瑪拉等送所獲羅刹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四裔考亦云二十二年羅刹之衆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三十餘人此卽通志所言之三十一人方略又言南岱攜至二人則四裔考所遣之又言十一月癸未　上諭宜番近授驍騎尉岳噶圖席圖頒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遣招撫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宜番等往諭卽以招撫米海羅等二十一

人送京安插是年七月又獲羅剎一人曰費岳多羅送京安插二十四年三月獲羅剎噶瓦力剌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剎又遣奇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春被獲旋縱之歸其噶瓦力剌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南岱攜至之二人亦縱歸計所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年三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七十二人而遣歸者十二人總得羅剎近百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圈衚衕據之則羅剎降人潛邸蓋於二十二三四年中屢見之也理初未刻稿又有一文辯羅剎俄羅斯異同云羅剎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剎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羅剎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剎王名阿修羅欺陵佛幷欺陵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皆以羅剎名之故有在山羅剎有在海羅剎有飛天羅剎皆假名羅剎而於真羅剎無與也羅剎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

邱剳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謂長安貴人爲不考閻蓋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爲羅刹何得謂之定非也案理初此辯極明畫其云羅刹者紅毛諸番卽隋書之羅刹國惟云閻蓋略見佛書則語近誣閻生平不讀佛書復申撰行述几府君精究儒書不談內典是也其時俄羅斯尙阻聲教故止據隋書以與長安貴人辯耳俄羅斯卽元史地里志西北附錄之阿羅思潛邱亦未攷得也穆於辛丑七月從永樂大典畫出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以詒魏君默深刻入所輯海國圖志中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九歲

是年與黃子鴻初晤於碧山堂案碧山堂蓋健庵館客之別第查初白康熙庚辰有同朱悔人劉大山魏禹平錢亮功馮文子方靈皐吳山嵓汪武曹諸子飲徐尙書碧山堂花下詩曰謝公別墅在城濠載酒曾陪飲興豪不料故人還客此猶能折柬致吾曹商量未定將歸燕搖落何

堪舊種桃併墮平生知己淚廿年塵土一青袍時健庵卒且七年矣

疏證八卷

鄞萬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禮通考以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質余甲子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爲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云云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語之矣案蓋因駁喪禮雜問不滿於其師餘姚黃氏之經學爲季野所不悅也又案萬氏昆仲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皆梨洲弟子也斯選字公擇戴唐器迎館於淮上最久季野先生又號石園皆與潛邱交契劄記有喜公擇見過詩有哭萬公擇五兒詩二首內有句云充宗經作笥季野史成箱充宗斯大字也

鮚埼亭集萬石園先生傳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脩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

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明史稿五百卷皆經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也嘗爲徐侍郎乾學纂讀禮通考百六十卷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李厚庵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若顧甯人萬季野閻百詩斯眞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　劄記憶甲子

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庵寓邸案健庵是年由侍講學士升詹事府少詹事　夜飲言今日直起居

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不敢上問柰何余對丙午丁未閒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

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五年案是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案是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攷據辨析議論輒手

錄成帙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惜此條不及入之也茶餘客話盧日堂嘗手輯潛邱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　釋地初交何屺瞻年甫二十四歲案屺瞻生於順治十八年名焯號義門崇明人康熙癸未恩賜進士　日與之上下議論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出爲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豈有聖賢口中而使別字用譌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百條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云云案後十有八年是康熙四十年辛巳也

沈季友檇李詩繫季友字客子號南疑平湖人康熙丁卯副榜　梅里李氏

多才符與繩遠亘年齊名時號三李康熙甲子余在京師分虎亦館於龔氏案芝麓卒於康熙十二年此爲仁和龔翔麟字蘅圃時官御史分虎之詞友也三李事蹟詳顧譜往來唱和月舉一會同賦者晉江黃虞稷虞稷字俞邰晉江人流寓江寧徐公肅薦與姜西溟萬貞一同入明史館以諸生食七品俸著有千頃堂書目楮園集　案西溟入明史館在壬戌年俞邰貞一當從同次年癸亥潛邱應健庵之聘復來京師意卽閻黃會合之始矣　疏證卷八余讀焦氏筆乘稱家有梅鷟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之僞將扳行之不果求其譜凡十載得於友人黃虞稷家急繕寫以來大梁周在浚在浚字雲客櫟園侍郎之子太原閻若璩寧波萬言言字貞一季野伯兄斯年之子由副榜貢生豫脩明史獨成崇禎一朝長編錢塘洪昇昇字昉思號稗畦以作長生殿傳奇

得名嘉興周篔篔字林於號鷗塘兄篔字青上與竹垞為詞友河中吳雯雯字天章本遼陽人父允升順治乙酉順天舉人逾五年選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又明年授臨潁令已前卒天章遂著籍蒲州己未薦舉博學鴻儒不中選著有蓮洋集四庫書提要曰雯天才雄駿有鄉人元好問之遺風遼陽佟世思武林王嗣槐同里沈奕日案奕日蓋融谷兄弟行暨我兩人也

魏昭士閻再彭七十序當傚游燕都過淮先生方失適屛賓客閻傚至蹶然出揖之為設酒食兩孫咸侍坐先生為道其令子客燕長孫歸三晉與其先世所以僑居淮上家計興替之由且詢傚父子兄弟家世

及易堂先後輩甚悉酒罷以諸孫相屬語懇款幾令

涕下詰朝先生仲孫訓懿拜而言曰王父六十有八

矣又二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豫乞一言爲王父七

十壽

是年趙秋谷典試山西長君詠中式第七名舉人清祕

述聞康熙二十三年山西考官編修趙執信字秋谷

山東益都人己未進士兵部主事戴璽字爾玉直隸

玉田人戊戌進士題爲命禪謂一

節送往迎來三句或勞心至義也

馮山公景南還設教淮安邸季貞家前後凡十年國史

文苑傳馮景浙江錢唐人國子監生康熙十七年游

京師授經於侍郎項景瓖家二十三年館侍郎金鼐

家因病南還歸設教於淮安洗馬邱象隨家者十年
案李貞以廩監生己未　召試鴻博一等授檢討

二十四年乙丑五十歲

李分虎香艸居集有閻百詩人日招集碧山堂時分嗣復申從山右至詩河東劉隱酒攜到劒門來人日調蘭膳賓筵勸竹杯眞稱賢父子况住好亭臺似此春盤薦須敎盡醉回案甲子乙丑間分虎皆在京師復申以初正從山右至京必是中後以公車北上也

剳記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春秋地名詑問余成二年鞍之戰云云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序乙丑夏

四月奉

命總裁春秋講義因於纂紀之暇博搜羣書而參考之云云　四庫書提要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據閻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　案勝當作善撰提要者蓋誤合勝力敬可爲一人　胡朏明易圖明辨卷五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精思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羲易商易周易同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敬可與余厚向在京師出以示余歲庚午與敬可讀書莫釐峯下方且效一得之愚更訂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　案敬可亦與修一統志事竹垞庚午年送徐處士善南還詩曰玉河新柳已堪攀二月交亭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眞住石公山謂洞庭書局也

劄記答友人書曰潘公印川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

語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平

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己前之治河者雖勤

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惟己不開下河見人

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

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皆堅築之以

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彊淮彊則黃弱然後由清

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一帶盡圮之以

聽其衝溢是以未局雖知建周壩導淮入運河刷沙

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道哉今惟當確遵印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卽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於內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弟曾徧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倍深無礙乎水之東注

矣案國史靳輔傳康熙二十四年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永寧人謚清端經理海口及下河事輔疏言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壩築長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泄之水入海隄內涸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　上召輔及成龍進京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輔仍議築長堤時寶應人侍讀喬萊奏輔議非是乃　命尚書薩穆哈等往勘視尋以開海口無益回　奏會　江寧巡撫湯斌入為尚書奏下河宜疏濬　上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事云云先生此書與于湯諸公議合當亦在是年喬與先生為姨兄弟所見尤應相同故劄記又載示兒詠及孫學翼學林詩曰一般博學兩詞林死後猶垂濟物心自注謂喬石林夫亦曰石林之議與正同耳喬議見潘次耕所作石林墓志湯文正集有己與孫吡瞻論濬下河事

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一歲

是年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　趙志崑山徐尚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爲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

劄記有送金道州之官馬平兼簡沈融谷來賓詩題下注追錄丙寅春作　案廣西通志職官表康熙二十一年金人望江南安東人馬平知縣二十三年沈皞日浙江平湖人來賓知縣融谷皞日字也又號茶星平湖貢生與竹垞迦陵爲詞友宰來賓天長歷辰州郡丞高江村有送沈皞日之任來賓序案人望壬戌已選馬平何以至丙寅春始之

任而通志職官表二十五年馬平知縣又已選朱廷銓不可解也淮安府志金人望字道騶安東人康熙壬子副榜貢生任長武令升同州知州充己卯鄉試同考官副榜入闈自此始晉莊浪同知邊疆巖邑軍興旁午肆應略無支詘時親王領軍者褒奬特至尋以老病乞休不允遂卒於官案志載人望宰長武以後事而不言其曾宰馬平以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推之己卯爲康熙三十八年則是宰馬平後以故夫官改選得長武也劄記又有題道州魯游艸詩曰地脈羣尊岱星文獨重奎又曰棱藝分藜火論交半馬蹄則道州又嘗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惜其年不可考矣 秋濤案茶餘客話載金道州人望令長武答鈕玉樵書一首自敘宰馬平前後事頗詳足補淮安志之闕有云君袍方綠我服猶緇伴羨馬上之鞭巾多瑁璪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是道州應試不偶注選而得馬平也又云懼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於時江邊艀艋尙插旌旗嶺上烽煙渾如毒霧艱虞萬里荏苒三年辱藩侯之招簡竊駢語以飛翰節傭

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墳在任之逋亡百劫猶留殘喘此是去馬平後羈滯湘江始末也又云爰東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峩閶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開闢之地潘輿未遂毛檄遄征割郊國之一隅當邊垂之三而此則由湖湘復入都注選而得長武之始末也阮吾山謂道州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郊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罣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云云跡道州一生宦海浮沈壯懷落莫蓋亦不得志之士然志稱其令長武後復官莊浪同知則吾山所云詩讖殆專指官長武月日耳

劄記與石企齊書金道州赴任柳州余以故太守章大力先生成神於彼如羅池廟碑事不可不隆其祀孰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櫬四十餘年竟無資之葬者道州慨然捐俸且致書撫州太守俾葬二柩

於祖墓之次千古高義令人感泣案與企齊書又云守幕客來辭行弟以河閒獻王德祠墓更新爲託已力任未詳好友爲誰一好友爲河閒太

是年牛叟先生年七十　邵子湘青門簏稾長蘅武進縣人子湘名

閻再彭先生七十壽序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又曰先生生明神宗之季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十矣百詩以博學名聞於朝文孫繼登賢書云云又有答閻百詩書曰使者齎

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於僕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充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略在是矣以拙文廁其閒寥寥未稱云云又曰儆鄉黃敉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

有席上贈賈五鉉古詩二首鉉近刻作鉉案鉉字右旁爲聖祖廟諱字必有諱曝書亭集丙寅年有題賈院判鉉畫荷二絕句嘉興楊謙注鉉字玉萬號可齋臨汾人工竹石及折枝花喜用瘦筆乾墨出守黃州嘗畫竹題識命工人鐫諸石置赤壁疑潛邱贈詩亦即此人五其伯仲之序鉉其名也贈詩何年無從肊度姑從竹垞之例附識丙寅年末以諗知者竹垞丁丑年又有寄賈

黃州鈕詩亦是從之乞畫潛邱二詩更不言其工畫首章曰偉節不西行黨禍終莫解舉世名龍門感恩同覆載誰知千載間此事一而再聞語復見人儼若尚書在欣然倒衣迎盡呼見女拜恭承道義交永締骨肉愛鐙花何燦爛談笑殊相對吾老忽少壯樂哉今夕會繹詩意則鈕亦志節慷慨之士惜不得其本事容更訪之平陽人次章曰吾生著讀書不以老而倦與篇及隱帙倍文如覿面家藏苦不足假借遭人賤思儀春明居願謝王翁饌忽聞東士司插架十萬卷歷傳自晴唐人間未經見因君達書名繕寫煩郵傳續留古慧命萬世猶歸善則其收藏之富又可想見長安酒貴宜潛邱之傾倒也

何義門游山陽買得困學紀聞又紀聞箋何屺瞻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

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二歲

湛園未定稿門酒詩跋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爲門酒詩明日相繼以詩來者若干人又曰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粢潛邱蓋於前一年歸里爲牛叟先生稱觴故座中無北人也健庵以九月升總憲跋當作於九月後

是年牛叟先生卒　行述二十六年居先祖考憂喪葬中禮鄉里至今以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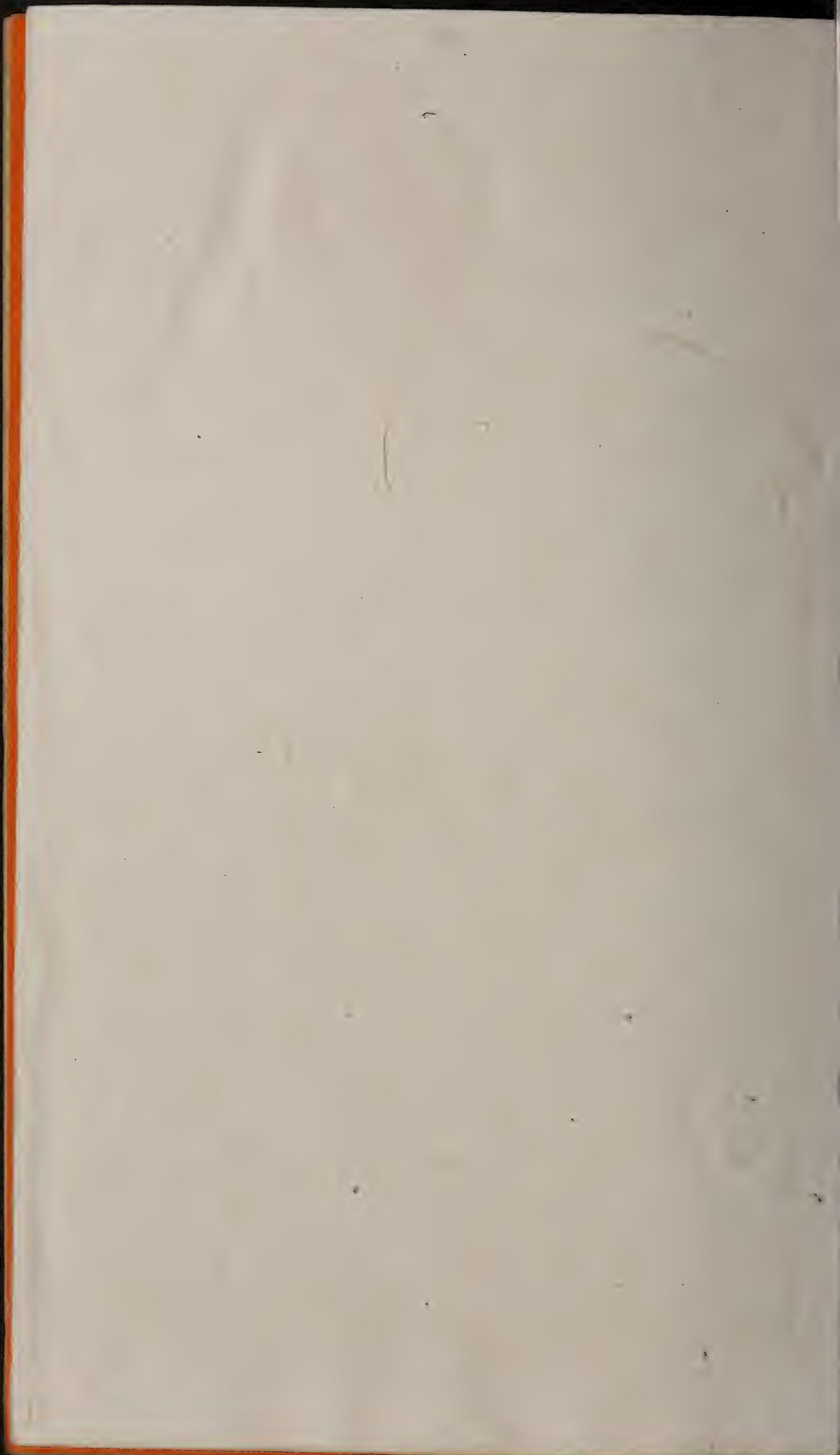
九月健庵擢左都御史　劄記與劉超宗書孟子喜而不寐以善人得志當路也今有淸議得申一事奉

聞長者以爲寢食有味何如臺臣馮瑞進士出身也
利八所有題一疏爲加納官員一體升遷不必用保
舉部議允行矣垣臣錢晉錫明經也爲新總憲所使
具一疏嚴駁之部議不准行奉
旨著現行事例行葢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
人心暢悅此非初出艸廬第一功乎案所謂新總憲殆卽指健庵也
竹垞戊辰年有題錢給事晉錫富春大嶺圖詩楊謙注錢字再亭　又案潛邱弟四次入都不得其年以此書推之葢在卯辰之交也
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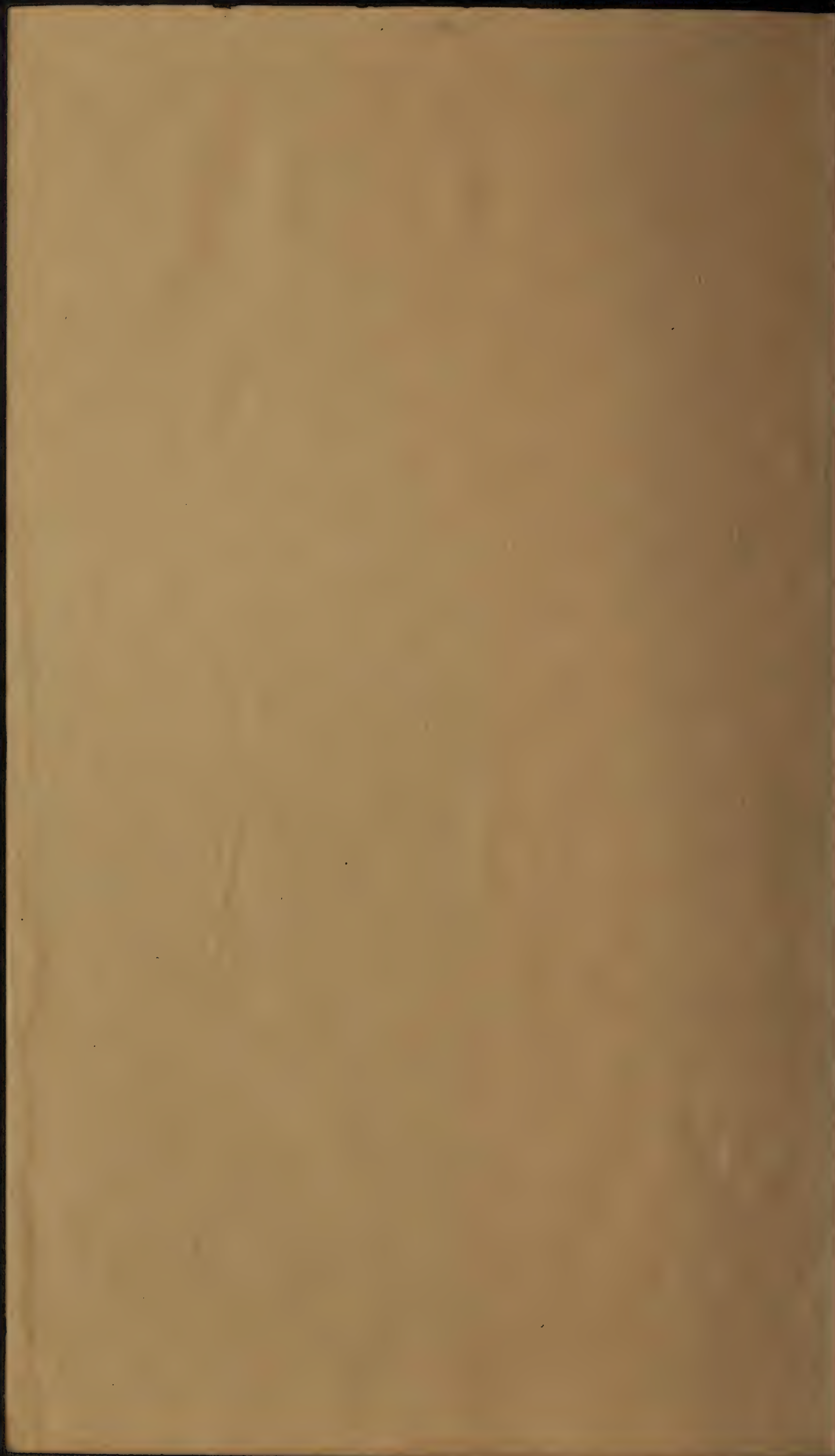
是年健庵充會試總裁即闈中轉刑部尚書出闈就
職因張汧事罣誤上章乞休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
裁三日一直　内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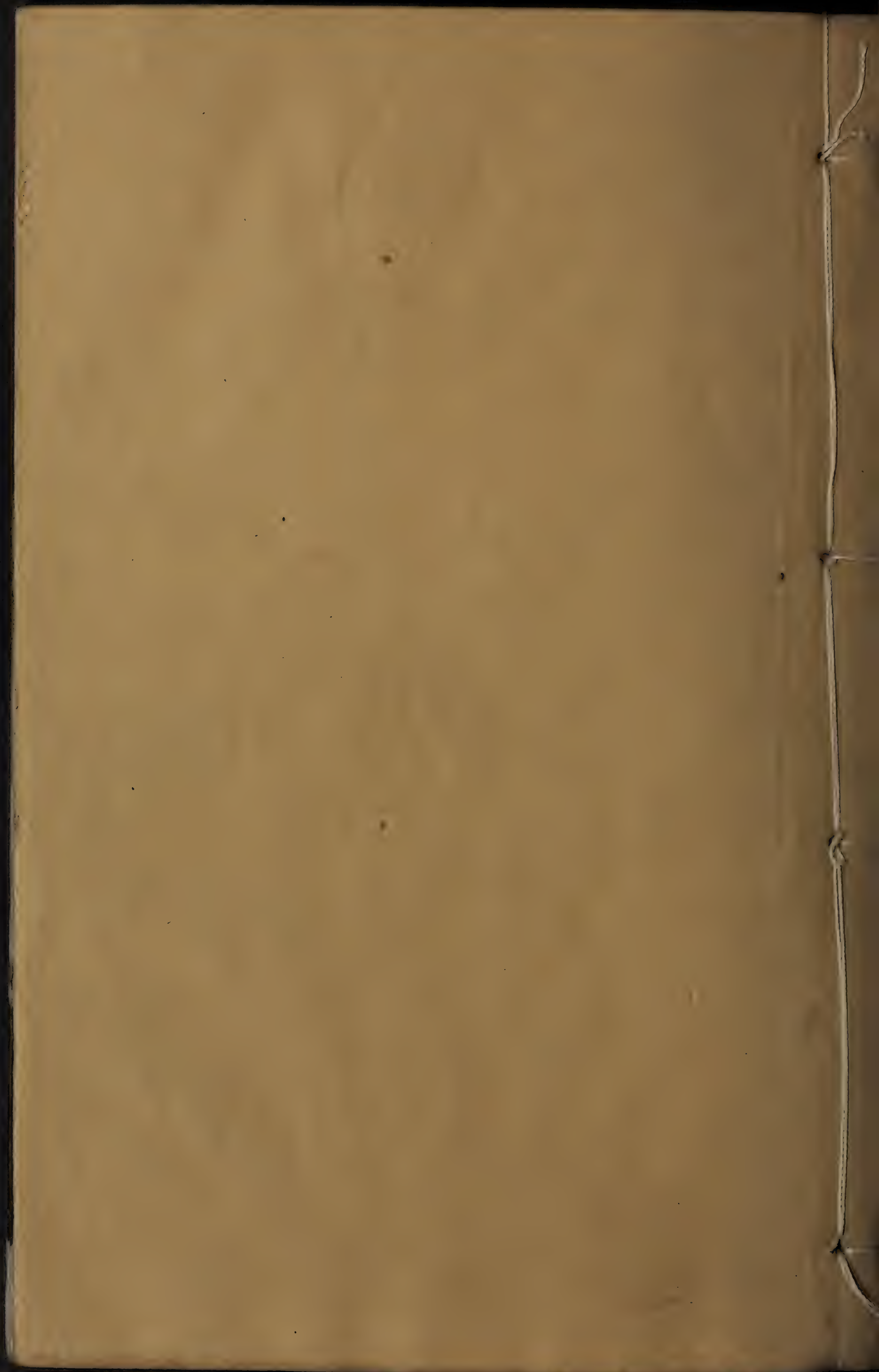
閩譜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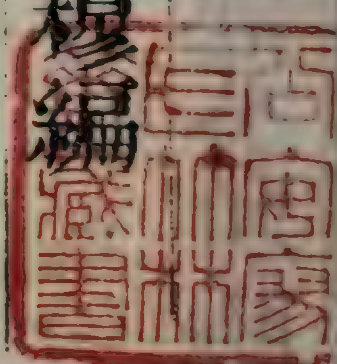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三

郡後學平定張穆編



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四歲

是年健庵因子樹穀考選科道事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上章乞歸

命纂書局即家編輯健庵復上疏言明一統志疏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鑑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抵牾或名姓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

史雜史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倣司馬
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爲一書
諭依議行
胡朏明禹貢錐指略例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修　大清一統志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僦舍洞庭肆志蒐討
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
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二三素心晨夕羣處
行述先是府君殫精經學佐以史籍客司寇公所時

方修一統志與顧處士景范黃處士子鴻周旋遂喜談地理二君固地理專家也府君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朏明先生嘗稱吾輩老年人讀書只宜優柔厭飫自得之樂徵君用力太苦太銳殆非所宜府君愈益力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及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曰四書釋地三書則以四子爲幼學首習之書而地理經古注疏集注以後僅略蒙謬尚多故特加考覈爲經學始基又曰府君從前四至京師二十八年歸里之後無復遠游意

矣　疏證卷六上

憶己巳與顧祖禹景范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觸處洞然　又己巳本書作先一載蒙上庚午夏而言也茲𦗟改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

址卽閒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氾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閒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采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漑鄴田富魏之河內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妻事姑孝甘泉湧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謚都縣梁鴻適吳卒葬於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爲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至都爲築館鍾山西嶺下切古

蹟矣收爲江寧之流寓卽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姓名爲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爲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甯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隨甚道德隨甚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闌入何者舊書自有體要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壞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言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

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案今一統志更不用潛邱之議

四庫全書提要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國朝徐乾學撰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桱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爲周義以胡瑗爲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攷諸書

年爲是編艸刱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僅存惟闕第十一卷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也　困學紀聞九卷十三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代艸制下箋云南遷錄賓退錄駮之近漁洋文略駮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卻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稿置傳是樓云

陸清獻日記庚午十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庵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爲疑也　彭躬菴傳是樓藏書記庚申暮春余因顧子景范陸子排石得登崑山徐公之傳是樓樓十楹跨地畝許特遠人境無附麗啟後牖几席與玉峯相接中置皮閣七十有二高廣徑丈有五尺以藏古今之書裝潢精好次第臚序首經史以宋版者正位南面次有明實錄奏

議多鈔本又次諸子百家二氏方術稗官野乘齊諧靡不具備曲直從橫部勒充四阿各有標目

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五歲

是年三月健庵歸里開局洞庭東山纂輯一統志仍延先生及胡朏明顧景范黃子鴻姜西溟分纂時西溟以布衣食七品俸在明史館健庵疏請偕行查初白題壁集起庚午二月終六月題云玉峯大司寇徐公予告南歸奉旨仍領書局出都時邀姜西溟及余偕行兩人日有唱和旗亭堠館汚壁書牆率多口占之作竹垞庚午年有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詩案健庵既歸萬季野獨以明史事留京師館戶部尚書王公宏緒家

錢傳及徐公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豫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　行述司寇公歸里府君相與晨夕談古援今慰譬開廣不以出處隱顯異致公嘗謂盧孝廉六以名軒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行述未塡諱署盧名款曰年家眷世同學姪　紀聞箋慶引盧六以言曰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亦非吳志伊輩可望也

劄記案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也余庚午春經此案此是潛邱偕健菴同歸也　又劄記嘗

經過保定府新城縣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督亢地至今禾稼樹藝最勝而田賦最輕又曰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亦不可得釋地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余曾往游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云云又東蒙條昔過其下土人承譌歷歷指點示我疏證卷四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屢經過之卷六下胡陵故城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余曾親過之問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彼豈知菏澤在定陶東孟豬在睢陽東北二澤相通距僅一百四十里哉又小沂水愚過費縣士人則呼浚河在其縣西北八十里案以上問數事皆南北孔道所必經不得其年併記於此

叔子之後裔有存者往尋其祖墓隆然高阜者三即

傳出折臂三公之所復往尋其居遺址隱然若城郭

綿亙八里許因歎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為東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日加闢遠又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泰山羊氏以此地為淵藪孰敢過問之種種皆與史傳闇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人平陽即西漢之東平陽晉為新泰縣叔子晉書卻泰山南城人南城原魯南武城晉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十五里意新泰叔子之祖貫已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甯中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

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爲南城人也叔子且死從弟琇述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狐死正邱首正欲葬其隆然高阜之旁也茲撰一統志繫續於新泰人物可也叔子以孫從祖祭晉書何且新泰縣建置沿革并未見何年改南城一筆人物豈有無根者哉要須別繫叔子於費縣人物不必拘元和志然後可

査初白題壁集有王羲文閣復申招同西溟泛舟紅

橋七言絶句二首

制記卷六上庚午季夏置書局於洞庭東山撰輯一統志有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欲訪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斷自周職方之有七閩始不上繫禹貢何如余曰杜氏通典敘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統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爲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域江南道日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

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日之域中豈得別之爲南境惟援其例書於福建一司則可福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卽不離蓋雖未顯見爲疆域未嘗不爲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於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之所得而遺之哉案今一統志刻本惟於福建統部及泉州府書曰禹貢揚州南境餘仍明統志舊曰禹貢揚州之域也

查初白允寄集題洞庭秋望圖詩注庚午秋冬閒余

寓居洞庭東山橋社集起庚午秋終十二月題云橋社在洞庭東山之麓劉氏取以名園秋冬間假館於此與書局諸同人唱酬不少云云案嚴繩孫與劉震脩書李武曾磊落士也今健庵尚書開書局於洞庭山武曾方與纂修之役足下往訪尚書當與武曾相見云云是李秋錦亦在書局也有大雨同胡朏明閻百詩登湖樓詩詩曰大聲拔湖洪飛上巨鯨背歘空作猛雨倒射怒百倍萬木助一喧掀騰走羣怪樓孤若搖動勢已岌岌殆雲頭排窗來山影忽在外日存思欲絕境變奇乃最我詩苦難工傑句應有待

御記老友吳喬先生案喬又名殳字修齡常熟人御記有逢吳子話舊詩首二句云史局置湖山天教孰嘯問疑所謂吳子即喬也嘗言賀黃公黃公名裳載酒園

詩話馮定遠鈍吟雜錄及其閻鑪詩話可稱談詩者

之三絶余急問賀書何處有曰金陵有須價銀一錢

二分余以三錢付黃俞邰使者回家購之不半月以

八分購賀書餘盡如余所屬買套櫻桃乾蓋素嗜此

也到日同胡朏明大嗷細讀口眼俱快沁入心脾歎

吾老友之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庭東山席氏館

題鈍翁類稿席仲遠墓志余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

始至也以事謁席太翁仲遠別去十年而復至

則翁已殁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石蒼秀亭

榭雅潔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　毛

朱詩說近日吳喬先生共余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

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

半爲當時賦洛神說曰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及十年甥舅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顛躓此種情事出於日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不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綯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

記又有洞庭山人餉菊詩　又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中云古人之事應無不可攷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　又余告徐司寇健庵曰郡縣始自秦作輿地

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攷者實之不獨以郡案今輿地表自秦始又曰後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眞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於今制折田之故又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中案今一統志淮揚兩府下不載折田之數疏證卷六下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八府惟懷慶糧最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輿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朝比諸別府減而輕之柰何噤不一語案今一統志懷慶府下於糧所由重之說仍無一語及也又一統

志有關隘一項下載至某鋪或某集某鎮在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爲某鋪又若干里爲某鋪達某縣界最有益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昔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將臨西采石楊林渡初奏言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次報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懼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憂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諸州所上閏年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一檢而知不必外訊諸人矣　又一統志在

京師輒進呈者爲保定府內多載及水利有已施行者有未施行者允稱有用之書　又嘗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著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顧甯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

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邪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聯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尚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邪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一統志刻本仍以碣石爲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南武定府馬谷山下不采劉世偉說但云肇域記以爲卽古之

今案

碣石也　又案潛邱嘗因論河至碣石入海事親至瀕海一帶兼容土人比之腹內特高不知當在何年

又宋史韓世忠列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共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按續資治通鑑綱目宋元通鑒金山之下廟之上並有龍王二字曾親至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太乙孛堇軍江北韓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朮不得絕江豈能輕騎至龍王廟且

既覺而復能浮江去邪或曰當時有沙洲故諺云金兀朮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也昔在崑山輯一統志至鎮江府得舊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形失之遠矣案今一統志刻本不主此說於北固山下引輿地紀勝曰龍王廟在北固山韓世忠遣兵伏廟中以襲兀朮即此於銀山下曰即故土山元皇慶二年建寺其上以與金山相對易名曰銀山蓋隱以閻說爲不然也

又與劉超宗書明一統志無壽河胡三省注通鑒於敗之於壽河之下亦無注甚矣其難也至新修

統志淮安府山川載壽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豈

謂遠勝明人案今一統志故城河古名壽河卽潤河支流也引淮南水利考唐昭宗景福元年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

朱全忠將時溥於壽河云云此今日顧景范黃子鴻

饒爲之事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捍海塘備識范文正

築海塘方略眞正有用之書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

無徵案今一統志海塘下不載文正之說又曰纂志於洞庭徐司寇

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尙

有九百八十餘本曾見葉文莊家書目此書與經世

大典並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潛研堂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戊子

春從南濠朱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廛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疏行殊可愛每冊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儒學教授官書也傳聞康熙間崑山徐公乾學奉敕修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冊徐公志稾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祕而未聞有見之者

穆案元修大一統志事祕書志載之最詳永樂大典收天下府州縣志不下千部中凡引用元一統志處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校書者一一籤出穆曾親見其標題計當有輯本行世而亦未之見是可惋也

困學紀聞箋五卷十 李仁父長編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眾以續此編者余亟搖首

以戒主人笑以爲知言云劄記移寓詩注公戫從錫山購得長編余爲辨其非是蓋此書乃錫山秦氏家藏歸於牧齋宗伯絳雲災後此書絕矣公戫名體仁潁川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著有蒲庵集又案公戫與潛邱相識最早當在壬寅初入京師時移寓詩注云劉公戫考功曾語余今人百不及古人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圍棊耳

是年汪鈍翁卒 劄記喪服翼注汪氏琬臨沒刪其稿爲堯峯文鈔戴晟西洮購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之感蓋爲余所駁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駁正而未及聞於彼者承譌如故將來恐疑誤後生不小云云案劄記有詩云汪筆王詩重本朝詩尤兼筆挾風騷晚來酬答爭名甚輸與抽

身價郤高又嘗稱鈍翁居鄉人品高絕可謂惡而知其美矣戴晟又字晦夫潛邱爲易其字曰唐器易其齋名曰寤硯事皆見劄記淮安府志晟山陽人康熙中諸生師事浙西黃梨洲歸而廣購異書研窮經史有疑義輒就質於同里閻徵君百詩辨難往復多得其指歸

劄記有雪舫來口占即事以贈之作重見已成翁傷懷話不窮小侯四姓長新樂一門忠正誤能留史探亡欲作風寥寥乞米帖裝裹至今雄

明詩綜劉文炤字雪舫任邱人新樂忠恪侯文炳弟有攬蕙堂偶存明史外戚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新樂侯劉文炳之弟劉文炤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炤盌脫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炤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后像母率衆哭拜各縊死文炤入繯墮掛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

去吳梅村有吳門遇劉雪舫詩靳榮藩注案文炳母杜氏聞城將陷卽命侍婢檢笥繩懸樓上作七八繯曰命家僮積薪樓上遂遣老僕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計匿之申湛然家文炤所以有留侍太夫人語也魏叔子有新樂侯傳又有贈劉雪舫敘曰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纔十有五歲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飢寒之狀無弗身試穆案據之則雪舫長先生五歲詩曰重見已成翁雖未知重見何時而是年先生由京師南還雪舫逾六十矣附記於此當不甚差忒也　淮安志載文炤淸河夜泊詩孤舟離緒又淸明一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生平雲連海氣天無色風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不穩悽然雙淚落三更

三十年辛未五十六歲

馮山公解舂集第八九兩卷爲淮南子洪保山公自

題曰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尚書爲古文淆亂其閒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安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按此題詞以下論釋地書證之如爲此年事又與閻百詩論釋地書景辛未客鄭公鄉與先生辨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注所未發

云云　劄記與劉超宗書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著書名與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辨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眞繆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一書云洪保主入亦信古文非眞所論難者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

趙秋谷送閻復申歸山陽序趙子既返田里山居而野食歲辛未之春門人閻生自其家北上將試於禮

部枉道來省之旣遠試竟爲當事者所黜南還復過
山中留數日
剳記有故人子劉子吉以勤學而死異日始知遂有
此作長轡未及騁車輪出戶摧旁觀猶起歎白首定
餘哀魂去同秋艸名留祇夜臺前身覃季子碣待柳
州來 戴唐器寤硯齋集亡友劉君子吉行略君諱修
字子吉少穎異好學而不得其閫奧年二十始
得交顧在瞻在瞻受學於甬江陳怡庭先生論學一
以蕺山南雷爲宗他人治一經而君治五經他人治
一經舉業講義耳而君必求之注疏以及左氏外傳
戰國策三史莊子離騷咸博取之丁卯余邀君授兒
子句讀因約爲讀書窮經計君日鈔書十五葉得七
千二百六十字月則得二十一萬七千有奇夜讀書

至三鼓而符於所鈔之數庚午春余師萬公澤先生見其手不停披戒之曰學以涵養本原爲上次之諷詠以陶寫性情而已如此將積痒成病已而果然病幾一載至辛未八月十一日歿年三十有六

左汾近稿有和王阮亭少司馬西城別墅十三詠後有跋曰昔張文毅公典試歸熙甫先生下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八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至今詞場傳爲盛事顧余何人敢當公歎然不可不謂公之異於恆情也慰藉之餘出詩題十三首命余屬和曰此非餬名書又無壅而不以徹吾目者子力構之必有賞音余唯唯歸途經秋谷夫子家

夫子十三首早成亦命余和曰吾子之遇而知己也
新城公子不遇而知己也於是依次構成敬書冊上
念自曾大父登第以來八十八年矣與公家三世交
好靡少閒云云又與王阮亭先生書人負一能一技
莫不有翹然自異之心况文章心術所寓進取之關
而適出當代大賢之門下雖不遇猶遇也抵家團圞
多暇與家父述之家父亦有盧公知汝汝可不恨之
喜偶以腰痛不能祗候布謝但云客歲在洞庭書局
東海先生撰次江西人物歐陽文忠下備引先生盧

陵永豐之辯家父以爲的未曾有東海曰此出新城

先生皇華紀聞子尚未見邪家父因求一讀祕惜不

與曰一讀必刺刺不休荒吾統志功矣家父志之不

忘奉懇及嶺海集各二部見付來人係特遣望立賜

回音案漁洋於是年春同張文貞陳文端李文貞主試禮闈又今一統志刻本收歐陽文忠入吉安府人物下不著漁洋之辯　又書姚崇捕蝗事後曰康熙辛未四

月余從京師抵山陽歸途所經蝗蝻蓋野因取姚崇

列傳唐紀開元三年四年事彙而刻之云云有寄李

學士詩曰夢回閶闔轉淒其通籍憑君指路歧老女

同牆三月半洒入獨病百花時經塗蒿目螟蝗急返舍驚心鷓鴣遲更向顏山最深處致書珍重抵瓊枝

自注時有書寄天水公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七歲

是年健庵因濰令朱敦厚事落職書局亦撤仍奉

旨續進所纂書乃避居嘉善已又僦居郡西華山之鳳村

是年六月宋牧仲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 沈儼劉記序商邱宋公開府吳門賓禮授館相與質疑

問難無有虛日　劄記有奉投江寧巡撫宋公詩二首頷句云相門才子百僚師使節眞瞻兩道宜自注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公兩任恰合案此二詩不得其年類記於此　又案商邱撫吳延吳荊山士玉爲子弟師劄記及釋地中均有與荊山札蓋卽相見於斯時劄記與劉紫函書頃聞吳荊山選考卷及沈儼祿之去公室交尾截儼自記卽不依議論荊山駮之正之意只在遵集注耳荊山與僕交情亦佳安得及此瞻予眞令人心折氣盡

二十二年癸酉五十八歲

寤硯齋集超宗先生別傳癸酉秋七月超宗劉先生

卒太原先生以詩輓之曰老淚不能多聲聲喚柰何
平生知己盡萬事任蹉跎第許孤魂及官曾一命過
鄉邦志文獻絲古首編摩言有盡而意無窮後山之
哭南豐不是過矣左汾近稿亦有超宗輓詩

劄記有北闈聞西溟得售詩　查初白窕寄集起癸酉四月盡十二月有姜西溟至都詩二首又有洞庭秋望圖爲
同年姜西溟題古詩中有句云今年又赴京兆試失
固其常得差喜與君同榜獲聯名王後雖卑吾敢恥
鮚埼亭集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即家置
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搆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

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

解春集與楚州先生牘案楚州先生謂潛邱也　濬河書發未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三城之人欲開澗河萬口一談望公力言有如望歲入冬水涸不早從事斯無期矣惟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旣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別白觀之漸得要領倚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戴唐器超宗先生別傳暮年齗齗不置者郡邑兩大事一澗河水利澗河泄運河汎濫之水並

泄三城積潦之水直達射陽湖爲鹽興數邑柴米之要津又有小澗河當日所以設兩河者緣黃淮汎漲一河不能受其波決故復開支河以分其湍流後勢力家因小澗河水易汲引多置田園遇水緩時專引注小澗河澗河遂淤淺積久不能行舟而小澗河亦塞先生特著一議意在泄水而不專主澗河癸酉冬十月中丞三韓興公議開澗河太原先生纂括前議上之而先生已不及見矣未幾興公罷去澗河之工遂寢淮安志興永朝遼東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漕運總督

疏證八卷癸酉冬薄游西洽聞休寧姚際恆字立方閉戸著書攻僞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

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武林道古錄 姚際恆字立
方號首源仁和諸生少折節讀書汎濫百氏既而盡
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日向平婚嫁畢而游
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
書成名曰九經通論時山陽閻若璩力辨晚出古文
之僞際恆持論多不謀而合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
多引其說以自堅而蕭山毛奇齡篤信古文作冤詞
與若璩詰難奇齡故善際恆以際恆之同於若璩也
則又數與爭論際恆守所見迄不爲下際恆又著庸
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文僞書考持論雖
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 秋濤案毛極攻潛邱
而實極服潛邱如送潛邱序所稱是也其於立方亦
然詩話云亡兄大千爲仁和廣文嘗曰仁和祇一學
者猶是新安人謂姚際恆也予嘗作何氏存心堂藏
書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此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
笥已耳及予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
之學並非少儀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竟目爲童

學且裦然造成一書立方應聲答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學誠不知朱子何故襲此二字因略舉唐宋後碑小學者數處皆歷歷不謬坐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予述兄語示立方立方即贈予長律二十韻云云其推服可見然則西河之於閻姚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則其強項之習務與人爭名耳

西河與潛邱論尚書疏證書昨承示尚書疏證此不過惑前人之說以尚書爲僞書耳案此語殊未析其於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詆金谿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云云秋濤案此當是潛邱初以疏證持示西河故云爾也時西河尚無意立異故篇中數百言祗爭陸王學術絕不及古文眞僞其送潛邱序作於是時亦無一語及古文也

又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予避讎之淮安與閻君潛

邱交暨之梁宋復歸淮則稍稍有言潛邱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游及予還舊鄉會開制科舉天下強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邱君首應之予得相見於京師觀其所著書槩頤哉言洋洋乎乃不見用而罷值司寇徐公承命脩天下志書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旣而謝去出所辨尚書二十五篇挾之游錢塘時潛邱亦垂老毛髮種種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衰矣案西河以二十五年丙寅歸里是年年七十一乃取所爲文讀之謂之曰吾不知於漢北海

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遠宋之深甯叟則出之遠矣　全謝山毛檢討别傳西河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亡命游淮上得交閻徵君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説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説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未幾得豫詞科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爭不勝至奮拳欲毆

秋濤案謝山此傳多疑其或不實近假得西河全之集細覆其生平事蹟幷西河自作墓志盛唐所作西河先生傳始知謝山之言不妄集中前後多自相抵牾其謂以選詩評語獲怨於王掀漕自超假他事訐訟伏人道旁篡取之將置死地鄉人幸衆奪之還怨者移營卒屍橫地指爲所殺捕逮甚急乃出游江淮閱云云事似可信然敘出游歲月則幸不足據或云十餘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同此一年而或自言出游或自言里居足知其非事實矣李剛主師事西河欲爲作年譜而不果殆亦有見乎此又其四十以前未見潛邱時率以賦詩塡詞選制藝評傳奇爲事集中經解雖卷帙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鳥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賸稿耳白鷺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邱說時方與潛邱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邱良信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眞僞是其

時於壁經源流尙未一考迨剛主進以尚書非僞之說而冤詞作焉始末幷詳其再與潛邱書中總之西河闢心折於潛邱而必欲强與爭勝此其所以爲西河也　又案西河詩話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福建侯官縣五縣寨巡檢胡奉至杭州爲使者買絲布什器兼覓毛初晴論釋西廂記及瀨中集詩於書林不得遂訪余云云又詞話西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第中尚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内和尚們囘施些云云是西河河別有此等書與金聖歎爭名其亦異乎潛邱已

劄記有頌眉來云尊公文起大行與試山左志喜之作萬里輶軒使三秋藻鏡開文從東國轉名自小山來吐鳳曾多侶成蹊亦有媒爲傳余問訊今的鑄顏囘　淮安志劉愈字文起康熙壬戌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淸祕述聞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鄉試山東

考官行人劉愈案紫函須眉皆文起之子紫函則潛邱之女夫也劄記又有劉行人訊至答之一首即文起也又送邱汝紹詩亦及文起汝紹名聞衣康熙己卯舉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九歲

疏證卷八甲戌首春交王復禮艸堂於錢塘示余文廟祀典十四議復禮字需人號艸堂錢塘人著有家禮辨定書解證誤三子定論季漢五志等書秋濤案艸堂與毛大可李剛主友善議論亦與二家相出入釋地三續楚狂條引艸堂說

是年七月奉

旨徐乾學著來京修書徐秉義學問亦優幷著來京而健庵已先於是月十七日卒　劄記有吞聲一首自

注爲東海公作無復空山哭吞聲阮步兵時從高處
見猶似玉峯晴
鳳詔徒霑命鴻文已隔生恩深楚父老永保汝陽耕
又送徐宮允北上詩序公初聞
召有遲回之意余移書勸之曰昔宋元豐末程子謂司
馬君實遠臣也不可不辭呂晦叔世臣也不得不出
逮南渡後朱子又遠臣也宜辭張敬夫世臣也宜出
今先生乃世臣非遠臣以兄弟蒙
恩故且一家而兩

召一已矣一倘存忍不出乎公間而慨然就道於其過淮也送以詩　有殘年哭知己一首讀唐書張說傳有懷一首皆爲東海公作而不得其年類記於此又送申孝廉詩首句日何處是西州羊曇醉裏游亦東海公歿後作孝廉父穟見顧譜　哭喬石林姨弟二首自注東海公薨於七月十七日後四日石林卒

墓志徐尚書既歿先生居於家守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　徐果亭禹貢錐指序往予伯兄尚書奉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

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清胡朏明未幾伯兄歸田不幸即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被

恩復起仍奉

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閒一來亦先後淪沒予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

劄記與戴唐器書陸去肆兄游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延平牌位深以爲訝余曰此不足訝也遂舉其

顚末告之案顚末見疏證卷八且互相攷訂者三曰方爲書山左學使令其行文補置主眞不枉此一游然非弟助之膽亦堅剛不來還是講學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案清祕述聞山東提學道劉謙吉字訒菴江南山陽人康熙甲辰進士二十三年任淮安府志謙吉字六吉甲辰進士授中書出參撫遠大將軍署入補刑部主事出爲思南府知府膺卓異升山東提學僉事期滿乞歸構一質園吟咏其中陸志謹字去肆山陽人福建提學求可子居鄉有行誼捐貲置聖廟先賢神主脩敬一亭尊經閣費累千金案書中所云山左學使雖未表著其名然以諸書參互考之必謙吉任中事無疑去肆東游殆卽主於謙吉也不知確在何時故記之謙吉初擢學道之年

三十四年乙亥六十歲

南雷黃氏哀詞序略云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叩門聲甚急啟視乃吾梨洲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明日乙亥晨興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慕我肎為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實自戴氏兄弟會晟始夫由賜也見我故哭諸賜氏禮也且召及門顧子諟（諟字在瞻山陽人拔貢官內邱知縣）楊子開沅（開沅字用九號禹江山陽人康熙癸未進士翰林編修著有景姚堂集）會哭俄而二子至先生位南向余號慟曰已矣吾不獲親及先生之門矣柰何顧子曰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

成而未逮交成冓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爲介執弟子
禮子獨不可援此例乎況先師實許子二戴子在旁
知狀余曰然遂移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爲相
禮將下拜二戴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贄子不可以無
贄顧子今南游且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奠附以往
請以侑此奠者交以當贄於是拜拜而相嚮哭越十
日甲申乃執筆灑淚爲文以告於大徵君棃翁夫子
之靈云云

生日展期啟今下元節前一日爲余六十仰述先事

亦展一年刊布此箋以告姻友　有壽子亡二十韻

有送沈敬存還鹽瀆詩結句曰須與丙子歲六翮養

應長

寤硯齋集乙亥秋有潛邱先生書來苦相勸勉兼以

月泉吟社見示詩

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一歲

疏證卷五上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亡者猶表其閭

況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

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亡上文

欒懷子亡於楚之亡注亡奔也是解最善喜而亟錄之

釋地餘論辨吳越廣陵曲江云大抵讀古者須考作之時日談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決其所由然余實因讀班氏自注發寤於中以告吾友黃兪部兪部從臾宜立艸一說以曉學者忽忽十有三年病嬾未就玆又因竹垞文類與越閭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爲補之并爲正之云爾案潛邱初晤兪部在甲午年則後十有三年當爲丙子也竹垞文類刻於壬戌計潛邱已早見之至是始下辨耳越閭卽江閭

御記讀唐器鴛湖憶曲蓋興起於義山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句也調之錦瑟爲身可抱眠夜深何用怨相揖鴛湖波路春來闊已上忘歸范蠡船自注鴛鴦湖側有范蠡湖案寤硯齋集鴛湖憶曲作於丙子夏日

行述自六十以後時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徜徉湖山煙水閒衣冠灑落見者以爲霞外人竹垞及毛檢討兩先生則時時過從商𢤲學問事蓋最多云云

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二歲

有將過江展司寇徐公墓先寄一首案健庵以乙亥十一月葬詩頷句云素車曾未至宿草詎興哀以宿草之義推之知當在此年　又鄰笛一首今日山陽路潛移到玉峯一聲鄰笛發萬淚滴芙蓉絲繡勝金鑄龍堂媿馬封誰云老賓客失意欲他從則展墓後作也又贈洞聞詩曰買絲曾繡合肥像沽酒惟澆司寇墳誰知客散秋風裏留得空門一洞聞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有二月十六日渡江作一首後二句云昨宵有夢蓬瀛上已占春風第一名爲長君詠應禮部試發也

六月爲武進臧玉林作經義雜記序略曰毘陵臧玉林先生隱居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旣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劉揚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戒情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靡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常州府志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康熙閒補縣學生謂不通訓詁無以明經治經以漢注唐疏爲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穆案玉林元孫庸字在東學於盧抱經學士嘉慶閒學者也道光丙午夏門人趙祿保書來云玉林先生尚書集解更經在東補綴手錄定本高二尺許約二百萬言今尚存其家惜無能刻之者其七世孫熙今設帳祿保家擬借其書錄之穆復書趣鈔數卷來未知其能慰我癖思否也九月二十六日

越年春祿保以

公車至京錄其自序見示序曰琳不揣固陋手自撰
輯上探伏孔馬遷之奧中採許馬鄭王之詣下逮唐
宋元明之說莫不條分縷析依經附注擷其精英棄
其瑕疵間下己意亦不數見蓋以前人之義已備故
一己之說不贅惟文字異同之間有係聖經匪淺而
自唐儒陸孔以來多所依違鮮能折衷琳少學詁訓
頗解於斯凡有可據隨爲條證欲少求益於前人所
得之外非忘其大者遠者而議其小者近者也據穎
達正義之本倣何晏論語之注別以姓名題爲集解
三易其藁廿年而成爲卷凡一百有二十附以序目
釋文四卷若夫刪繁訂失是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康熙四十四年太歲乙酉仲冬月武進臧琳謹序

復申困學紀聞箋後序歲丁丑大人閒游江陰從一
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餘條其詞簡而義
精非何書萬萬不能爲也

劄記有與趙秋谷宮贊書云壬申夏遇馮三兒於玉峯馮名行賢字補之一名景賢又稱馮咎號圃芝常熟人馮班定遠之子也劄記題堯峯文鈔有與圃芝戲論鈍翁詩句事在戊午己未間以語傷詼虐故不采　查初白勸酬集崑山一名玉峯周圍二里許似棄石而成者首問訊先生起居知文酒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就我公之高者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恩門聞開中書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終局何如也頃至白下有傳誦天上白雲如逝水艸間黃蝶似秋花之句豈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卻步邪　是年有贈曹子清侍郎四律首章第四

句云世職少司空結句云我游當首夏正颺楝花風二章首二句曰亭名志孝思最賞杜陵詩自注謂父執杜于皇二丈三章首二句曰又得泥金信風流第一人自注謂阿咸狀元第六句云延年但遜身自注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父曾居此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案子清名寅號荔軒漢軍籍世傳楝亭十二種即子清所刻也父名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故有世職少司空之句子清初典蘇州織造於庚午四月洊任至壬申十一月移鎮江寧詳尤展成司農曹公虎邱生祠記此四詩知必在江寧者以次章第六句自注推知之也又展成曹太夫人壽序曰當司空在金陵嘗築楝亭今農部於姑蘇作懷楝堂以志慕若投詩在蘇州不當有亭名志孝思之句矣而潛邱與趙秋谷書有頃至白下之語以復申考授中書之年推之知當在丁丑則此詩亦當屬丁丑作來游在四月故復申中書之試尚不知終局何如而三章已有阿咸狀元之賀也阿咸當謂子清弟子猷之子尤展成曹太夫人壽序

稱曰子獻撒侍御潛邸亦有贈曹子獻詩釋其語意當是子獻奉使至淮安與相見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漢軍狀元不知是何科目要以四月泥金之信知必在此年會試後耳竹垞有楝亭記展成有楝亭賦西河有楝亭詩據次章潛邸自注則茶邨亦當有詩而今變雅堂本軼之矣荔軒少學詩於施愚山愚山歿爲刻其詩文集事見施璉隨邨集四君吟　又余澹心懷亦潛邸父執也荔軒在蘇州時屢偕淡心過展成揖青亭水哉軒小飲展成皆有詩劄記與戴唐器書明日有人招弟肩輿三十里往看椒浦灣梅花因思老愛青春貧愛酒尋花只當作生涯父執余澹心佳句今人能到乎陳壽祺閩文苑傳余懷字澹心一字無懷懷號曼翁又號曼持老人莆田人居江寧懷生明季才情綺麗詞多悽婉晚隱居吳門徜徉支硎靈巖間年八十餘歿長洲尤侗輓之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黨人碑魚肚白者金陵市語染名也懷與杜濬白夢鼐齊名故云有味外軒稿

寤硯齋集康熙丁丑春夏之交太原徵君閻百詩先

生兩至吳門獲觀汪氏武曹所藏太僕手批史記皆
忽忽不及終卷僅錄其例意五十三條爲向來諸集
所未收者以歸示同學二三子詩集有讀觀海集呈
太原先生五言古詩
行述三十四年壽六十府君以先祖考六十時祖妣
服未除不稱觴故亦展一年適不孝詠授內閣中書
舍人自都門抵里捧同年姜編修西溟壽序偕諸弟
子姪拜堂下府君曰汝等知吾今日之樂乎皆頓首
曰大人周甲之年康彊充腴大慶無窮府君曰非也

吾讀書五十餘年喜今日纔得一貫字耳案生日展期當爲三十五年而此有姜編修西滇之稱西滇以丁丑成進士 殿試一甲三名授職編修則爲三十六年又以與趙秋谷書得而復失及開中書例云云皆以屬之丁丑爲合然則行迹適字亦大略言之不定指乙亥之後一年也惟復申時未成進士西滇又以癸酉始舉京兆何以有同年之稱當緣西滇成進士之歲復申亦考授中書故耳然則歸里稱觴之樂當屬之三十六年更無疑也

山陽詩徵載劉紫函酬閻復申詩云惟我不如意許君相對吟君今越千里好夢何由尋紅藥翻階色碧梧臨院陰欣傳看小鳳未集玉山岑自注將就中書之試

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三歲

是年孺人張氏卒　行述三十七年先妣卒盡傷至今　劄記有題窈窕居四首第三首自注詠將爲其母乞銘長安　又有讀元微之遺悲懷詩題後二首

夏刻困學紀聞箋復申序云詠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耆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云云戊寅六月望日

墓志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爲忘年交案秋谷鼓枻集有寄朱竹垞檢討村居一首竹垞和詩編在此年戊

寅而鼓枻集末歸次淮安呈閻百詩題下自注云去秋下榻其家必系此年事無疑也

有答吳亦韓一絕老愛青春任杖藜卻嫌委巷入深泥君家雪色壁如舊醉罷還聞滿壁題趙秋谷評曰黃山谷見東坡和陶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曰此老未死今日讀閻徵君此絕句曰百詩不衰 案此詩不得其年以秋谷評語推之或卽在過淮下榻之年也亦韓名愈山陽人拔貢生官黟縣教諭 劄記鄰人之子條引亦韓語又有過亦韓詩曰隔溪定過板橋西相似柴門只覺迷不是君家人識得誰能曳杖入深泥與此絕句語意互相發

劄記題潘孟升詩集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曝書得鶴

汀生詩卷題贈四十四韻注云生名高金壇人初不知何姓字已而知為潘孟升戊寅殘臘過毘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舅氏也南邨詩集雕刊未印余勸其廣為流通越明年春己卯回舟得二部行至界首為波臣所攫取復索又得二部以一歸寫硯齋戴晦夫寫硯齋在西長街一卽此本學人名永宣行四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茶餘客話

學人康熙庚辰進士有茶坪詩稿　國朝名家小傳　茶坪成進士策名已及而意不欲出曰吾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　劄記又有新先輩錢四亮功徐四學人見過詩首句云雪中來二妙結句云忽爾搖鞭去看花醉　帝鄉蓋學人公車入都過淮上偕

亮功來謁也查初白壬午年有旅壁見錢亮功徐學人倡和詩戲次其韻之作亦徐錢會試同行之證不得其年附記於此亮功名名世武進人康熙癸未進士

有戊寅冬游宏濟寺

題宋荔裳先生詩後一首宏濟寺僧言杜二丈于皇

淺土未葬感賦一首 案于皇有宏濟寺尋蒲庵詩首句云幾度維揚訪老僧疑潛邸所謂宏濟寺僧卽蒲庵也方苞茶坪墓表先生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丁卯春攜襆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窟室蔣山之陽死卽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又卒又數年長沙陳公滄洲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爲買小邱蔣山北海花村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案前民名易

有贈王慈巖一首 慈巖名易江都貢生著有

儀孟堂集秋谷有慈巖墓志　秋濤案慈巖曾脩揚州府志劄記有一條云江西之名有三今揚州亦名江西他日以語王慈巖入其府志中又一條云客有遺余以揚州府志者當卽慈巖也　**有荔軒司農屬過蘇州訪織造李君賦贈一首**　案詩首二句曰片帆作到石城頭又見閶門瓦欲流則在荔軒移駐江寧之後潛邱自壬申後惟此年冬有泊舟胥門訪顧俠君之事意卽由金陵而來故贈詩中有探梅詠雪之句也

九月宋牧仲爲作四書釋地序　序會以公事將于役海壖蓬窗小暇乃弁數語卷端還之戊寅九月既望　案釋地初刻無年月據西河書當刻於丙子商邱此序乃補作也　秋濤案竹垞與潛邱書論茅闕門事謂承寄四書釋地當在釋地初刻之年毛大可亦有詩　**顧嗣立孟子生卒年月考序百詩徵君戊寅冬泊舟胥門**

訪余秀野艸堂出一編相示云云 序作於己卯四月 嗣立字俠君康
熙壬辰進士官庶吉士江南通志稱所居秀野艸堂
四方名士觴詠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 汪沆
槐塘詩話顧俠君嗣立入都寓宣武門三忠祠內小
屋數椽繞屋花木扶疏可愛因屬查查浦嗣瑮顏之
曰小秀野自題二絕句一時名流和者甚衆云云 案
三忠祠明崇禎中奉勅建以祀遼東殉難之張銓高
邦佐何廷魁三公皆山西人也吾鄉之官京師者實
典守之穆堂舉俠君此事屬壽陽尚書補題小秀野
三字懸之祠偏老屋以備鄉邦掌故云 又案蔬證
卷六下吳松江余嘗相其地形云云卷八聞歸熙甫
有疑古文稿藏於家余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出劄
記宋中丞壽序崑山有南禪寺爲周文襄所棲止余
屢經過之僧言文襄嘗乘肩騶從自檇蒼頭就廚下
爨每南面坐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兒童白叟及婦
女皆得至前剌剌作吳語故利病
纖悉畢達云云皆此數年中事也

三十八年己卯六十四歲

聖祖三巡江浙奉

慈聖以行諭云朕睠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

黃淮爲患親閱河工比循歷堤堰詳加相度以疏導

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　御記有恭呈

御覽詩八首案詩有云生日唐名節者三月十八日恭逢　萬壽聖節駐蹕蘇州合郡士庶進頌壽詩上萬年之觴也云體仁閣下試荏苒廿年餘者自己未　召試鴻博至此凡二十一年也云堯水仍堯治無煩伯禹功但勤閱視外盡入睿謨中者卽　聖諭所謂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也以奉　慈聖同行故第四首云九龍滸聖日二氣合神時又云常作丹墀舞聞部共

鳳儀也第八首云可知巡守典原具翕河章明此行為親閱河工而來與首章河平漢紀年相應為章法也

山陽詩徵康熙三十八年

皇上南巡視河二月既望

駕幸淮安府城道經山陽縣儒學櫺星門

聖躬拱立逮過乃坐縣人邱聞衣有詩紀之疏證卷八山陽縣學新成籩豆放失如式更製余謂當循元制籩豆各以十二云云

是年有題壁詩曰枯木寒巖不見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年六十又加四尚想桑榆變彩霞　又己卯年

謝張寶應詩云假公畫舫二千里臘底春初足五旬載得高人幷名槳入門一笑未爲貧

張山來友聲新集載潛邸尺牘曰歸舟竭五日之力始得盡讀所賜佳刻種種歎爲望洋而於尊公老先生雲谷臥餘尤覺心折貢說部書中第一書惟王伯厚困學紀聞可相伯仲非程大昌演繁露比也來拙著毛朱詩說十數葉與臥餘詩非孔門舊本之說不謀而合幸亟梓入乙集中

案詩說爲昭代叢書乙集編經始於戊寅之冬告成於庚辰之夏以潛邸行蹤推之此札當寄於己卯春閒由吳門反棹之後歸塗

經揚州山來以新刻相贈故有歸舟云云也山來名潮歙縣人流寓揚州　又案詩說各條本疏證之第八十篇因書序而類及於詩序非別有一書也茲以徇山來之請抽出之耳亦可謂畫蛇添足矣

釋地吾友胡朏明北上過吾家陶陶者三永夕　禹貢錐指略例己卯余復入

帝城謁大司馬吉水李公秋濤案東樵與潛邱始晤即在京邸後復同寓洞庭均無潛邱家居東樵北上之事證以略例云云必己卯年事無疑也　穆案李公名振裕字維饒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漢學師承記謂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尚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案會恩字孟綸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秋谷鼓枻集有歸次淮安值端午觀龍舟呈閻百詩
詩五千里外轉萍蹤重倚通明滿院松人向日南憐
霰雪路移天北駭魚龍詩囊略遣裝增重歸興偏教
酒讓濃簫鼓聲中渡河去相思獨上岱東峯
李恕谷年譜己卯當在夏間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又庚
辰寄毛河右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
邱因論及古文尚書堪曰毛先生有新著潛邱大驚
索閱示之潛邱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邪
堪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已

而再面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尚書事想已屈服矣

劄記題古文尚書冤詞孔穿曰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詞曰僞古文尚書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尚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付之閔默爾又曰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

學海遠遜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案全謝山謂西河得交閻徵君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即潛邱引何劭公語亦可微會毛西河寄潛邱古文尚書冤詞書案此書當即附李塨寄至所謂毛先生新著是也略曰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近蠡吾李塨胸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證所學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尚書眞偽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慨偽古文一說宋人誕妄最叵信及惠敎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後始怏怏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重

爲考訂知古文尚書自漢武時出孔壁後凡內府藏弆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且歷新都篡弑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并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閒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口則其底裏瞭然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證作古文尚書定論四卷其中徵及潛邱并敝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苟或所見不謬即當力持其說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邱且相於數十

年誠不忍以言論抵牾啟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
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况潛邱之學
萬萬勝余亦不敢謂能勝六經有學識人定無我見
一聞眞是便當自舍其所非然研經好學如立方者
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薑眞樹生矣因倒
去定論名色改名冤詞且增四卷爲八卷再加考訂
不曰釋冤而曰冤詞以不敢釋也吾第列其冤而世
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冤而必欲冤之冤亦不
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竊謂潛邱所學何處

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庫臨冤詞無定潛邱定之何如何如　四庫書提要古文尚書冤詞八卷毛奇齡撰奇齡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眞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

而賈馬諸儒未之見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

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

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

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

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

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

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即

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說乎至若

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

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

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

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

固漢書蓺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

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

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

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

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

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

引尚得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

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
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
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
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
學官者卽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
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
某某篇邪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尚書
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
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

有虖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不立學官故謂之逸邪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邪此尤舜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足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衞經爲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

疑其說之有憑故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劄記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

案牧仲爲喬無功孝康跋黃石齋手札墨蹟康熙己卯秋予承　旨賑飢淮揚宿醫寶應　國史宋犖傳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疏報蘇松所屬沿海地因六月朔遇颶風驟雨潮水泛濫田舍被淹又疏報江寧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府屬之上海鎭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幷動支貯穀賑恤飢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衞濱河之地値秋雨連綿黃淮交漲田地皆沈水底其被災十分田畝額賦請破格全蠲幷移江寧倉米十萬石鎭江截留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並得　旨允行　案先生作宋中丞壽序有云請蠲請賑疏數十上不惜

官膂身家與民延旦夕命甚至移節維揚鄺鄉沮洳
扁舟往返若人人有巡撫之臨其室摩其頂者皆是
年賑荒之實跡也　余以病未謁公手唐百家詩選全本授謁
者曰子爲我致百詩作一序以貿余之遭彼序固有
言珍此以俟俟焉果得矣命竟未逢豈委之於草莽
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
有示兒詠并孫學翼學林四絕句第一首云報道明
年租盡捐
聖恩如海復如天亦當系此年作
有讀陳書讀金石錄五言律詩二首後有自注曰余

老矣不復能彊記仰思古人得二人焉各繫以詩

寤硯齋詩己卯年有記徵君先生麗華易安二首後

七絕二首

題老蘇集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刻

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予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

蘇老泉先生集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

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譌以稱老蘇一辨於葉

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

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刊爲　題變

雅堂集變雅堂集刻原未全故此止二本無卷數嘗思安得有青蚨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次及雜文幷制舉義亦不遺作一副本以流通天壤間忽忽已十餘年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閱此正值其壻葉藩桐初至以雨阻未晤桐初于皇女夫也康熙己卯十月八日也潛邱老人題年六十有四

除夕題潘孟升詩集

行述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年六十四書成　案紀聞書首摹深甯手書題

詞有復申跋曰右三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黻季扆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得又欲續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閻詠臨幷記謝山宋王尚書畫像記同學葛君巽亭爲余言榆莢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須眉憫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悄不合自詩見之也

譚瑩玉生覆校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四

郡後學平定張穆編

三十九年庚辰六十五歲

題老蘇集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僭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眞解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困學紀聞箋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

士爲大經何以交反少曾徧問之人不得質諸書未由適疑義者三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卽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

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氏傳耳爲之快絕

劄記有兩宿𥨍硯齋五言律詩二首　𥨍硯齋集庚辰年有潛邱先生見過留宿𥨍硯齋詩潛邱詩次章首二句曰四十強而仕如君不仕奇案唐器題劉蒿菴小照日甲寅歲余年十六則是年年四十有二也有重五日陪閣學張公泛舟蕭家湖因易名曰學士湖卽同用李白句作起古詩　𥨍硯齋集庚辰年有和學士湖詩亦用太白句作起劄記又有題張閣學樸園圖卷稱曰滏陽公案清祕述聞江南學院張楷端字子大河南磁州人康熙丙辰進士三十六年以禮部侍郎任淮山肆

雅作内閣學士與劄記合蕭家湖淮安志不載穆詢之韋竹坪機部云在淮郡城外西北約里許又韓文懿有懷堂集有樸園詩八首序曰淦陽先生示余樸園圖且自爲記蓋經始自乃祖司馬公以來所謂基之鑿之而先生乃架之位置曲折俱絶俗乃酷畫樸之趣云云案此卽潛邸所題樸園圖卷也

有贈張石虹太史五首石虹名希良黄安人康熙乙丑進士末章云他年撰年譜記取在庚辰又兩中簡石虹太史五首末章云且喫此間飯細和河復詩自注東坡聞黃河復故流亦在庚辰歲河復詩則熙甯十年徐州作也案清祕述聞石虹屢持文柄康熙三十六年以鴻臚寺少卿任浙江學政至四十二年文志鯨始接任然則此十詩皆先生客杭州時所作故有越病感於今之句又云蒲觴邀共泛又云五月倏如秋推知客杭在此

年之夏也五贈起二句云地老天荒日虞翻得一人雨中重簡結句云自言讀疏證三復不能休其結契之篤如此可謂生平第一知己矣

瘖硯齋集庚辰年又有閻大復申召同毛十姬璜飲依綠園觀荷用蘇子美韻姬璜名遠宗西河嗣子也康熙庚午舉人

八月門人邱回爲刻釋地續宋牧仲序云刻是編者故人子邱回邇求年少好學從百詩游講求經義庚辰秋八月　詞科掌錄山陽邱回邇求侍講曙戒先生之子署江蘇巡撫滿洲顧公所薦年近七十試卷塗抹過多爲考官所糾置劣等歸以詩自娛有才子曰謹曰杜杜已未庶常刻其詠物詩數十篇　劄記題邱珠巖吟卷詩其二起句曰從兄年長七腹笥富便便自注謂邇求又其一下注新更名曰兆元請余字之字曰期一案淮安志文苑傳珠巖名起兆

四十年辛巳六十六歲

劄記跋春郊送別圖商志先生示我以春郊送別圖卷不獨新城司寇詩爲擅場案漁洋以三十七年升刑部尚書抑且可謂人人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豈選而後作或文生於情自遠勝一切酬應塗雅者邪爲喜而弁數語於首太原潛邱弟閻某距癸酉二月已九易春秋矣

有祝王撝齋淮揚副使四首淮安志分巡淮揚海道王謙康熙三十九年任案謙一永平人丁未進士第一章結云見說生申是陽月梅花待雪綻階除自注大雪前一日第四章頷句

云鳳紀龍飛四十載　河平應許在新年　有贈趙漁玉兼簡范用賓二首題趙漁玉暫游萬里艸一首送趙漁玉還錢塘二首晨起送漁玉不及一首　漁玉名未詳杭州府志引武林耆舊續集趙樾字博也號蘿邨諸暨布衣有蘿邨集集中云余少孤無所倚棲來杭貧乏自守蓋三十餘年矣築潛邱贈詩有云淚漬和丸重心懸著線溫終期邀佛日長護北堂萱與蘿邨少孤之恉合漁玉或即樾之別字也送漁玉還錢塘詩結句見說春風動王程一月天自注將陪查太史北上此查太史蓋謂查浦非初白及荊州聲山也知者初白於壬午十月由其子克建東鹿署中應　召入京次年乃成進士授館秩越一年而潛邱卒矣荊州與聲山戊辰同榜而荊州館選後供職京師未嘗南歸攷敬業堂集可見聲山據其外孫沈廷芳所作行狀成進士選庶吉士念二親春秋高請假歸養旋丁外內憂服除除編修是當有由籍

北上之事然初白酒人集題詞云甲戌偪臘抵都偕家聲山僦居宣武門外云云則與潛邱春風王程之語不合惟查浦以庚辰館選假歸初白偷存集辛巳春有哭德尹子阿願詩云爺歸端爲汝求師自注德尹今春請假將挈家北上而繙經集辛巳十二月十六日雪同德尹作歲杪又有示德尹詩時尚在錢塘也次年壬午春夏遂無與德尹唱酬之作而初白亦由錢唐赴東鹿署復由東鹿至京卷末有重陽日一畝園同德尹登高詩起句云一笑相從亦偶然勞生誰料再游燕据知查浦已於春閒北上矣潛邱贈送漁玉諸作不必一時以陪查浦北上是壬午年事送還錢唐當在辛巳之冬故類聚之魏昭士有趙漁玉詩序云漁玉詩云大哉南雷學一問業爭至止余亦私淑之竊聞其大指趙子錢唐彥一葦渡甚邇先我列門牆親炙數載矣云云是漁玉亦梨洲再傳弟子也初白勸酬集有和趙漁玉范用賓落葉詩五首辛未立冬後事也　查浦名嗣瑮字德尹荊州名嗣韓聲山名昇

是年孫學顏歲入淮安學淮安肄雅錄張宗師泰交山西人壬戌進士太僕寺少卿首題有衆逐虎次題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論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游杭州西河集寄堂客間康熙四十一年客集於杭州寄堂時宛平金素公淮安閻潛邱仁和沈昭嗣新安倪魯玉俱在坐素公名德純昭代叢書左疏證卷六上引素公語据恕谷年譜則庚辰辛巳閒素公尚在京師也昭嗣名佳篤志伊洛之學所居名學士園康熙戊辰進士安化縣知縣魯玉名客有璠嘗注庾子山集康熙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

舉顧甯人日知錄爲言者潛邱謂錄中說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義最明因以爲問次日又集寄堂踰日又集錢湖丹井山房時蘇州顧俠君嘉興曹希文仁和馮文子皆在座

寤硯齋集潛邱先生自武林歸問余楚州風俗與三吳兩浙有不同者凡幾余曰南北異宜奢儉異尚是焉得盡同惟淮俗之不可解者有二一拜壽有十齡即開筵演劇降伯氏舅氏之尊而傴僂磬折其庭者一守七四十九日內每日治酒張樂待客守七呼盧

謾笑彼此爭尚往往破家先生爲吾黨山斗一言九鼎當有以喚羣蒙挽頹波不宜默默已也先生曰然盍即子之言序次之以告吾之常往來者知有所守也案潛邨屢客杭州此自武林歸不知定在何年

十一月有賦謝王淮揚觀察十韻詩云仲冬日建寅忽傳歌鹿鳴老瞶臥牀蓐亦往聽韶頀濟濟何所爲餞送入上京案撝齋以三十九年涖淮揚任至此年壬午始值鄉試故知餞送舉子入京之舉必在此年又云恭惟王夫子兩主斯文衡者撝齋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以戶部員外郎副張石虹典試浙江三十一年授江西提學道也又詩云余時獨惆悵兒輩久啟行者復申於庚辰歲服闋後早已補官北上也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八歲

劄記宋中丞犖七十壽序有云公涖任至今十有一年又云茲當七十初度特偕邱子回渡江往祝因撰此序以進漫堂年譜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余七十歲

是年胡朏明詣

行在獻平成頌及所著禹貢錐指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案潛邱垂老諄諄以求御書為言蓋有感于朏明之事

李恕谷年譜癸未毛河右有書來曰今朏明又在吳

門刻禹貢仍與閻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尚書之謬以不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艸廬輩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寃詞相抵其後𦕈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歷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廢古文策來幸余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襲吳澄誤說而又誤者余因於衆中大揶揄之百詩狼倉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

案西河輕薄之口更不足辯引此以著潛邱行蹤耳

又案恕谷嘗集其交游手札爲友善帖凡四巨册丁未正月苗先路同年攜二册來見示西河手札凡二十餘通俱黏第二册中此札蓋已經馮辰惲鶴生

輩刪其太甚茲補錄之書首今胐明下有到底脊人行徑六字寃詞相抵下有不必置可否而是非定矣其意雖拙而實精以世人肉眼明知金谿論太極勝於新安然孰有能祖金谿者此書出則寃詞自高閣也五十一字趁其寓同觀下有天綱恢恢四字大窘而退下又云百詩錫鬯胸腹甚陋惟胐明稍有記憶與吾鄉吳慶百同而識見未闊究難彙進譬之佛家一支半解不成大究竟也然則西河本領只是忍於毒詈如醉人使酒人不與校即自命為無敵矣友善帖後二冊聞尚有潛邱手札惜未之見吳慶百名農祥錢唐諸生

劄記胡胐明禹貢錐指謂嶺南虞舜聲跡所不及余曾面質正云云胐明不覺歎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奈何

寤硯齋詩己亥冬日萬九沙過寤硯齋出蘭窗先蹟

命題因憶癸未夏五閻徵君以鹿園公手札屬余爲贈今方得致成命詩有云示余遠祖蘭窗卷題詠俱是名人詞失去百年不可得芋町購之忽來歸余告九沙勿慢喜更有墨蹟以相貽昔年潛郎曾屬付都督墨蹟余敢私俟君過此代爲贈卽今已是十七期云云案鹿園公九沙高祖也全謝山九沙神道碑公先世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子鍾以世襲始爲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又四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爲公曾祖生戶部主事泰始喪其世職爲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公爲充宗先生斯大子

行述去年春案墓志云歲在癸未天子南幸過山陽

皇上巡河至淮安城西門今內閣學士李惺庵先生李鎧字公凱又字惺庵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己未召試授編修制記有贈李公鎧明府詩以通

政使隨

駕

上遣問此中有學問人乎學士以府君對巡撫副都御

史宋公亦在側云長於考據最爲精核隨傳

旨召見以

御舟行述不果其時

皇四子貝勒殿下知府君則邀相見見則語極歡曰吾知東南讀書種子僅存三人朱檢討胡太學及先生耳朱胡謂竹垞朏明兩先生也四月府君命不孝詠恭呈

萬壽詩八首案郎劄記恭呈御覽詩四書釋地一帙於

暢春園蒙

恩見收五月中旬

上遣閻廕編修令式廕廷儀字令式號南湖靜海廕文恪公之子康熙庚辰翰林官至吏部尚書謚文恭語因及府君云閻若璩學問甚優與徐嘉炎

同不孝聞之感激涕零馳書報府君府君因屬不孝

曰

皇上天章雲爛草野布衣皆得望見汝且勿歸爲我老

臣求之我身若健或當親來未可知九月

大駕自口外回京不孝至石匣口山邊跪迎河干恭懇

御書

上親問不孝父子姓名履歷行數十步澗水湍急

龍舟飛渡不獲再奏十一月

殿下乃召不孝詠以手書諭府君曰聞先生志求

御書盍不自來館我齋中
皇上萬幾之暇我得乘閒代先生請
諭到正值小恙捧讀之頃霍然起語不孝訓慈議略及
諸孫曰吾績學窮年未獲一遇春閒
天子召見吾復未及今
賢王下招古今曠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九歲
李恕谷年譜甲申二月知閻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
以老當自重

墓志明年承上癸未言

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尚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開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剞氏餘將次第爲表章而先生不起矣不是齋筆記潛研堂集同

道古堂集晩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

行述正月登車一月抵都寓學士先生家以行役之勞體小憊不孝詠延同年李御史牧癡診視李名紳延津人戊辰進士旋愈學士垂髫交好聚首甚歡曰我蓄疑多端非兄不能爲我析也三月二十七日進府

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書未嘗不稱善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經心目極其精腆命太醫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視且曰吾受益先生日正長勿亟論著夫

皇子至貴人閒仰之如天上或求一望顏色而不得或

思以其技徹左右而逡巡不敢府君以疏遠之人情浹意孚開口吐奇

王之禮賢下士高誼驅策千古固不待言而府君臨老遭逢梁園西邸之下又豈偶然者哉府君北上時不孝訓慤扶侍四月下旬命訓慤還曰余身已復初汝勿慮又一月忽謂不孝詠曰吾眠食雖如常恐不能久柰何不孝驚泣諫曰大人疾由讀書讀書則忘疾讀久未有不疾者掩卷則憂疾憂疾亦未有不疾者今兩月坐不讀書遂輾轉疑至此乎詎意二十六日

一忽下泄神氣頓委謂不孝吾夜所夢之書皆非素見

何邪六月初四日友人來候榻前談三禮義疏高下

問常熟馮定遠先生稱讀爾雅則六經學皆通其說

何如猶疊疊不輟臥而復起者再五日早乃謂不孝

曰此地非易簀所也吾病殆不能起

殿下比以世子抱恙憂心忡忡而慰我日再至老人心

甚不安汝可泣求移館勿延且暮矣六日晨起頓首

辭

殿下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

轝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言笑自若
抵館舍日晡時私謂侍僮曰吾三日內逝矣不孝聞
之跪泣失聲府君曰夫人有生必有死何足悲但此
來
御書未得
賢王崇禮未得報稱汝當謹銜吾訓服任遂功幷歸語
諸子若孫皆志吾志七日泄瀉不止執不孝手命曰
吾一生著書九種已刻者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孟
子生卒年月考未刻者重校困學紀聞四書釋地又

續朱子尚書古文疑眷西堂古文百篇未成者尚書
古文疏證釋地餘論今紀聞蒙
殿下序而行之可以不朽謹案憲廟所作因學紀聞箋序未見全謝山紀聞三箋序曰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義門學士又補之斯二箋者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亦不云有序也餘未刻成者汝當兢兢典守不
可妄改一字以待傳者時王大司寇阮亭先生送詩
文集十四種猶加繙閱命不孝取笥中火經口授數
語書於卷端云此書乃大司寇大父方伯公所著向
諸檢寄不可忘也又云汝扶櫬回淮兩弟不必來到

則位我本宅葬宜速我愛參議公墓旁地汝勉爲之
幷遷汝母合葬明日早不孝見氣色漸異泣問體中
有所苦否府君慨然曰吾年六十有九不能自主持
則平日讀書奚爲

殿下禮老朽甚比遣官料理我喪且從厚我家風本儉
素取其稱可耳勿有絲豪過倘有欲延僧誦經爲資
冥福者祈免語畢微笑而逝不孝詠慟絕數四哀迷
困躓手足無措所賴以辦大事者秋豪皆

殿下賜也

世宗憲皇帝祭文維康熙四十有三年歲次甲申六月
朔己巳越十有七日乙酉
皇四子多羅貝勒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
召試博學鴻詞待
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百詩閻老先生之靈曰嗚呼
聖有四教天有六經著性開道諡智增明自古在昔賢
哲代生闡幽微顯咀華含英爰至我
朝登三咸五文治昌崇邁越千古蔚彼儒林或出或處
論述麟麟流聲區宇先生挺出羣賢之標家世奕奕衣

冠而朝聰明踔厲頭角垂髫旣長篤學矻矻晨宵孫敬
編柳高鳳漂麥董生下帷舍園坐隔不爲榮利沈思經
籍仰視屋粱俛披簡策當其未得寤寐之求萬鍾千駟
莫解厥憂當其得之飛舞絲游如鳥入雲如魚脫鉤下
筆吐辭天驚石破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
月課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嘗入鎖院厄於有司
徵書下賁桂巷杉籬遂自蓬茅揮翰
彤墀歸而杜門名山永期縉紳士夫東西造請小子後
生執經守屛道日以窅望日以迴靈光巋然長淮南境

余從知學卽耳先生旋讀所著鄕儀言誠惠然肯就安車之迎懷鉛挾槧樂我書城方圓久習用祛蒙陋乃茲溘然月未三穀嗚呼先生人亡名壽詩紀毛傳書從伏授禮學精邃先後鄭君春秋昭揭杜范齊尊此數子者雖逝實存嗚呼先生庶幾同論維是薄殖誰與考業聚短離長音容莫接陳醴苹蘩芳甘飲食布奠傾觴式增淒惻嗚呼哀哉尙饗

世宗憲皇帝輓章褒衣博帶鉅儒身瞥見松堂繆幕新天上星躔歸處士人閒藝圃失經神魯魚猶辨讎書力

辰巳先徵入夢因絕勝匡牀揚子宅謝家庭樹有奇珍
淸流地望表淸淮北海碑前絳帳開一萬卷書維子讀
三千里路爲余來春風倚檻鋪紅藥夏雨臨窗潤綠槐
花下談經無兩月那堪二豎鎭相催自昔儒英并大年
先生白髮已蕭然初疑瘦骨全符鶴詎料輕身早蛻蟬
舊德已嫌百歲耄古稀猶欠一春延遺編歷落珍珠字
酬與韓門籍湜傳

皇四子多羅貝勒書 謹案祭文輓章恭檢 世宗憲皇帝御集皆不載 故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曰安郡王瑪爾渾若安親王岳樂子也少封世子卽好與毛西河尤西堂諸人游讌著有

敦和堂集又嘗選宗室王公詩爲宸萼集今杭大宗道古堂集載延接閻百詩爲雍邸事誤也憲皇龍潛時謹介尊嚴不與外人接見況御製詩集中亦無贈閻百詩詩隸蹤語蓋百詩曾館於安世子處而俗呼安王邸爲四王府以致謬傳耳穆案杭大宗作傳全據閻詠所撰行述趙飴山之志又係詠承父命面乞嘯亭未見行述不知此事原委故疑爲大宗之誤不思岳樂世子何敢擅冒皇子之名則嘯亭此說更可不辨矣世宗御集乃乾隆初年裒刻容有散佚未可因以致疑也

是年五月復申刻朱子古文書疑一卷於京師 秋濤案朱子古文書疑亦潛邸著述之一種復申刻序云家大人徵君先生著尚書古文疏證若干卷非之者亦復不少徵君意不自安曰吾爲此書不過從朱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耳因命詠取語類四十七條大全

集六條彙次成編名朱子古文書疑就京師刻以行世告詠曰云云詠歎其循循善誘故亦不敢旁溢一語即錄以爲序又云他日奉徵君返山陽云云康熙甲申端午前三日據復申此序距先生易簀時僅三十六日此書纂於京師即刻於京師事當皆在是年幷疑此爲先生絕筆之書故信藪編之疏證末也茶餘客話謂朱子古文疑未刊誤

劄記火經跋余家藏是書不記自何年實方伯公與羣芳譜手授先祖者後羣芳譜不知何往而此書展轉流傳獨插鄴架上似冥冥中有相之者今年入長安司寇公聞之欣然請觀遂以歸池北書庫幸題數語以見寒舍雖衰猶嘗與高門有孔李之舊云聞書庫饒異本只將宋王伯厚鈔本集

及其門人袁清容居士集假閱可以計日奉還長安酒貴或不須我一瓻乎

淮海英靈集王易輓閻徵君百詩詩遠寄雙魚憶夏初知君善病正愁予傷心適易曾參簀感夢先呼范式車自注余於先生屬纊之夕徵諸夢兆老去難忘知己淚人閒誰續未成書自注著有古文尚書疏證樓頭若問山陽笛絕調於今寄太虛

墓志先生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

山陽城東南之學山墩匍匐詣信以遺言告　丁晏柘塘脞錄潛邱先生葬郡城東南之學山墩見趙秋谷所作墓志墩名不可考邵孝廉源洙嘗言去車橋二十里地名塔兒頭有冢隆然土人謂是閻百詩墳無人來矣案淮安府志塔兒頭集在城東南五十里涇河至此下蕩葑記有與劉超宗書云十二日至塔莊掃墓并看梅花雨止丙舍中云云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墓在淮安涇河岸祠宇久圮遺像於乾隆年閒被水患失傳案涇河在山陽縣治南五十里河口有牐分泄運河水兼溉民田

墓志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先生卒將於先生之葬也而祔焉　行述元配先妣梁氏貢生巽卿女繼配先妣張氏萬歴己丑進士禮部郎中幼白公曾孫女案幼白名世才稟生靑邱公女　劄記余少有悼亡諸篇什爲茸城夫人所賞蓋悼梁氏也又有贈李公凱明府詩題下注曾受經先外舅不知謂梁謂張

子三人長詠字復申初名詒樸字元木康熙己丑科進士中書舍人著有左汾近稿案近稿寥寥詩話六十餘首兼多以潛邱之作羼入不可解也工篆刻著有印譜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君富著作子若璩孫詒樸三世以詩文名江淮　墓志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爲賢豪引重　錢傳子詠亦能文　孟子生卒年月攷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祗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漁洋門人閻左汾印譜跋左汾文章妙一世游藝篆刻不屑屈曲以趨時好而惟古是師

制記羅延年曰常秦漢印統有韓王印覆斗紐其文甚工疑爲漢淮陰侯物令兒子詠摹於左　左汾近稿與顧山客學士書家父自都門歸摹得錢宮聲年伯所寶司馬相如四字陽文神采煥發妙絕古今又有寄山客詩自注酷愛余鐵筆

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有曰觥觥吾友嶽嶽而翁猥於京國朋游漫說家門子姓案梓勤蓋詠之初字也　行述詠娶陳氏前庚辰科進士工科給事中外轉參議諱台孫公孫女山西布政司經歷楷公女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子詠著作無多祇有劄記後刻左汾遺稿一冊纂修天下全圖一幅案圖未見

次訓慤字穀仲　淮山肄雅訓慤官廬州府訓導己未詞科錄賈菘案陳迦陵梓勤二十序云右晉

亦異才也左汾右晉詒樸訓慤自號云　行述訓
慤娶陸氏順治乙未科進士福建提學道僉事候
補參議諱求可公孫女太學生諱志寬公女
次議略字方叔　魏叔子閻氏三子字說閻氏百詩
有子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
字詒樸曰元木訓慤曰穀仲議略曰方叔　行述
議略太學生娶李氏順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
道副使諱時謙公孫女太學生諱師耳公女俱張
孺人出

女五人長適邱世求　行述長適前萬歷丁丑科進
士光祿寺卿贈戶部右侍郎諱度元孫郡庠生諱
倬子太學生世求梁孺人出
次適何寬字而栗　劄記有何增而栗授保定縣令
詩　行述次適浙江督糧道參政何公諱源濬子
康熙乙卯科舉人現任廣東平遠縣知縣寬
次適劉永禎字紫涵　劄記與紫涵詩凡四首內一
首結句云古文疏證畢端望作宏巡　行述次適
順治己亥科進士宛平縣知縣劉公諱昌言孫康

熙壬戌科進士工部主事諱愈公子丁卯科拔貢
生候選學正永禎　案秋谷至山陽多主紫涵家
飴山集劉君墓表曰從其婦翁閻若璩共考据遂
周知古今　方苞王崑繩傳以余所見居兄弟之
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而已案望
溪又爲紫涵作墓志劄記中所稱頌眉長籍皆紫
涵之弟也
次適李爲梗字喬森　劄記有贈喬森詩　行述次
適順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道副使李公諱時

謙孫候選知縣諱師沆公子歲貢生候選訓導爲

櫰

次適沈儼字敬存鹽城人　劄記送敬存還鹽瀆詩

起句云最小謝庭女于歸沈氏郎　行述次適順

治戊戌科進士四川遵義府推官沈公諱漢孫太

學生諱志范公子康熙壬午科舉人儼俱張孺人

出　淮安府志沈儼江西永豐縣知縣

孫十有二人長學翼　釋地多載學翼請益之言

劄記示學翼詩老翁晝抱孫夜卽抱孫睡多年冷

布衾不許足踏碎惟許默記書挑之口能背始徐既瀾翻終未遺隻字昌黎一代豪教兒止期貴何必香山叟津津涎欲墜果得縮與袞箕裘會勿替遠哉君子澤亦在進士第大可鞭八荒小則民社寄總由一束書屈首復遜志披華臺閣體耽寂山林意效此輒飛騰蹈彼恐淪棄作詩示汝誦汝轉告羣季一門七葉與諷讀當游戲老翁顧之笑西山凝爽氣又贈張石虹太史詩第四首第五句有孫承素業自注時贈孫學蘧詩又有吳亦韓有札

謬奬孫學翼詩句賦此志慨之作　行述學翼郡
庠生聘現任直隸正定府知府劉公諱中柱孫女
廩貢生諱家珍女不孝訓懿出
次學林字信藪　行述學林未聘不孝詠出　沈儼
劄記序先生冢孫信藪屈於下吏位不稱才有志
紹述己未春余南行晤於眞州云云　程鉴釋地
又續序今年春余畱眞州舊館閻子信藪時相過
從得復見釋地又續三續二編草稿云云時乾隆
癸亥十二月也　鍾靈疏證後跋信藪天性孝友

凡同堂弟姪悉共爨同居雖官卑祿薄而刊刻各種遺書竭力經營云云　學林疏證識曰乾隆乙丑之秋刻尚書古文疏證成又曰先君子在中翰時欲板行之而未有成局癸卯己酉學林兩至京師先人之舊好寥寥數人無復贊成斯事者丙辰以來微秩自效官卑俸薄每泫然抱遺書而泣癸亥春謁同里夔州程先生先生雅嗜先大父書慨然捐貲而淮揚士大夫更多好義者於是閱二載而蕆事囘憶學林之憂思徘徊無所措手者又二

十年於茲矣

次學丹　行述學丹聘陸公諱求可曾孫女志寬公孫女貢生諱應麒公女不孝訓懿出

次學機字心織　行述學機聘康熙甲戌科進士現任廣西南寗府知府永淳縣知縣徐公諱鳳池女不孝詠出　瘠硯齋集跋閻徵君遺書後嘗讀白傅池上篇欲續一圖及觀玉峯羣居課試錄亭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超然有物外之趣今心織道兄校乃祖徵君先生遺書放禮堂寫定之意繪

像其中有閩蘭有芰荷有古松有怪石有旨酒有
異書太傅太僕之樂兼而有之案心織當是學機之字劉
記學林跋卷五一冊乃仲弟學機竭數年之力於
夙昔往來問難之家尋先人手蹟陸續成帙疏
證學林跋仲弟學機珍重先大父遺書勤加手錄
天不假年案此是學機早卒也
次學殖　行述學殖未聘訓懿出
次學樹　行述學樹聘康熙丁未科探花都察院左
都御史董公諱訥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諱思樾

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麟　行述學麟未聘不孝議略出

次學栴　行述學栴聘順治辛丑科進士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公諱鎧孫女歲貢生正藍旗教習候選知縣諱珣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陽　行述學陽聘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吳公諱璸曾孫女（劄記有壽吳姬望文詩淮安府志儒林傳吳璸字姬望山陽人）康熙壬戌科進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諱晟公孫女庠生諱泰公女不孝議略出

次學韋　行述學韋不孝訓懿出

次學炳　行述學炳不孝議略出

次學至見釋地卷尾　案潛邸諸孫行述無學至釋地卷尾無學韋當是學韋早殤學至後生也

孫女六　行述孫女六不孝詠出者一幼未字不孝訓懿出者一適順治壬辰科進士兵部督捕理事官徐公諱越曾孫廣西柳州府武宣縣知縣諱覺公孫現任江南如皋縣教諭本豫公子某不孝議略出者四一字郡庠生何公諱九徵子郡庠生景

行餘未字

曾孫大衍見釋地又續及疏證後跋尾

大文見釋地又續卷尾

纘曾見釋地又續卷尾

元孫長庚見釋地又續卷尾

五世孫潢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五世孫山陽縣學附生乙未科副榜閻潢潢子名椿芳應童試族中讀書者仍有童生二八名士

恩士棨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經部書類 閻若璩撰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為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偽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

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剟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歿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

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及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艸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即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

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劄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肎刪其前說雖倣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毛朱詩說一卷 經部詩類存目 閻若璩撰是書論小序爲不

可盡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爲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尙書左傳以爲詩之本序誠爲確鑿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辭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 經部四書類

閻若璩撰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與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

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秋濤案此是學箕之說潛邱偶記之末可執以相病也疑許行是永州一帶人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潛邱劄記六卷子部雜家類 閻若璩撰是編皆其考證經籍隨筆劄記之文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吳玉搢所刪定考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第八十一條下有云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然所載兩條一推春秋莊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晉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頻食今兩本皆無之蓋其少年隨筆劄記本未成書後人掇拾於散佚之餘裒合成帙非其全也此本即吳玉搢所重定原刻首兩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

而未斷此本刪併爲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論

以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已詳疏證與釋地此

特餘論耳此本次爲卷二而取首兩卷內合於此

一類者次爲卷三原刻卷四上錄雜文序跋卷四

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曰知錄此本取首兩卷內

涉及喪服者次喪服翼注後合爲卷四移雜文序

跋附補正曰知錄後次爲卷五原本以與人答論

經史書錄之卷五以應博學鴻詞賦一首併雜詩

若干首錄之卷六詩賦非若璩所長且劄記不當

及此此本刪去而存其與人答論經史書次爲卷六蓋學林綴輯其祖之殘稿徒欲一字不遺遂致漫無體例此本較學林所編尚有端緒今姑從之中閒重見者四條三見者一條尚沿原本之誤今悉爲刪正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讎釁頗乖著書之體然記誦之博考核之精

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之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頗經其駁正則其他可勿論也茲編雖輯錄

而成非其全豹而言言有據皆足爲考證之資固不以殘闕廢之矣

困學紀聞二十卷子部雜家類宋王應麟撰此本乃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注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詆厲攻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黄太沖尚書古文疏證序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

行述所著尚書古文疏證不多示人黄梨洲先生嘗見而奇之歎曰吾一生疑團見此盡破矣此外揞擊者不乏人有著書相攻者府君曰萬世有公是非此時固當不辨耳

李文貞閻百詩小傳余聞百詩閻先生名久曩撫
直隸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
者大抵搜華擷卉爲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
實書文形聲尚未有留意講考於其間者若大者
爲遺經源流禮典同異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
眞贋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樸學置之抑其廢墜就
簡而自恬於謏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小大哉萬
一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衆籍羅奏而莫之措
辭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學極博論核間有

出新意穿鑿說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據依趙
贊善志其與汪鈍翁難喪禮事昔者眉山蘇氏嘗
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爲之答亦曰正叔太君先
逝而已今有如先生歷引古義折以通禮彼不得
於言者豈能無愧惜乎先生遯處終老曾不得奉
清燕備顧問蒐祕府校藝文與諸儒上下折中贊
經史於方微補遺軼之文獻是誠可悲也已余嘗
慨夫老成日遠舊學彫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
質自余登朝後識面者長洲顧甯人宣城梅定九

鄞縣萬季野知名者尚有三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者博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專門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尚老而康時致音問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果之辭大雅典型之詩俯仰斯文不勝竊歎先生子詠求予言揭之原予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爲而其學行大致則趙志具焉聊寫予那頌先民之思倣司馬氏伯夷屈原體爲閻先生小傳康熙癸巳八月年月據閻氏所藏傳稿補案伯夷屈原傳何嘗不詳其出處始末但參入

議論耳若此文只可謂之贊斷斷非傳體也　道古堂集閻若璩傳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九重卽其所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於閻氏豪無加損也

劄記與戴唐器書云崔元暐少頗屬詞晚以爲非已長不復搆思專意經術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　詠漢鄭康成詩注余屢欲傳康成照　詠宋劉敞李燾王應麟馬端臨詩注余嘗集四公逸事爲一帙足補宋史列傳之略及馬無傳　與戴唐器書弟嘗手鈔沈約謝靈運傳論鍾嶸詩品上中

下三亭元微之杜子美墓志序爲一帙以爲古今聲詩原委具載其中惟宜精玩熟誦 疏證卷八 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以爲有斷簡缺字既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連注茍閒覆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惟親接其手書之人則解旁人容有不解者 劄記與戴唐器書偶得舊搨九成宮唐搨未必宋初本無疑今摹勒上石與天下共之 疏證卷八 家藏有宋名畫授經圖伏生東向坐鼂大夫北面傴而立旁有

女子儼然儒家風姿爲之指點案沂州府漢畫伏生授經圖卽如此

其石舊在蘭山縣治西菜圃中道光二十五年吾友許君印林主教瑯邪書院訪得之移置王右軍祠 劄記有元旦絕句云屈首窗間受一經東西游走竟何成憑將骨與青山誓老入儒林號伏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與石企齋書大戴禮記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敎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因自扁其堂曰老敎堂如宋陸放翁老學庵之義

以上類輯潛邱軼事

行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嘗語不孝龍

日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乎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爲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復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古文詞不常作偶存序記數十篇非泛然者詩甚夥嘗與不孝詠座主趙秋谷先生論詩云吾詩無可傳者比上

殿下書亦云某生平篤志經學無暇爲文間有所述無足觀采其虛己不自滿假如此性雅潔不治產業交游遍天下先後名流咸以文學相質府君必詳

細條答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開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客游四方常周人之急傾囊不惜至貧乏告匱束手無策不以爲悔有負義者未嘗不深惡及其人有故仍扶攜之恐後閭里中有不法事輒切齒常云桑梓間大利害廢置非我責也然生長於斯而不能竭力救護無用爲人矣生平所正事不可紀每致憸人之怨而終不能中府君者以府君行誼完潔開亮而誠懇之心可以上格神明下

乎士類故也

道古堂集若璩學長於考證辨覈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掊擊不遺餘力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牧齋曰黃太沖曰顧甯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粗

待訪錄指其譌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又曰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攷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尚書疏證暨潛邱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

宋牧仲四書釋地序吾友閻百詩氏績學者古於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禹貢錐指略例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錐指稱

引較多

居易錄閻百詩云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閒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議滋妄解矣漁洋又稱百詩近著博湖掌錄有改歲改時改月解一篇最博而核云云案其說載疏證卷六上合漢古詩云云爲一條茲不錄

帶經堂詩話門人太原閻詠寄余書云有人自謂精通小學問詠曰少陵詩賓客減應劉應爲人姓當讀作平聲何新城公作仄聲用詠不能對歸質家尊家尊云皆可用也此字正爲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之國陸氏宋氏無音故黃公紹韻會於蒸部應字曰人姓陰時夫韻府於徑部應字曰人姓非平仄兩用之證乎亦猶吾鄉之枚乘漢書無音故子美作仄聲枚乘文章古是也安得是李而非杜是杜而非李乎伍子胥之員讀作運亦

讀作云故陸魯望詩賴得伍員騷思少秉閒以令
公四俊之謠而病其不識字也徐自笑曰吾作新
城公桓譚得否百詩博學強記漢唐注疏皆能舉
其詞此其緒餘耳
茶餘客話閻潛邱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
刻於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於揚州其尙書
古文疏證孔廟祟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攷則里
人刻之孫學林刻潛邱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
翼注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

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筒捐館後家人與計簿混入筒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砆玉並陳大失濳邱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盧日堂嘗手輯濳邱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鈔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

子亦全鼎之臠也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悞後學匪淺戴菔塘璐云樾軒先生諱應商官吏科都諫

談龍錄山陽閻百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訛郵

江淮無郵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涔陽何處
邊涔訛潯涔陽近湘水潯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
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訛涇京水正當圃田之
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
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
近不必盡合如孟詩瞑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在
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
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又曰百
詩考据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

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綬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鍠觀美人卧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方中德古事比前刻有答閻百詩徵君書云伏承手翰云古事比奇書也當就高明勝己之友求其

嚴加彈射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勿遺後人以口實也案中德之書至不足道故答之如此然先生之言則至言也中德字田伯號依巖桐城人明檢討以智之長子

全謝山曰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案謝山不信潛邱古文尚書之說故時有微詞譏爲陋儒似覺太過然曰未能洗去學究氣則深中潛邱之病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山陽詩徵劉超宗百詩齋中分賦得銅雀瓦磬零

落漳臺瓦淒涼韻至淸西陵謹望幸東序偶同聲匪石心如轉兼金價似輕霸圖銷歇盡此物獨硜硜

徐北山眷西堂百詩徵君酉飲北山名麟吉字日馭淮安人諸生楚城西北望河水東南流陵谷生新感衣冠憶舊游停車上客過閻字草堂幽日暮閒尋眺白雲紅樹秋

段玉裁戴氏年譜先生言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又言閻百詩能考核而

不能做文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蘇州志流寓引吳門補乘閻若璩淮陰人積學嗜古於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舉鴻博報罷來寓吳門宋中丞犖亟稱之曰與顧嗣立何焯上下議論灑灑不休生平撰述雖不及顧炎武之富而精確過之

山西通志閻若璩少奇慧博極羣書而字句必精核不少苟尤嗜吟詩頗張籍王建古樂府曉暢中義蘊宏深案先生喜談詩而詩非所長此皮傳之論不足爲先生榮也

江南通志若璩淹貫經史學博而思精最長於考訂多闡先儒所未發一統志略同

墓志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凊涼也其細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四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銘曰先生於學邁嗜慾少壯迄衰日不足典墳索邱完在腹

旁薄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緒窮繁縟地千萬里燦手目事累百代儼視矚上都嶽嶽圻五鹿談家如雲甘屈辱經神武庫騰高躅聲日以昌身終伏暮齒浸亭嗟不祿大雅摧歲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阮太傅儒林傳稿若璩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一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於太學二曰十哲而外宜進有若公西華兩賢於廟廷廣爲十二哲三曰秦冉顏何宜從祀縣亶宜補入四曰

公明儀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兩廡五曰曾申申詳均宜從祀六曰河間獻王劉德宜入從祀七曰諸葛孔明宜入從祀八曰范仲淹宜入從祀九曰蔡元定宜進於兩廡十曰黃榦請援蔡沈之例以進十一曰兩廡先儒位次多陵躐宜請釐正孔廟從祀未議書成於康熙四十年以前外紀阮學浩奏摺至乾隆十二年檢討山陽阮學浩始上其議部議未允吳玉搢山陽志遺而大學士朱軾編次歷代名儒於河間獻王曾取若璩言爲斷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於西

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案祀典諸葛孔明亦於雍正二年從祀西廡先儒鄭元之次　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若璩私議已上見於

列聖施行矣

漢學師承記閻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摯崑山門下然若璩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歿後遂背其師耶穆案顧閻相見在康熙十一年壬子而廣韻刻於康熙六年丁未王山史山

志云李子德嘗得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鋟木淮陰陳祺公序同但山史言較直捷耳案書前列正字姓氏四行云上谷陳上年祺公吳郡顧炎武甯人關中李因篤天生淮陰張弨力臣與山史之言正合此事本於潛邱無涉何爲無端拉入若今日名士之標榜乎且四人皆冠以地不應潛邱獨稱受業即眞執摯門下廣韻非顧氏私書受業之稱於誰加之惟四行後空白一行下又記云悉依元本不敢增添一字千里因從此空白之一行

生波夫太沖亭林皆潛邱心折之人太沖卒潛邱
倣雙江故事追稱弟子豈有於亭林而反背之千
里天性輕薄於生平師事之段茂堂一旦論學不
合輒痛加詬厲無復弟子之禮茂堂至引顏黃門
語以責之事具見經韻樓集中於總丱至交之李
尙之其歿也又造作文字重相詆毀顧吳蓑通政
嘗述其事而太息曰不意千里之待亡友也如此
然則其誣潛邱正以自解也此論又何足怪但不
可使後進少年以潛邱爲藉口耳余所以不能已

於辯也

閩譜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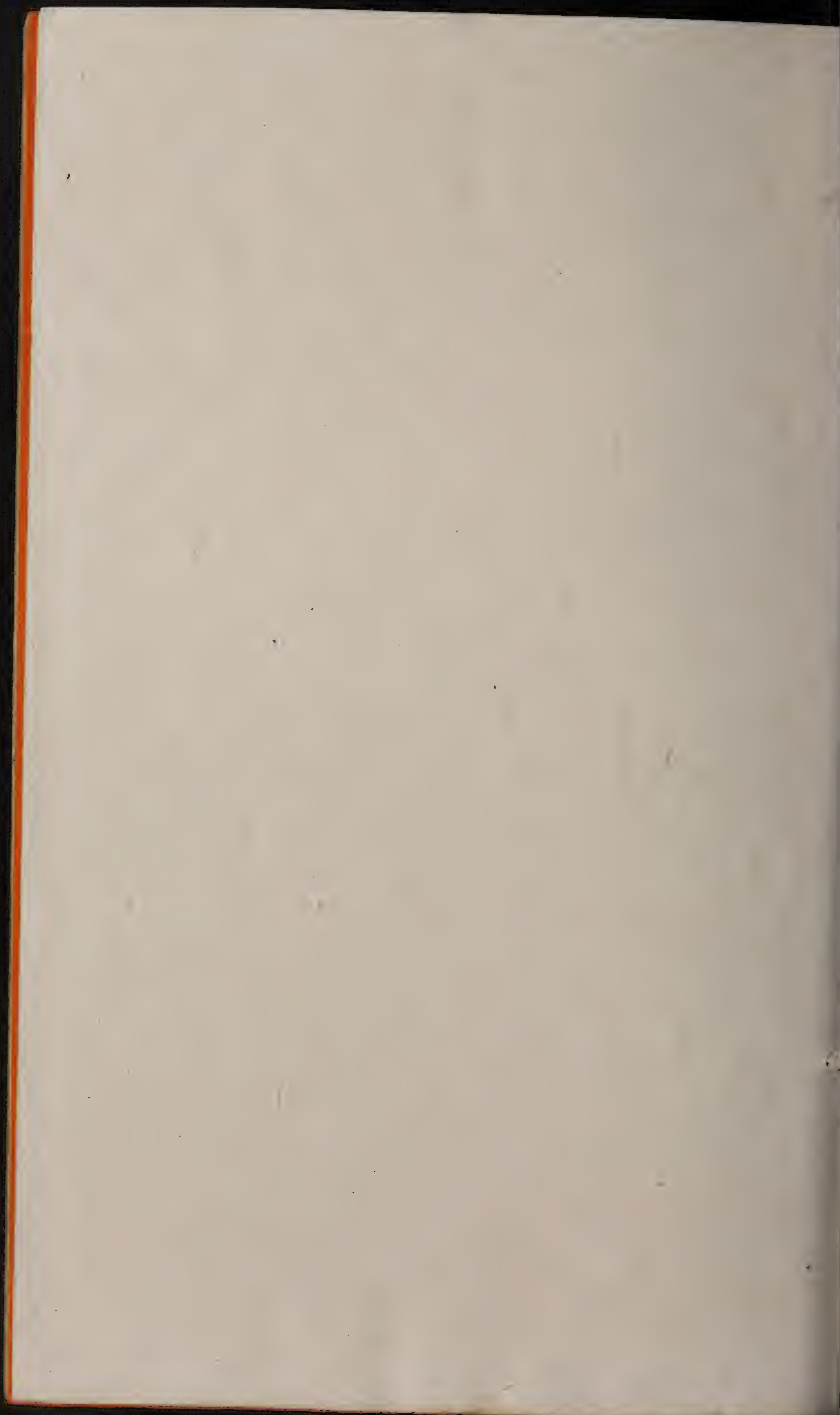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右閻潛邱先生年譜四卷　國朝張穆撰按穆仕履已見顧譜原無卷數亦釐爲四卷重刻焉潛邱先生爲一代通儒惟顧亭林足與雁行百餘年來論學術者無不極力推崇而石州亦捜羅殆遍與顧譜同惟全謝山獨有微詞譏爲陋儒原涉太過至曰未能洗去學究氣則石州亦謂深中先生之病或者疑焉卽如胡朏明獻書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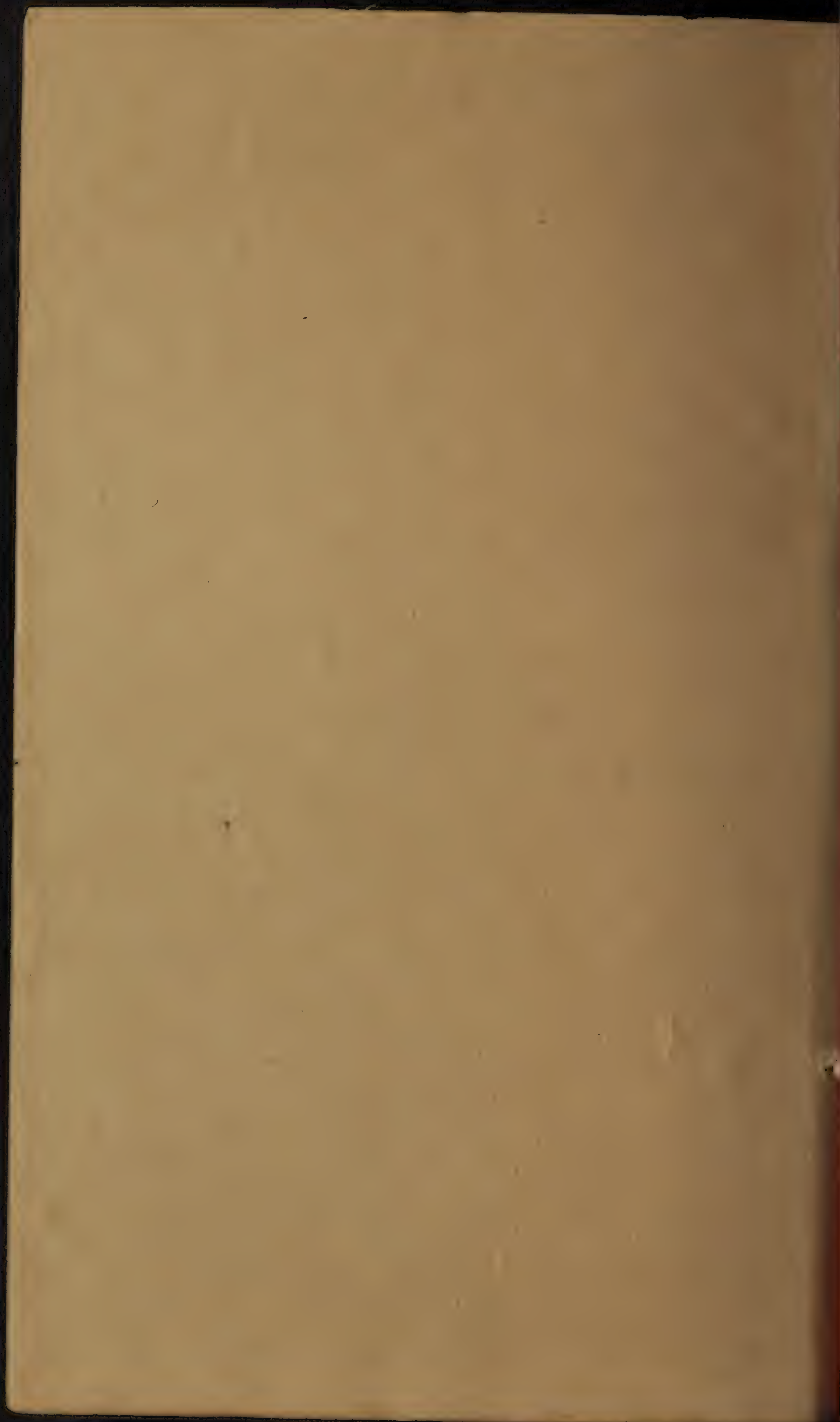
聖祖書耆年篤學四字賜之石州謂先生垂老諄諄以求　御書爲言葢有感於朏明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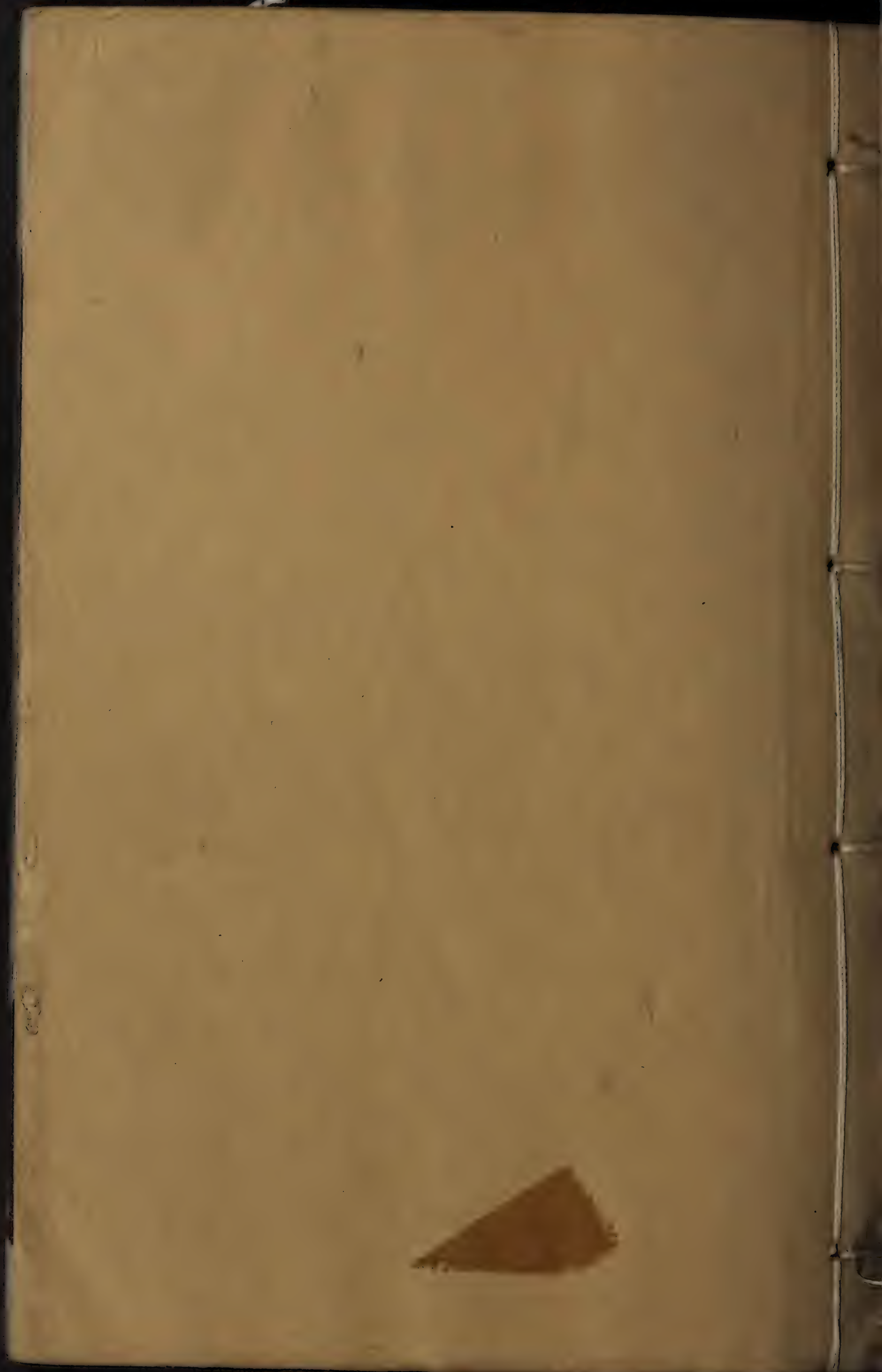
御書誠可寶得之原稽古之至榮然亦何至若與朏明
角勝者且屢爲其子言之也又先生殆兼工制藝茶餘
客話稱何義門撰行遠集悉如先生之旨曰如此方見
制藝之難又稱先生嘗語義門曰有虞氏刑官曰士故
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
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周之士師容
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
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演許
獬徐曰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姚應章文盡稱爲士

師耶其謹嚴如此亦迥異乎三家村中之學究矣又詩非先生所長而山西通志稱其尤嗜吟詩類張籍王建古樂府石州謂此皮傅之論未足爲先生榮然嘗賦絕句云簟紋如水曉驚秋推枕尋釵搭臂韝郎困宿醒猶未起一簾微雨看梳頭亦非尋常學究可辦噫陶靖節閒情偶賦原非白璧微瑕偶及之亦以見賢者之不可測耳咸豐癸丑重陽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學雅堂叢書

第十九集



粵雅堂叢書

第十八集

秋園雜佩

秋園錄[illegible]

序

友人陳子貞慧著秋園雜佩凡十六種皆記載耳目間物近而小者或曰心遠地偏以消永日其雜佩之謂乎侯子曰非也請爲序之其曰廟後茶以澹爲宗君子之交澹若也譏附濃也曰蘭自喻也衆草蕪穢蘭獨芳也曰龐公榛託西方氏志物外也曰竹菇山中所自有之食焉言採其薇也曰南嶽蕈惟南嶽澗中爲然易置他所飢萎感物生之不可移也曰香櫞志閩粵之阻也歎摘香於童僕也曰書硯感髀肉也思艮友也曰鸜鵒啄

金盃記先朝法物思太平也曰時大彬壺傷名有幸成而物易喪古也曰湘管秘鍛也王琴也悼相國之先哲而貴池之忠義也曰黃熟香辨正也惡奪眞也曰五色石子質堅也交離離也我心匪石也曰摺疊扇誌變制也曰邱山胡桃誌淫巧也曰杜鵑感符讖之驗而鄉里失所也曰永定海棠詳其始詳其廢詳其復記興廢之有自也不獨物有然也侯子序而嘆曰秋收也天地之氣閉而藏也佩者佩也古人或佩韋焉或佩弦焉或佩刀劍以視威焉或佩玉以比德焉示不敢忘也陳子意

者當天地閉塞之時退而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耶其詞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小云乎哉梁園婣盟侯方域譔

秋園雜佩

宜興陳貞慧定生父著

荻洲鷗地抱病來此敗甌頹鐺時煎惡草以送日隙則攤書滌硯未足以消耗閒心偶拈數條以爲寂歷之助題曰秋園雜佩道者曰此子無福少却松間一日瞌睡也余笑而頷之戊子秋八月定生識於亳村之雪岑丁

廟後茶

陽羨茶數種岕爲最岕數種廟後爲最廟後方不能畝

外郡人亦爭言之矣然雜以他茶試之不辨也色香味三淡初得口泊如耳有間甘入喉有間靜入心脾有間淸入骨嗟乎淡者道也雖吾邑士大夫家知此者可屈指焉

蘭

蘭龍池銅官間芊眠峭蒨離離如積山人採摘入衣香欲滿園杖挑藤束筐筥登市纍纍不絶每歲正二月之交自長橋以至大街鱗次櫛比春光皆馥也一幹數花生於夏月者則名蕙

龐公榛

龐公榛生宜邑芙蓉寺其味冷香幽冽相傳爲龐居士訪太毓禪師三到芙蓉攜榛種此因名今寺門有三到亭

竹菇（註）此蔬隔省輒不可食故雖鄰邑不可致也

竹菇蕈也山中所在有之小如錢色如胭脂新染生以二月味絕佳眞山家上物也王百穀稱爲伊蒲第一

南岳蕈

雲間張季鷹聞秋風起思蕈鱸便拂衣歸人高之而蕈

之風味始著吳中他處亦不甚產崇禎戊寅問卿從西湖移至南岳蘭墅澗中其類遂繁五六月間莖長丈許凝脂甚滑眞如晶透雪葡萄也味甚淡而旨想季鷹秋風正饞此耳或曰惟南岳澗中爲然移置他所即不活也

香櫞

香櫞見嶺表廣記一名枸櫞子香與韻遠勝於佛手以佛手自閩來爭致之實不及香櫞之緼藉耐久耳嘗見崧兒一詩有云落落此非橘幽於味外饒摘香童僕手

分靜素瓷窰似能繪趣自變亂以來佛手建蘭茉莉五年不至矣間有非山人寒士所得妮余庭畔香櫞數株每當高秋霜月赭珠金實纍纍懸綴不下四五百毬摘置紅甆幽香一室凡吾之襟裾夢寐皆是物也以不用錢買餘得以分贈親知一時沾沾爲貧兒暴富矣

書硯

陳眉公云文人之硯猶美人之鏡不能離也甲戌初夏余過訪眉公於余山出藏硯相賞於綠陰之下舉一以贈余有宋元祐二年學生蔡珽製數字凡石質之粗者

易墨而敗筆細潤者便不能發墨此硯質潤而仍易墨可稱佳品余藏數硯不能過之今年城居兩月親友處假一硯最不生墨筆著紙墨即浮撒且蟾滴勞甚愈以見硯之佳者足寶也但余㷀欲君苗磨非維翰負愧眉先生捐珮意耳

鸂鶒啄金盃

窰器前朝如官哥定等窰最有名今不可多得矣余家藏白定百折盃誠茶具之最韻爲吾鄉吳光祿十友齋中物屢遭兵火尚巋然魯靈光也國朝窰器之精者無

亦勤且勩矣崇禎戊辰家仲父別駕桂林前後多有攜歸每得百餘管視之不重也余年家交文起相國余友吳次尾頗好之多有所遺二十年來零落殆盡所存不及十餘遙望西粵何異天上然中年離亂江淹五色湘東銀筆安所用之况海內知交嵇鍛王琴多化爲異物騷魂徒賦筆冢成封覩一湘管而坡老磨人之謔廣陵絕調之悲茫茫交集止有曇州遺淚與管上湘痕淫淫雀鸞而已又何異於䨓蒙之誌錦裙也

黃歘

黃熟出粤中眞臘者爲上香味甚穩佳者不減角沈次亦勝沈速下者謂之黃熟桶濃烟潑鼎不能堪耳初價不甚昂山家所易辦今不能多得香肆中絶少佳品每坐雨煮茶窗綠正午輒思此良友

五色石子

五色石子出六合山瑪瑙澗雨後臙痕螺髻纍纍濯出然山深地僻往返六十里非好事者不到自萬歴甲午餅師估兒從旁結草棚以市酒食於是負石者始衆蠭湧蟻聚日不下數石以白磁盤新水盛之好甚者十不

得一二其佳者猩紅黛綠雲橈不一或爲羊脂玉或爲蜀川錦或爲鸜鵒紫或爲僧眼碧或爲嫩鵝黃朱者如美人睡痕黑者如山猿怪瘦文彩陸離雖瑚琢堆盤琥珀映觴無以加是縱不敢望米襄陽研山然亦石骨中之小有奇趣者獨恨闤闠市兒寸許石子索價每以兩許昔坡公餅餌易得以二百五十枚供佛印令生今日當有同嘆

摺疊扇

宋朝握團扇其摺疊扇自永樂朝鮮貢始始頒其式宣

宏間扇名於時者尖根爲李昭馬勳爲單根圓頭又方家制方相傳云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川扇戈扇以地著後又有蔣三蘇臺荷葉李玉臺柳邵明若李文甫燿濮仲謙雕邊之最精者也遠者百餘年近亦四五十年物卽一扇之制而精堅肥薄其爲升降也具矣（註）陸文裕寫扇摺痕尙存孫愐韻注𢷎扇則唐人已有矣見楊妹子物理小志抑亦團扇之摺疊者並志以備參考

邱山胡桃

邱山邑人雕刻精工所製胡桃墜人物山水樹木毫髮畢具余見其有漁家樂東坡遊赤壁百花籃詩意有夜

半燒燈炤海棠春色先歸十二樓數事窗閣玲瓏疎枝
密樹掩映斐亹卽善繪者無逾其精巧他有效者便見
刀鑿痕終不及其雅鍊矣雖一小技耳前後莫有工者
且胡桃大不踰寸幻如許狡獪令人目境迷離亦一奇
也故記之

杜鵑原文闕

謹按蛟橋鈐記云長橋脈斷杜鵑枯四方兵亂
此語不知何來流聞甚久或云郭景純之遺驗
也崇禎辛巳杜鵑忽枯周相國是年建坊於橋
北堍上橋脈鑿斷坊亦未成遂有甲申之變
杜鵑產蜀中素有名宜興善行洞杜鵑生石壁
間花碩大瓣有痕點最爲佳本不亞蜀中也杜

鵑以花鳥並名昔少陵幽愁拜鳥今是花亦可弔矣戊辰秋日男維岳擬補

永定海棠原文闕

謹按海棠以西府爲貴吾宜永定村海棠相傳爲宋時遺植即坡公置産還劵處也坡公來宜吟咏其下詩云日暖風輕春睡足善於描繪矣永定邵氏爲宜邑舊族其家之盛衰興替亦不知凡幾矣獨海棠猶以永定著名虬枝艷葩光影熠耀花開時遠近觀者雲集噫故家遺族流風餘韻尚有過而問之者乎抑無足津逮耶噫亦可慨也戊辰仲冬男宗石擬補

先大人山陽録秋園雜佩兩書宗石十齡時曾見鏤板丙申遭先君大故宗石年甫十三四壁無存饑驅渡江贅雪苑侯公甥館子然一身僅

守先大人所撰皇明語林雪岑集山陽錄書事七則秋園雜佩諸稿皆先大人手自刪改者癸亥冬〻筮仕博陵丙寅三兒到署始知前所梓兩板已失宗石謀其付剞劂而皇明語林雪岑集卷帙稍繁蓋將有待乃先刻山陽錄書事七則質之海內惟秋園雜佩細校先外舅侯公序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戊寅春寄書三兒搜之家乘抄稿郵示較宗石藏稿又少香橼書硯湘管黃熟四則文亦稍有異同嗚呼先人手澤一傳

己多缺畧況其後焉者乎宗石不禁淚下沾襟動弓冶箕裘之感矣茲同三兄追述先大人立言之旨以意補之登之梨棗即以先外舅侯公序冠其端諸則悉詳可作總目是書雖不能還舊觀庶釋郭公夏五之憾於萬一也戊辰仲冬

四男宗石謹書於安平公署

　譚瑩玉生覆校

右秋園雜佩一卷明陳貞慧撰按常州府志先生字定生宜興人少保于廷第六子吳梅村贈詩所稱茶有一經眞處士橘無千絹舊淸卿知交東冶傳鉤黨子弟南皮負盛名者也徐健菴墓誌銘稱先生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則其子迦陵太史薦舉博學鴻詞入史局後作也事蹟錯見壯悔堂集綏寇紀略板橋雜記等書是書爲其子宗石所刊鈌杜鵑永定海棠二則補焉宗石字子萬侯朝宗壻壯悔堂集有贈陳郎序卽其人也黃梨洲稱先生侍少保宦游南北凡朝政之鈌失君子小

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游錄八大家文選等書今皆不傳宗石謂先刻山陽錄七則質之海內亦迄今未見則是書不尤當珍惜耶梨洲又稱先生國亡之後殘山賸水無不慼慼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弔往恍如月泉吟社乃所著僅同吉光片羽月苦風酸以麕麥秀黍離之感固當重付剞劂以廣爲流佈噫方朔萬言阮咸三語又必多乎哉咸豐癸丑大雪後二日

南海伍崇曜跋


倪文正公小像

冕而垂紳赤帝之臣言成黼黻人則龍廖皇輿折軸

翩然上賓國士之報酬以一身是曰完人亦稱先覺

靑史千秋何媿何怍孰肖爾容珠庭日角上燭斗杓

下鎭河嶽漳海黃道周贊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男會鼎恭述

先文正公諱元璐字玉汝别號鴻寶又號園客在

先宋之靑州人兄侅弟偁從蹕南渡宣文閣學士

文節公思卽偁仲子而侅判紹興因家上虞之賀

溪侅子安徙横山後五世孫文質當元時募兵禦

寇有功爲防禦千戸子彦忠仍嗣職彦忠子春洪

武時以賢良徵不赴春少子述初景泰中輸粟三

千石賑饑臨山築城又助白金三千兩朝廷義之

賜璽書束帛授徵仕郎不仕遯初子宴宴子堂堂生仰菴公諱鐙領正德庚午鄉薦歷官南城知縣仰菴公生南望公諱應覲績學孝友以雨田公貴封文林郎南望公生雨田公諱涷萬歷甲戌進士官南儀部郎定船政東南軍衛尸祝之歷撫淮荊瓊四郡守是爲文正公父徙居郡城篇首稱爵諡者專詞以告海內全編稱府君者統詞以志家乘

萬歷二十一年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府君生青烏家推干支爲癸巳年乙丑月丙申日壬辰時

初大父艱于嗣嫡大母曹太夫人無出伯父又以疾錮至是年四十三矣生大母施太夫人夢白鶴沖霄而府君適生伏犀貫頂居數月大父漫謂之曰爾耳在此爾目在此詰旦問耳何在卽舉手自指其耳蓋夙慧天授勝于香山之無二字矣說者謂大父船政成而酉都四十八衞之衆尸祝之者已五載天之報施此其徵也

二十二年甲午二歲大父內艱服闋補荆州府知府居官十有二旬而漕撫以宿憾彈去之

二十三年乙未三歲

二十四年丙申四歲

二十五年丁酉五歲　曹太夫人幼習毛詩終身不忘恒置府君膝閒口授之故未入塾而詩已成誦大父每隨事命對因圍爐命紅爐白炭對黃卷青燈因薙髮命光頭和尚對麻面書生葢自謂也皆應聲立就不假思索

二十六年戊戌六歲就外傅

二十七年已亥七歲嘗隨大父舟行月色皎潔命賦看

舟月口成五絶云憑欄看舟舟月看月何須仰水底有
青天舟行月月之上
二十八年庚子八歲大父敬禮賓師夕必共飲一日叩
所講左傳右尹子革謂倚相不能近知斫招之詩焉
能知遠所謂遠者何指師不能答先公從旁對曰遠
者即指上文墳典邱索耳大父嘉之摩項稱善
二十九年辛丑九歲一日侍親觴花下退而成牡丹賦
數百言不敢呈大父以呈太夫人於燈下口自披誦
琅琅然大父自戶外聞知推扉入取視中有紫則佳

人之舞袖黃如帝治之垂裳之句甚悅謂終不落人後太夫人亦大喜舉樽相賀每府君夜讀太夫人必坐待及入問所誦習幾何所屬構若何得當則探果餌勞之始就枕以爲常

一日趨庭大父指水仙使作破對曰其臭如蘭其白如玉春風得意脫白掛綠又一日舟行大父示句曰綠水遶靑疇對黃花欺碧草大父曰不若形雲籠紫閣又一日送客解衣指腰閒金帶使破對曰若用汝作礪不下而道存大父驚異他年題柱曰僊容旋馬

廳誠隘太祝奉祠不隘手植三槐我不做兒子二郎必做蓋大父以公輔期府君其後位司農舊稱外輔則名亦猶公至尊隆過名而不姓則禮亦如公及盡節贈太保又爵實三公云

大父嘗于前庭手植黃楊二本楊固無華萬歷己酉一華而府君拔解崇禎甲申一華而府君遂志明年黃楊枯死似與府君相終始者事又異于三槐附志于此

三十年壬寅十歲

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歲

三十二年甲辰十二歲大母曹逝世方疾篤時搏顙呼

天哀號請代大父得所籲辭每爲長慟

三十三年乙巳十三歲

三十四年丙午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十五歲時大父林居已十餘載少宰楊

公時喬疏薦起補瓊州府知府大父以燕翼自安雅

不欲出控辭不獲命乃就道將發留訓以戒訓曰示璐瓚兩兒兩兒舉業正當成毀之間工夫不可一日錯過吾今各延一師分塾而課之宜時體吾心時憶吾言凡

所立日程毋得鹵莽作輟自墮惡趣爲不肖之子且年幼禮度未嫺性愚世情不諳毋得輕身交游致取罪愆如親友泛然見顧者俱不必相見或蒙賜帖只稱遵奉吾言槩不敢領如有以德行文藝訓誨吾兒者宜洗心受教頓首謝賜別時亦稱遵奉吾言一槩不敢造謝凡親友乞念區區萬里之外拳拳千兩兒一日迴腸何啻九次宜導吾兒使爲善士非禮之事勿使見非理之言勿使聞非係正事勿入此堂如或謔浪笑傲道世情淫靡說他人短長又或以杯酒冶遊牽拉師傅致妨吾兒之功者皆非端人吾兒宜謹絶之凡任長善捄失之責者宜省于斯　此訓府君恆奉以誨曷子孫故不敢遺一字

三十七年己酉十七歲府君夙成而大父初不令應童子試謂當待其驚人乃鳴蘉啨何益至是郡縣監司三試皆第一是秋遂領鄉薦六十六人時主試者爲

翰編晉江黃公國鼎給諫臨川周公曰庠分考詩四
房者東陽令漳浦蔡公思充也督學使者則陳公大
綬也府君既篤大父遂引疾歸以爲堂構有人焉能
老風塵吏揵關著書不復出　府君時已有星會樓
稿盛傳國門市人因之賈利摹印至三萬餘板字漫
滅重鍥者再行卷之廣向所未有也
三十八年庚戌十八歲正月公車至都家世儉樸大父
遺之故裘不能禦朔風棘漏夜二十刻疾作迅書而
出不獲與濃淡及簡㷊牘房考評曰此必英年異質

也惜未藝未稱暫抑以老其才需大就耳

三十九年辛亥十九歲客有攜府君書扇九日詩游雲門者徵君陳公繼儒見之驚歎以為仙才遂赫蹏致殷勤身先之繇是聲譽日盛

四十年壬子二十歲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一歲再上公車不第

四十二年甲寅二十二歲冬十二月大父厭世府君哀毀過禮迄今讀喪祭諸辭者猶泣數行下

四十三年乙卯二十三歲閒闢吉水乞誌銘于鄒忠介

公元標以公負天下重望與大父同官駕部又皆江
陵逐客稱患難交故不遠千里云

四十四年丙辰二十四歲秋八月歸藏大父母于上虞
之白馬湖其地大父所自卜以依親也封樹威儀一
如制焉

四十五年丁巳二十五歲

四十六年戊午二十六歲

四十七年己未二十七歲三試南宮不第

四十八年庚申二十八歲府君旣屢躓喟然歎曰窮達

固有命要不堪以無用空言消磨歲月作讀誤自警
又立之法多擬場題分箋列壁箋各七題日抽一箋
伏而思之義句皆備則焚箋引滿不形筆墨於是歲
月之間胸藁纍纍果以獲雋然惟府君至精彊記能
爲之他人不及也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九歲是歲會鼎生是爲長子
二年壬戌三十歲偕計吏者三矣始捷南宮第一百二
十八人與從父三蘭公同榜方試竣時府君自錄闈
墨以呈舊司衡陳公閱竟默默意殊黯淡府君請曰

敗軍者將又北乎曰正以非北所以邑怏失第一人將奈何聞者或迂之然先輩瞻矚期許固自遠大兩主司皆宰相正爲金谿何公宗彥副爲秀水朱公國祚同考詩二房爲右諭德博羅韓公日纘殿試第二甲二十名是爲文公震孟榜觀禮部政改翰林院庶吉士故事進士服官以甲第爲差二甲多部曹其次五及十者除州無清華望所知競勸赴中祕選府君喟然曰帝王良法美意必賴守令而全生平恨罕覩循吏奈何身自去之所知曰循良一州何

如循良四海乃就選

三年癸亥三十一歲以官格科條失宜竊議之而身任修業之列抑未敢言

四年甲子三十二歲除翰林院編修故事庶常去留準館閣累試名序兼采物望時隸籍上虞者二人例不並留府君恬淡自如又文多指斥試輒不前而同鄉之延譽者日至及集議前輩多右同鄉首揆葉文忠曰倪某無論文字只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已加人一等矣乃留府君翰苑而出同鄉爲給事中　仲弟

會覃生爲伯父後

充經筵展書官　纂修記注

五年乙丑三十三歲殿試充掌卷官

奉節冊封德藩王新襲驕不知禮使節近郊長史出逆陳三事王不外迎朝使及宣讀官同王跪起府君曰王黃口耳曲譬不聽長史再反府君正色曰所可假者稱疾免外迎耳至于典禮孰敢干之更不悟則即日迴車返命長史匡翼之謂何於是王稱疾擁兩寺人迎冊於殿門之外餘如禮

冊封事竣卽引疾就中途繳節乞假歸里省母時璫
熖日熾刑賞顚亂府君計還朝不能無言言則遺北
堂憂故引疾歸
與客品題新榜名流曰今春奇士多在中末止翁解
元得在魁選榜首卷本房閱及時忽自動知其有神
也榜中最少如萬元吉王敬錫皆英美之姿萬尤奇
杰不在何項諸君之後大率甲子登儁多才文皆高
古亦是風氣一轉如此世界不應有此文運其運有
升泰耶

六年丙寅三十四歲在里

七年丁卯三十五歲四月假滿赴闕甫至以資序奉命典試江西薛給事國觀副之時璫焰日熾羣小懲前榜試錄之譏畏人議其後嬌詔懸主司誹謗朝政之令坐無赦府君故撓之以孝慈則忠皜皜乎不可尙已命題忠觸璫諱不可尙譏進爵上公翼祠文廟人爲咋舌及撤棘而璫已敗幸免于禍返命在道聞大行上賓兼程入臨

崇禎元年戊辰三十六歲正月首論國是　璫既磔死

餘黨猶踞津要欲禁錮林下諸賢力攻東林又創爲
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府君憤甚抗
章極論首爲上別白言之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
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
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
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
忠賢直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亦天下之才
藪也其所宗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
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所援

引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中實有謝華臙其若脫置甦陟于不聞泊然無營君子者也今曰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五虎五彪之徒公起而背叛名教毀裂廉隅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心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

責吾徒亦已悖矣未復言韓爌文震孟當用書院當復疏奏詔所奏未當施平湖票也而逆黨御史楊維垣力詆之府君復疏曰臣前疏所陳正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陛下明旨一則曰天下爲公再則曰化異爲同三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而維垣必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於韓爌則曰清忠有執于文震孟則曰起用而維垣必曰爌非賢震孟不簡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以臣爲謬也維垣謂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推李三才

而緩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擬戍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而維垣猶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三才以彪虎之結交近侍律應處斬而法司初擬止于削奪不啻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寬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韓爌夫含爌昭然抵觸逆璫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闖說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篤論矣即廷弼之事爌條旨僅免一梟未嘗赦之

也廷弼行賄之說逆璫造此以殺楊左諸人耳謂移
宮一案無從鑖以受賕於是改爲封疆四出追比此
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于不附紅丸
及孫愼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蓋愼行淸望較
之王之寀不侔議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
董狐不爲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
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
如王紀淸正著聞以參沈潅忤璫而譴斥震孟以薦
紀削奪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于破帽策蹇傲蟒

玉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當時則忠賢之刑賞已耳維垣亦思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者誰爲榮辱抑宮保横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意不明於是乎相率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顧可勝歎哉而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人前則峭直後則寛和者詆之爲婪取多藏則猶之稱厰臣不要錢云爾臣雖斬首穴胸不敢聞命也故謂都門非聚講之所則可謂元標講學

有他意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或有邪謀必不可且逆黨當日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逐而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宣尼使講學諸人而在豈至此哉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力詆臣矯激假借兩言夫臣正爲今之詆眞狂狷爲假名義者言之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不公不父豈不

賴此人哉維垣以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謂臣
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又謂遇小人待其惡稔乃攻
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
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
晚乎即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聖明誰攻而去
之哉維垣始終以無可奈何爲附黨者解嘲設或崔
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璫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
稱臣焉又命逆璫以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
可奈何而即從叛逆可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

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
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
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
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别姸媸維
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
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
其纖悉之瑕而徒欲與逆黨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
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
衆欝不可不宣衆議不可不集魏忠賢之餘論崔呈

秀之故智不可奉之爲經守之弗失願維垣之熟計之也疏入報可海內傳頌以爲名言而起廢之旨于是乎下

鼎按楊素附璫爲之驅除善類不遺餘力及璫敗維垣度無以自免乃疏糾崔呈秀婪賄庇奸以盡其跡遂儼然以正人自負而國是益淆自府君疏上公論始出於是臺省連章劾褫猶潛通中貴詔逐而後去

四月遷翰林侍讀奏毀三朝要典略曰臣觀挺擊紅

丸移宮之三案鬭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
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蓋當事
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
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
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
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
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
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戸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
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

閣票部館會議意存兩可上不慊益聽朕獨斷行五
字及部館以焚毀奏覆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力爭
繼以痛哭復疏言不可毀狀天下傳以爲笑言路相
繼糾之放免等定入逆案

五月上諭會儒臣于奉先殿前焚要典宣付史館賜
宴出

鼎按奸黨變亂是非非徒明編要典亦復陰淆實
錄是時府君能知要典之繆不能知實錄之譌緣
故事實錄進呈則尊藏于皇史宬副本儲文淵閣

又會官焚草于椒園閟密特甚故先疏未有一言及者後七載詞臣文公震孟以承纂熹廟實錄請光宗實錄較對始知其繆奏請改正政府動以要典已焚是非久辨爲解竟持不改夫要典焚而失實之實錄存則焚猶不焚二事實相首尾故述顛末於後　崇禎七年八月文公請改光宗實錄疏曰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對見其閒乖繆甚多如先帝册立典從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說而陰和之葢天啓三年

七月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
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
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所進今皇
史宬所藏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
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皇
考二十七年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
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因摘其悖謬
宜改正者五事以聞疏上留中四十五日御平臺
手文疏示輔臣極論催請國本及三案主議之事

改議之非略謂立儲自關職分何為好事挺擊何
等奇變反云挺謀紅丸據法執奏常為失禮烏程
温相體仁巴縣王相應熊力護之動以要典已焚自可垂信
為解上以疏授閣票閣擬抑揚軒輊與上諭懸殊
而實錄卒不聽改上亦未之奪也時詞臣許公士
柔亦有帝系不可略詳考補牘二疏大抵文爭其
筆許爭其例俱以不必煩議報罷府君亦于入虛
疏中委婉納約有曰許士柔力闡先徽倘終庋閣
惟恐世傳其說而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不報

時府君屢上章言事蕭山來相宗道謂曰詞林故事惟爇香啜茗養望待遷耳何事多言府君曰趙用賢徐中行非詞林先輩乎抑何矯矯來不能答時人謂之清客宰相

充經筵展書官□□□□□□□□□□□□□口誥敕撰文　府君每言文體惟視草爲難宋之制詞兼乎褒譏其義則史今之制辭無譏有獎媚于卿士撥筆欲下失型是懼必也戒勉浮于諛獎君德胥乎臣功庶幾近之

府君嘗錄視草之文名代言往事以餉爲序先綸閣
顧以其人未稱乃類別之曰卹忠曰賜環曰功敘曰
恩覃曰考績出乎其類必先卹忠所以陰制火城沙
路使不得爭尊也
伯父侍御恩覃之制府君所草也時人以爲弟草兄
制自曾子開韓持國之後與此鼎峙傳爲盛事云
二年己巳三十七歲　四月遷南京國子司業欲遵祖
制積分而未果　先是北祭酒請復積分之制禮部
覆言教成之日以經書後場課諸一日府君以爲此

舉既求眞才非如月季小試可以窮其蘊而卷經御覽又非如春秋二闈可借手易書得以藏其拙請分爲前場後場前場必三書一經後場必一論二策分二日行之乃草疏副祭酒侯公恪上之然是時生徒寥寥又多貲入而府君席不暇煖未覩其益也

大母性畏舟車府君通籍後未嘗一就板輿及遷南雍乃迎養官舍舍左修廊疎牖俯瞰雙池爲施曲橋朱楯中通小舠放鶴則銜枝騈舞出入霄漢時奉慈顏以爲笑樂

嘗夢有僧謂誦經不如寫經大母因命寫經乃虔寫金剛經一部竟日而畢無一字率鈸存雲棲寺中見者以爲樂天復出後會稽姜孝廉公銓又重鐫于其家

三年庚午三十八歲　於池濱左栽菡萏右植芙蓉欲以承九月稱觴之懽春暮忽量移右中允府君以席初未煖又將絶裾悵甚蓋後資者樂南署之不聞烽火推移而前也于是奉大母歸里受親朋介壽之章而後發　府君南雍首拔士獲雋于南闈四人蔣鳴玉萬壽祺王寖大張一如也

四年辛未三十九歲　加俸一級　會試分闈詩一房得士二十四人首卷楊廷麟江右名宿也宜與擬元五日忽改第二及發糊名深悔之故於試錄首程不錄元而錄楊以示悔蓋創例也　館選詩一房獨盛吳禎楊廷麟倪于義王邵凡四人倪後授御史時同鄉章公正宸出爲給諫府君歎其非公論既而曰羽侯殊有骨性置之言路亦爲朝廷得人慶　詩二房分考爲文公安之闈卷兩房互商彼此師生亦舊例也府君偶過詩三房劉公漢儒適有落卷在案因策語觸時己刷之矣府君力持之遂得人彀又書四房黃

公錦在闈患疾屬府君代閱于落卷中拔得三卷初皆不知何許人既復半載有進士李清及馬成名沈延嘉者謁謝自述則向所拔卷也稱門下士執禮甚恭府君初不欲承顧誼分不殊卒亦受之而劉黃二公之不隱人善與三進士之不忘所自具見於此矣分房例有房稿之選蓋芸窗簡練之文也府君選獨後出然紙貴一時又嘗自製十三篇欲爲文字開山擇門士最謙雅者一人當之時會鼎在髫齡承誠祕慎故迄今不言姓名

四月上憂旱步禱南郊羣臣從

九月大淩圍久不解上發帑賜劍遣中官督戰府君歎

曰此觀軍容之漸也聖明自出無奈然外廷無人至

此豈不可羞可哭

以南院冰天人所不取欲藉遷迎養言之政府不得

十月武闈更端遣官重試內閣循資奏以詞林方公

逢年爲主考府君副之先是主司爲詞林楊公世芳

劉公必達監試者侍御余公文熠馬公如蛟有武舉

末場曳白外簾例揭通衢武舉布蜚語欲傾監試會

下第者徐彥琦有絶方牢騷自試中人撫以聞上疑有私收監試主考並繫獄盡斥諸士更試之至是上遣中貴六人偕勲樞大臣監視前場去取技勇府君慮末場亦然抗疏以待然不果遣乃止蜚語者粗有技勇論止兩行外簾不敢復揭且以號達內簾期必得及榜發蜚語者竟無名中官所屬意標識者十餘人皆落榜知貢舉及監試咸危之顧事不可易惟爭首榜首名張景星不宜復在進呈之列府君力持得無動撤棘後在事者皆惴惴府君獨坦然已而上以

新榜第三名王來聘爲一甲一名以首名爲二名以八十九名爲三名餘如原榜事遂定逾月草疏拔四纍臣欲與方公連章方懼益四公之累府君乃獨奏

上雖不從亦無譴責云

按是時上特重武榜親定甲第臨軒臚唱悉如文儀自是遂爲典例鼎元王來聘初授遊擊逾年遷副總兵先登擊賊戰死不負科名特典云

五年壬申四十歲

五月上賜麥餠宴元制名不落夾亦不恒舉世宗以

其不典改名麥餅至是再行府君有詩二章紀盛其
云百二十年卯待今者指此
八月再乞歸省閣票下吏部故事下部無不覆放者
上忽傳改票竟復留蓋上鑒知久矣而府君滋鬱伊
九月三乞歸省方草疏所知多尼之或言上眷不
可拂或言屢瀆必怒府君歎曰小臣何眷之有求退
有何可怒章遂三上有旨在任調理閏十一月請讓
官黃公道周召還劉公宗周略謂右中允黃道周學
行雙至至清嫉俗奧深經史洞精時宜陛下試假筆

札自可倚馬萬言此誠天下奇才天爲陛下生此一
人俾佐天章非偶然也且道周以捄罪輔錢龍錫忤
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陛下之知道周久矣華亭
錢公之下獄緣宵人構之謂袁崇煥之斬帥主款謀
出龍錫故論斬黃公上言將謂殺罪輔以報毛文龍
之仇如此此則邊將必驕閣臣權落陛下御極以來閣
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甯有幾戍輔而囹圄憒
盈孤卿駢首於是降級五月京師大旱上步禱
南郊還宮釋華亭于獄遣戍甯海衛是夕大雨臣謂
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間者中使四
出驕淩庶司臣懼天下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柔陛下
奈何式怒蛙而重摧折之乎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

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猶棄碔砆得良玉也又言原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亦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安望有爲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味則忌不以入告耳不納

按是時府君以所陳未聽思補牘嘗貽季父書曰讓官石齋之疏係吾一年積衷非汎常推轂如不見聽郎當以失實處分李邕因孔璋減死禹錫與宗元換郡此皆誠至語激立取囘天如其不然魏

其曰終不合灌夫獨死則亦蒙誅尹洙曰臣義不當苟免則亦得貶未有不早不白出此悠悠七里之霧布於綸扉而欲求天下之治平烏可得乎今上不聽不譴方擬補牘會徐翰簡九一汧繼起有讜論先獲臣心之疏中間見推及吾恐上疑朋黨故止不上

四乞歸省　初政府以府君人望欲牢籠之言去輒留藉客致殷勤啗以美遷府君謝之退曰吾平生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既不能鴻鵠舉其可

與竄蝨符乎今石齋九一已去而吾獨留享寵榮有
靦面目詩其謂我哉由是引退益力

六年癸酉四十一歲稍遷左諭德充日講官故事講
章撰自講官衷于內閣閣有去取講官依違而已至
是府君初值講派彼奪其民時三節啓沃云因考成
而吏急催科則非省刑以兵荒死徙而賦額如初則
非薄斂烏程以太長發刪既以不渾成命改府君持
不可中書往復數四乃謂之曰啓沃自講官事此後
不渾成更有甚于此者設有進規中堂之言中堂亦

命改乎必欲改者惟有自陳求罷耳烏程以上意方屬府君不即劾論然疾之彌甚先二年羅公喻義講章侵政府烏程劾其正少規多非經筵體下部議部覆聖聽天縱而喻義嘵嘵多言處以閒住天下笑之事與此類府君在講筵占對詳明上無不前席傾聽一日直箴政府上怫然以手麾書叩首上視府君徐申正義音響琅然頃之上稍頻就案卒霽容受焉

承纂神廟實錄告竣因請省覲以新補講員不許時以起用廢籍諸臣冢宰會朝士舉鄉里人材府君當以建言為第一義餘以次及事亦寢

力辭典試南北正副主考需詞臣四員府君資最後

應南副而前輩之應北正者樂改南陸于烏程遂褰

例授之府君謂是將浼我乃力辭南副并辭北副俱

不就及南榜出物論沸騰臺省交章奏劾以烏程故

得薄譴遂疑彈章出府君意而日與徒黨伺之矣杜乘

頗有載者故不詳著

旣而府君見闈牘多庸淺喟然歎曰閩南卷使入氣

失此非遵功令過也正是悖功令耳不見明旨云期

取古雅典正貫穿經史通達治體十二字乎本求奇

士豈爲庸人設耶文運正啓忽爾權墮悔吾不承此役遂使儒書坑焚張橫渠曰使文章無權吾等之責也甯當不自咎罰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男會鼎恭述

崇禎七年甲戌四十二歲　遷右庶子掌坊事　十一月五乞歸省不許再疏又不許

指陳時政得失制實制虛各八略曰制實者關時急切不可失之一瞬最急莫如離插交插既他附勢必內侵宜乘初合離交伐謀豈當撟足拱胸坐承禍患

按插漢大酋虎墩兔憨元小王子之後也萬歷中王象乾總督薊遼撫馭有方得其心邊陲宴然崇禎元年上命袁崇煥督師寧錦東禦奏舉象乾總督宣大以待插使無西顧王自信往績持撫議沿蹕馬市以

羈縻之然是時王既羣期而議者又急于見功變而言戰於是二策皆絀不半歲插內犯闌入大同此不能用閒所致也二曰繕京邑畿縣土墉庳薄可超而越敵苟因糧于此何以堅壁清埜悉宜增繕奪其久持加玉田三河豐潤平谷諸縣三曰優守兵頭者宣大之役戰士無功嬰城自固守兵著勩今無功者餉厚而賞行著勩者麋薄而無賞懼生偶語宜有調劑四曰靖降部徙戎之論昔人所持今散口零衆非魏晉比爲釁端已見終善爲難要俾蕃漢無猜庶杜突厥九成之變按裔丁勁悍敢戰無大部落列處塞下未爲失策然府君猶恐蕃漢猜嫌變生倉卒後崇禎十三年顧募入京營將妻子

殆萬人廪給豐贍漸驕肆爲民患十四年分發数十人于宣大復譁噪提督總兵張福臻誘殺之京營裔丁聞之洶洶欲爲亂上丙夜手詔兵部授方畧翌日次第遣發安插延緩以原營總兵王定等將之給賜甚厚苟幸無事曾不得隻膂生拳之用坐糜厚糈肉食之鄙如此及思府君言晚矣五曰益寇餉寇蔓秦晉呼庚待輦何不卽以兩省之賦還供其地之糧小費必有大省近饋逸于邉解六曰儲邉才邉才難遇練習斯才請凡邉方職任自守令上至司道皆以三年爲限能見卽遷本疆節鉞重任亦取諸此庶邉吏以軍旅爲家功能日出七曰奠輦轂漢徙富民實京蓋爲衆貧有賴今車戶流商傾家蕩本市

井無譆告密畋漁宮者皆貧人無固志宜酌甦商之
箝塞告密之門車戶詳後東廠中官因緝訪非常而羅織閭巷八曰嚴教育
祕館辟雍所以儲才今教習乖方更弦更急經史典
故祖憲時宜加之誦考設爲處分以竆致其才深微
其意疏奏詢用閒實著議教習事宜餘報聞
制虛器曰虛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
一時爲之而有數十年之利最大莫如正根本治之
根本惟在絲綸政府誠能引辜懷恥秉忠絕欺恩怨
去懷好惡循性無以意見讐獨立之士無以聲顏拒

來告之人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政府指首擬烏程其次曰伸公議吏部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非徒邪正之闕實亦安危攸繫蓋彼死灰計竭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句敵之謀已而卽有邊才之薦將見金錢麋至宜密遏萌先是八月上御平臺命大僚各舉第一等才品司銓政科道糾所舉不當者張捷舉呂純如上曰純如名在逆案奈何舉之捷力辨其誣上目科道諸臣曰云何於是盧公兆龍孫公晉蔣公得瑗金公光宸韓公一光楊公繩武並奏純如列名逆案又實無才不可用捷猶呶呶不已上手麾之始退明日從烏程薦以謝陞為吏部尚書純如之薦也烏程巴縣實主之而發端于捷不虞上之堅持也已而吳給事甘來范給事淑泰交章劾王應熊張捷黨謀翻案俱不問捷亦屢疏

乞休以奥援並邀温旨故府君復上書言之不省會四川巡按御史劉公宗辭回道考核捷恨請託不行銓制內臺擬加重譴劉以手書上聞上怒下捷刑部獄論配　三曰宣義問詞臣許士柔力闡先懿不宜久閣卽前文許爭實錄事憲臣王志道抗爭內遣匪可終洸初上以太監王坤監視宣府朝士多論劾之坤遂抗疏以修撰陳于泰發端謂其盜竊科名比暱首輔周延儒副都御史王公志道疏糾內臣越職輔臣失職謂內臣論劾漸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糾輔臣矣騷騷乎口銜天憲手握朝綱而輔臣不問焉用彼相哉上怒以為私諸鎮要朝廷命削籍去未幾周亦罷歸　四曰一條教卓異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將撫按不能治貪殘崇禎四年十二月考選科道事竣更核前任錢糧登降于是給事熊開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謫調以戶部尚書

畢自嚴失糾下獄自是考選必先劾財賦不問撫字而胥吏得以操官評矣例轉本處庸凡其名曰優陞將公論不得問摧折會推既資羣議而所禁乃在把持則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官評而敷試仍以文字則閣部之取舍難憑崇禎六年著令科道不專取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於是甲戌科遂停選庶吉士盍求畫一以定章程五曰慮久遠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觀之則兵譁必繇於將劣民亂必繇於紳豪武紳必繇于文尊宗辱必繇于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兵難制初甘肅兵變戕殺巡撫畢自肅自是脫巾上必重譴督撫故府君以

爲言及後九年甯夏巡撫王揖方閱武戶部頒犒軍錢至軍士競前求散揖故遲之軍遂鼓譟稱亂砍揖仆死卒符所料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時周府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萊陽家奴擒歐輔宸族人蘇生乖𡖖諸生不平訴諸直指盧經督學胡瀞萊陽牽八王子飛石橫挺擊諸生自裂衣冠膚愬周王據單辭入告上方篤親親意萊陽實被辱遣緹騎收經瀞輔宸俱下錦衣獄蘇生竟斃獄中抑揚操縱宜有權衡六曰昭激勸自劉之綸以庶常片語而佐樞叱馭嬰凶崇禎二年城下之戰督師袁崇煥以疑繫獄總兵祖大壽東還滿桂舉軍陷歿于是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書請纓自效上卽擢之綸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改金聲爲御史監其軍三年二月之綸師師至遵化前軍敗衂招降不屈力戰而死金聲尋請終養至是府

君請䘏之綸不省及十七年正月上念聲舊勞起翰林院修撰復追䘏之綸蓋出特恩而大歩已蹶矣

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纛先登遇害王事見前官地未考法應殊䘏顧反寥寥請宏斯義駿骨可功七曰厲名節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略于犯顏敢諫誠以斧鉞之與鋒鏑爲畏無殊摩厲之術必握其原八曰明馭督撫封疆大吏全資威重彈壓臨戎小有過差不當譴呵沮氣所言皆先見洞微閎擬多係

奉旨不必繼陳

回奏用間之術　畧曰插之他附其情出于畏死救

亡雖蘇張復生烏能離破惟失賞于我不能弛心于
六十餘萬金錢可以設計招徠餌此疑彼成則坐渙
其釁露則相猜自賊要在邊臣相機制變非廟堂所
得授謀乃今之用閒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以招麻
鮑是乃正告非閉何以伐謀　末又言監視中官之
設非可久恃今邊臣歸命軍容陰藉逃罰賜謂吾不
自繇此臣所甚歎陛下但專責邊臣而信必于後欺
玩自破又何苦以近習試鋒鏑適予邊人以徑哉始
陛下謂行之有緒即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奏上閣

票詬詰亥至上發改票執如初上抹去親批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十一字烏程見上所改抹黙然變色忌之益深矣自四年十月命太監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自是衘命相望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吳直監視登島兵餉監視閻思印過勒供應汾陽知縣費甲鐄至投井死府君所論指此輩也上雖未從固心識之明年遂撤諸鎮監視然未幾以邊警內員復出大同巡撫奏薦僉事劉彝鼎上以彝鼎貪污命同監視會糾收繫論戍自是中官遂操吏治權愈重而庸才匪人益藉以掩過邊東敗壞此其一端也

十二月疏駁張少宰　捷執言反向府君還駁之又

多侵議政府上兩不問

回奏考選議稿　畧曰頃夏秋間吏禮二部方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紛然未決臣於客座偶摅臆見舊冢臣李長庚聞而問言因具揭公投謹將原稿錄呈如左考選創制聖明盛心會議未定實有難焉蓋以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司銓而官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所據實殿最而上者遂是定評卽考試可不設考必

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稍頗與論將功合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制欲求文治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實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於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詮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為治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衆望其高下名次以文為定而授官編簡仍準

官評如原議給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衆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爲館員既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于文藝之先則事無不順而行亦可久臣所議考選法如此未嘗品題人物而冢臣亦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安所得把持劫制乎報聞駁奏固不須詳載今以考法甚善雖當年未行亦備列之

八年乙亥四十三歲　寇禍陳言是年正月賊陷鳳陽

焚皇陵享殿放高牆罪宗執知府顏容暄杖殺之留守朱國相指揮包文達皆戰歿故府君慨慨借箸以爲寇禍非常國家大辱此誠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臣嚼齒透拳之日也今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衝本謀不立他變或生願陛下立下罪已之詔痛切撝謙布告天下禹湯罪已其興勃焉興元一詔悍將感泣事固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然固非空言也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蠲崇禎七年以前之逋負寬繁瘠州縣之考成改折雜解官代輸將於下誠益

于上無損非徒無損且得贏焉又今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扳賍而遠及數千里之人蔓引波翻冤號載路去此數端人必感奮今潢池之亂本緣饑寒愁苦卽應以捄饑寒解愁苦之法爲韜鈐戰權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辭甚切直上嘉納下部酌行已而戸部條例款項稟成政府特拂抑之僅以名應府君聞之揭致戸部曰頃職爲民請命謬陳數事荷聖明一一下部度貴部自有權衡乃竊聞外議

以賞部于此尚且悠悠冀以小塞而已職以爲褻竊意此番發詔自繇聖上以永懷之至痛爲戡定之上謀非尋常典則循例明恩之比如其行之不能實脫湯火聽之不能隕涕投戈者不如其已謹將小疏所陳逐一開列以竭區區如左譜內諸疏止載畧右揭獨詳者以疏爲世所共見揭未之布也

一款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

右件七年既稱現征四年以前已經屢詔蠲除今所議蠲者止五六兩年耳以兩年小塞尚恐未必

歡呼今聞議只蠲五年將無黃葉之止兒啼乎

一款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九分爲率

右件今天下疲瘠州縣實亦未必能完十分亦屢

蒙貴部軫恤不必今日始言今所當卹在加意繁

鄉耳就如松江一郡轄糧若干萬郡守四品之官

至降二十八級將何底止凡如此等悉宜少寬什

一是繁瘠二字所當並議今聞議瘠而遺繁未爲

圓滿也

一款東南本邑雜解擾累無紀今除上供軍需萬難

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

右件上供如袍段軍需如弓張竹箭之類獨此兩項驟難議更其如餘絲綿布帛顏料漆材油蠟魚膠鉛錫銅鐵水銀茶椒等項本非急需又可召買宜自今始悉從折色決策爲之其便有六凡物估一兩者民間必倍費至于二兩今議每估一兩外加四錢另加鋪墊二錢其他增減不同悉以此例爲率則是在官常得四錢之贏在民常得四錢之

縮公私兩利便一也凡貨材之外至者意在取盈不能精良以致駁換往返非惟物力坐困亦且時日久稽今斂銀入官官自買購徵材必當需用之時致物祗充所用之數因便得良以少得精不至浮濫便二也貨物積之內庫日就耗損積鏹千年豈得無用猝有急需又可通那便三也四方商賈占望緩急京師所需物必輻輳便四也官自為市國帑之財時與民間流通京師亦有潤色便五也以折色而入者亦可折色而出如黃絹本為撫裔

而絹或不敷卽以折色與之度更折然便六也故
爲折色之議者乃百年不易之策今欲僅以五年
前遁議折似乎愚民矣本色之所以有拖欠者以
其駁換往復年復一年以至于此究竟民力止辦
一年未嘗并三年之需今若現徵本色如故而虛
議舊逋從折以明德意非惟愚民將無罔上乎大
都貴部所慮者惟十庫中貴耳今聖上焦勞主辱
臣死豈無賢者應有同心貴部豈當以此遂懷躑
躅耶

一款請發弊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贓止嚴本犯勿聽扳牽

右件贓犯扳牽曾經貴部奉旨禁戢而海內沸騷未已者蓋緣變產之說仍是扳贓也凡奸犯所供之產多是他人之產一或不察行下照追郡縣火差勢同捕反在本犯方居此為奇挾欺致富而無辜之人家命俱喪者有之或云同爨之人例應賠認不知贓犯供扳之時孰辨其是否同爨即郡縣追呼之時曾不言事止代認於是有以非同爨為

同爨何從分辨何從聲訴即辨明訴理而家已蕩
然皮骨俱盡矣今請厲垂示禁凡贓犯口供產業
不得遽認爲眞先行本縣毋出牌拘但大張告示
開明月日緣由及所供產號地界與夫同爨姓名
旬日之內如果虛誣必有來辨者因而查其眞確
據實報部俟部再行下然後行追庶免寃抑可無
擾沸矣若夫贓非重大事經久遠即同爨之親免
行波累當此人心思亂之時非同熙攘謌衢之日
若猶拘拘何事可以見德乎

於是遷延近期纔頒赦詔冬十月上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布袍視事命臣工共加修省而閣擬無感發將士之綸綸部款不大去閭閻之疾苦時禮部侍郎陳公子壯陳蠲租清獄宥罪使過省工束兵黜贓恤宗改折寬驛旌敘事例十二事雖奉溫旨亦俱貌應有君無臣何以致興元建炎之效哉

按鳳陽之變非寇也商民苦守備太監楊澤之貪殘憤而揭竿句賊于潁攻陷鳳陽故前疏德綏爲勝著而無如當軸之藐藐也

再按陵變之後上命科臣林正亨周視寶城察方

中封虎自常奏外有鑑𨵿爲圖以獻而傳旨勳以

獲穴爲解蓋其中有不可問者矣

四月六乞歸省

五月七乞歸省

六月二十八日上以枚卜召翰林自尚書以至編簡

及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票擬時府君引疾求歸尚在

杜門政府香山何公吾騶兩使至謂上意久屬機不可失

即命召無偃蹇理文公震孟方病因註籍亦手書勸

駕府君靜籌久之欻然而起曰諸君誠愛我但事固不然吾日日求歸言言終養今聞枚卜遂爾突出將何以對明發友生及其衾影乎况枚卜大典自應確稽品望博采輿評豈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得出必不得得亦不光遂堅臥不赴其日應召者七十餘人各給一牘使平章之越三日御札下吏部令以禮部尚書姜公逢元等七人履歷進文公與焉及宣麻惟文公入閣辦事蓋不試而得之而六公與試者皆不與錄是文公益歎服謂同年曰鴻寶每事高我一籌

早我一著

八月遷國子祭酒　先是撤講既不聽歸內閣循資擬推府君少詹事管玉牒日講如故具牘將上府君聞之詣閣力辭以爲求歸四載若復留講筵母子相見何日必不得去且圖南以便版輿願以少詹讓南祭酒方書田而身承其乏則具有斑衣之樂無躐等之嫌首揆鳥程謂講官南徙將無屈抑若以詹銜掌南院猶或庶幾府君謂得南已幸何敢望詹銜祭酒自榮無庸領院也首揆爲之首肯已而被論下直旬日

嘉善錢公士升香山何公吾騶又欲留府君以詹事掌北院府
君以爲若爾非惟大拂初心亦且紊資越級上書縷
縷千言一公乃止仍申首揆南雍之說而首揆意屬
後資事遂中變府君爲扼腕累日歎曰吾初只求歸
非敢求南以南亦官也所以言南借爲歸計耳乃何
以退難于進出難于入吾一生升沈總不結得政府
緣向官中允三年宜興以爲已驟不肎遂隊推陞今
官庶子半年烏程以爲已深不聽借途歸省去年作
南祭酒亦不爲躐越而過抑方書田逄年資在先公前以歷

我今年作南祭酒亦不爲屈抑而謬長我不使壓後資（失其姓字）何政府之扼我如是哉憤極只得一笑（所載殊覼縷聊以見府君難進易退之一端）府君經營南席者十旬而竟領北司成云

九月奏陳造士規條　府君初以歸省不得快快既思樹人大計事在辟雝期不負吾君不負所學實在于此于是慨然以教育英才爲已任時太學積弛生徒率以貲入不足數教而天下新拔貢選需明年鱗集闕下然後分入兩雍肄業府君乃先加小刷而以

更絃之大預條八議一曰分合流品以貢選為正流援納為閏流貢選主于教成援納惟依限撥所謂分也遴援納之英奇進同貢選黜不率之貢選退處閏流及夫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鼓之舞之其在分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一遵祖制自廣業堂遞升至率性則與積分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參文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為及格得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在監讀書所

教自德行經術文章而外必與讀經濟之書求天下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歷技射以時閒及其援納一甞考分三等上者遴拔請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教以貢選之教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不致面牆一議慎選六堂師表得人則百度不勞而成請令吏部博訪名儒罔拘科貢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厲人皆有

範法可以造材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助教
以下得與博士一同考選一議崇尚經學海內郡邑
諸生有通三經以上者有司考驗得實節時通詳撫
按督學起送到部奏請廷試發雍肄業一議申闡文
體陛下所禁者詭怪謬悠之說意本求奇今過畏功
令者以庸爲正苟幸無過亦豈眞能無過乎五經平
正之歸從無凡語請令中外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
無抑才一議分別選格往例貢選職銜由吏部考試
而定今旣以積分教成而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

爲兩事自後積分出身即從國學教等分別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溢其分惟變吏部一日倉皇之試爲太學歲月漸摩之功較爲責實初不侵官一議召試簡授高皇帝欽定規條于出身一款有才學超越者取自上裁又常親召試授翰林科道部曹方面者不可勝數今教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請于三等之外特疏奏聞陛下召入親試之有當即破格擢授每舉即不多收但得一二而多士之精神自奮一議清楚歷事祖制積分及

格即撥各衙門歷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即進士觀政之意今乃使供謄寫跟差或輸寫值失矣宜令諸司設法磨練考其勤惰俱奉俞旨下部

又陳雜務六事一國學傾圮亟應繕修一勲貫子弟到監習讀一養士錢糧開申明白一例生咨撥設法防詐一監生訐訟所司移文知會一監地寄贓屬員遵制巡防

十月遵旨率屬捐助陵工 時御史詹爾選極言捐助苟且之政收繫論罪關啻太監高起潛又請捐俸市馬劉公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裨萬一而時奉

急公之旨諸臣子此毋乃沾沾有是心惟皇上罷得
已之役節省愛養何事扃扃以利爲言乎毋亦罷歸
以陵寢震驚奉詔省愆因言今之人情猝有四道曰
縮朒多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循
此四者誤國有餘又爲嘉告之言曰尊謀所以用寡
益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減饋儲才所以省官使天
下之心畢出于赴功不出于捄過天下之智悉注于
實事不注于空言兵且郎銷賊于何有優詔答之
九年丙子四十四歲　正月奏候聖恩以醫喻政
二月請頒諭激勵生徒　時禮部覆議積分斷以是

年五月初旬選貢入監之日為始時已詔下直省合提學官以鄉試格彙試諸生監臨分考謄錄彌封學拔一人貢入禮部分送兩雍肄業府君思造士不難于施設科條難于激發志氣祖制曠廢二百餘年一旦修舉人將以為申飭故事此非宸翰研旬何繇感奮闔票不之許

定齒冑禮　釋奠太學六堂與勳冑爭長六堂曰吾師也勳冑弟子也弟不先師應長六堂勳冑曰吾師司成不師六堂非生徒比應長勳冑議未決折衷府君府君曰六堂非勳冑師然固為生徒師道惟尊不

不可後勳胄卽未可擬襲封之極品然固有秩視千戸之五品朝廟尙爵亦不可後宜兩全之乃身率勳胄奠啓聖祠而令六堂從司業後陪祭先師爭者皆服故事釋奠先師遣閣臣行禮翰林分獻而司業陪祀焉啓聖祠祭酒行禮南雍則祭酒釋奠先師司業奠啓聖祠

時上重春秋之學府君日與生徒講論不沾沾傳注而引據井然號春秋問答書逸

以絳州選貢辛全通五經有孝行出家儲十三經二十一史授之戴之兼輛生徒莫不鼓勵思奮尋又因

保舉守令之例從而薦之

以本監屬員李克昌等十餘人博洽端方可與造士

倖已及瓜時當遷轉咨呈吏部仍留本監充六堂之

用

三月恥羅猥薦求罷　黃安諸生鄒黃安行薦舉中

及府君疏言以臣不肖而言者譽之臣非甚不肖而

言者以毀之道譽之故諸臣恥之臣亦恥之而更有

憂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燭幽隱而宵人遂以干進

至敢薄孔孟爲糠粃網縉紳爲桃李一月未久蠭涌

波騰誠宜亟垂厲禁以大謀付之廷議以清議還之士大夫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其封駁之權以訟寃屬之登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庶幾幽隱倘通紀綱不墮報有旨時武舉陳啓新以一言投契立致淸華而諸生鄒黃遂妄加月旦未幾而武生李璡至欲搜括巨室嘉善駁之反爲烏程所擠橫議之患其流日甚此府君之所爲憂也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男會鼎恭述

崇禎九年夏四月勳臣劉孔昭疏訐府君罷歸　烏程銜府君侵議每思所以中之以雅負時望遷延未果及領司成官四品例與廷推枚卜府君前乞歸疏臣自明骨相以五品為登巔蓋謂此窺上意頗嚮構益急顧言路無可喻意會誠意伯劉孔昭覬戎政遂以昭之出袖中彈文使越職計奏府君官封詔下吏部議覆於是同里朝士尚書姜公逢元侍郎王公業浩劉公宗周等及從父御史

公揭辨分合之故府君亦上章自理烏程意沮及吏
部覆行撫按覆奏烏程慮勘報之得實也即擬旨登
科錄二氏並載朦溷顯然何待行勘於是部議冠帶
閒住烏程票革職上從部議而封典如故已而誠意
戎政之謀泄動貴惡之暴其事於朝堂乃不果行爭
爲特設武操江以酬之嗾附者尚有人屢見埜乘茲不及
詔于七月朔下是日日食有山人黃太和颺言於衆
曰倪先生此一處分在實錄最可觀七月朔日有食
之國子監祭酒倪某罷居庸失守或以告府君笑謝

曰此言似佞而不厭也所知以去位弔者對曰六年七
陟屺七疏陳情非荷人言何緣子舍今罷休己慰素
心章服倘娛斑綵知者宜賀何以弔爲
九月朔　登車南返
舟中作兒易初以易不可爲典要偶取爻象之變化
以養發揮後遂覃思著作書成號曰兒易自敘曰漢
人說易舌本彊橛似兒强解事者宋人梳剔求通遂
成學究學不如兒兒强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
子雲太元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蓋自謙

不敢當註易之名及門以古文皃倪通用遂以姓稱倪易先府君指矣詳見後

十二月舟將抵省馳使白太夫人會欲禮佛雲棲府君乃輕舸渡固陵迎抵會城瞻諸名藍因以卒歲

十年丁丑四十五歲　二月奉太夫人歸里

五月治宅城南之羅紋川疇交錯其紋如羅府君性好山水不樂廣廈以城南雅僻有綠疇碧水舉目南山故卜築于此　十二月規模略成遂入居焉

十一年戊寅四十六歲

劖二舟小者淺檻疎簾往來城曲手額芥爲之三字廣者篁廬竹榻探問湖山中榜𨪐水外揭倪家船有說見後興至輒召賓故縱其所如日暮則襆被舟中見者知爲府君有李郭仙舟之慕

每邇月夕輒留連庭除倦或倚石小眠復起歎曰一年幾回月有月幾回明意氣閒遠悠然莫及

太學生涂君仲吉謁府君遂定交　先是黃公道周數直言及奪情相武陵又言不宜破非常之格奉不祥之人上積怒廷杖收繫涂抗章論捄并杖俱論遣

詣戍便道過謁府君連留旬日乃去

已而黃公被放亦渡江而東其門士陳公子龍司理越州並盤桓於府君之廬時人以爲德星聚云陳後亦盡節

十二年己卯四十七歲杜門却掃屏謝人事車馬不及公門里中吉凶重弔而輕賀

斟酌古今定家廟時祭合享之禮

十三年庚辰四十八歲著兒易成分內外二儀外儀發揮微義雖因實創內儀特標元解不離經內之義又

分之以兩編者以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皆歸樂革以治歷明時全卦皆歸歷尊仲尼以兼三聖俾程朱不得不俛首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從而重之卦占一辭取易所固有而箋釋以通之使焦京無所擅繇象著易處在宅左箍妙樓樓峙水上前通蓮沼左有土山以其小也亦稱兒山云

兒易既成海內問奇者如市德清胡公麒生徐公倬三吳葉公培恕江右劉公勃戴公國士甬東馮公家楨上虞徐公復儀皆連袂橫經問難往復館於兒山

累月乃去府君亦時爲設具啓發之猶記與陳子誠怵一扎云適葉行可即培恕字徐方虎即倬字過小樓留之五簋屈兄過從與作款曲並可談易正是文字飲也行可注毛詩至秦風乃以焚香搦管登之白簡云昨以束帛登龍願輟稿附大注梓行席間庶可面商耳

十四年辛巳四十九歲　三吳兩浙大饑時荒政久弛公鮮宿儲米廪將罄米價日騰當事者通糴未至城市不逞者聚千餘人剽富家米日再告長吏患之造廬請策府君曰折亂在萌療饑宜速道止此耳太守

寬仁不能決郡司馬繼至府君具以告守者告之司馬以爲權在太守府君折之曰君職司捕盜亂固君責也今攘臂者無械具無計畫抑之甚易失兹不治他日亂成君欲諉責得乎第須明示賑期以定民志耳司馬乃械繫數輩囊頭于市浹日而舍之亂者皆慴伏於是府君以爲亂雖粗定賑宜近捷欲求近捷必先大戶兼紳民言然而富者多吝貧者習驕務使大戶捐米而藉捍衞于貧民貧民效力而令素餮于大戶貧富相資困廩自出乃請郡守下令且代之草曰照

得今日捄荒定亂之法惟有三言曰坊各養坊坊各護坊坊各戢坊而已坊各養坊者計附郭兩縣三十九坊各以本坊之大戶給賑本坊之窮民窮民不得食責在本坊之大戶聽貧民公呈告府以憑督催坊各護坊者各以本坊之窮民守護本坊之大戶大戶或被搶失責在本坊之窮民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懲究坊各戢坊者各以本坊之鄉約總甲禁戢本坊之窮民窮民有出各坊鬨搶責在本坊之鄉約總甲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訊治令下之後限各坊鄉約

總甲於三日內報成至于通糴之謀責在本府自當竭力設法應期接濟其倉穀之現貯及糴米之繼至者俱候臨期出示分給各坊自行給散事完繳報若夫亂民搶攘此後惟有軍法從事令在必行通諭知悉又謂當事曰饑民呈至宜先令約總察報察報得實卽令約總率饑戶能言者數人赴富戶處婉切哀求不許喧嚷其在鄉紳亦不妨封送原呈或賜一帖賜一顧以媿趣之也其有一二窮坊無大戶可恃者宜行兩縣察明官爲幇貼繇是民心大定而富戶則令無不行澤無不曁矣亦鮮有頑拒者

於是又廣致粟之路曰平糴糴本出于官或出于商

各就温台稔鄉糴賤至則依時值扣本歸官商便其循環繼糴餘米減價而糶凡饑分三等上饑給粥次饑授米下饑平糶

又定村賑之法饑者欲于郊圻分設八區廣召饑者府君曰不可地廣人衆則稽覈難而散賚出且枵腹者豈堪奔走道路而待升龠之稟耶坊各養坊即行之城市於都鄙何獨不然總之事求徑便一則近而易察無遺籍之民亦無冒支之弊而仰我者還為我衛一則散而不雜無守候之苦亦無疾疫之憂而非

常者亦有可稽其實村零聚則附入鄰鄉董事者率

以士人用朝氣以窺學術每涉旬則鄉達身先慰勞

之踰月則當事者奬勸之出于至誠人思盡力全活

不可勝計　季弟會稔生

十五年壬午五十歲　三月官商繼糶之米至甚少議

者以米少人多欲裁饑口府君曰如此則饑口必譁

莫如并改煮粥可使食惠贏而延度久因代山稽二

令草文告曰為改平糶為煮粥以大便饑民事照得

糶米于台本為平糶而設不意米至甚少本縣山陰分

米纔四百餘石察本縣二十三坊居民通共八千計口均分每口不過三升除納銀六分之外所贏不過二分纔充半月之食何濟于事今遵道府明示改爲煮粥之法于坊里民廠外各立官廠每次饑納錢一文以當平糴上饑免納以當賑日給粥一大盌自十月望始至七月中止分票領粥不許他坊村及流移等衆攙雜混支計粥每大盌連柴火工費約用錢五六文今使饑民以一贏五延度踰月較諸平糴之利不啻一倍其各仰體以待豐年　爵又別設粥鋪以

便行旅流移而納錢倍之依次給領于是饑者歌舞
于道
時官商米給附郭二邑城市者長吏使山稽中分之
府君謂今兩邑饑口通二萬四千而山陰僅八千不
計人口而計縣分非平也爲誦言改正之畸零者分
給各坊爲開廠置器柴薪之需
又念寒士好修恥于自言乃密切訪求先後得二百
餘人致當道捐俸周之而佐以家廩四閱月閒分三
期就郡庭給領周之可受但不許自行陳乞以全儒

雅

又創爲一命浮圖會以贍失賑之夫而廣行義之術序略曰米價方騰天災未已頃者分坊設賑亦既普郡歸仁然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臥儒游旅廢丐疦四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饑民之籍誰不有懷所患無術今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已闕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茍只一橋專渡一螻一緡卽足爲此功德勝于浮圖各

務盡心共同厄運敬賞白佛告成脩齋圓會所得福

數詎減恒沙一册到願與者直注其認捄一命不願者聽　一有志存多命而力足副之者

聽得雜舉家眾姓名人占一命既可廣仁又不違例

一力不足者聽以二人朋占一命一注認之後

不必鬪會首事經自舉行惟須訪查確覈無或受欺

一每十日給米五升自三月十日至七月盡止

一至七月望日司會傳册徵填各眾所捄饑民姓名

擇吉具疏白佛集眾焚香誦經圓滿其齋誦等費首

事獨承　一有跂足斯會而力不能從者聽認察舉

自一名以至三名苟無冒混與賑同功同向疏中一

體中

白

是錄輕便易舉雖擔石之家得效其實屢空之

士可盡其心故行之者眾而多所濟良仁術也

札示中庭曰殍殣載途何忍復御酒肉自三月始至

年稔止常日悉罷牲割其長幼生日及月之朔望兩弦盡室持齋客至亦然節省分銖以救饑命告天白佛自爲塞咎之謀如此客君甘之卽客福德

已而越城之粟不繼册募傳勸其詞曰杏花詩名一徙東仰名坊中離欲果善緣重申募事招招繼至望望增輸請以次第僭自愧始須明及時行義此灾荒卽千載奇逢要取同道爲朋以樂助爲兩坊勝氣云爾其後募不足解腰間金帶又不足破禁令子姓將伯于門下宰官資斧之外悉以充賑

上虞府君祖籍也宗族聚焉饑戶不少而捐賑者只
塤篪兩官戶因復爲族自賑族之議一則使貧族不
受賑于他人一則使富族不報名于官府此兩護之
策但恐富者因此遂不關心要須各隨田畝多寡分
等捐輸所捐有餘即兼賑他姓
上虞五都饑民數百輩以富戶失賑奔籲分守使者
併告急于府君使者有怒富戶之色府君以太夫人
爲五都人急作調維立勸册爲大母倡捐十金傳募
諸家皆欣然餽輸不五日事竣而使者之檄始下於

是致邑空盛奬富戶樂施計不旋踵之義而曲原饑民歸命語不擇音之情以持兩平報上使者大悅凡府君之處分曲當類如此

賑事至半爲之長慮却顧以分守使者鄭公瑄力捐循而瓜代將及則公揭兩臺咨留入任時蠲貸之詔未下則遺繡衣以書曰敝浙連歲大荒而杭湖紹尤甚斗米至錢七百請蠲不得或且冀緩卽不得緩而德意既彰所司亦且暫戢追呼之吏在有司不過爲吾民受一二月參罰耳古人矯詔發粟今卽矯詔緩

徵何不可乎南北異勢各從其極而言今日在東南之勢極矣極則必變不得以西北斗米一金人相食爲比惟仁人圖之又以收會開局收除民業派定郡儲役十年一舉郡邑定于八月則言之郡守以殭疫猶盛米價減而復騰聚食啓紛慮生意外又各鄉有田者粥賑未止力田者刈穫方忙奔命分身勢必不逮宜收回成示更延一月事亦不遲而所全者大又以外邑剽粟之案未結胥徒作奸鄉落小騷遺書上虞令使銷檄滴除之報書當力行根究杜絶此輩府君謂根究之爲杜

絶不如淌除之爲杜絶惟盡銷搶劫之票示諭遠近
則反側者安而奸胥無所鬼蜮不必根究而自然杜
絶矣威斷之後宜布陽和惟使君圖之蓋始終周密
若此
瘡痍既起復慨然于備饑之無術乃參稽古法創立
社倉序略曰或問恥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恥也鄉
之人不能自食其鄉而倚國恥也稽古社倉自隋唐
而下戴王所條參之伍之皆有未協以其資計威教
悉仰朝廷非鄉自爲功者也鄉自爲功者古今惟考

亭一法然考亭自為之則良他人行之或倣考亭不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者能人義人愼人信人廉人今苟不得數者之人事必不立悲哉法之倚人行也為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恥也某之法察鍵省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者則有五道焉曰託卑託尊于官卽廢興繇官官雖賢三年而權盡今以土人世其事子孫習見百年常在望家無緐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雖非能人亦可不害者一也曰居約戴王之法畝責升輸是使數十人

共執倉命也今約之五人則定縱堂皇者五人耳其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靜而專志咸則銳雖非義人亦可不害者二也曰絶累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閒諸塢殣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斂五六月閒價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徵利以平爲功金粟迭處不離其據雖非愼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制欺伯夷守藏不如緘封今質入穀出以鍾易石蚨飛來去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邃古結繩之化雖

非信人亦可不害者此也曰藏富執炙終日甯當不知其味寢處京坻而我無與焉不及十年唐人皆倦矣今以爲其家之肥期而歸子旬而歸母後乃盡子國子凡穀六千石受息十二準腴田二百四十畝是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饑自抱其珠誰得珠者雖非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錄成命之曰翊富倉書謂爲富者策掠使不得貧非直起貧而已於是建義倉于所居之西陶坊名其樓曰善有爲閭里倡穀半集而召命至未竟厥功及領戶部

奏上之
時詔起廢籍諸臣又將枚卜閣員宵人忌之布匿名
書於朝堂列二十四氣在朝在籍皆無免者已而上
戒諭言官以爲代人規卸給事中姜埰上言爭之謂
上何所聞而云然此必大奸巨憝欲箝言官之口耳
上怒收埰下詔獄
宜興再召府君上書以效他山曰帝求舊德天欲治
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温國物情則
有然者顧其勢會微似不同何者熙甯儆政罷之而

已但一舉手立致歡呼若在今日滅竈更燃先須措薪鑽火卽如一日見上爲上言者一及寬征上必先責之足用一及宥過上必先責之致功足用致功非一日可副之責而天下之以寬征宥過望老先生者似不可須臾而待也卽此一端其爲艱阻徘徊豈溫國再入時之所有而其深信老先生必有可得而爲者以其道廣而術尊才大而節警誠與氣會無堅不入耳天下之計在明標本寇深之繇于民窮才道之繇于法慤今之所爲本計失也與其日日治標標不

得治何如緜本及標循序而求之積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乎至若世道人才之計老先生八九年來胸坎中日打百十迴者卽一出而厭天下無難惟是人必亦甚難厭也某竊謂難易之勢可以相權在天下之所求于老先生者不必皆甚難在老先生之所自處者不必皆甚易惟老先生無僅塞天下以所易而諸君子無遽求老先生以所難則赤舄几几可以沛然上下之閒而無礙矣某鬚髮已衰明農踰量無論其他卽八十一歲老母在堂萬無出虎谿一步之理老

先生藥籠中所最不足留意者某一人而已不能奮

飛敬馳一介書達宜與善之而不能盡用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男會鼎恭述

崇禎十五年冬十月詔起府君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府君家居七載天下益多事上思舊德宜興虞府君不拜命故以佐樞環召府君以母老疏辭甚力已聞畿輔震驚時閏十一月八日也部檄徵四方兵入援府君瞿然起曰詔以臣貳樞而聞警不前非義也乃長跽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曰吾尚健飯爾其勉諸府君又計此行匪徒赴召合議勤王遂毀家募士號

召義旅得敢死數百人計淮揚天下巨鎮兵必聚史
公可法撫其地訓必精先馳書假勁兵三千鼓行入
衛書逸仗劍繼之及抵淮撫帳健兒纔二千畫淮自守
未足府君怏怏失望史公以無兵可分亦怏怏會留
都江浙援兵相繼至諸將吏請府君就統其衆便宜
部署府君爲按行營壘察士氣不揚又無馬甲不任
用不得已則欲大募鹽徒問糧鹺使者不應府君乃
投袂而起曰吾即不能捍衛旦夕必達不貽君父憂
將三百騎夾趨衝險出濟北

十六年癸未五十一歲　時大師深入自畿涿南下破臨清分兵爲二一趨兖郡一趨濟寧鐵騎三十萬連營九百餘里亘山截流無隙可入裨較以孤旅無援請暫退觀變府君正色曰吾千里勤王有進無退且北兵日南進退皆危與其退不免危何如進更得全君藎本以義從不當復計利害將較皆服于是申約束以故副將張鵬翼參將牛化麟老于邊情使各將一隊分覘身率百騎閒進兩幟左右相望十餘日達京師時計吏援兵杳絕都門晝閉京僚聞府君至一

時皆驚上異之即日令見首奏彼已情形次奏目前方略次奏禦寇機宜次奏制財足用兵餉宜合次奏淮鎮切謀及截漕未議又奏今之本謀在乎主術力行仁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興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愼誅賞上嘉納之明日補充日講

會鼎侍漳海夫子駐軍信州時客坐抵掌嘗論府君勤王之舉膽略倍于宋賢宗澤在衞聞二帝北轅即提兵趨滑據金人歸路以邀二帝其志壯矣然兵力未足不能無待于援師而援師卒不至宗

亦不果卷甲今倪公以必達爲主甯進尺死無退寸生豈非膽力過之紹興末金人南侵充斥河北諸軍無敢行北岸者會召張浚判建康浚小舟徑進人驚以爲天降其事偉矣然浚召自行閒部曲微而具體王言不宿義在直前倪公起于田里無兵柄亦未有官守進退之閒綽有餘裕乃張空拳冒白刃竟以百十子弟批熊羆而狎驪駏計無反顧旬日瞻天方之于張難易何似漳海之論如此儆爲述之

五月十一日特簡府君爲戸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日講如故以馮公元颷爲兵部尚書詔無例辭復召至中左門諭府君曰卿忠誠敏練朕知卿久諸奏議無不井井有條古帝王用才致治只一二人周四友漢三傑卽高皇所用文臣亦只劉宋數輩耳今擢卿戸部爲朕力致太平　又諭卿兩人同鄉里負才望國家艱難宜共治合謀其有以報朕府君念太平非司農可致引祖制浙人不居戸部例固辭不許乃奏曰必使臣當有三儆一實儆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

以權餉則數淸而用足一大做凡所生節務求一舉
而得鉅萬毋取纖濇徒傷治體一正做以仁義爲根
本禮樂爲權衡政苟厲民臣必爲民請命奏未終上
褒歎曰卿眞學問之言根本之計乃叩首謝受事於
是五日三召情禮有加及退遂以三做額堂用明司
計本謀首求實做者三曰愼餉司以淸兵也并三餉
以馭紛也定差規以杜競也淸兵者以天下財力什
九費兵非費兵也費于將校之虛冒也故務博選才
能不拘資格以戸郎而兼兵銜仍得實行兵部之事

誠能潔淸無欲轉饋以時或閱操頒犒以示鼓舞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三軍之歸命餉司甚于主帥而主帥必不能挾其下以相撓持夫淸兵者將之憂而兵之喜也何意外之足慮今限以二年報滿以淸釐之多寡爲賞罰從之

按祖制邊餉出于民運又有屯糧鹽課儲備自充未嘗仰給京運京運始于正統閒然不過數萬兩至萬歷漸增至三百餘萬已苦其多至末年又加至九百餘萬謂之遼餉又有剿餉斯大濫矣然戶

部未嘗全發天啓中或四發其一或三發其二崇禎初上厲精邊事部始全發相沿成例不可復損十二年在廷創抽練之議又益餉七百三十餘萬謂之練餉合舊餉共二千二百二十餘萬出于田賦者什八九蓋竭天下之力以奉邊而兵反單弱闕甯薊永遵密六鎭之漕帶遼練及臨德二倉米百餘萬石派買畿南山東河南米豆九十餘萬石不與焉冊報戶部則兵多報兵部則兵少矢口索餉則兵多責以戰守則兵少戶部惟據邊冊給發莫得而問其虛實也至于祖制額設之民運屯糧各

督撫所自徵收徑餽行間者反概置事外而惟以
京運部欠爲辭盡予則不給少予則邊帥藉口償
事江河已竭漏卮無窮天下嗷嗷羣起爲盜此府
君所以首事淸兵特重餉差惜乎上之簡用不早
自十六年六月著令司餉以二年報滿而先公竟
計纔九閱月又一月而國事去然宣府餉司孫公
襄已報淸六十餘萬甯撫黎公玉田汰七十餘萬
而兵部亦咨報缺兵之餉三百萬使府君展布於
寇禍未烈時所淸甯止爾邪

馭棼者以出入款項參錯奸弊易生棼莫過于三餉故奏請合一之略曰餉一而已今三分之曰邊曰新曰練在有司催徵名色紛歧胥吏易于游移會計不淸在臣部則亦猶然一營而分隸三餉其兵而兼食三餉請必以餉馭繁合三爲一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雜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則正賦萬世永經兵餉事平賜復其在臣部惟區天下省鎭爲二以司官二人分司出入亦總曰兵餉而已餉名旣一於是令兵部罷抽練之兵還其原伍夫抽練猶是兵

耳未嘗有異而移徙徒煩糜耗不少罷之便上又許之

又按練餉者抽邊兵而訓練之所用也夫兵有本餉練在其中卽欲別存鼓勸無事張皇乃餉額既過多所練又至寡如薊督派練四萬五千人僅報一千五百保鎮派練一二千五百保督派練三萬人僅萬人僅三百餘餘皆類此諸邊將吏甚至匿全鎮原伍置而不言惟舉抽練之數號稱單虛以欺朝廷是非因抽練而兵強更因抽練而兵弱蔣晉江數言其失上慮裁餉不足以飽士未之許也至是

府君申請罷抽練還原伍不言裁餉而餉裁故上

納之事下兵部未覆裁練餉事見下十七年正月二十日

杜競者司屬諸差有苦樂大小之殊營之與謝苞苴

興焉府君謂不正已無以率屬不率屬無以致功乃

分别特差大差中差小差上苦差次苦差凡六等特

差餉司慎選才能不拘格序大差各司保舉其餘

以苦樂次序爲乘除規旣定率僚屬誓於戶部之神

祠

次求正做者二郵車戶以能邇也改雜折以柔遠也

府君蓋以設施有序重在安民要先奉行朝廷德意宣仁義於天下而其餘次第布之故首卹車戶故事漕艘抵通畿縣僉報車戶陸運入京官予直不及半畿民歲苦之至是欲改民運爲官運而漕已至津更弦無及姑爲半捄一併倉東倉距大通橋近而西倉遠今米至不過二百萬石可併西于東坐縮地十餘里一橋支軍故受米于橋者今使受米于倉道里遠而米特純且無勒索短少之苦軍更樂之于是又量增脚價石三釐部費不過五千金而驩聲動地矣次

改雜折東南雜解內庫所需民間辦解甚艱而中官以爲利藪賄或不稱駁換無紀究竟逋多難徵時久倖赦民命可矜物力可惜故請于上聽暫折三年不妨倍輸價值民猶以爲善也上命開列款項以蠟粉之屬五十有五及工部之弓箭弦條上十庫中官各疏爭上僅改折顏粉五項及弦箭而已十六年以前未完者則照常價折納是時恩膏未盡沛而閭巷已如釋重負矣

按實做正做二義已宣揭于右其大做不復標指

者以凡所生節無往非大也譜內業以歲月爲先

後無煩復分門類

六月薦舉桐城諸生蔣臣爲本部司務從之蔣先以

保舉謁選入都朝士多言其有用世才造邸訪之傾

蓋目成遂以入告

府君自言受事以來有任大之憂有察細之苦且法

久弊生事須通變苟精神弊于簿書何暇興革劉晏

只用士人故能博通旁求乃擇清通敏惠之才於司

屬得劉君顯績張君鳴駿陳君裔誦介君松年堵君

允錫分司稽察而蔣君任司務以總之由是宂猥無擾經權曲當

七月辭日講疏云心計旣粗無暇精言性命身匏有繫不能兼典衣冠上温旨留之

疏請宥罪錫類時邊需國用缺額懸殊生節效需數年而所急近在旦夕又不敢以權宜之術自形苟且惟求見于詩書近於仁義者而爲之乃上言贖罪之議不起于晁錯而起于舜典今請敕下刑部自成遣以至大辟之稍輕矜疑者分別情由等差則數而聽

之錢贖是乃仁術亦何傷乎何謂錫類夫毀家急公者忠也顯親揚名者孝也今誠令外官歷俸一年無過者聽得捐俸餉兵以品級為差朝廷報以應得誥命贈封其親初不臨民于名器匪濫而使人子得早致其情于父母于名可受于力必竭矣奏上上慎重名器留中久之府君於是申請并及京僚職吏以歲終為限及會吏部條上已在明年春半國事且去凡先公之權不悖經率類此然猶未可遽得于上此當年司計之所以難也

奏撤催餉京朝官先是朝廷急餉每分遣侍郎科員四出催解府君以爲朝廷增一官則小民增一供億且糧餉責成原在撫按今別遣朝臣以分其責是教撫按以諉卸也撤之便又言遲解之弊不盡在州縣而在藩司州縣完徵解司而司或挪移緩解部未由知罰仍歸于州縣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即注完考優移吏部紀錄開復凡收結不到罰在州縣收結既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罰藩司俱奉俞旨七月就近派撥各督撫

鎮兵餉而撤催餉侍郎先是以總督勦寇設催餉重臣以戶部侍郎莊公祖誨任之轄餉三百萬東南勦餉率解會焉有言其不宜遠適衡嶽去軍自便者事下戶部府君覆奏衡嶽離軍誠遠然實不敢遙定處所責之必前蓋以餉與兵異兵以逼賊爲功餉以避賊爲智轉輸最便在于武昌而今武昌破矣茍以規近而資盜糧將若何各督撫額餉莫若由臣部酌量道里就近派撥各聽自馳檄使惟左鎮則隨軍所在關會秦鳳二督委解則餉部無所事事矣上從之撤

莊還朝

扣漕運爲積儲以罷召買　時新漕未至京倉僅支兩月上憂之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京商豪家聞之並深藏居奇府君慮其騰踴計惟收漕爲便於天津歲運四鎮（關寧薊永）米三百萬石內扣米五十萬石輸京倉而以四十萬金折給四鎮石値八錢邊兵樂于得金大倉實有善米上下交利一舉可竣及問之津撫僅得米二十萬二千五百石而已于是復因京軍匠役之情扣折一月糧得二十四萬猶餘帑金七萬

糴豆以分其勢凡所變通類如此

按四鎮米者其初故運京通自萬歷戊午遼藩多事始設津撫加遼米練米于天津截漕從海分運四鎮而四鎮將士惟利金錢視米豆如泥沙由是漕兵與所司私折薄解鎮將苟得金錢不責全運也耗蠹米豆歲二百餘萬其事惟倉督漕撫爲政戶部不得問焉府君早悉其弊故于截幫疏中有漕船利于津截之語然猶意本折參半以扣五十萬石則有餘而竟不然其後蔣晉江主議裁津運

入京通亦僅能甯遠四十萬石永八萬餘石其餘不可究詰也

欽天監奏七月庚戌夜四更月當與木星同奎十四度及二更月星漸近相去一度五十餘分陰雲上升不見其犯木星主司農占曰司農有德則當犯不見其災化爲風雨

八月臚陳生節　以爲大道疑迂權宜多陋乃博采羣言折衷睿慮一曰漕鹽出司務蔣臣之議令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漕法止行于淮黃而北避長

江數千里之險運節既短往返不稽一曰鈔法關之通督王鼇永欲自關稅爲權輿使商得以鈔當稅則鈔行如流水一漕折聞之科臣光時亨馬嘉植欲使畿內八府額輸銀糧悉徵本色准數折江南漕米其收米也從昂值以七當十而北民樂之其折漕也責倍價倍之至再而南民猶便之誠爲兩利但恐本處粟米京軍不肯受又恐近畿爭輸本色則畿民食貴是在戎政督撫熟籌通算一截漕此臣舊說漕船及淮改海運通膠取道千分水嶺而今科臣曾應遴又

有養魚池之議是在酈勘擇行一京鹽有議者欲于
都城開鹽引十萬引價八錢本折均半納太倉就各
運司綱引之上派行十綱則一京無京引者不得過
關橋取掣立可致課二十萬一雜折說見前一清兵清
兵已責在餉郎然今方候旨領敕未曾任事請更設
一法奠諭各鎮將能清兵百名實陞一級則餉司尤
易爲力一省弁往時戎籍所載不及今時三十分之
一而戰勝攻取士馬飽騰者權一而餉不分也今奈
何官多于士士皆恥爲兵而倖爲官扣剋荒飽餉是

以紺樞臣馮元飈一日而裁八百員誠見及此耳一役稅關諸總憲臣李邦華今內外吏胥承差各有頂首文契悉令呈官納稅始得授受臣初以爲傷道既思是亦道也先王惡民逐末所以征商此輩不農不商以蠹取財在官爲市則不止逐末矣既不能絕又不征之何以服彼商農乎一洋政閩諸通政使施邦曜福建有東西商船歷代俱收其稅自天啓中海洋爭利不靖遂議禁止實未嘗止也上下相蒙而徒陰爲豪有力之利何不明開使朝廷少收養兵之費乎

司官閩人王之驥亦言洋禁開而閩盜始稀此有識
之言也疏上上量行雜折而寢漕折役稅餘令詳議
謹按右條十事府君生節之謀蓋通數年爲計匪
可責功旦夕然而庚癸四呼急在眉睫救急惟在
權宜亦復不敢苟且其鈔法則博采臚列之一端
非專請也亦僅以關稅爲權輿主于入不主于出
行之漸不行之驟而上意不然穰使四出府君飽
極言中撤始終斤斤當年士論或以支吾匱絀諒
府君而未知府君曾不以行鈔支匱絀凡所生節

如前疏十議并改折截漕諸款或格而不行或沓不奉旨蓋上以焦勞成叢脞而其奉旨者又遲回不即行雖桑劉復起可濟于事耶

九月殿試充讀卷官殿試例在三月先因戒嚴改會試于八月故遲之又久

賊兵盤踞陝西分半趨宣大府君上密封言事有旨宜祕遂焚草

十月上急鼓鑄苦銅本未充諭戸部行民間銷毀銅器府君言欲使私銅盡絕無如專禁打造此爲絕源

不須嚴禁卽欲嚴禁毋及士民恐告訐四起從此騷然又聚銅之法莫如使有司罰贖減半徵銅民爭輸銅則銅價必貴銅價既貴則有銅者莫不居奇射利何患銅之不歸官冶乎從之

十月申督撫得操利柄之議　先是府君以樞貳陛見奏言今日大患在兵餉之權離而爲二師貞丈人不得自制財用宋張浚視師關陝朝廷特命趙開爲之轉運使以是軍用沛若所向有功今督撫行軍宜必假之利柄上以爲然命條議以聞府君咨移直省

令各舉境內所宜未報上因關門三協之餉思前奏
諭戶部令督撫詳議便宜府君奏言古大將所自生
財亦只數者不外屯鑄通商屯取聚衆而言本爲兵
事今邊外已不敢屯薊永固多閒曠宜使盡利非必
悉宜稻黍棗栗薪芻皆可致貨又聞薊州黨峪產鉛
可鑄往察未報薊督或已知之他如鹽穀諸商踵背
相接又如贖罪事例輸米于邊而請命于朝一日便
宜百事俱在總在薊順督撫詳求悉計以是爲其家
當薊順行卽可漸行諸路矣

請敕諭秦晉二王同讐禦土時李賊西犯盜竊仁義
所至望風瓦解開門款逆新督呼兵號餉戶部不能
大副府君奏言今天下諸藩無如秦富晉雖小儉尚
亦能國請上立乖手詔切諭兩藩以勳賊保秦責秦
以遏賊不入晉責晉如兩王能任殺賊即假以大將
之權如遜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不享軍
事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仍如親王亦足報之矣
上嘉納命禮部擬詔然是時西安已陷秦藩府庫盡
為賊有僅詔晉王而已

十九日上舉枚卜故事齋宿文華殿以金甌二一納姓名一貯翰林府君暨李公建泰一貯卿貳銓佐沈公惟炳副憲方公嶽貢禱穹昊而探之方李皆前簡入閣先是上數爲廷臣言計樞二臣皆公誠有才至是復品題諸大僚及府君則曰計臣却好有心思會做文事且公忠事事從國家起見主眷如此而不能進乎咫尺或以爲宦官媢嫉故進枚卜之說多其人以幸先公之不與云

二十八日撤歲遣兩淮巡鹽御史改命重臣久鎮以

成富強之業　初府君以淮揚爲東北咽喉財賦都
會劇寇睥睨最足寒心宜改命才望大臣專鎮揚州
撫商通貨行劉晏之術兼令聯攝竈丁鹽徒漸成保
障至是吏部推舉淮海道僉事黃家瑞上擢爲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鹽法軍務撤巡鹽御史及
所司撰擬敕書府君復宜明改官職掌以爲所貴乎
大臣者欲以兼總爲務通貨貿遷非特鹽筴而已否
則御史執之有餘何事紛更十二月朔奉諭奏釐漕
五弊

三日請停開採　時國用匱絀泰西人湯若望多藝能精術數奏上火攻水利坤輿格致諸書上善之諭戸部奉行開採府君力陳未便其說有六鑄山雖侔煮海利害實相逕庭海挹注而已山須鑿發勞費一也廬墓所在鉏斵及之二也毀掘所加動傷形勢三也自萬歷年開礦使爲害議苟復興羣心動搖四也當年進奉總屬包承盡是民脂豈爲地寶五也有礦卒殃民即必有礦賊殃礦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六也有此六者臣不敢議以臣之見莫如確循前諭使各

督撫自制財用聽其便宜不聽　追敘平叛將劉𨒈功廕一子金吾奏辭不許

九日奏借內帑時歲行將終京邊䢖首廣浙解銀六十餘萬在途未至府君欲早定人心奏借承運庫銀二十萬解到緞補

薊督陛見以兵餉不敷請責成戶部上曰生節效遠外解不前計臣豈置度外見知于上如此

二十四日爲萬壽節上撤樂疇咨至漏下十刻潸泣而求長算通州魏相藻德乘閒言計臣才品俱優但起家

詞林錢穀終非所長請有以易之者上默然徐曰計臣實心任事但時艱未能速效即撤誰代之者穀城方相岳貢奏計臣誠敏練達至淸絶塵在廷無出其右孰爲可代通州又言臣今誠處萬難在計臣必謂臣求疵在廷臣或疑爲卸擔第軍國事大不得引嫌耳喋喋語不止上躊躇久之乃從其請翌日府君自陳求罷不報

十七年甲申五十二歲　正月二日磨對兵餉初蔣晉江進御覽備邊冊紀載九邊十六鎭原額兵馬錢糧

上諭同戸部堂司奏對至是府君以兵餉左右二司

劉君顯績陳君㞺誦攜新舊册籍詣東閣逐款較閱

亦不甚遠但各邊兵馬之數報戸兵二部者多寡懸

絶虛冒强半晉江謂須合津運部運及各邊原有民

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朦弊盡出矣復條上十款以

便部答府君登對詳明晉江以行晚爲憾

三日上傳倪元璐令以原官照舊專供講職仍視部

事候代

奸胥結璫漏網　先是冬十月上虞人趙鉞故部胥

也曾歷各邊身為奸蠹老矣與新胥瓜分不平憤激叩閽盡發夙弊京邊歲蝕數百萬上重其事諭輔臣密傳至閣按條詳詢鉞具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甯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匿可百萬一也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詎分歲數十萬二也長蘆及淮北鹽價逋斷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三也朋扣馬乾為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四也各處屯牧加

增銀兩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五也各處召買尤爲弊藪殃民省之即可致數十萬六也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七也晉江以其言非無稽語府君縛見胥窮治之府君曰事須候旨若窩穴主名則固得之矣至是奉旨而諸胥已輦金星散晚矣蓋連結內廷始終恃以無恐也

四日內閣請以府君改領禮部上以六卿禮居尸下似近左遷不許內閣承旨出以南吏部員缺將以屬府君八日上祀太廟還又傳諭講臣元璐專供講職

名而不姓者惟首輔為然隆禮異數舉朝聘盼內閣以上眷方深供講又經再諭不可出之于南惟令料理候代云後南中贈卹於原銜稱戶禮二部尚書者誤也

初十日朝畢宣旨御賜蟒衣一襲以示特典當即謝

恩溫諭良久

十四日開京引以漸復鹽法之舊　先是府君主蔣臣鹽漕合一之議欲使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避江險而省漕費惟變更之際懼鹽課有一年中斷之虞故未決策于是復采羣議欲于都城開鹽引

萬以爲之端每引定值八錢本折相半上納京倉行兩浙鹽司就綱引派行議具會保定巡撫徐公標上言請令諸商開荒屯種以屯之成熟爲引之多寡而輸粟京倉則鹽與屯漕三事合一亦通商足食之策也事下戸部先公覆言撫臣之策與臣前議相符惟慮開屯徒有虛名鹺務因而反絀莫若以米易鹽則諸商之在畿者自行屯種以備輸將將無事督責而耰鋤遍埜矣上然之

二十一日以賊入秦申河防三議賊闖既陷潼關所

至瓦解督師孫公傳庭死之上命曲沃李相建泰督師率
宣大兵三萬進勦不時至所將惟禁旅千五百人乏
精銳財用不繼府君乃陳虛實五議虛者鼓倡忠義
收拾人心其實節在防河守城制兵措餉今河亘千
數百里處處可渡兵力所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
各自爲防蠲今年田租之半使人有固志收其半以
資地方防禦用一也扼勢建砦然後防易爲力審度
要口各築敵臺以憑砲擊則可以數十人而制數千
賊之命以土爲之可以速成一也遠餉不及宜謀近

取多給督輔空名告身一聽便宜激勸并給以工部
事例文冊凡輸資行間者立爲具題徑得戶部謁選
一也兵貴乎精□明用寡請撥真定額餉三萬別募
敢死材健五百人人六十金督輔與同甘苦性命此
五百人者遠足制賊數萬以寡勝衆近亦足自制其
衆使懾息不敢惜死上善之下曲沃酌行
請免軍籍爲民籍可立致千萬不聽　是議出于京
西屯撫方公孔昭府君深韙之特以入告蓋以凡軍
之家原有一支當軍他衛者每十數年歸宗勒取軍

裝累數百金其說以爲句補故絶也夫軍之絶者屯田爲人所占其不絶者亦旣長養子孫承戶矣祖籍軍名似堪除豁合無聽納軍裝銀兩免其句補改爲民籍天下必大感悅只一籍百金計之天下軍籍百七十餘萬除殘亂地方外千萬可立致供一歲撻伐有餘矣上以祖制不可變不行

二十日奉諭密議討賊之師　時逆賊李自成已據有關中上拊髀躑躅欲調關寧大帥將精騎星馳西禦命中揆及計樞大臣就內直房會議府君言關帥

兵精誠可藉以勦寇但此兵一調則寧遠驚疑勢將潰散揆之重輕未見其可中樞以爲關帥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撤不撤倘寧未可撤則兵未敢輕動中揆亦皆以爲未可莫任其議上獨斷手書密封下兵部撤寧遠棄之入守山海關而令關帥西討

二十三日遵旨議推行鈔法　上以侍郎王公鼇永司務蔣君臣之言銳行鈔法諭戶部詳議府君言鈔法祖制也而今爲非常之原欲行難行之法先須安定民心早頒詔諭明告天下以法行自上凡正賦關

稅罰贖稅契門架等項悉俱收鈔其朝廷所發軍餉商本役餼匠値等項及民間交易行使悉聽願便更無抑勒其初不怖旣而樂之而後鈔可大行其領散不必强諸商賈惟宜官自爲之法行有漸甯徐無驟上以鈔有入無出弗善也已召京商領散貫責一金莫有應者急且卷餞去鈔法卒格不行

二十六日上行遣將禮府君與宴　督輔曲沃啓行勦賊上遣駙馬都尉萬煒告太廟御正陽門樓宴餞官軍旗幡十餘萬旌旗金鼓甚盛駕至則鴻臚贊禮

御史糾儀內閣部院五府京營並與宴酒七行上親
酌金卮三賜之獎諭數百言內璫爲掛紅簪花鼓樂
導上方劒而出
二十七日請撤桑穰中官許之　時上急行鈔法手
爲之式特設內寶鈔局兼工廣造需用桑穰二百萬
斤遣中官孫元德乘傳于吳浙山東採買又令五城
御史句攝鈔匠三千人民閒洶洶訛言將就桑取皮
先蠶毀葉府君以爲此使者未然之事而欽限迫急
朝使威嚴流弊有所必至今人忘風鶴何堪擾動請

撤內員而責撫按猶通蔀隱上爲撤還元德
按是役也桑穰則有抑勒之苦句攝則有擾累之
憂匠餼穰價則有措發之艱府君既奏停內遣晉
江又同日具揭奏旨桑穰鈔匠俱罷
三十日召對文華殿諭府君錢糧戶部職掌目前務
措百萬以濟邊需時庫貯不滿二千而責成重大如
此府君奏外解未到中途梗阻因言浙中東陽義烏
之變上曰不必奏卽與輔臣議足
蔣晉江惡練餉之失數爲上言至是光給事時亨復

言練餉殃民追咎首議晉江擬旨有聚斂小人之語
上疑諷刺震怒諸輔冢宰皆爲申捄府君至以鈔餉
係戶部職掌自引咎上乃稍霽命起晉江又極言練
餉之失退而具揭求退詰旦而練餉議裁矣嗟乎府
君與晉江積慮極言而不得者乃得之于一怒之餘
聖英轉圜如此
二月十一日上行捐助之令　借助斷自宸衷令廷
臣舉奏中外文武之有財力者設格鼓勸繼有旨借
及士民府君言官紳義無可逃鼓勸猶存禮體士民

何知臨以詔令名為鼓勸實且迫脅挾仇取賄百害俱生今天下貧無力者多半從賊其為陛下同心讐寇者惟恃富人此即外府金湯留之有用上為罷借士民而命張公國維勸輸浙直

十四日奏謝啓沃無當　府君既奏撤桑穰内員及爭借助士民多危言上怵于正論從之意弗善也及經筵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敷陳畢上諭書講得好但今邊餉匱絀歷欠最多生之者衆作何理會君德成就責經筵不宜奪漫府君徐對曰聖明御世不

妨經權互用臣儒者惟知守道之誠藏富于民耳亦不引謝出明日上悔之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先生每宜捄正朕仍傳諭講臣照常啓沃毋生避忌上撝謙引咎僅見于此于是府君始奏謝温詔答之每猶云輩輔臣講臣之共稱府君嘗以先生每三字鐫章

十七日奏劾司禮權閹之苛虐者

二十二日奏撤催餉中官　上遣中官王坤科員韓如愈馬嘉植章朝薦四出催餉并罪輔罪督贓罰銀

各四十萬府君上言贓罰重大何容易辦勢必遷延時日牽引親朋而科內諸員一時并至有司望風督責猶復聊生亂人乘之恐遂無漸語甚切至上爲撤內員

二十九日敷陳大計　時賊已渡河上命閣輔集議先公奏言一首衞京師必聲畿輔以定本謀臣觀賊勢披猖皆由人心渙散今日急著勝氣惟在固結人心請特降温文延問畿民疾苦立議更釐罪繫情可矜原及罰贖徒以下者恐行釋宥一特重留都肘腋

鳳淮以通中脈祖宗兩都并列今日始知深心誠宜移變蕭疎還其赫濯一切官設軍容必與輦轂並重中堅屹然而外引鳳淮爲兩翼其一聚粵閩江浙爲一氣肩背吳會以壯南維今西北不競宜用東南就四省而論閩爲中權又水師方盛甲于諸州請改閩撫爲督通轄四省一處閩警通盤調度輕則就近大則連衡四藩維連而吳會得以虎視議甚壯而惜乎無及也

上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爲戶部左侍郎筦計務先是

上重司農之寄吏部五推內閣六舉上意皆不屬至是閱兩月府君始得代解部事府君雖謝事猶惓惓于車戶以去年僅止半捄更申全議以爲車戶大累在于僉報僉報之權屬之郡縣貧羅富脫一報百擾請擇車戶之久慣有身家者定爲永役歷世不遷後聽子孫相承亦許募擇頂補如此則可不煩僉報畿民安枕然而運價不敷誰肎領任察車戶例所取資流商晉商票錢房號四項幫貼及本部額給統計每石四分今議增給每石五分多不過二萬朝廷歲捐

此二萬出邦畿水火以成金湯豈有靳乎于是又為
杜沿途偷盜及號中竊取之弊甚悉蓋勤卹如此然
時事孔棘未奉進止
賊逼畿輔陳守禦遏援之策又請命青宮循宋康王
故事撫軍南出以鼓東南之氣繫近道之心未報
三月五日寇勢日亟府君謂所知曰今無兵無餉無
將無謀而賊如破竹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以上憂
勤初無荒淫失德之事讀盡史書豈有如此聖英而
一敗塗地者但近日舉動凡遺委封賞聽言用人多

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效者惟有七尺耳又馳家書曰脫有不測幸好謝慰太夫人
十九日辰晷都城陷府君聞之束帶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畢舉酒酹關壯繆繪像亦白浮滿門士金子廷策進曰公何不效信國出外舉兵圖匡復奈何輕自擲曰身爲大臣而國事至此卽吾幸生何面目對關公曰太夫人在堂獨不爲地耶乃默然一淚旣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高健夫復何憾遂題案曰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毋紟棺以志吾痛以帛自

經而絕嗚呼天乎致命踰時有賊校入邸舍見遺蛻歎息而去頃之以僞兵政侍郎王躬弼榜至戢騷擾家人乃得治歛石齋黃公輓詞所云盜賊亦猶有涇渭忠臣之家不敢毀是也

南都纘統䘏死節諸臣詔謚忠烈第一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正上褒三代子祭五壇加祭一壇有司造葬祭葬部文已下原籍所司未及舉行祠祀京師曰旌忠任一子金吾世襲順治十年

詔䘏明末殉難諸臣禮部援洪武中䘏元臣福壽之例

諭祭仍行原籍賜地七十畝有司春秋致祭追謚文正

從舊撰文

葬會稽縣白蓮墺聖儀洞之左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諭祭文

維

順治十年歲次癸巳八月甲子朔越十有二日乙亥

皇帝諭祭故明戸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謚文正倪

元璐之靈

曰文章華國節義維風有一於此沒有餘榮維爾元璐遭時不偶爾骨欲寒爾名不朽不朽維何文山之謌似爾正氣伊誰較多爾才鬱勃砰磕江左弱歲聯翩赤墀青鎖再任成均德重型尊暫蹶復振

主眷方殷司農告匱命爾擘畫無米胡炊與時同
蹶寇躪都門維絕柱崩君死社稷而爾死君嗚呼
衣裳楚楚結纓不苟附髯攀鱗喜隨君後泰山鴻
毛死爲重輕疇能似爾不愧科名地有河嶽天有
日星爾名並垂振古如生特隆諭祭尚其歆承

夫譜系者國史之根柢也蘭臺著作先蒐家乘顧非其人則其文不傳即其人足傳而無關于宗社之存亡天命之去留則傳亦不久久亦不能發人之尚論悲思焉嘗讀睢陽傳後之書桑海遺民之錄其于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之義摹寫淋漓文章頓挫百世之下嗚咽涕泗然此猶出自他人手筆也若夫孤子操觚諸孫讐字壘和泪漬血與汗青如會稽倪公年譜有不初讀之而愾歎再讀之而泣下浪浪者乎公之學問似邵康節其孤忠粹白似諸葛君敷陳愷切如陸敬輿才猷方略如李

伯紀抗節殞身如文文山固光嶽閒氣所鍾而亦祖宗三百年培養之一人也公初仕時貂璫肆虐觸迕忌諱幾致危殆及沖聖登極初旦揚輝太阿新御而宮鄰金虎之徒尙蟠互隱伏于朝堂之左右公抗陳三疏毀要典辨東林伸乾坤之正氣分流品之淸濁王心大定國是分明且身居講幄其所啓沃皆能裨益時政君臣遇合懽同魚水使公而不去左右丹扆隨時補救世事雖非尙可措持而柄臣媢嫉必欲去之以舟楫霖雨之傳說使爲遯荒舊學之甘盤當時之論不獨爲公惜而實

爲天下國家惜也追夫鋒車再召單旅勤王佐中樞而主國計左枝右梧心枯血竭而虞淵之沈不可復升矣泗水之淪不可復出矣公惟有攀龍髯騎箕尾辦一死以報主耳嗚呼痛哉天乎人也其時人望所屬有漳浦黃公山陰劉公及吾公而三鼎足並峙神山相望然黃劉二公尙或迂闊不近事情而公通達時務眞實經濟其制虛制實八策有明徵也故當宁信之最深言無不從迨公去位而聖明回惑視聽易淆其于政事也倏寬而倏嚴其于人才也有邪而有正皆以無人昏沃之故

也然則公之一身實無關于宗廟之存亡天命之去留
也哉夫涉洪濤者必藉長年之柁救膏肓者必求扁鵲
之方今中流而忽掣其柁臨危而亟易其方吾不知媢
嫉者之意欲何爲也書曰媢嫉之臣以殆我子孫黎民
其言豈不信然歟柄臣排擠多人而最彰灼者爲吳門
文公會稽倪公文公有子爲竹塢遺民所著若定陵注
略先撥識餘烈皇小史諸書稱爲信史公有子爲無功
先生著書尤富與鄭馬相埒卽今所撰年譜當年時事
無不貫串于年經月緯之中非僅一家書也海內稱二

公子如靈光古殿魯社明珠嗚呼二公之箕裘其不墜矣公又有墓田之錫予名祠之俎豆食報視文公更厚天之報施不于生前而於身後不在當世而在千秋公英魂毅魄在帝左右俯視茫茫塵土中有帶經而鋤者乃公之裔也有不歡然而一笑乎倬方成童時于章句之外喜聞時事見公三疏迴環誦讀幾忘寢食私錄是疏及武侯出師表老泉辨奸論歐公朋黨論及胡澹菴封事裝成一帙藏之篋衍塾師見之爲之大笑憶庚辰歲朋遊越中公正在家居龍門高峙絳帳宏開四方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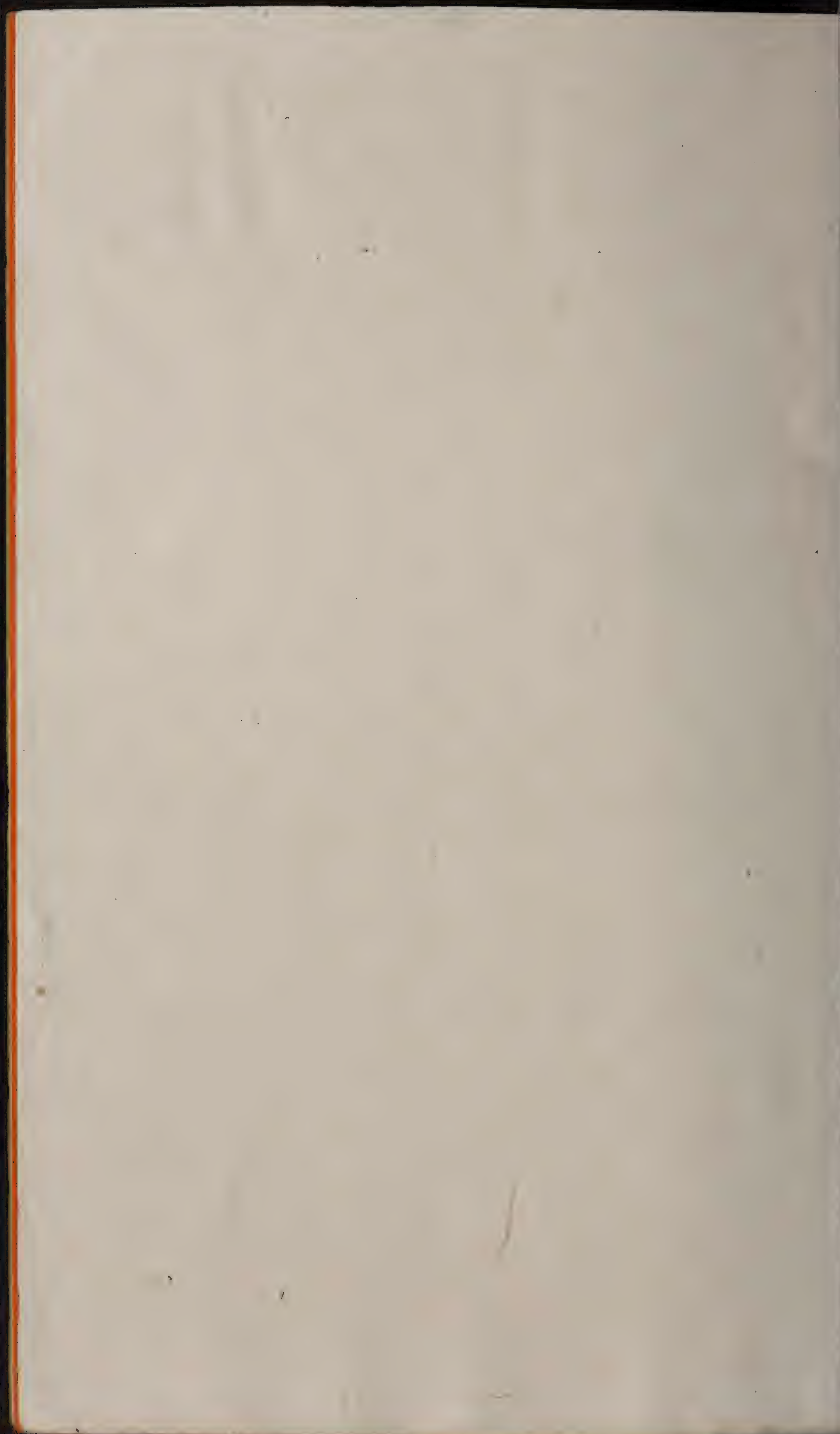
羔雁而來者旅進旅退日數百人倬亦在旅進旅退之中公不知此童子爲何氏也時無功即享盛名捧珠盤執牛耳人遙望之以爲巨公宿德不知長倬纔二歲耳亦在弱冠時也倬後入谷霖蒼學使幕中命偕同張子壇爲明史紀事本末其于崇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于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掇公數語于其後以倣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爲贊其竊取之義故有在矣末學荒陋浮沈世俗固不敢妄學昌黎亦不能如龔聖開作文謝二君傳惟

與無功俱在耄年結方外交吳越相隔二百里無繇覿
面祇以蠅頭鼠鬚書疏往來相思有路江山不隔今獲
兹年譜當奉為天球河圖永作世寶因跋紙尾以誌私
淑之意云吳興門下士徐倬謹薰沐拜手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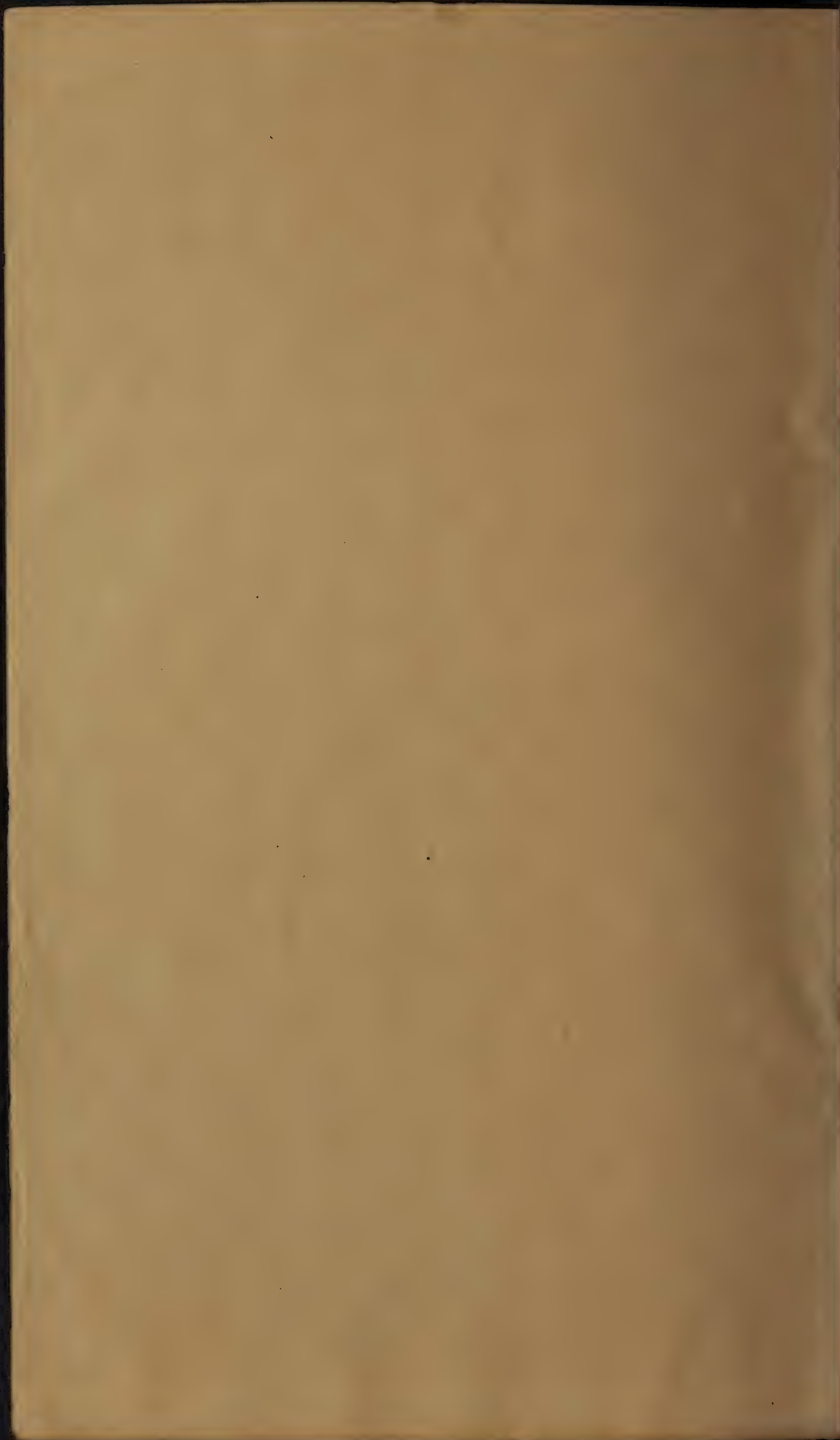
右倪文正公年譜四卷　國朝倪會鼎撰案文正事蹟具見譜中明史本傳所錄奏疏並在焉其他未盡臚列者亦史例宜然耳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歷日之頒明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十一月朔繼又改十月朔遂爲定制是日帝御殿比於大朝會士民拜於廷者例俱得賜文正天啓中賦頒歷詩最爲典重亦豈虞明社之遽亡也又稱文正晚年築室於紹興府城南隅牕檻法式皆手自繪畫巧匠見之束手既成始歎其精工時方患目疾取程君房方於魯所製墨塗壁默坐其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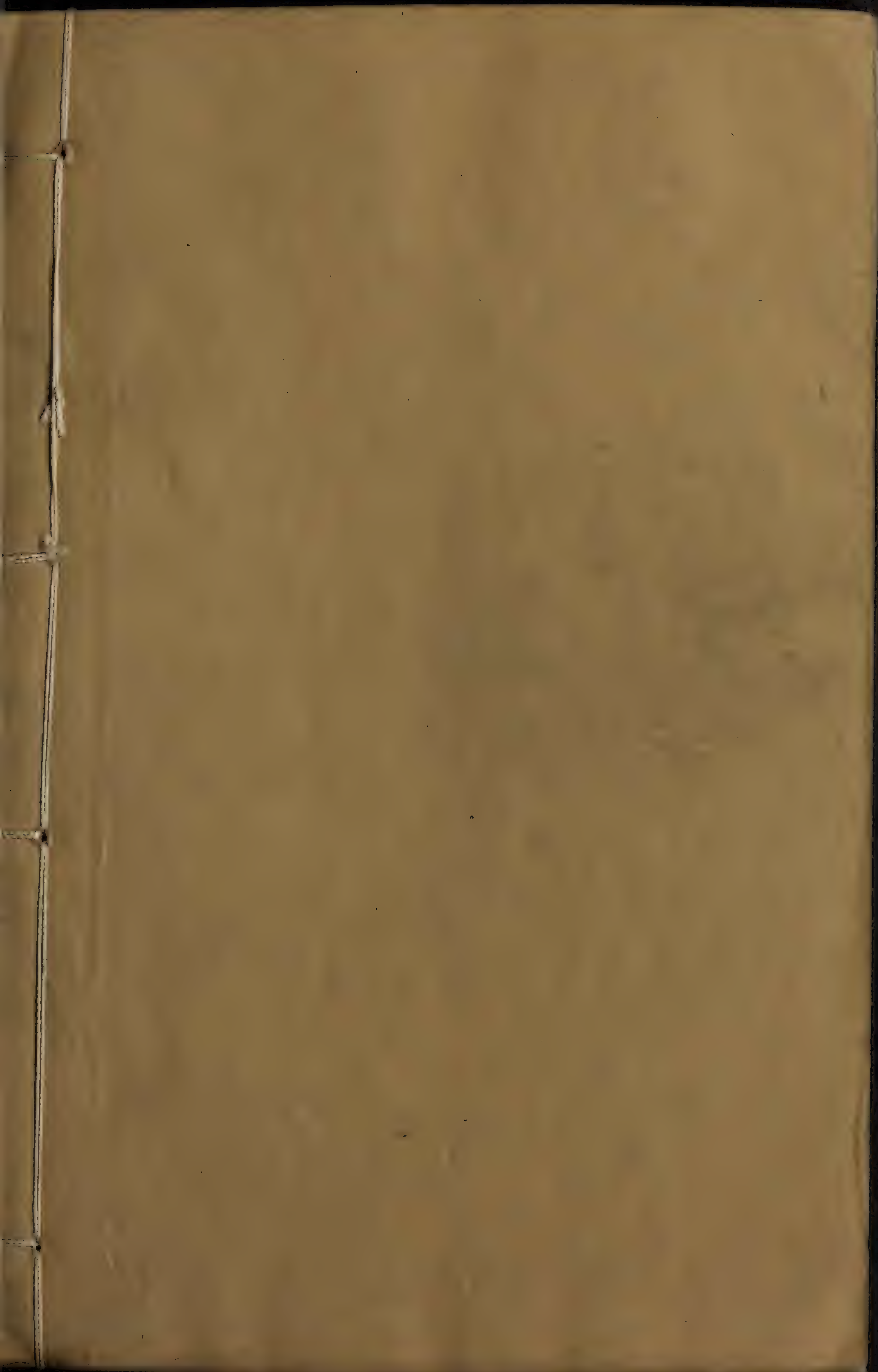
東飛閣三層匾曰衣雲憑闌則萬壑千巖皆在烏下適漳海黃公至越施以錦帷張燈四照黃公不怡謂國步多艱吾輩不宜宴樂文正笑曰會與公訣爾旣北行遂殉寇難亦可哀已全謝山鮚埼亭集所撰祠堂碑稱蕺山劉公爲文正同鄉初人尚未盡知其學文正與之語而嘆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文正始光今譜中無此語全謝山所見殆別本歟趙恒夫寄園寄所寄稱文正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尸又稱文正謚

從未以贈死節者其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於是並劉詹事之名亦定詹事名理順杞縣人其弟殆即是書所稱元瓚者會鼎字無功文正長子鮚埼亭集稱其受業黃漳海之門嘗官職方參漳海軍事後爲遺民有高節則亦克衍門基者會晃士廣文偶以鈔本見示爲鋟版焉原書詳列男會稔恭校孫運建恭次曾孫長駕長庚長康分訂等此家譜之例茲不備錄附記於此咸豐甲寅大雪日天氣頗暄南海伍崇曜謹跋











南雷集



南雷集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既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閒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

文案授萬子斯大為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尚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册兎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詟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為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

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

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奥也善讀先生之文者當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衒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繢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即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

後從學蕺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先生當易代變故疊更其所以煅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

盡性彰敎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
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鞶帨者所
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
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
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甯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
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
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旣往而示來茲乎治荆不材雖以
銅墨羈絆未得往廁門牆然讀其書見其人不勝私淑
之慕乃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

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荊拜纂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耄又及之東岱不脅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閒有

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異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為優劣也此後施之字句之

閒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虙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餘姚黃宗羲識

南雷文定前集目錄

卷一

卷三

卷四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十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文案序上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閒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歎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

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己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寀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葢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閒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

屋之業劄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覩其一往深情從而掘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

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异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龎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為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

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葢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閒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錬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歷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

壁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閒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固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

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甯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緊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

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高元發三藁存序

甫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翫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痼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尊其意之所在蓋時風眾勢自難以片言洗

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卽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

七八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覩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士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園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屛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

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
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
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
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後葦碧軒詩序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

丙申又移家而丟亡何妻死子夭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鬪險使辟

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往
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
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
俟桑土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
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愼毋爲賣醬家所得
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
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
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
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僉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

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累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敘此葢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闊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傚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烏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沉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酉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唱盡昔忝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僉士既

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留其足跡而乃俛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己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邱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蹕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

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卽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仙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閒物其亦可慨也夫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晝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

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卽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

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知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為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兩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為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

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卽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緇齋文集序 甲寅

緇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譔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爲

粵雅堂叢書

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山巔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卽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

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雷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皐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

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壚壤蒸爲芝
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曲而托之木元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援木華字元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眺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齦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巖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畧之甚永貞住

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眞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槩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于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巖採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巖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

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
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
者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
與陳卧子興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
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
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
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䆮巖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
風嶔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
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卽不然而自

絶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精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屩斛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遭勞攘高棲之志尙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麤末三

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嘗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

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固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塡膺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觕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

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

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玄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眞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辯其眞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詩也於是縉紳先生閒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

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

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摋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觧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鶣牘永絕塵粃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皐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創爲皐羽年譜注其遊錄讀皐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會注西臺慟哭記冬靑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蘯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

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皋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閒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骼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眞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

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
溪戊寅相合彭瑋主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
酉然言八月發甯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
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
言楊輦眞加云會稽有泰甯寺宋毀之以建甯宗等攢
宮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甯宗等攢宮已經
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
明矣景濂之言尚相出入而況彭瑋之武斷乎西臺慟
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恩

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為翁衡衡與桂芳俱為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為實也不知野公以為然否年譜之學別為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

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掇拾溝渠牆壁之閒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款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內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珏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

者所網羅道閭等謝世秀初白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予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横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

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為墉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毁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今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留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敎於越中甬上也茂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覲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宋之爲儒者有事功

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
其流也葢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
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
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
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
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
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
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旦
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

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摛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函雅正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絃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

蓋空翠可摘此固晁無咎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侁侁滿盈江湖莫不氾濫藝文共矜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閒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鍾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閒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輛

自非闒茸閭閻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船所至或用以塡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啓禎一輩之士老死畧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讙鳥聒過耳已泯蓋不特鶩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

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啓禎開刱之文甚矣益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遡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檣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

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眾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二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天一閣藏書記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嫏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

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强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

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閒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値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翻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

閉闗三年余嘗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
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
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
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畧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
之余在語溪三年閲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
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
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
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
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

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交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為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

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卽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

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弍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操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

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己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閒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篷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為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遡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為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即上虞治也不挽下壩

仍遡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湖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别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喪舟以進畧無欹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

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南弱十里歷陸疊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渡百官江卽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闊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上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剝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宮

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昇轝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轝舟不能入橫截南岸冊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冊寶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運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之渡自昔為難孫覿誌汪思恩云會稽

渡錢塘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葢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勑安得如汪守

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闊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攙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畧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畧變爲智巧是則非三江壘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宗義六世祖彣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蹻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為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閒巽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

行萬里三山猺洞八角蠻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幾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

君卒挽之而歸合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籍口稿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歷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

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僧傅瓶無以眩人用眞
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
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
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
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歷壬
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
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
造即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
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

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驢鳥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譸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即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窗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

如是者日餘或謂此堂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
而况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霧淞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凄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噏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眙愕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

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響扃鐍人間郵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慈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士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蠖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嗑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爲元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藜蓬蓊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入楓懸石罔草碎碑埋磚

枯椔肉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傴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治鳥木客峭萃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奭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念祖堂記丁巳

吳門周子潔遊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

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
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
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
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
戍宣州衞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
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
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
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
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

故升菴殁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鑾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之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閒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旣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㒩日穀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穀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

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盍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歧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甯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廄馬廄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竪一竪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竪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竪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

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郎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郎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郎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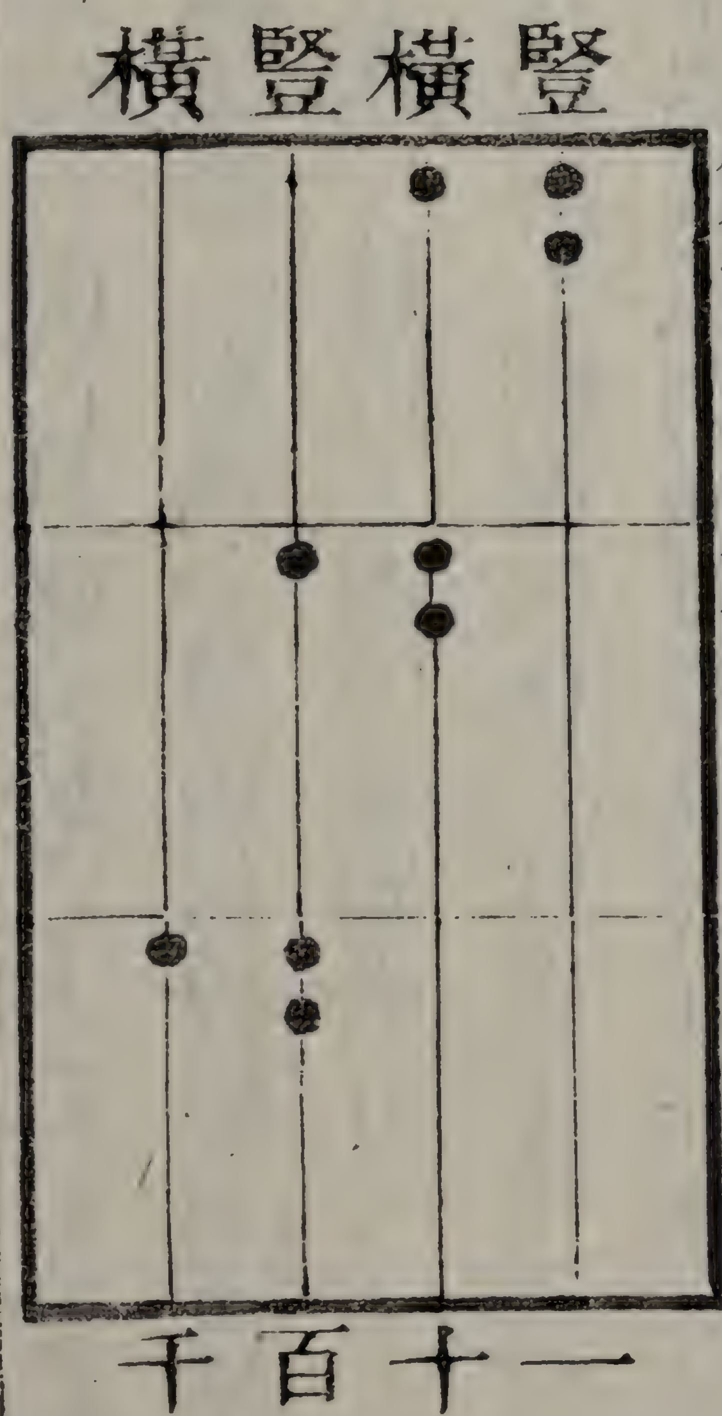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禀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禀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

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靑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迴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卽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第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

十四第二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爲準第二疊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疊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流變三疊圖



太乙算

一 十 百 千 萬 十萬 百萬

第九道
第八道
第七道
第六道
第五道
第四道
第三道
第二道
第一道

珠 珠 珠 珠 珠 珠 珠

兩儀算

一 十 百 千 萬

青 青 青 青 青

黃 黃 黃 黃 黃

五道一
六道二
七道三
八道四
九道五

一道一
二道二
三道三
四道四

答劉伯繩問律呂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蔟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家諱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

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
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
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
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
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
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
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
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
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益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

黄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黄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黄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黄鐘爲宫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盖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

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益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益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

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

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〻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

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

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吕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

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强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盍不知昌黎

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
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俚而少莊
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
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
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
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
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
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
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

籍會哭誰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

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

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擱筆而少適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

尉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從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

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當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

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邱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

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

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歷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

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

已酉朔十月爲已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生卒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卽卒於是年盍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

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爲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

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圜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旣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

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開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凑愈密而愈疏

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五毫	五毫	五毫	五毫	五毫	五毫	五毫	五毫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潙山此潙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蘗黃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元沙元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

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

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嗤噱會元附註以邱元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靑原之天皇一傳而絶洞家指爲僞碑以爲元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甯高僧傳中其末云比邱慧眞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眞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

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尚未通也權文公爲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邸碑所載節使抛水事與南泉下墨照當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甯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

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竆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

五年以□□□□□□□□□□□□□□□□□則
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
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
二年天下未甯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
也如此則銷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即第二十七矣竹書
紀年成王丁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
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
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
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三年

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
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暑相同也黃石齋先生主
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
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推之又未必然武
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
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
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
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

卯朔則癸亥爲月内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益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甯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

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竺所言無一合者謂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從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歷 戊午

示楚郴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歷爲絕學謂帝王歷數眞傳夫律歷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敎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駡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駡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駡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旣而反覆其書則不

兌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
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
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
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
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
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
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合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始無
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
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

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
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
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
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
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
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
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
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
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

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
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
等卽郝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
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
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
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
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
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緫定各六時陽
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

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

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畫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則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

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歷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歷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

歷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西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西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西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西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為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為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為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為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

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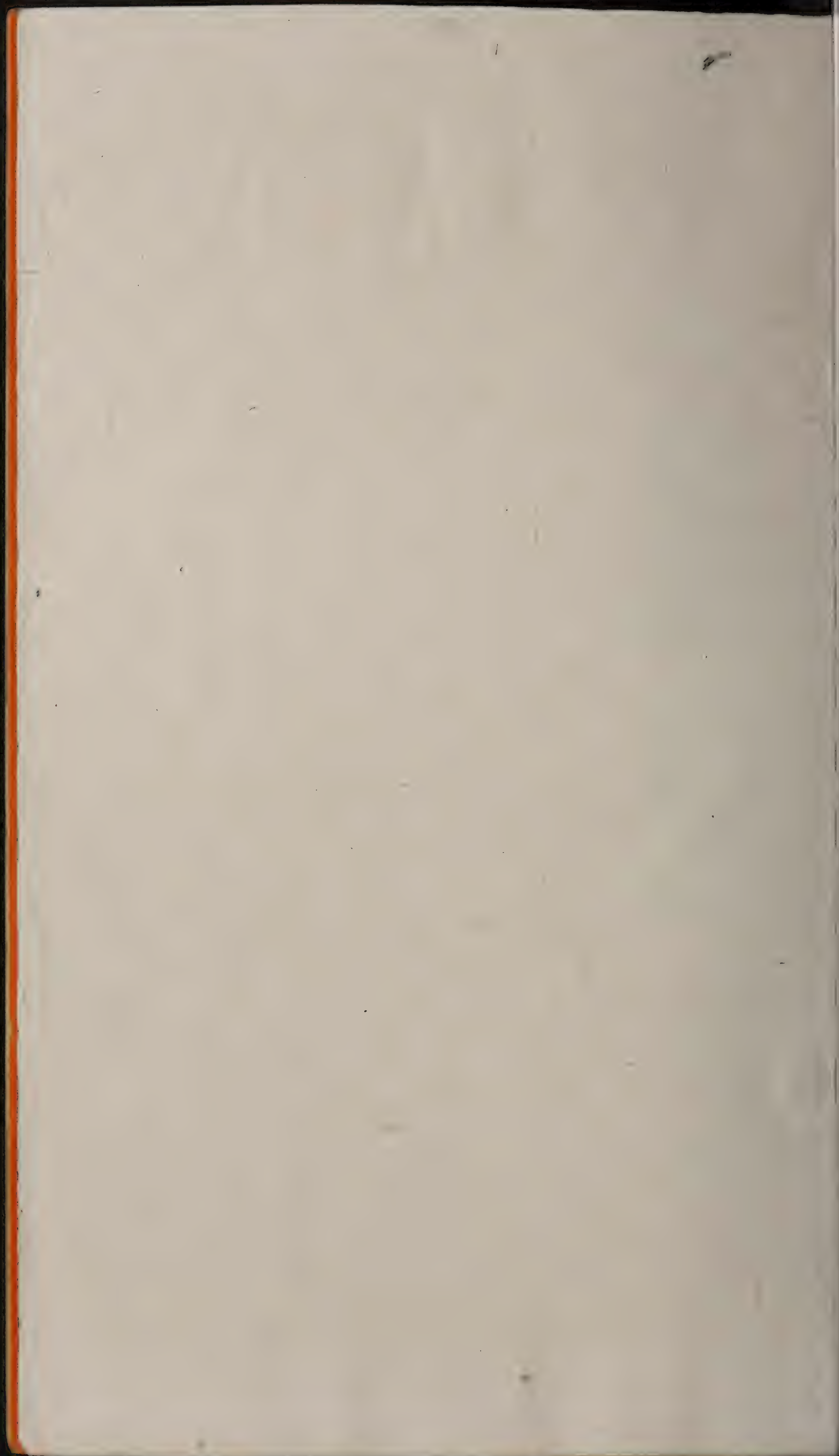
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叅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已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葢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歷與秦歷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五月五

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歷無毫髮之异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

應離於氏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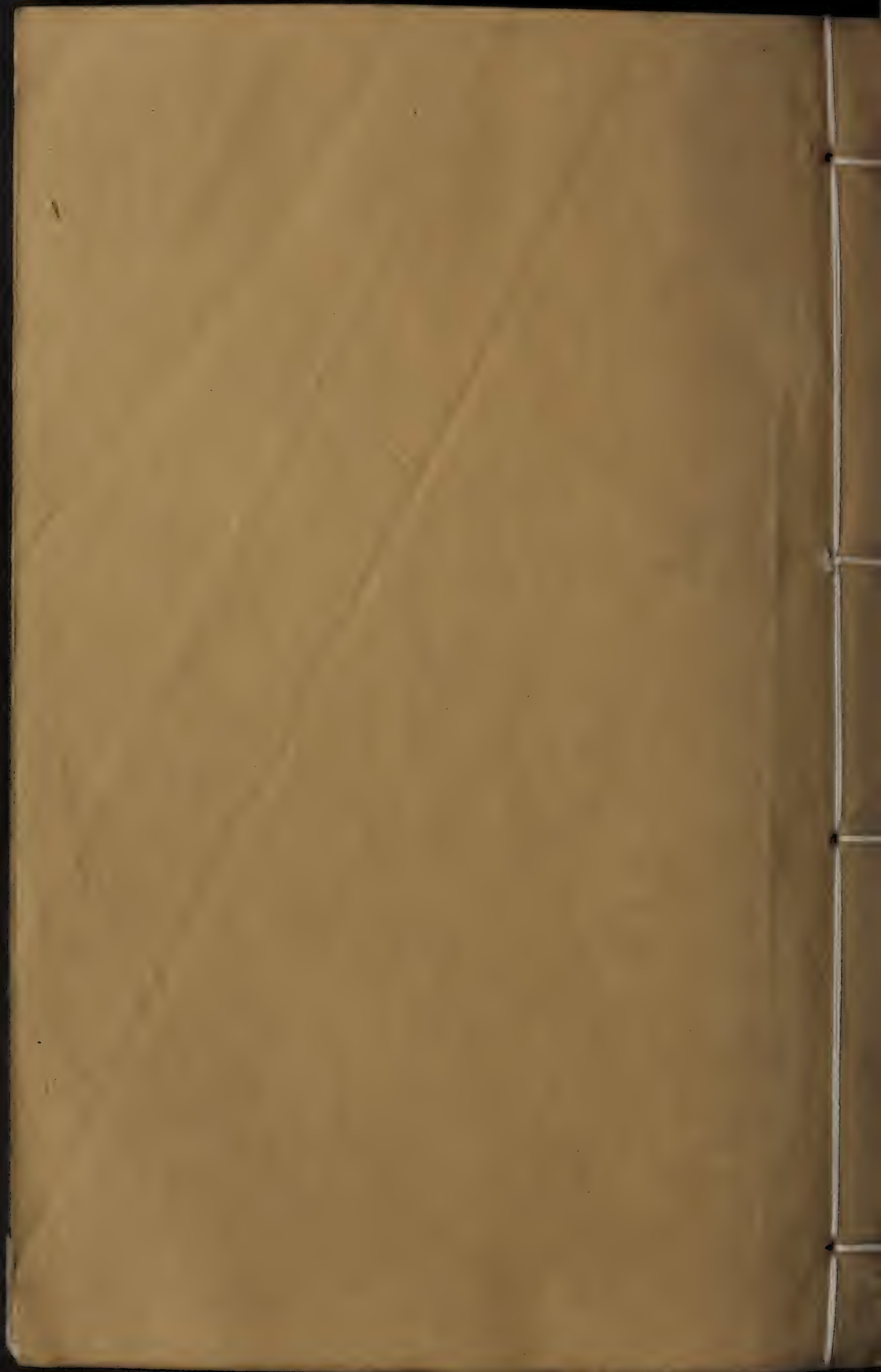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前集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四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答萬充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卽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綳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一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

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啟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郎古之啟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拔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

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歷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歷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歷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歷也雖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臨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

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兒所言者卽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發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

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

古文尚書亂征冇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

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

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

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

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兒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臨孝

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歷明之侯晤

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一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

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

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八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甯可逼乎劉公是句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逼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逼爲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

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建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固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釋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

有存者無容異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閒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堂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夏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歷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减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

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歷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歷月在日北謂之陰歷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為下以北為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一先儒咸謂日無

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

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

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變歲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

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

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旣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旣對衿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於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

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亦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

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間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贄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贄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

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敎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淸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

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旣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於此蓋祔者旣虞之後理重於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

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

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絶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

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嫂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揣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

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别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别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

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

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則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旣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為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為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

既祭元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審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即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閒隔

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

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承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

畢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宗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於上耦之物中耦則止於中耦之物下耦則止於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於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

則全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於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卽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已歧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於聖學今以度尺而

中盡物通於物當物及物通於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為盡物以吾心之明覺為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於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為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末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

工夫卽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於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於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於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卽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正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性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

質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不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其爲先師之學脈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只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

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韞輝教諭江振甘燧貢進士事張庠郎中王應奎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間名臣習嘉言名經以字行

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間人死節於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爲甚略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嵊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附見然在嵊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爲宋誤爲嵊耶

復秦燈巖書 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同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蕺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為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和之說即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萬門戶鎖鑰齊墮始知東林自有眞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為之

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光忠端諱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莫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爲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爲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爲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

晦庵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爲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畧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說弟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

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頃有傳修史條約理學四款在局皆名公鉅卿學貫天人誠非草野荒陋所當與議然有空隙一介之知私以告於同學幸勿出之廣座徒滋紛紜也夫聖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其微言大義苟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傳授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於堂下據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考其優劣其能無失乎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為正統是矣

薛敬軒曹月川吴康齋陳剩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庵魏莊渠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六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元

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此卽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

者偶末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卽陽明心卽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眞卽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

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言羅念庵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庵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全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贑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念庵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

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蕺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蕺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

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淸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乃刻乎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郎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

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於邢恕陸棠且爲奸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予殺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爲孔曾累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之其間如江右之王塘南毘陵之孫淇澳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雖然

某之叨叨分疏終屬未洗於史法無當也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

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為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為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為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為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謬無所折衷可知　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則薛胡陳王有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庭諸公所修者明史也

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間猶如明朝閣部其位一定今以閣部不當從而顚倒其位可乎不可乎嗟乎聖學不求人知優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著譔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深造豈緊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議上玷高明深願諸公愼之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五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從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山東都司僉書萬歷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海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參將改溫處移副總兵分守江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福建又明年

子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衞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公曰徹殿廡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海道餽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

裨將王元周至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閩人稱商人浙有殺人攫金揚颿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浙浙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耆爲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下雜壙爲鍬鍤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稟其舊有夷舶飄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讐撫臣因以爲

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感泣去公之武事具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戸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鋸門見兩炬燭天以爲賊船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海防參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

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獨謂不然尙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重者皆粗暴之徒君死社稷免冑入賊師者無一人焉荷戈衷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甯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場屋猥瑣之士而謂之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公

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十八日葬西皋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筮吉指南遁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宗憲傳錦董應稷閻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遜斯大斯備斯同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皋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

建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郎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歷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

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敘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鄰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諧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參政分守建昌公驅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

參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貴公避去然終蹄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

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圜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筸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

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塡詞一時王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絶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篦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誆詞然後敢出令昭則槲園弟子也槲園公塡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

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内典時師撰述拈卷卽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興名剎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於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汝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

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鳳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旣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畧而誌之旦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庵攻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旣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變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

矩公加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毋況愈下諸張時文

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尙俟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

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經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

父聞詔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强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啟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

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贓

愚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

侯郭振明之發義犇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

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

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

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

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

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

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

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句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貲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黄少詹道周黄庶子景昉言之於
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
朝士郎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
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

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郎上所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稟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相摩吁呼已及之矣公廋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

至時上巳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眞爲尚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尅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沴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淸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簋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

息一時關係大案俄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倪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胥潰覆遼蹙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啟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犯邊疆即勿論僇

辱我親藩乜不甚於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

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加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溼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名相依附爲反覆檢滑之術以搆兩相於

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蕺山於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

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閭公與蕺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悍將宮奴市儈時相爲帝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迹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刓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必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

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遺一勛臣一黄門一內侍驗諳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秪具文耳士英苦其直諒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黄耳鼎恨公例轉躡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歷敘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黄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

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眞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

於有爲向若始事卽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

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遇
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
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於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
祐也公淸修絕俗造衣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
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麈歌鐘而已宏獎後
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
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
而捲握之物不與焉竹亭者又欲竄其子弟於許都叛
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蕺山緹騎逮

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兒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桂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

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
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
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
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絶公生於萬歴
戊寅歿於宏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
品夫人子爾穀桂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
祝文琦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穉弟
畜之所不至隕越於溝壑者繄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
濫無根公毎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

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於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鎭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同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

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兪舉國若狂南渡爝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㯍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鬨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蕘城毅魄耿耿孤城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
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旣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於家人曰吾身報

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公登萬歷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逆賢用事燄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箸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句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毎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

與巡撫鄒公維槤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縶其母誘之海隅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牆壁銷其盾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閒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陞薛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

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左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
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諱邦曜字爾韜別
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
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
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
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於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
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
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實際蕺山亦深契
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於爲義同

年生曾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掃灑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兹地憶之不覺淒愴公閔然卽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於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沒夫人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坯蒸嘗闃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
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逼咫尺

大廈欲焚烟模糊啁噍燕幕燕巢連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昏為王作辟御螻蟻自盡苔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為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

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尙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元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

使其出於此也當是時慈谿馮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

怒疏上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胄以入賊軍值宏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惟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

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者也
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思陵誅逆閹魏忠賢
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
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於是思
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
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
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羣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
必更爭惟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
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旣別立公署亦不得造

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
內臣卽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
內臣卽不得薦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
也張彝憲聞之曰噫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
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
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
得公念彝憲數惎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
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
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於太湖者從之囊

稾有司不敢過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於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焉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旣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

反坐張漢儒杖殺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
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
交結諸郡生徒其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大倉人陸文聲
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
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
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
子言之公仰天大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
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於上有旨降公而吳中

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閹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閹主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閹不許出遏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閹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口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閹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鎭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完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墻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雲露負苦時公之弟元飈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

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倖入緣手散盡居
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
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
其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
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既冠
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
相望於道旣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
常字公而不姓有郞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
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

時與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眞誠若留仙者也
公諱元飈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
廷魯徙於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
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歷
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郎公
次元飈天啟壬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飂癸未進士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
女字國子生錢之元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
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歷丙戌

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於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言曰守曰避擇斯一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一在外惟公在內惟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

若行天威尚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
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邱貉睡鐘鼓無靈
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濞濞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之守揚之事葢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之一日在揚則揚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揚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揚之兵力非有加於天下也朱煥之代庭芝之所用者亦卽揚之民也觀庭芝之能用揚於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旣陷

閤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畧盡濠平城隍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戸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藺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遠甚公爲之乞哀於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

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笮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礶㸃其竹笮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矗矗三十六所逼降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二三萬甲馬一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之名著於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於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鄖兵至矣師遂

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漢糴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於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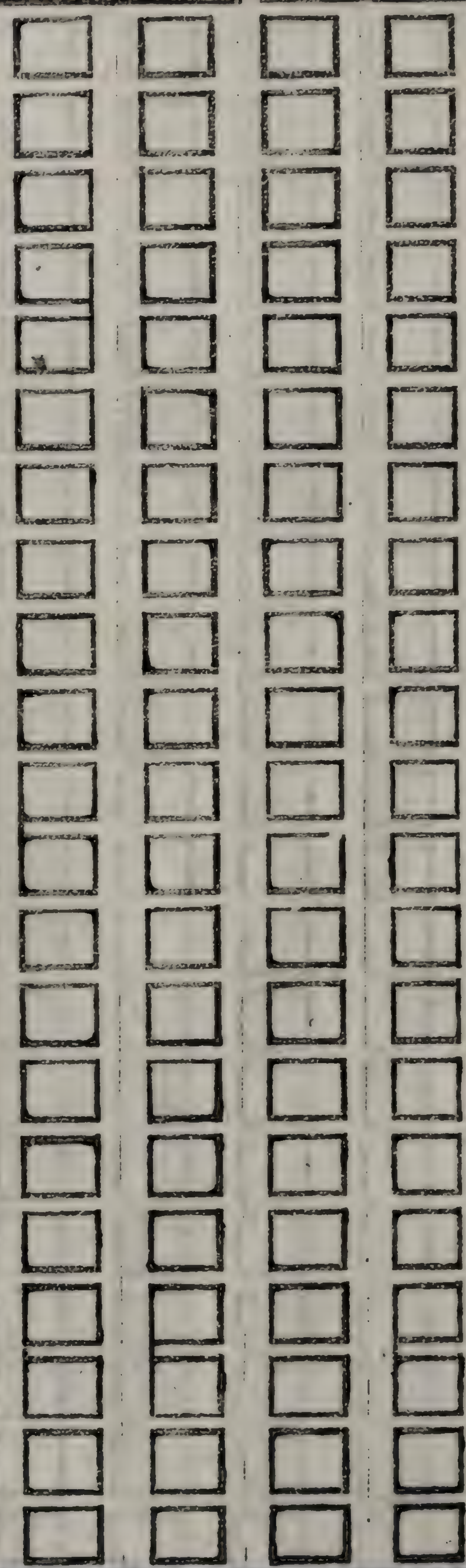
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於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賀冀曰上召閣部大臣於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邱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

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於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於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

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闖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寒此未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帥苗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公還鄖鄖已內附竄處不歸浙河失守遠宦於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於楊嗣昌再盛於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雒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沈左良玉之

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翱翔樊城避賊於荆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闕兩京陷沒魁然而峙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强弱城不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揚守鄖亡國之際豈繄無人君子所以痛恨於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元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朱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

祖萃萬歷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穗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卽能屬文年十九而舉於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場



□□□□□□□□□□□□□□□□□□□□
□□□□□□□□□□□□□□□□□□□□
□□□□□□□□□□□□□□□□□□□□
□□□□□□□□□□□□□□□□□□□□
□□□□□□□□□□□□□□□□□□□□
□□□□□□□□□□□□□□□□□□□□
□□□□□□□□□□□□□□□□□□□□
□□□□□□□□□□□□□□□□□□□□
□□□□□□□□□□□□□□□□□□□□

□□□□□□□□□□□□□□□□□□□□□
□□□□□□□□□□□□□□□□□□□□□
□□□□□□□□□□□□□□□□□□□□□
□□□□□□□□□□□□□□□□□□□□□
□□□□□□□□□□□□□□□□□□□□□
□□□□□□□□□□□□□□□□□□□□□
□□□□□□朝萬里城也生平一無嗜好禿筆頑石
時爲選體詩寄興亦不必以示人與人言意滿口重至
於兵事則必開余之變公在己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
猶爲使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閟閟以老

哉生於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於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配范氏贈淑人繼徐氏封淑人簉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次曰宇敞壻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濂孫男四人奕宣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曄宇泰以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纚見首尾者爲之科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禦記畧俾余爲銘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不異培塿金鼓動地乚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山河

破碎宗廟蒿萊鄖陽蕞爾漢水之隈高公蒞止千里風
霾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羊埳未紬
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羸卒半埋待
其圍解鐘石已飛移忠作孝并意所諧截指請救哭滿
天街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算不勝千古同哀

南雷文定前集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六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之恐較之口口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會稽余若水甬

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啟乙丑進士第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郎曾祖汞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

為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於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卽得攝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上官欲渡海入莽直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卽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海之變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齊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

耒而出與老農襍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道欲與話舊若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皁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己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葢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冢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泪唯烏石依依可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

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於蔦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唯一止之曰烟裏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斷口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倖也其心固挤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爲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於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鼈甲

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塒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於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仄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羣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

正誼爲之切脈若水曰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泣然而別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齋持一詩來愧不悉除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杲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

弟刻於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

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啟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相名者惟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淸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子一名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謚

忠節姚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子三人長學洢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於子敬卓犖不羣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己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踵至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興獄者阮大鋮傳檄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仇大義天子愍然為之動容下其章大鋮久依城社爰書盡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

爭卒麗重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
子一爲首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
哭左右人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㫖
忠節迎蕺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不
露貧狹吳子遲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蕺山講學於
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薄子珏務爲佐王之學兵書戰
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
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與之習射角
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講書故事籤抽

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昌言無所隱避闡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為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為闡緩子一造於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多相靳故即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奉手摳衣者蕺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為世用壬午舉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

已深子一多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卽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簀之期耳此言余聞之魯季梟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號位子一

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生萬歷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解元山鏣女子三人允敉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之陵孫男八人儒列儒壽儒燮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士節阮大鋮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

爲之激昂而樂道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臝衣嚴食誓終天年母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彼方劑十八年流離之門戶霜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必致命不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讒不起則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窮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絶狀觸毫而出無

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艷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蕺山其所重卻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牽挽於窮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絶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

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曰

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絶綱紀於戯忠節忠於天啟於戯子一忠於未祀前有其父後有其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者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庵曾先生墓誌銘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曾韋庵先生於越城之公所叅爾談文有契先生卽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毎奏一篇先生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寡語流傳千門萬戸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遷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卻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

而所作摸擬太過只與摸擬王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戸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敘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肖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先生諱臯字季臯別號章庵魯氏爲

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
領提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瓛瓛生二子長城
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
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錦萬歷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部
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陳安
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卽能盡哀
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爲庶吉士
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
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

爲人所咀嚼唯先生沖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齟齬

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如先生者日抱亡國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元遠所謂不在能言之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子五人長樸先廩生次梃先庠生次炯先已酉舉人次熺先次烜先今存者惟熺先而已孫七人長誠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孫一錫祚

熺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昌鐵鑪名存實遠於爍魯公爲
誥爲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豈期
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灰飛律
管

萬悔庵先生墓誌銘 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潮河東所見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壒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蒐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鄞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潮河東相

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淛河東風氣漸開實由此兩人文虎旣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寗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淛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靑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

忌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予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先生旣無忌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閒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

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庵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海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

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傍徨而不能去先生卽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鬚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頃懸然天得置之寂寞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眞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年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卽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者

生於萬歷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
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
之麓舉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
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
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
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度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
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
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瘧蒻燭相對凄惋欲斷是日先
生之瘧爲之不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

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願含吾
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溯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高
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必死大冶火烈永飛鉛徙陸子
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躄躃霜
屨越臺風靑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尚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畧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滿祖相龍父烒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儼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參同悟眞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

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海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必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禍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濩自輔憲濩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聲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

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羣植黨互相題拂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必見於文事鬭氣長於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淸査衛所錢糧千戸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於白巖山丙戌十月初

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亢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夭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壻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恢博奧賾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於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污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

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者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皐羽作楚漁父二首傳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訐摧拉異己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籞之地九列大臣之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纚在朝在野誰無目攝之讐眞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效爲負牆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鉤索奸隱指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頃間事耳

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己開釋罪廢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生以為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斂敹凡懷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為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仳仳快心此復以泱泱意得正如痎瘧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

隨之衆未幾而烏程排吳縣礫婺陽兵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倡鎮撫閉關斷旅瞪視無策宣城沈肖生訪余與其客蔡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於水戰先生遇之厚與之談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檣皆內地所未有故能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日先生即大聲疾呼於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鄉士大夫以門庭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卽淸查衞所亦是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及於

難雖才堪濟世翛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牀對語嘗作誓告紫柏文手書一册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松下古松爲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謂予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於先生從此左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偲偲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概如此盛事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

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元黃自始凡偶兼混佈霧十里於唯先生暨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從來淸流未喪南指嗟我越中尚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仙鄴仙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端愚劉瑞當馮元度馮正則馮簟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

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元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曰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檇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峨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

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蔕友朋高會瑞當㥛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韝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沈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耑愚亢度以疾死留仙鄴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覽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

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强差排倅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絶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末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瀉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沖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

留仙寇深事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
當之深也篳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
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惟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
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
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
政高祖鎧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
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
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
會卽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瑞當卒

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鄧山飛鼂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友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尚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惟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淸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鄧嶺參

差隊言汙履莫使君知

戶部貴州淸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公

墓誌銘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畧也夫其立國亦且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記鄧中甫有塡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殊多賢者其事亦

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泣然流涕也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瀾祖曦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襲蹈排慕邊幅之外甲子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甯可聽其

不出乎國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

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畷兵而後給餉畷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今以爲美談傳語武甯使某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入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

門以待覆公疏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師大怒謂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甯所得耑植温劉裕何許好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武甯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若武甯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師亦廹大義而

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諡培不及道焜公爭曰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諡節愍王累欲遷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宦爲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滃洲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

之干涉當道者二十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貢生邸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煊餘幼啓禎閒社事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之俱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卽不欲同方王不欲同諸

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變考畧易韻補遺春秋餲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知公猶冀傳其十一後之

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此也銘曰

北都巍巍温陳屠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七上公車蕞爾江東公理軍輸入身虎齒環以武夫履而不咥易道不孤翠華□□□□菀枯公侯卿相直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軀曰董□□春秋特書

南雷文定前集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七

餘姚　黄宗羲　太冲撰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丁巳

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歴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啗落草至於易歴諸子無復著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

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李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歧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

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臯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

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温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葢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海漳海嘗謂先生曰康流沈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羲

文閒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窶人之室乎自漳海懸記
先生之蕈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
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菴海寧
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皐父完初母查孺人登
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
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
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
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罍菴雜述金陵遊草行世
五經畧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

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女二人
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
葬於莳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余丙午
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聯不休盡
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
觀在金陵嘗入何元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一一耳踰
年先生以各經署記首卷見寄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
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主

媢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弔哭祭學禮所諱崩薨
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
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百年漳海
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疊菴老人入室弟子削
筆洗硯俗儒心死漳海之學不得其傳葑涇之原留此
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言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

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粉飾徒工耕嚴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倘無一人可任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奪情陋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固應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師釀禍憚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臣竊謂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典乃援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三歲之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運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

何況不摧卽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昭上恩德以宥之詎有漫無翦治招之不來强而後可援賊之認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這本旣違式鄉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櫽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眞

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恆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淸眞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

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歷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

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庋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耑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隕

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爕榆鑒埏逢將以某年葬於某所

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

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芒芒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泫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卽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卽効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歴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歴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閒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閒侍從

粵雅堂叢書

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塡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皦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

都御史父諱于廷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
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夭次貞裕
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戸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
死節季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恆
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
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
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
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
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

室之虞先生揩定艮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獄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亳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淸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鏌鋣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閙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暱者爲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呫囁耳語曰苟

使大鋮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溺灰陽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强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于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鋮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

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暑揭中人也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暴起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遠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鎭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是乎宏光南渡止結得啚都防亂

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慼慼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卽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弔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湫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歴甲辰十二月九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伊

瀍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于亳
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維
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
而況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
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為宏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尚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渢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罄處之憺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

九下士一日値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卽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十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

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二詩契勘戊戌
三宜盂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
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
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
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値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
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
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嘗思宋之遺民謝翺吳
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翺亦晚
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

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卽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譏君仙後尚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卽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卽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

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齊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絶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僞桑海之交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沈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揕憔悴水落石出風節交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鷙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王仲撝墓表 己酉

君諱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調遊

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

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犒城

兌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撝與

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撝論死

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

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

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豪市

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縲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向問爲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貲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行□忌仲撝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犯眾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捜者二千人仲撝欄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撝丐命仲撝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剏本徹先後過

姚舟楫薇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雞犬茲人民之恃仲撝一時如決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尚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撝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甯羣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初建進□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歷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歷仲撝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撝皆能有所發明自某

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跫然之音僅一仲撝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醫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撝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予一人三捷嗟乎某與仲撝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撝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

會塞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寕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

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甯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祕經

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眞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摭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

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
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
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
可歎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
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
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張元岵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岵短簷破屋皆扸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沈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用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爲收拾元岵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趙幟元岵宗主王程以玩辭爲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羲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岵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

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岵別號待軒曲江之裔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爲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某父某先生七歲就外傅遂授易八歲母寗孺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爲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旣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

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移直指視其膽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淸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生喜覯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鄉始于其愼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牘郡邑之事章給事格菴邂近先生謂曰近名事愼勿爲之選政其

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孰歉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爲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搪塞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祭雨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歧之閒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

戶其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淸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旣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爲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欷歔嘆息其設

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僇民羣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爲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生孤燈款對意通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閒富貴爲何物先生云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即捧此枵腹可見列聖于地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爲弇州塾師崛強不肯伏弇州臨卒欲

聞炮聲散其鬱結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
而已然則世非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
其人矣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
先生而傳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
先生以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
人昂貢生晟庠生景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訒諸生曾
孫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
年葬於某原訒鑱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訪

于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爲辭曾不十日皋復隨之維此十日畱以待義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千載如斯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眾勢無以發伏鼈之雄氣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

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做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稜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廸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款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鑒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

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槃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亂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潤忠襄曾孫守眞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檉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衞經

歷夊棡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竄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雷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即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

連否則似壺橐而歸矣先生悲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
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明上耆舊詩搜尋殘
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
丁甯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篋鍚笛之下以發其光彩
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
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
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
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
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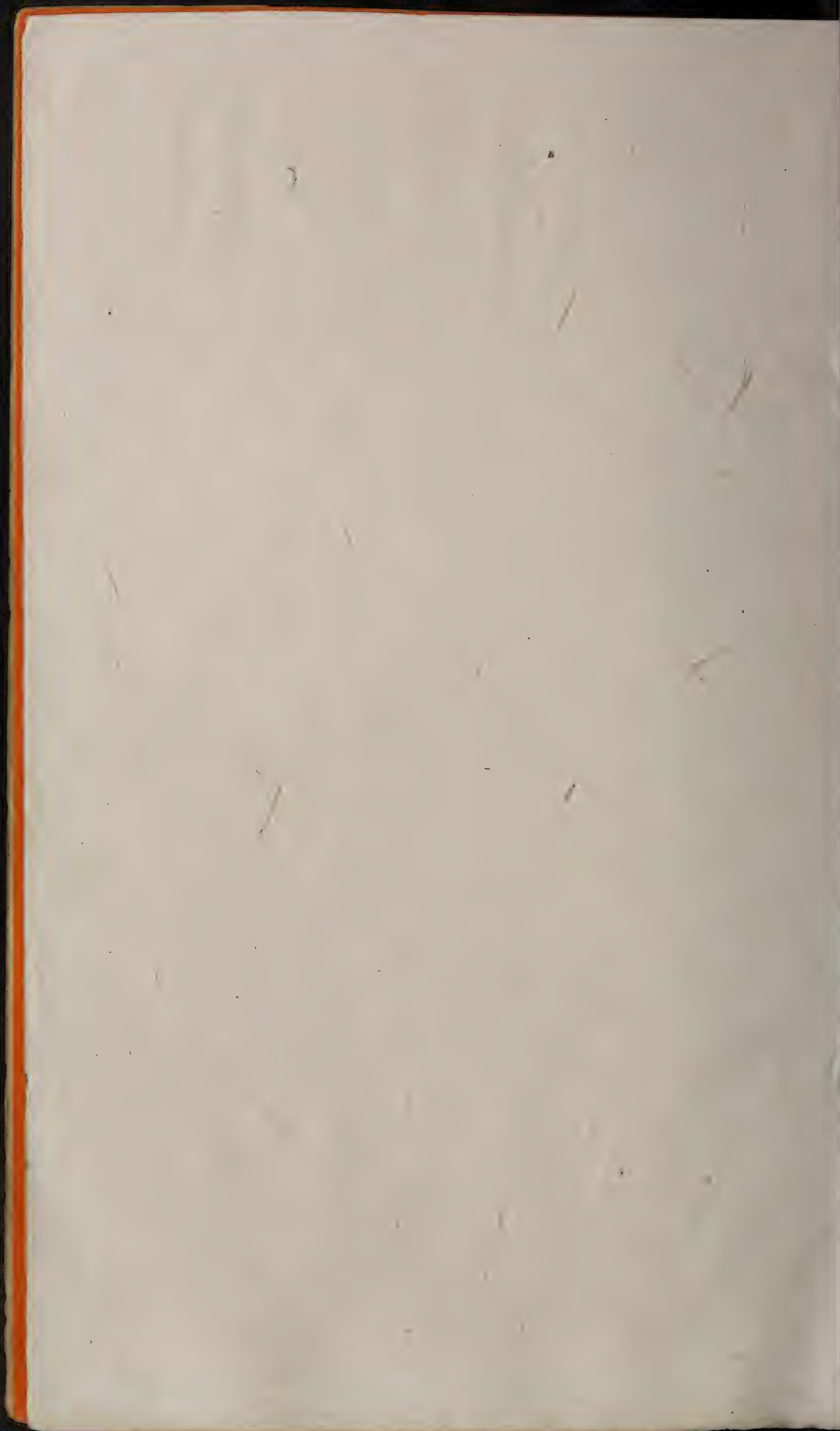
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尼口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暾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行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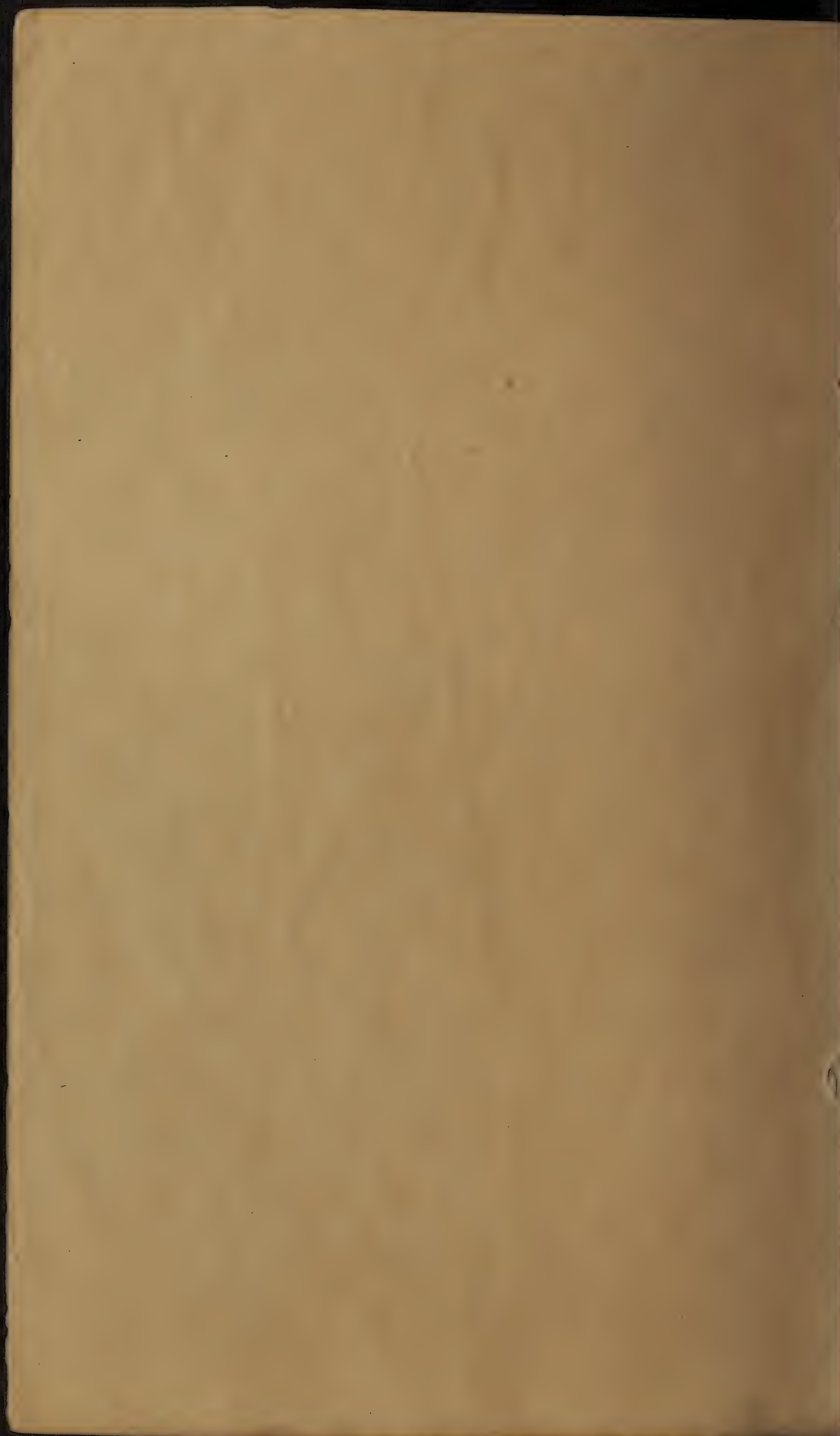
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强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為文野人議璧稱好隨聲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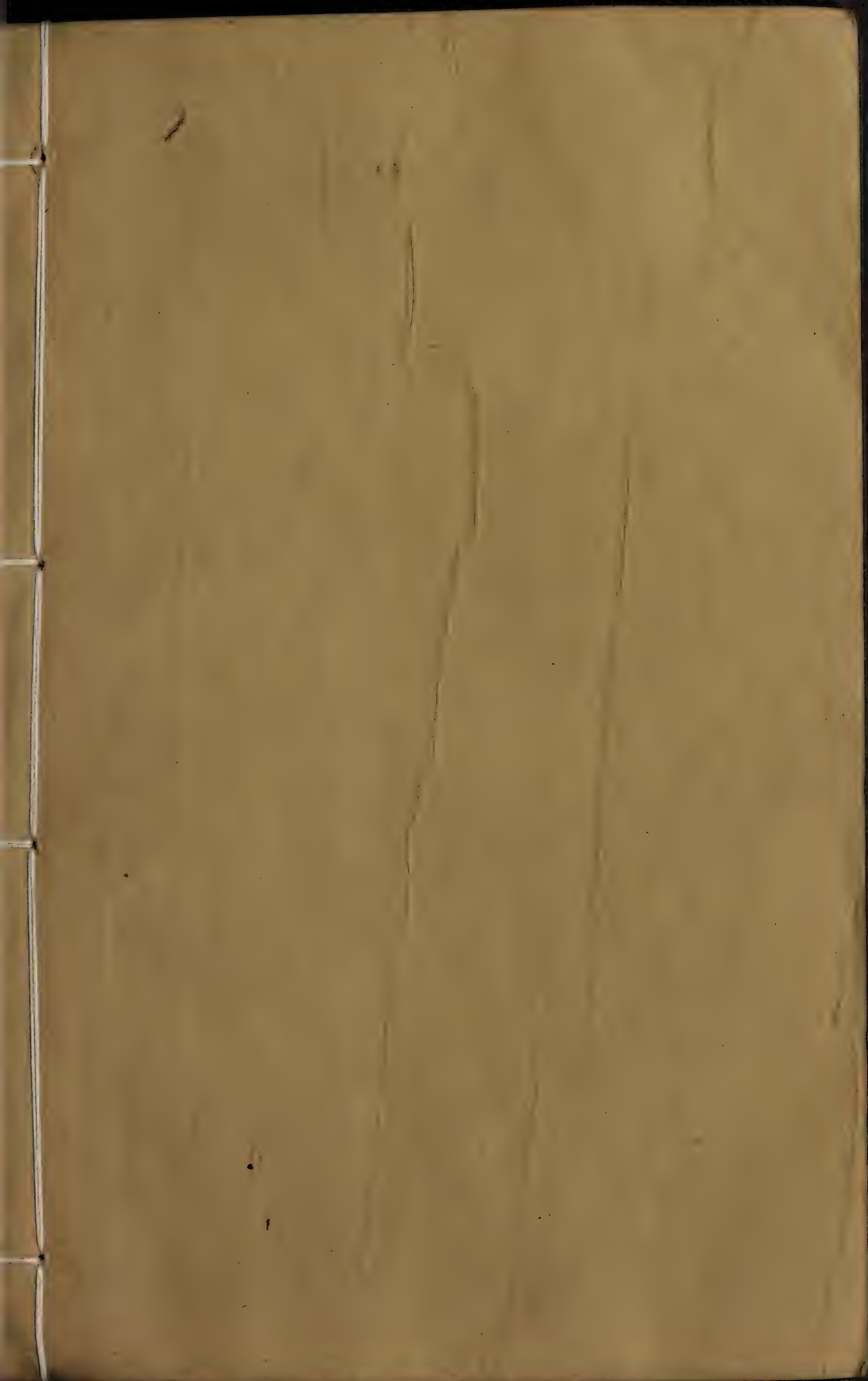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前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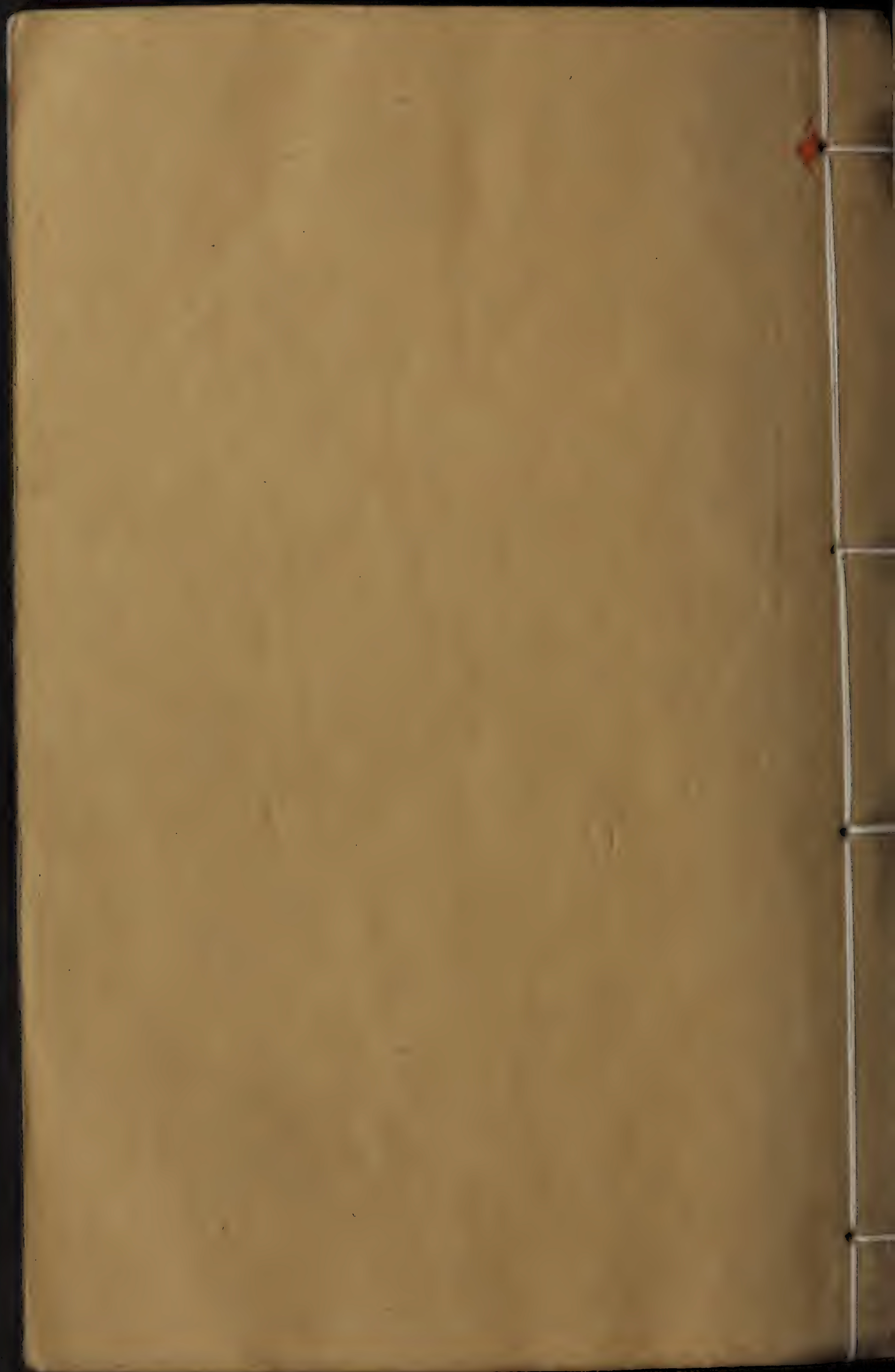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八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譔



萬充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衞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

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

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絶筆於昭公丁災

中陽艸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嘆

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充宗為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為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充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為之銘曰

三代之始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躝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尭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槃如承明水如服元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坻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士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聞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

旣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南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爛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海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

蠚牡蠣之閒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闔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菴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

嘗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汪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

亮左提章鉞右乘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
亦往哭因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
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网所謂尤賢尤
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
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
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即此可以顯
名當世在周明視之等常瑣飾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
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之一顧也

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進士忘友張君墓誌銘

忘友張君歿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灰心死至於老盡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緣情綺靡之功俱屬吾人分内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逸才命世抗志思古

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欿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中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渟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

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間是其才可惜而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君自此遠矣君諱士塤字心友別號雪汀張氏顯於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後有顓者自滄州徙鄞顓孫用明遷雲龍溪明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允肅生甯甯生泮宏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勲字振寰治產積居與時逐遂至富厚

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外艱需次於家者十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則解褐除官直易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鄉黨親戚以為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

以此置欣戚於其閒也娶陳氏卽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璜縣學生錫瑰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繪圖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一之動氣乎錫璜錫瑰以國雯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麼麼章句錮人性命覼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些少得志曾不芥蔕此意無窮海怒鵬騫希賢希聖以至希天吁嗟雲汀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曾不四十

王征南墓誌銘己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敎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閒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

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為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巵數器奉為美檟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為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

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免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

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乃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入故者致金以讐其弟征南毅然絶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嶴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口以中軍統營

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句致島人藥書往復兵部受禍彎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征南龍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慇懃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已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敎師講習武藝敎師倨坐彈三弦覷征南麻巾縕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敎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敎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敎師以其畏

已也强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見其爲麤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燄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内家無可眩曜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敘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

於同㬓之陽銘曰

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爲最著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聞文譽甚盛忠端公五子二人尙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闈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卯陳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入南闈則搜者在北入北闈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偲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

撼雖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嫣然相對於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始惝怳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倜儻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撈蟹爲戲有塾師詒之曰蟹精善撈蟹澤望以撈蟹之杖

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慣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
補博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
劉公以第一寘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廪於二十人之
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以
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
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之曰子
有文名而疏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澤望傲然
了不隙遜直對曰疏畧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
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塡二等時許公之意欲

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名宿方縱横指取一日斂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懣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聲價益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瘵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尚强飯如故踰月

急信告危余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襍亂鉤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冥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算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益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甯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擡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刊落而蹊

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之凡喫菜合眼躲閃籬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剝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敎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

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啨人卒爾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奧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即彼教中之耑門者尚且入而迷其向背澤望乃能算沙搏空其精也乃其所謂憤憾之甚者耶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母姚氏封淑人

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場後卽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晉通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

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注若干卷成唯釋論注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懣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眞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緦而服已絕之服率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既除猶哭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眉狀其事乞銘於余而後知其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歸同亮而子之孺人

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歷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忘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傃以母死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傃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

諸子之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緦爲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强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所謂喪服者卒加元絲於首蒙黑繒於身是孔子之不以弔者而以之待其父母盡三年之喪從是而廢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况能行天下之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生於萬歷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千丈鏡之原子一自舜字同亮庠

生女一適周徵泰孫男一憲淇孫女二銘曰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兮兒無饑渴汐東去兮兒
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甬水生來未識生遊
尚苦何況死陟丹旐白雞有兒在側有兒在側便爲樂
國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海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漉桑灰爲汁飮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

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烱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釜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翦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覩而嘆曰昔

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詠之
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
尚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粧於天地影堂靈
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
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
得閒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
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
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諳廬祭之聚觀者數
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

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絶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沈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倣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絶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

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棨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冢愼勿逸

王孝女碑 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咽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爲之

竄移則夫今日之撐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口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覩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晉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

天地晦冥正氣滿讕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口而出動魂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

鹽必告未火之先家中細事孝女必告柩前而後行譆譆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簾櫳舉室奔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呻吟礬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為灰留魂不母舍闔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讔語江流不墮

南雷文定前集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九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强禦直行已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單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

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
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
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敘功御覽
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
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値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
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闖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
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況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
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鑒悞狀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
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嫣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

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皖撫黃配元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言行閒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

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興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效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

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蕺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鯁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葢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尚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郎

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誚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鬬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鋮也陰陽消長閒不容髮甯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眾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堂

奧之內而遽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廠衛也廠衛之害横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温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𨨗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麽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勑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

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閒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羣情之共駭況乎蹊徑疊出謠諑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

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
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羣小可致太平
即使驅除異己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緦緦報
復切切更張置國邺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
青紫塞路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
郤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
倒轉傾側孽臣讙曉冢宰朗出餞公適邸抄傳至朗讀
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
黙然會稽之守晝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

破釜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烏人不脫劍鋋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亹渡江札喬司倡率羣帥而皆挈需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汎地以本邑進士兪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壓起沿海烽燧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閣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

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近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伐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

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票擬恆右瑞彩積恨之旣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船嘗恐謙之襲已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卽以合謀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枉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全軀横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

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曾自開璟隙議者以公
爲闇昔梁元帝以餔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不遵用
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
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
離心行閒之精神徒爲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
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即眞以繫波蕩之人心議
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既貳更始遲之一年河北既平而
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即非白水
嗟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昰帝昺何益於運數

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龕暴力絶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
心皎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蹝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
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
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
列傳之張本也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口父口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部給事中上

求治太急爲程復以功利導之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羣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鈐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貞睿算曾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釁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羣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閒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强爲必當黜以臣鄰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葢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

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毁譽且訛言何所不至夤緣左右士論所恥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飇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艴然曰這箇皇上某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

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紿釁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宮武陵故以用晚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𡐓辨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元黃之說開羣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

每一番令甲卽增一番徑竇張樫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灾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已之詔而李鳳鳴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廠衞橫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尙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廠之人尙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閒肘足之際尙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羣臣於乾淸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

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當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興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

緝事蠲租凊獄行閒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興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以爲臧氏之美疢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家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家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注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事功

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菲薄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

蠹國欺君寡廉鮮恥之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

先生與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

命再推又列十一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

濫舉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

奏日宣平日游移少執持臣曾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

舉實無徇私卽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

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

名子效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

御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聰明旁

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生心今於藩鎭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蒸彌甚今玆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縞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

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鋮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郎受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宏基公疏薦張捷有旨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勳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恥受勳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疏遂起大鋮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尙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

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罪當萬殛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射齗齗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刭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吳市抱關曾干封事靈隱續句以避揚觶固先生之高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

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戸工二部內官文册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邱念重當時何以稱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尚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絶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

佳葉廷秀王緜著死為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于其閒他日追遡淵源以來其學即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歷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即不孝宗羲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彝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澮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曾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

長羣婦承巾奉箒羣婦皆視一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
公治家嚴肅羣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
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
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
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閒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
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
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婢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句茶
鐺酒罍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
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

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
向北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
遺命五子撫之羣妾嫁之苟風波靡定不失爲黃竹農
家太夫人不忍嫁羣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
于暈絶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
父粘壁書耳葢大父以羲頑鈍於羲出入之處大書爾
亡句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羲受敎痛哭太夫人
哭乃止天子旣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狄衣加換
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幛棖臬之間

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櫝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

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羲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屈契致太夫人憂思稍觧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鋮招搖白下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顧杲宗羲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棅宣城沈壽民大鋮得志修報復旣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署丞疏逮杲及羲宏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已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

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已亥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羣盜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中流離轉徙矻矻靡有定居其閒與村郊之婦女持橐束緼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一卷誦畢置曾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暇則述閭閻碎事句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爲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

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孱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卽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滕下皆為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束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盧墓甘露降

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蕺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瞿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說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生顧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前集卷十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周雲淵先生傳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歷古之言歷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歷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歷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圜歷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昆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留心歷

學求其書而不可得遂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歷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歷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歷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概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遂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曰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遂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歷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删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歷通議以補

歷代之所未備自歷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薈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閒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靑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鎭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

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祕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閒多所壁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閩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册其册皆方廣二尺

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鋪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歷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歷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己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乃是

渾儀歷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遊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歷皆得之遊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遊學以布衣遊公卿閒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遊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會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己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四十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

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臟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温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注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

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尙未遑及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

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

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丙戌之際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翻局而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之五月丁未王恭廠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毀折繼又明天宮火災異疊見亘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陛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愼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寃而於好生之

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幷律囊首與簽斬同甏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羅法者知自絶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辠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既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瑟

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侯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
遲也公銜疏袖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
固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
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上傳覽樞臣所
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皇極殿工已抵八
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邊儲歲
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東楚功績闇然今當節
縮皇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未至皇考發
帑百萬尚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編派俱無所事

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怨咨聲泯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士節皇祖成憲奈士不自愛爭爲奸宄如周宗建保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涕唾封疆斂金幾輔創建書院翼戴奸邪惡郭鞏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兇鋒狡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姻挾市魁以稱亂明與君抗黃先忠端公諱請寄爲奸李若星之節鉞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捭搕鄉邦夫朝廷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概縱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

上矣諸臣顧動以爲朝廷之過朕甚惑焉海內方汗穢
朝廷聞是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中流之一壺豈
知其殺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矯旨之反覆辭
費小人之氣未嘗不沮喪矣長垣既以此去而公有寧
錦之功逆奄紬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旨以門戶罷之
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竇武霍諝訟之呂惠卿興
大獄蘇子瞻勸王安石言之竇王皆與奸人異趣故賈
蘇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正議此
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謂奇乎公

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艮佐祖謨父元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次即公次軌端邵陽知縣萬歷壬子三人同舉鄉試公登丙辰進士第出知晉江東鹿二縣皆有能名其大者於晉江得黃石齋先生爲一代大儒於東鹿河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民不加賦遷者如歸其爲治詳石齋卧子誌狀公自職方歸禁割朝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甯

曰守康熙壬子舉八一女嫁諸生王世烱公卒後五十
五年守函骸以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
忽忽交臂不知其爲公之子也皇歲口散口說流行余
以身所見聞者詮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
聲痛哭棲烏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黃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往復至于八九嘉靖辛酉呂文安憂歸與黃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爲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尚質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鶴山十三世孫祖晰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爲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

鄉試知息縣事府君吏治以教化爲先民曾珣兄弟訟產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爲若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嗚咽珣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天性批之以法愈見其汩沒耳尋遷景州守景州多盜皆勸其刻深爲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麓大行苟如此是驅之爲盜也於是捐餉距省簿書多所縱舍盜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爲文記之相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撻市

同時分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梗避聞者惡之分宜既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無由漸朝廷之耳黽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膽山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爲十四景片石孤枝題品張皇萬歷丁丑元旦庭誥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四府君與雪湖皆不受人牽挽雪湖毋年九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呂相氣勢方盛府君巉嶬偏州未嘗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最善者楊珂徐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弇州主盟壇坫士之未

捧珠槃者多見詆訶三人崛强不甘於郛莒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稱焉百年以來渭以袁公安顯珂僅有知者府君姓名幾將湮没余因選其詩而爲之傳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留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句倭入寇烈港直歙人母汪娠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船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五峯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藉甚尊

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僭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脣之上者皆直之分綜也我不得直彼鴟附黿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

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潁爲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囓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爲商船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銜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紱舍君誰適不然倭情

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召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
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日
本以天文王爲共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
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
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
賜旅晢四月至豐後島主懷音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
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
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
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

文王下教所部周防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句衆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内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内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

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激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

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閧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句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祕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敘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激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荊川順之

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炎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勦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懷憎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

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但移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勲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觧東南之厄而身塡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洗維敬之使闕白晝成而敗身死猶爲僨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柯孝廉即洗除先注業高

名輩農丈人余寅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但會稽之篠簜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年其間有已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復落之同舉者爲之大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接之謂其鄉太夫曰蔣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福建大田儒學教諭準墨伊顏以作士子邑有田副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寃以君爲證時閩撫徐石樓故君之主人慮囚董君讞又君之門人副使大懼崎嶇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

謝之卒無阿悒副使怨毒殊甚君流矢影風顧有憂色
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
當事欽其名德往往于旄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君年八
十二毋余孺人老而瞽目君搏顙愀辭不懈晨夕冥漠
生明祖殯淺土君不煩羣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松柏
夜明疑有神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驎
之驎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王元恭見之皆
歎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歷丁酉至乙卯
六應鄉舉其經義壘守先正愧纏豐粉不能與晚學卑

品爭一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病瞀席裀匕箸皆於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皆以爲堅強一學之士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魅所據人不敢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魅因斂迹徐氏多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嘗客龍溪徐令民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疑一怨家投牒屍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爻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

如君曰如者其名也奕來而焚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
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館事覺并捕主人瘐死者
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館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
令然之乃釋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掌院徐蓼莪以
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與修會典亡何京師戒嚴君
遂南還君嘗曰吾少得事君房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
學博晚得交蓼莪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概也順治甲午
君子宏憲落解君執其手而泣曰子宜和直臣蔣猷之裔
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父

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
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於講堂之上是命也夫
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
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宏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
三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
謂其數冬而不遺一春恆夜而不經一且宏憲三世得
無類是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
必有興者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宏憲且置無

悲運數之來會有時也此特爲宏䰈言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歷何必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即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爲塑土範金摶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土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

人物之變而為塑者則自近日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某盡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澀向背獨不可通之為壘石乎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為堆土乎今之為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正不在遠於是為平岡小坂陵阜陂陁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

而怒犬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
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
曲岸迴沙邃闥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
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
朱勔負笨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
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
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
疎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
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如林或臥或立漣躊躇四顧

主峯客脊大礐小磝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村故靳之以扇确几贊曰有竅閧堂一笑漣不答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眙梅村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

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閒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句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

驩咍噓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閒華堂旅會閒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甯南南下皖帥欲結歡甯南致敬亭于幕府甯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甯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甯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甯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

是時朝中皆畏甯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甯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既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尙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

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譏之嗟乎甯南身為大將而以倡優為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村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于道柳言其參甯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伯虎徵

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詩畫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詠梅詩者一枝留待晚香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當為渠驗此詩識迎為副室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禁邸清嚴周旋硯匣夫婦自為師友奇書名畫古器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因疑前身之為清照暇卽發墨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菴雅自珍惜然脫手卽便流傳癸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身幛光祿兵子驚其明麗不敢加害

光祿自是無仕宦意琴臺花塢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菴以翰墨潤色其間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皆以唱隨風雅聞於天下是菴為之鼎足傖父擔板亦豔為玉臺佳話亡何海運而徙鋒鏑還播光祿捐館家道喪失而是菴煢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為詩尚有三世相韓之痛三十年以來求是庵之畫者愈眾遂為海昌士宜饋遺中所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資之以度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有四十餘人是庵聞之第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者毋使敗我

門庭其殘膏賸馥尚能沾溉如此吾友朱人遠以管夫
人比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其翰墨
流傳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夫人
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天
子命書千文敕玉工磨玉軸送祕書監裝池收藏而是
庵方抱故國黍離之感淒楚藴結長夜佛燈老尼酬對
亡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要皆靈秀
之氣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兩詩壽老母
爲贄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來之句老母

嘗夢注名玉札爲第四位天女降謫人世故讀是庵之詩而契焉余之爲此者所以代老母之答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十

譚瑩玉生覆校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書神宗皇后事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其父慶元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溪竹墩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雁之小聚落有上黃南黃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支庶也明初何軍最苦吾黃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間宗伯黃珣提學黃韶教諭黃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武十九年上黃

王蘊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戶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偉歷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歷六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冊立大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侈其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氏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復由黃而改爲王然南黃與上黃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黃守黃姓如故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黃氏也往在烏帀上蓬上有司以戚畹表其

閭其時以爲疎族不甚詳考今南黃之族來敘其始末
且以家譜證之而戚畹之楔綽亦在上黃始知爲鶴山
府君之子孫也大父誤紀爲烏蓬耳古來后氏攀援門
望忘其宗祊者如唐劉后之篙黃髯叟宋楊后之冒楊
次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爲榮
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亡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也
夫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溯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异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窗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杖錫爲石窗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

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閒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摭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之惑則有閒矣一曰石窗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注云方石四面開窗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窗者凡石穴多

在平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窗也二曰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賓越鳥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嵊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

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汎稽物態引麛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窗下失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會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閒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木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鳧山有鞠侯

巖以其象形鑿字名之攢峯割日哀瀑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其未嘗身至耳

讀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脈理或聚或散聚著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

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尚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囓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姓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疎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强名義便是階庭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

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一謝當身卽同木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既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鬼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

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祖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淒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卽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筵賓求日豈因利益況乎永託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

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変手而付竄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傅守剛乎焚屍沈骨之俗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櫝其慘不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即不吉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

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奈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

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痁患下壙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己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宏治正德閒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淸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九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淸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槖列傳槖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羅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嵊縣及考城冢則云宋侍郎陳槖墓在化安

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園老梅殭仆尚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郇為剡湖僑寓僧寺之郇為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為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州廬高第弟子子之九世族祖也宋元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

沒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遺明時商飈薄江渚蘭蕙幸未衰為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元儒召修元史博洽為建文皇帝薙髮皆明初宗匠而眞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為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自先忠端公賜葬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干涉此山者卽抄之以為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

者不絕其德禮江月某冰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畝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崑山歸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兹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

真淨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
又孰爲之推尊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
倘佯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
雲水遣止易以垂名幸矣

辯野史

甲子阮大鋮之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寛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羣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沈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手之黃某意指此一事

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塡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搢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羣小所喪膽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

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惟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蹤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羣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羣小自爲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覲羣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戶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其一則詭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興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

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
先公實有其事也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
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
復有實事哉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以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卽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巢之禍我謂旦中悔菴學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閒所歷之苦縷覼於前泫然蘇欲相對庶幾可以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卽此一日之蘇欲相對者天亦不欲以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交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

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篷入港雖里媪蕘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閒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訃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

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蹐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讖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𠠵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以竹橋𠠵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甯可銷磨皇天后土既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雪從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羌變姓於傭保之閒幸先皇之御歷兮大憝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下兮臨奸骨以爲犧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忠死之孤兒也雖紅日之照融兮實魑魅之縈徒宦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爲車載板兮獸幻而爲山都余反首芠舍兮念門戶之榛蕪啓藝苑之春華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管樂兮甯寠數乎藪華夫名

敎之利刃兮固不便乎腐朽者之風逸遂狺狺罵爲黨人兮禍復叢夫俊及彼兩京之顛覆兮曾不償孔王之恩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罹此橫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榜朝堂而名捕兮圍門閭以戈矛待變熊蟠之熟兮寄命日影之留令無伏牀之泣兮友鮮復壁之收而乃避地於口口兮觀日月之出沒經亂礁之岩嶤兮想文山之竭蹶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羣之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尤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若旦暮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墮有還時

兮今庶幾其復爾儼佛像於口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土之耳目兮秪鬼瑣而自疑梟雁唼呷於鴻波兮島嶼之逶迤也熠燿明滅於紅窗兮星宿之推移也何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每墮蕊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蘼而鬪諸凡島中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羣魚飛霧海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㴑百仞而萬重縱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乃口口天口口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

錄韡於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戸能辨其眞贋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鳴余旣惡其侈怢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靑龍甲乙帝殺靑龍不可東行見墨子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爲乎口中而那避地於萬山兮目覩夫霄漢絶村落之烟火兮支士錐于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且查棃瑣碎於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偕樵蘇而相亂當夫寒食之時靑松散粉兮黃霧彌天杜鵑環岡兮紅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憔悴處處哭聲朝朝喪樽抱膝而歌蒿

里兮墓林紙錢又乘飈而突戾嚴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聞鳥更將放筆而就寢兮開戶視大中星斯時高岡之麃下兮似老人且欬而且行旋繼之以猛虎兮風颯颯而屋瓦不甯習既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淒清而其雪合空山兮黃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沒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鹿之摣撲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玆馨烈之幽達兮豈等級於酥醽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中庭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算子鏗然悲屠龍之

技兮僅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不虞爲野火之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遲暮（陶有遇火詩）況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園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彷依齋之易卦兮聊避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穉亡命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之介兮齊砦礐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撻六枳蓬蒿滿琴書肆苟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陽湖之蹟兮拨黃竹浦之記放翁

稱夫蜀山兮九靈發其藍水二蘭絕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簡之紛如兮留久湮之祕圖鷄牧豕其閒兮不辭爲鄉里之所鄙詎料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匯蚍蜉直欲撼大樹兮蜂蠆亦結而成隊僕區之法亡兮桑梓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竄於海隅累故書之千篋兮歎家具之一車襁女孫之三孩兮因世亂而憐渠一室分爲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雞犬圖書談文正之遺事兮猶彷彿乎牛屯九亭石屋之延連兮昔汝湖之所園也羌獨不得際於斯時兮甯功

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宋亡邑之士人衰衣聚哭此寺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觀口口兮曾中流而擊楫挽墜日於虞淵兮恨此志之未捷雖同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留於灰刼相與指點殘陽之下兮無異等乎夢中之蝶蓋開承平之父老兮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往而後復追疲曳而不免避地兮尚遑遑其何適亂曰採野葛以爲糧飲之以鵑血兮結蓼花以爲佩美人復貽予以苦蘖兮彼桃李之豔陽阻風波而莫適兮苟前身之不爽又何庸厭

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嘹喨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爰有弱草生於階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落蘚所不辭招莧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鵑哭且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羣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

葉必蒙一時之吝嗟況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風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諠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墜莫訴霜饕誰憐雨刼襍粉染于淒露酸心幻爲媚葉秋風宛轉原是哀魂夕陽陸離但有啼顏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腴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上傷聲名之頓擲世方以爲盛又何殊于玆草之萎浥

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癭石有暈犀有
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達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葢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己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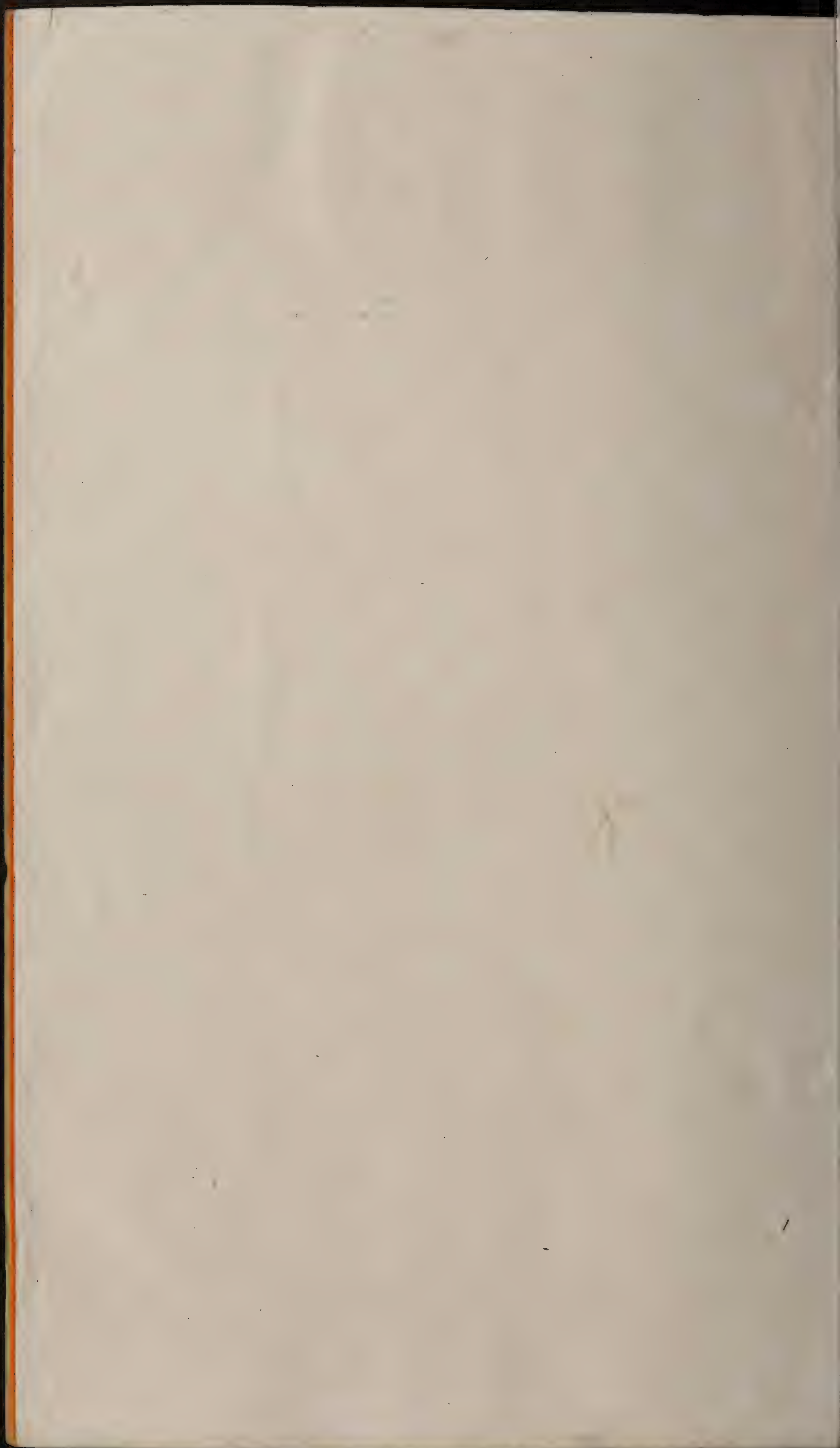
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聱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暐曄三里七里句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兩鬃風鬣儼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蹇產百尺成以鬼巧綺窗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朵旎桂旗之盡屏茲特蠱出以爲章汪道者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戶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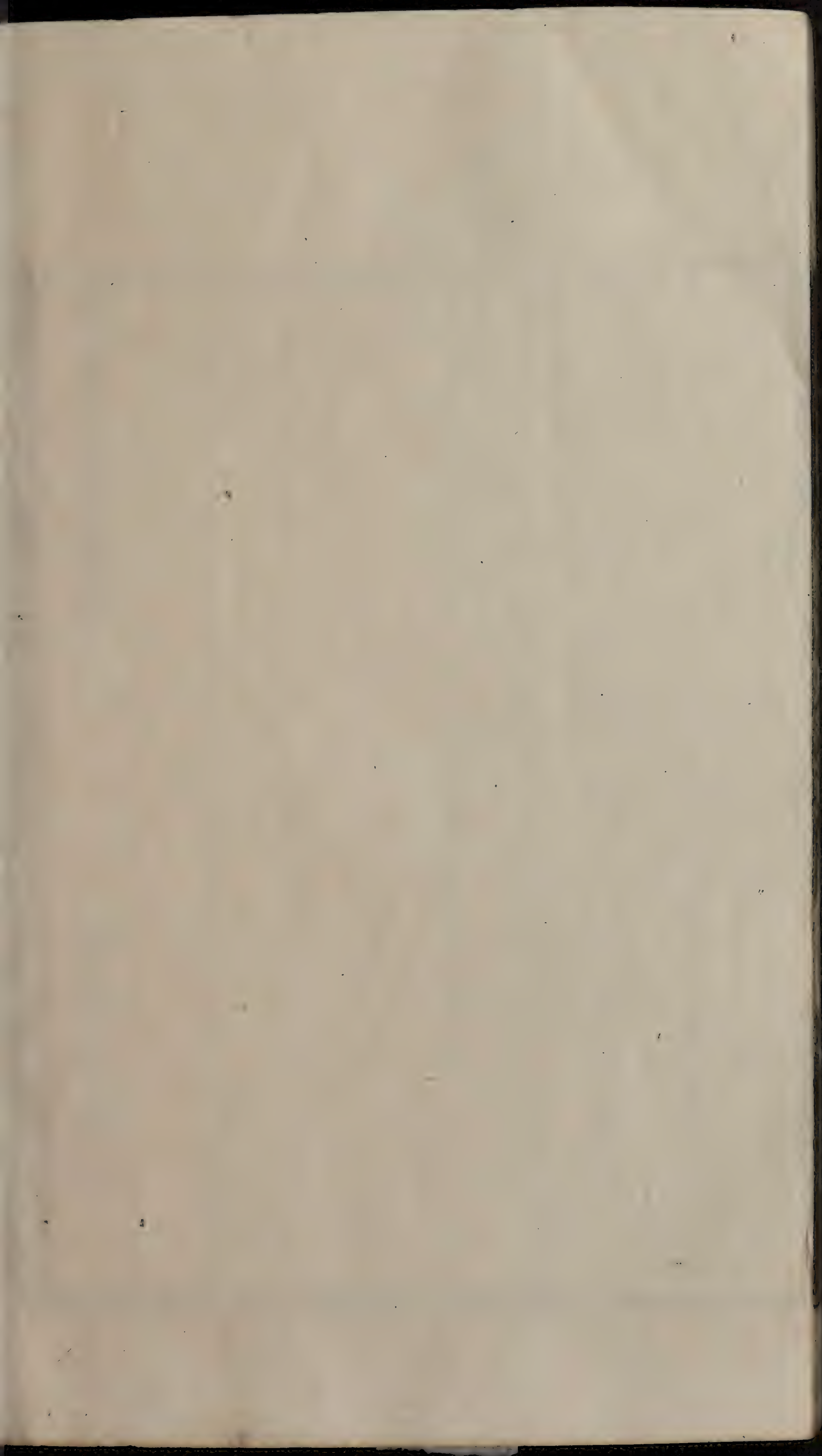
埃國職方所不紀亦戰爭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變爲城郭中引長橋値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簿宣驕其後幻爲染肆絲洗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句欄七重韃韃華矚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鵾螺瑣碎末品大越邸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

海路壯闊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乃帆席未掛僧窗宴啓忽然叢島逼塞孤峯魁峙疑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絶不煩蜥蜴名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羣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郛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齟齬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蝄像之所不能作況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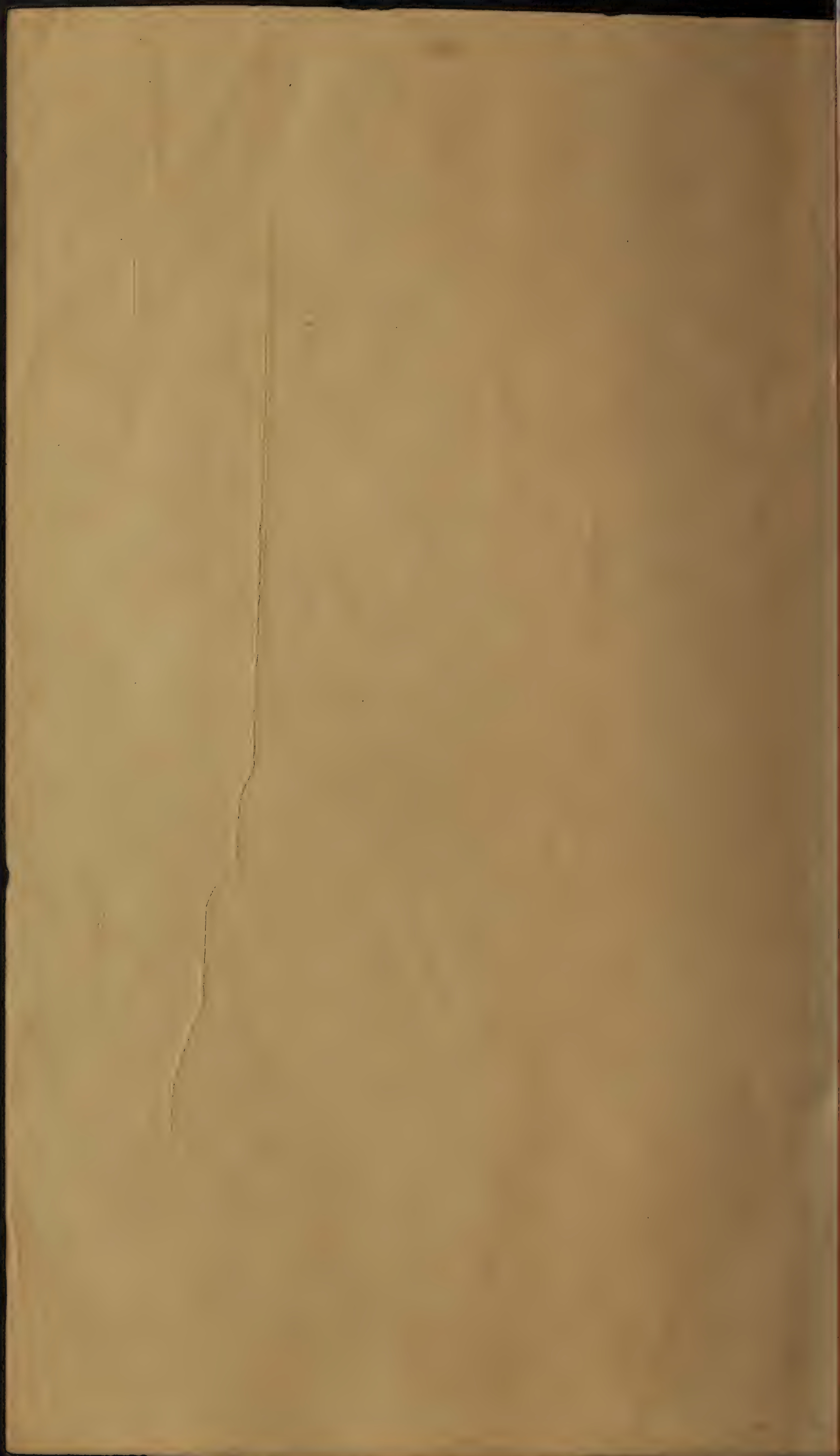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前集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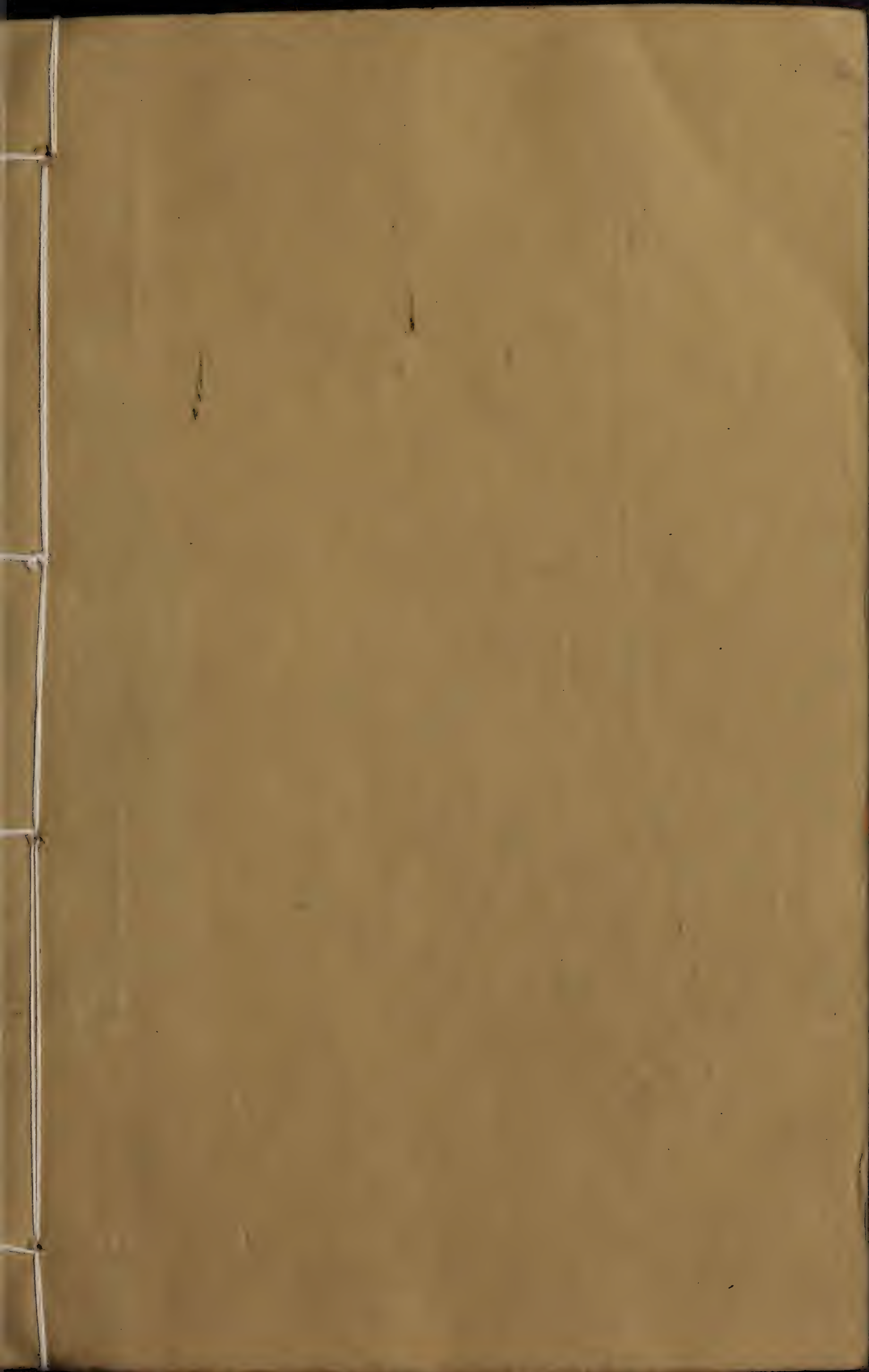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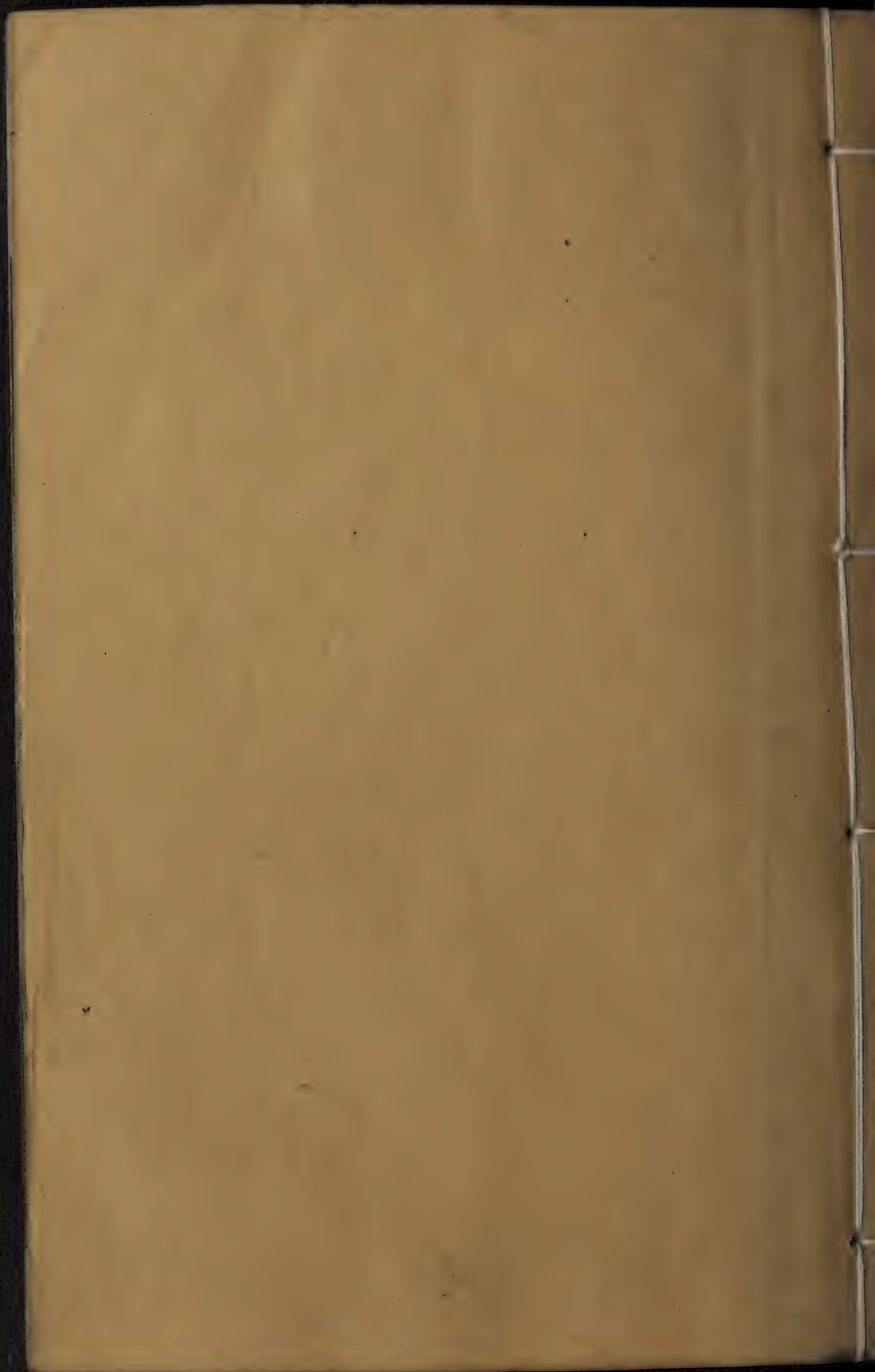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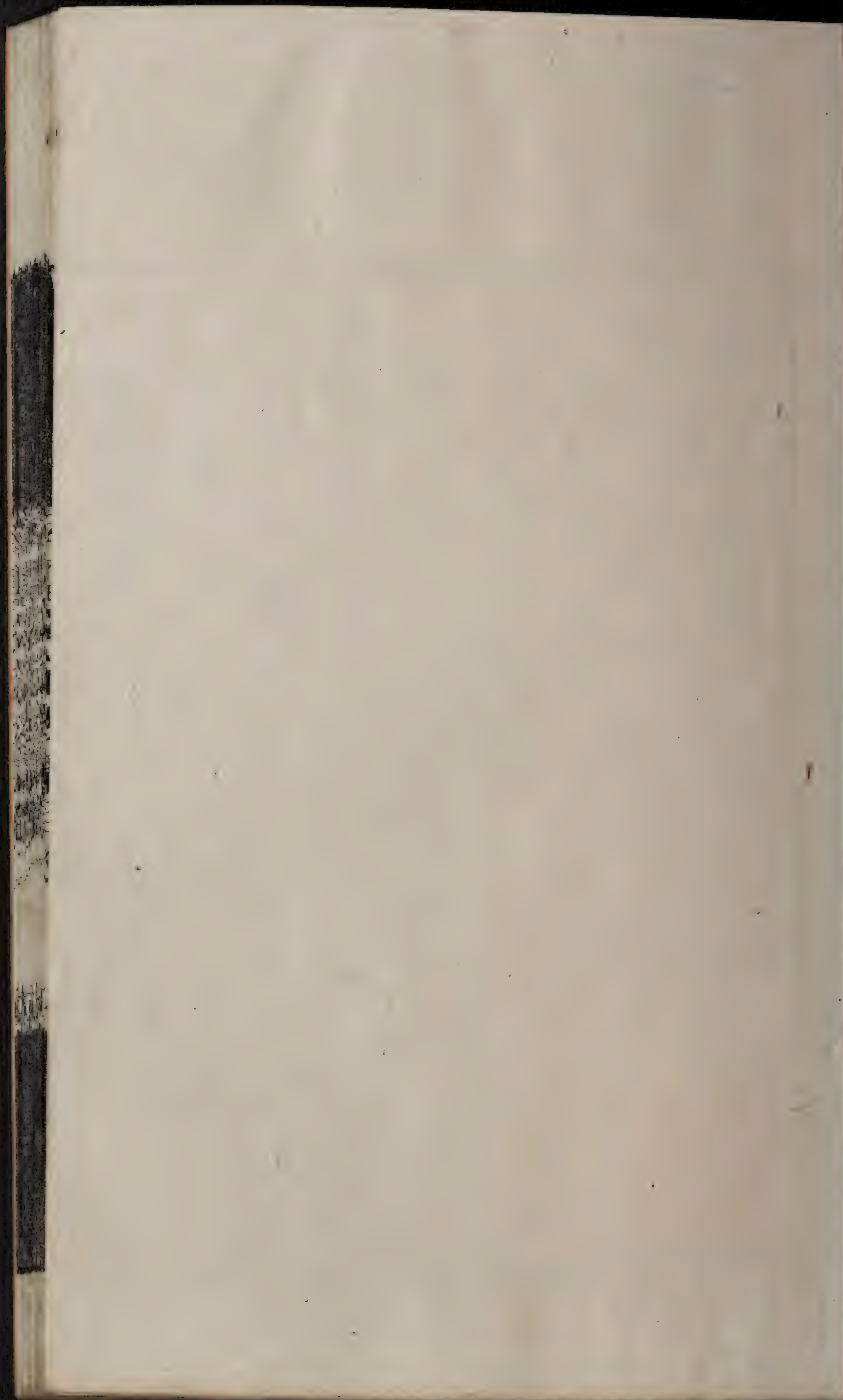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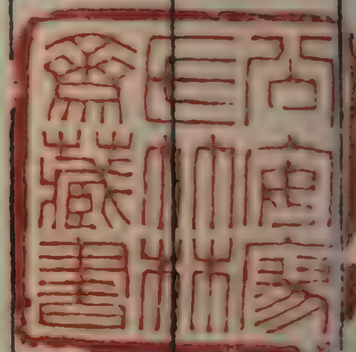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卷三

卷四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皦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瑕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尚有議其范平章實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

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嘗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鄣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必風塵破膽田僮竈婦目窺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函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

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淸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

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葢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停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愼獨從來以愼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閒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愼者愼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

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

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絶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閒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

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皋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

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萊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爝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羲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

葦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愼也高忠憲云薛文淸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顒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

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

南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
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
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
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
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葉者以秀
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
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益得乎江漢之傳
南則黃溍卿柳道傳吳禮部益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
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

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則甯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絶嗚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元揭奚斯張養浩宋褧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深整雅音而始發聞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

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
教無弗同者伯修為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
統無疑矣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入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間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敎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恠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

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所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槩如是寒邨之性情灦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即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中之以幣老嬾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讙鵑鶘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窗劉山青翠勉爲削筆既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

敎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兎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糞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既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如楞嚴之敘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

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柰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尚謹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己之

所是所非喜笑怒駡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蹇䟪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圍至之亞也覩余此删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趙淸獻之輩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嵩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絶晚唐之中出於白

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即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殺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禰何而祧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

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曉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彈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間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

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騷騷入於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歷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鬱遏坌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為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颷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為詩富豔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

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元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蕭騷騷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祕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途是使詐僞百出止酏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闕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住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

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臯蕃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貿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兵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

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詑有得嘗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眞之有倫脊矣又一時也合予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友砮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即異時之砮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

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敎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燧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蔭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揚漣周順昌黃家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爲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

同罷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勢尤桀杲與其同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為戒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為之不平馮留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為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為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戢山劉先生為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螳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為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

可聘左光先海道許多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拙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處

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敎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敎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藏九靈之

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藥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迺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即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懐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補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鑑範一時飽參入證咸來依止咸

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
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永竹居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
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
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
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
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
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
字於堂臨别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
避地慈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

懷舊維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甯禪師仲猷闇明
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
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
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又
建一蘭齋其記之者即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
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
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朱守中徐
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茲山窮鄉僻
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夥如此乃不知

頹於何時萬歷庚申西緒纘重建佛殿老屋數間支撑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屨笠雲委聿興工作穹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闥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廚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犂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榱桷矣汙邪市井未嘗擇地

塵坌滿室但供郵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會會司上
冊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剎如明
眞正覺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卽如武林之辯
才龍井烏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
私創之盛古剎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
極力護持眞淨之靑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
閒淸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劫灰
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一蘭齋歸菴
一二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以參學未

究爲歎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嶶音居鄰其地數以爲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尚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為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芰八芳洲洛陽茉莉眞珠烟蒲石竹辣茄苦蔞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靡莎路杞秋羅似蒻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為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柏屈其干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款冬丈紅段錦鴈來燕麥紫茉秋棠斷腸洗

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遥換疄閒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庚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攲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螟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

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峯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謂固陋者曰兎園策兎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兎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承寄歷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耑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簌簌頗知其崖略今觀歷志前卷歷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歷緣起其後則三歷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歷書大概本之回回歷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歷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歷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為

已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曆學亡於曆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曆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秖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眞度越之矣某故於曆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

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歷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歷志又須尋其嵩門之書而後能知歷是則歷志無當於歷也崇禎歷書所列恒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歷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度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

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追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滃洲滃洲尋爲界外殊絶內地康熙乙丑還滃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戴公柩歸葬燭湖葢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膂力方剛今癃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

祖墀尚寶司卿曾祖欽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
學士謚文恭父林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
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
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
張閫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
中適有風塵之警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
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蔭公
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
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

獄門襆被藥裹一切摭攔公徹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閒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而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進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請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惶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

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宏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瀹洲適葬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歷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

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諡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歷三宰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廈已傾一木血指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為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為元至正間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為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甯維甯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

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戛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匠中斟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門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款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與之公其饑飽葢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

風焉亡何而燼黨阻山野無甯處闈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滃師闌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銋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暝寫弄墨晨書藏之緗袠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誤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

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餽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葢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

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
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秖
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
必以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
萬歷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
投奋偕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
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
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
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遴

緒遐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滃州張
氏女魯王次滃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
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滃州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
聘歸昌渡海諏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
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
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
拄歸昌捃摭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
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
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遐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潮山巔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翺君固其族闐闐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滂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捧銅槃而授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

除四川敘州府推官兵火之後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襍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星山麓資其葬瘞以行宜賓

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
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
力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
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士寃縛令以去令得逸
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
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寃源始得雪蓋先生守
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隱之心隨
地湧出入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友燕集卽問
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

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憮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閒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莅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褦襶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灩澦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

興比賦通之倣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卽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間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閨門而和者便有六八藕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

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歷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楙模棫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竊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歃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靑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鄰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𢜽曾孫𢜽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𢜽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眞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䋣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饘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圜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

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侘傺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絶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囊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

山於烏目訪李膺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变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豔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在元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眞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即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

寘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扞徙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顓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奡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

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纔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尚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歷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

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

宋繼登淩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
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來
守太倉造廬相款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
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
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眞不假粉墨最其平
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
一經通考二十卷纖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
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歷乙酉三
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

七年葬於吴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湄其詩文皆稱於世
癸亥歲余在武林湄以所作行畧丐余爲誌遲之二年
余雖哀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場屋衆
矢俱措畧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
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共飮法乳約說後起經生寶
庫垂髫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閏位竊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敍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苻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戢翼蓁梗四方之音塵殆絶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傅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

歷然長生旋即謝世然猶及見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
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沉屈四月禹子佩來拜先
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
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
上見顧宗俊者爲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
銘爲請玉書名麟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陜西副使謚
裕愍妣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
愍遭逆奄之禍及烈廟昭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
爲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寃天子詔法司改

定爰書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王書入其幕中起廢錮通清獄薄賦四事王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宏光大致精識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摋尚浮沈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慎流爲欹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王書

見之訐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即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逡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宏光時納貨至巨萬大

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冤矣嘗致書如皋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詹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後壻趙延史戴泌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旦齡王文南皆諸生旦齡卽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淸馬閑顧盼生姿王

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鐺虞山之陽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參議閻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𥗽礎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歷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循理解其繫囹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

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尚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恥見作凡八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戸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軍政闒茸公蘦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

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憨
乘機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語漸
成脫巾翹問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
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
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國之弊坐放如期築倉
廒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以經營
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葢已逆知將
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汝華特疏題
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

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
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
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
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
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
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
也當登萊之變閻爾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
壓孔棘朝士樹黨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
是則可憂也爾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

劾歸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為愈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眾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嘗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自知甚審

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畧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驅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況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濟撫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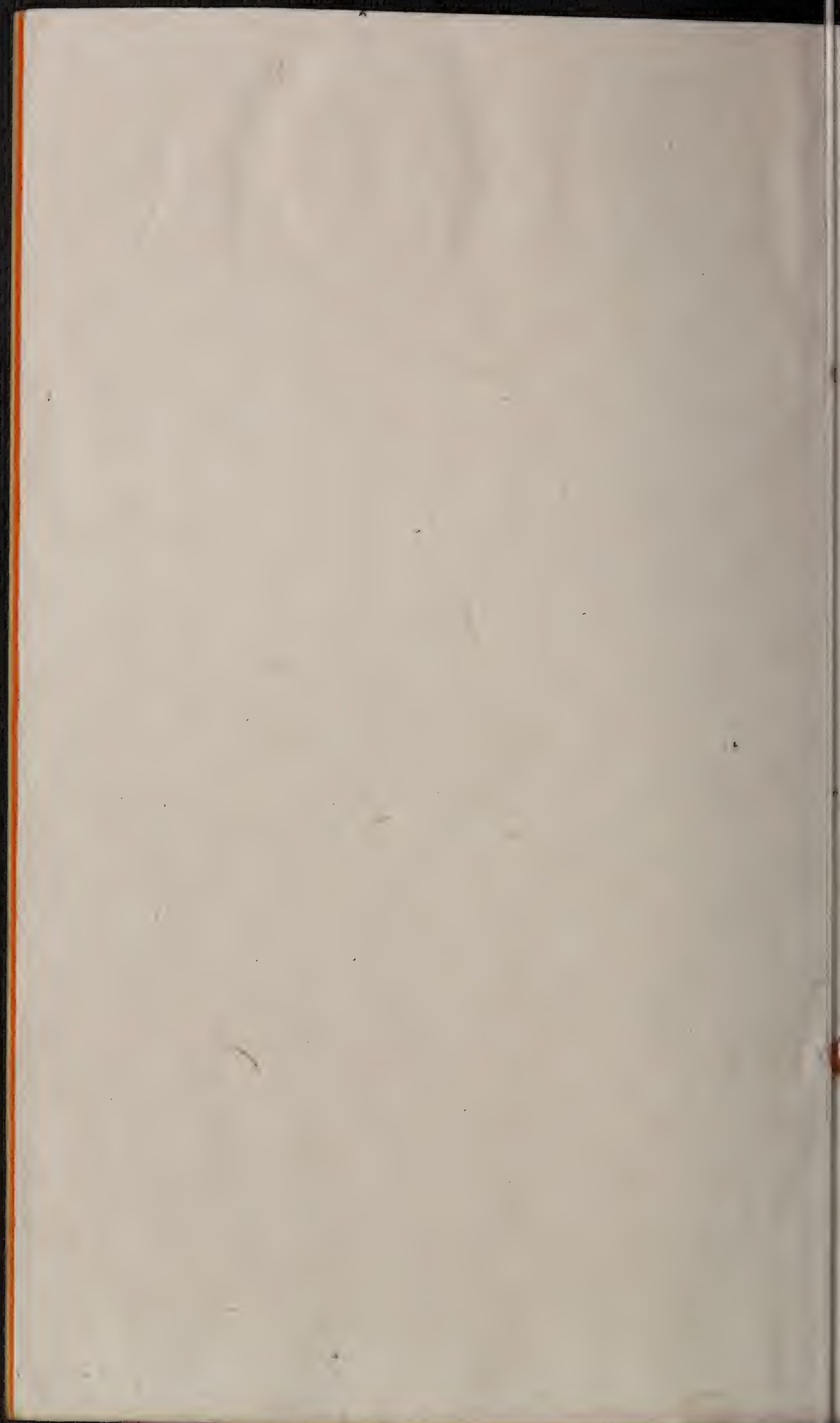
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眾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塋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臯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介吾門顧諟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略銘曰

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蓏蟲穴其間叢闘奕奕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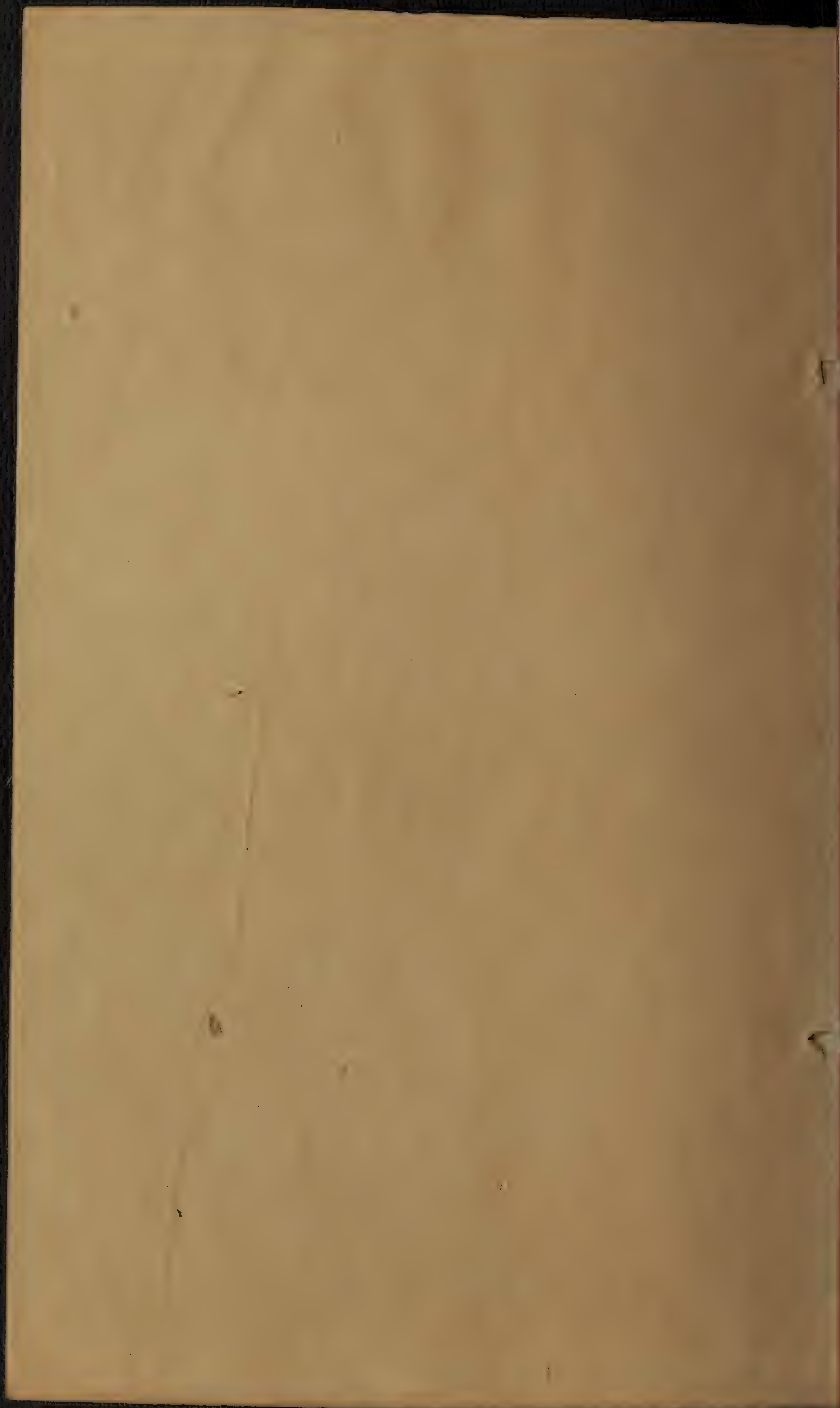
偷囊橐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前讓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甯初需於郊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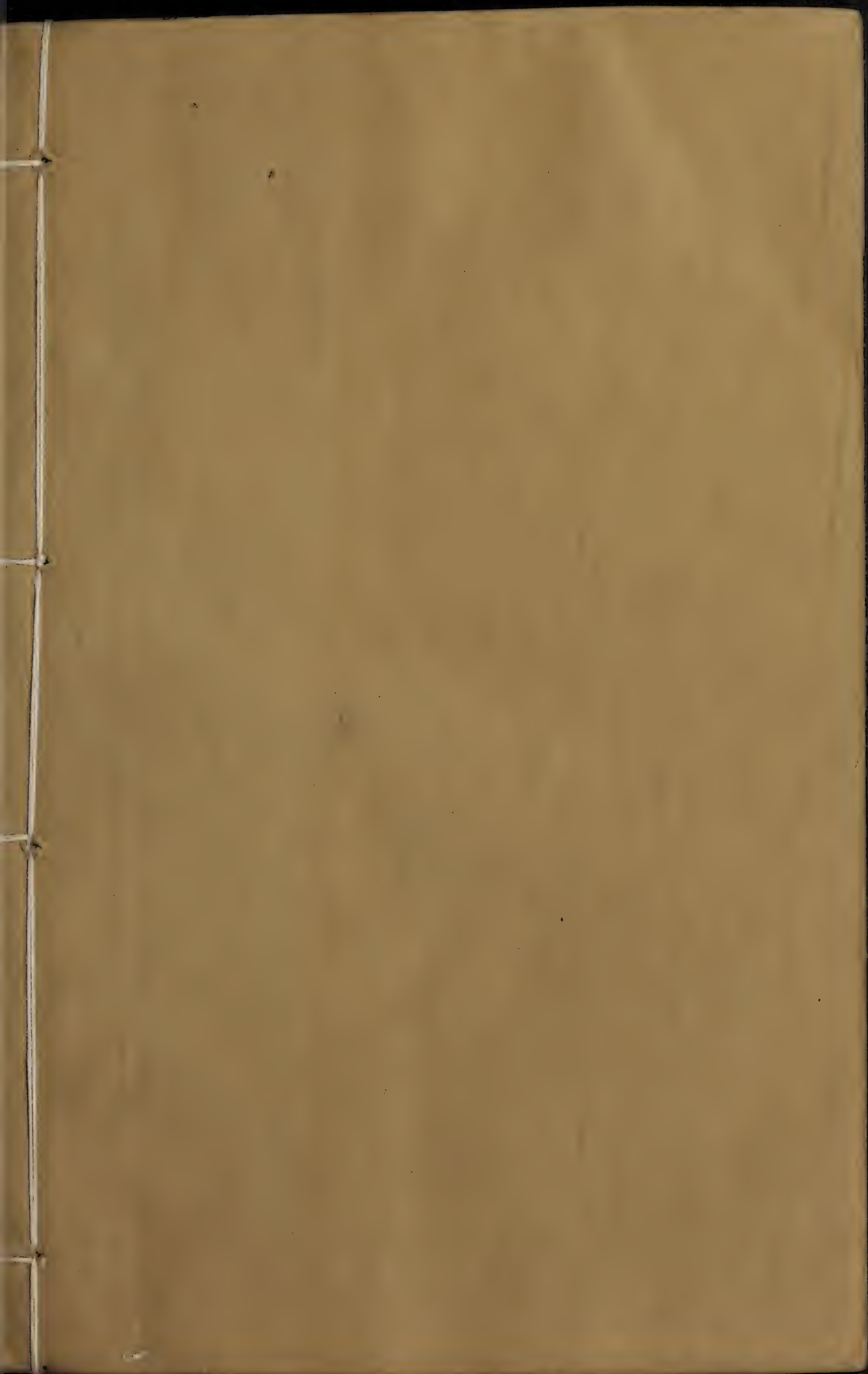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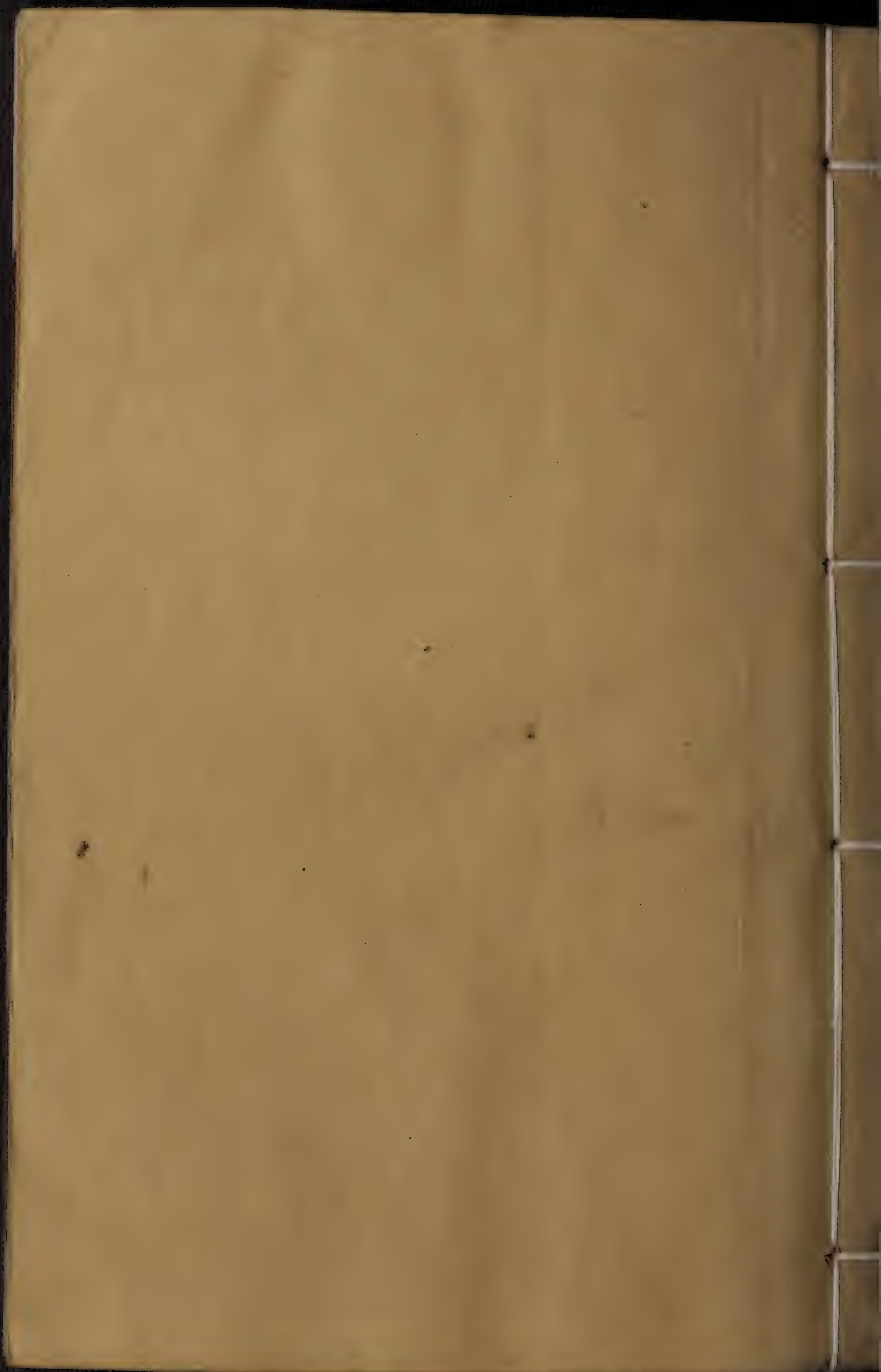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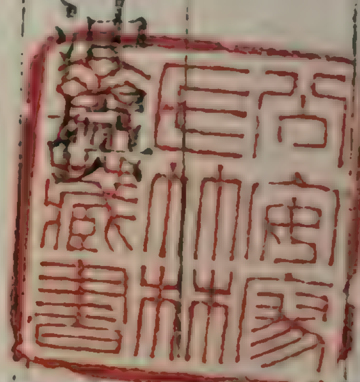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沖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



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曾祖皋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絶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壻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卽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强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禰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

也讀書費華口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所
成信筆皆有可觀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
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
輕所貫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
語溪與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
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
按吳毋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
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相黠藉
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

武人偟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閒作弓刀摩戛之間覘若孤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狠狽折扎之命君跕身搘定刪薙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葢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

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躪蹸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歷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

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栒關杰祚垣正槼師㮚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探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開氣大道既裂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

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睇惟此豪傑亦欲一試遡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蕢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淸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蕢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尚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會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蒐瑣之學婁東張溥

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即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闒茸與解額者當只能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資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

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困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亂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閩莊事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

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蘆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圜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尚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歷五年十月二十

六日年八十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若
千卷藏□□娶徐氏繼蔣氏子□□□□□□舉八
曰夢□曰夢愷曰夢雍□□□□□□□□□□□
□□曰絃曰□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
所眷哉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崟嵜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禋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字以邑令家於定海

曾祖維胄祖大倫皆贈參政父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閾者載離寒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漠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刼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

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哭解中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啚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鬀髮爲頭陀從此蹤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探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

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矍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尚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

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亂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年家人倣式微宋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閒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宏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荊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之燗迹門榭中薄困鮮擔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澌數傳以後循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

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戸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傅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邱孺人毋使其戚於窶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傯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

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聲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戊午舉人遂與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鳳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　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豔什投贈充牣而　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卽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面折無

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歷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　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自郡學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

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内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殀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

橫渠眞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淩犯丙丁之鑒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幷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劵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卽府

君之於余其若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薇而
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
緘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
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沬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
沈柏碎酉其不盡源深流沛

山西右參政龥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龥之邱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　王師下江南六合斗壁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榷稅滸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龔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

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勤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攔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管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勑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即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

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牀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尚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

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輩箠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催科之日搒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禀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歷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艮訓導同升如升皆

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
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尚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
杜象昭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閥□□□生陳模太學生
沈海窣生愓斐僞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迴艮臣穀旭
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
狀介余門人顧諟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殼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嶔遂使天道不好生
血肉崩潰井竈沈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
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絶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

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愼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

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穮蓘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

獲而曰麰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為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

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淸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淸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淸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淸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

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

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

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

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是待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宜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

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鬨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爌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是死

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
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
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眞可
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敎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
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
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
口殀女一人孫二人克𢍁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
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
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

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塡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餧彼書蟫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衕村又自後衕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東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

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
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
讓耆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黌舍至不能容時場屋
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
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媼燭牛箠
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
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
之陶石簣黃愼軒奉　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
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　上

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　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毷氉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闕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

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蘄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黙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既眾

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即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

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若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

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
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入骨髓豈不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天其
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
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徇人求其所
是苦身持力無有窮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孟楊粉澤
視我斯誄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夔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

暑溼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爲之處方製藥雖厮養
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
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
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
鄉土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
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
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
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
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

冬公至貴州距闈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　上從之公既契闊行間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蠱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日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

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卽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蹇義路如杜悰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敕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兮
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鑾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卽忠介公順昌也毋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徙巡撫毛一鷺尚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繇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

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戔戔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剌古另書忠介淸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齎志而沒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閒以立門戶授綏結帨皆有條序棺槨復營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

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
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壻也牽連吳日生事
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
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
溧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
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
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
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鐘石畢變以後子佩侯齋
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闒茸之徒未嘗不

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挐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纊時曰今日方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閒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

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郎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歷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

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絶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
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
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
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
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謚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
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贊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
先生允矣作謚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儷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遠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

婁東之復社徒為姦相之所嘗聲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為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為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宏憲名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縡滘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

匪園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
有其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
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揎拳欲毆其人惶
恐避去不敢同槃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
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句極亦折其角而去其
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郵明
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
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
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

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履淹星鳥書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眞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　都廷試當是時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嫻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靑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　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問物譽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淸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閻阨巷

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頗挫場屋晚乃以未曼碩碎出
於名公大人卽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部堂審
察之命幷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卽未必以此屑
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
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
庠生孫女嫁太學生般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
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雨
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鷄肺烹蛤蜆蔬橡雜陳以飲

食之連牀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敘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況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

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峥嵘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納之蠶甕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閥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丞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槤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歷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

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皐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與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

孤童便能勤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文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閻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伊馮儼公邵元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問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皜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湌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亥尾江右則舒芑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贄非一閧

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歛埋無憾其有詿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臯亭山之顯甯住顯甯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闘七闘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口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眾不以

鋒辯籠罩爲事甄陶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皋亭之岔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尚雷

同凡先舊諸家槃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卽遊
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繹義其論格物於七十
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佛學埋沒余
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
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幷疑其爲佛也元時爲仁
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
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鐘石未變之先已得
意忘言居然孤衲葢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
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

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㝡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㝡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垻壻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鑅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

銘曰

世無眞儒亦無眞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眞亦豈易到啚之

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嶺經由此知彼新豐熟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築屋讀書間或過之新栽木槿尚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轅縉甫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轅縉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尚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居於崇德祖禎父勳萬歷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粮僉民轉運縣旣役之不均

途中則爲運軍陵轢京倉則爲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未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　詔下履畝自萬歷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

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慣於古今旣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竆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甯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

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
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
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
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
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
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轅珏皆諸生蚤卒轅縉諸生轅紳
增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
强明禮明藝明數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曲腐朽以

利刃松耶柏耶尚以利其後乱

淇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一爲別號淇僊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即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道責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之詩洛誦數篇竹聲

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
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
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
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
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
一室寤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即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
以爲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
爭唐爭宋情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
筆硯爾汝以自適其淸苦此眞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

子文強銘曰

缺

工部郎中　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歷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既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尚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内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閨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

世自帷堂至於遺奠哀敬有加捐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讌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羡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滅暉京兆之在闗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

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忘痛會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口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歷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嘗觀李本甯弇州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琅

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譔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母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歷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甯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

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口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瀹瀹訿訿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右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戰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

無一生賢人甚遜不肯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廷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傷牽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鄉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閹茸下流冒與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裒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囘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强半宏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

以水死西戍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搒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

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
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
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
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
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
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
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
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
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

鎭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令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

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爲三年戊子大統歷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言近

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
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
息之旋與瀹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
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
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亭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
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艍於鴛舟之次票擬章
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
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
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

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

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

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口口歸之而

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

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

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

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

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

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

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蘖山舊史曰自會稽而
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
殞於滃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困鄭彩而死在昔文
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
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
於武夫之恣雎排奡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
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
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邱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
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鐘鼓

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公二十年來爽將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世孫諒遷海昌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歷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

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絶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

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蔵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閒亦邇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輙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焉之益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絶學既明以後集成孜亭門徒甚

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
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
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
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
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
剝然而儆之所生捄之所始也剝之寖微復之寖昌也
吾學益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戢山漳浦兩夫子之
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
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榦之儔者何其寥寥

者歟黃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
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
如日中□□□□□□□文淵綜律歷百家稗乘之言靡
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
宋始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
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
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
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
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

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靦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裁量於其閒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蒐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刺氏繼傳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胄而欲以科

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鉤新與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 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國家新造攻城畧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汩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投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

特設督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所過之處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濫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甯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爲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證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臂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問之旣爲

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　國朝做府兵之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勲戚各委莊頭督之平居則廝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撥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莊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槃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

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　旨公之剖决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入圜地二者爲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裔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埸陜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荊歙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兗次治郝女一適王讃孫一孫女一歙令介弖門人孫士璘求傳余謂逃人蹐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拱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傅失燠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是抄月纂筆態橫生既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紈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

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敎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旐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

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著竹樹倘佯其閒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淸簡無俗閒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會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敘曰先君諱士驌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閒滇方內附美即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即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

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留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
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痁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
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澌聲達戸外有滇人
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
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
縣之南山在滇復興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
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
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
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

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痛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闕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櫬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顏垣敗壁

不勝其慘鬬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貧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閒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謁墓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敍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滇傳奇尋親記者哀怨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

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毛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箾如恭愍翼明皆絕箾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妒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殀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

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妒銘者又謂恭愍旣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

繼禰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炉者之言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　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論與地備諸䘏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

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旣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絶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

真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爻其爻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負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乎曾謂恭懋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嵒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眾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感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肸蠁至姚江之

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鏦錚旌幢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益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粱纖弱娣姒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巳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汰芙蓉氣澄蘭粤髮光可鑑流波似鍔釵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縩縩

之聲若風度壑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眞粉黛之如土目睛為之銷鑠爾乃飛鳧競渡羣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塡塡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鶴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充賦粉子蒙遣瀝珠槿豔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瀲豔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

而似語談冷冷而無烟味者以為神之往來不知靈氣
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為深憂余答
以無庸兮此不過傖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
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
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為藻黼兮
夜月神絃空江巫笛兮猶古兮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